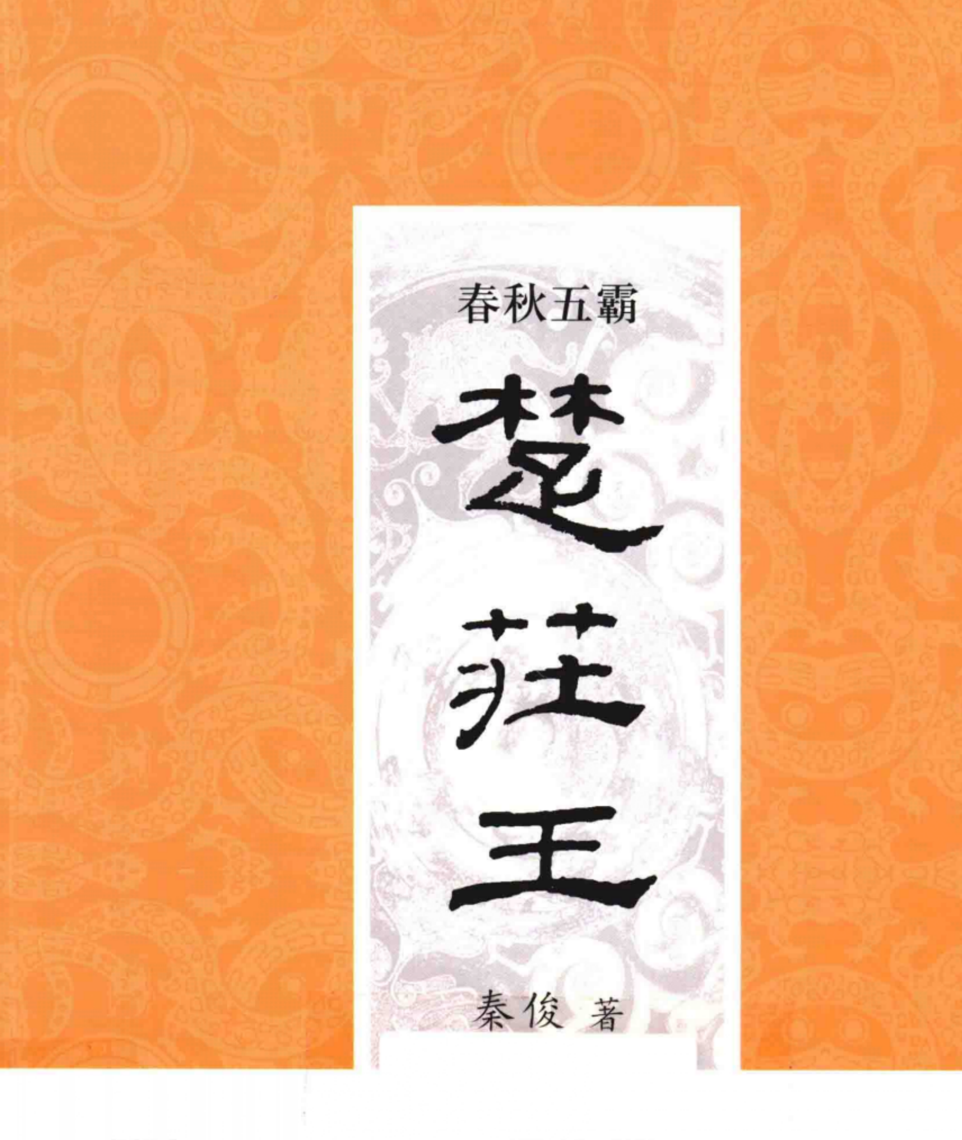


二月河 称其通俗而不庸俗，乡土而不泥土；

从众而不媚众，入雅而不佞雅。

这是一部最好读的春秋争霸史

中原出版传媒集团
大地传媒
河南文艺出版社

春秋五霸中，无论是政治、军事还是管理国家的才能，楚庄王都堪称第一。他不只会玩，更会干事。打了胜仗，理应举杯庆贺，可他却闭门不出，反躬自省。战争本是一件残酷的事情，而他居然以德为上。他好色，但不贪色。他是一个男人，男人中的男人；他更是一个霸主，霸主中的霸主！

以民间视角、温情讲述解开华夏第一奇局，

直击五大霸主的精神实质。


ISBN 978-7-5559-0375-8

定价：35.00元

春秋五霸

楚莊王

秦俊 著

河南文藝出版社
·郑州·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春秋五霸.楚庄王/秦俊著. —郑州:河南文艺出版社,2016.6

ISBN 978-7-5559-0375-8

Ⅰ.①春… Ⅱ.①秦… Ⅲ.①长篇历史小说-中国-当代 Ⅳ.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6)第 054028 号

出版发行 河南文艺出版社
本社地址 郑州市鑫苑路 18 号 11 栋
邮政编码 450011
本社网址 http://www.hnwycbs.cn
电子信箱 master@hnwycbs.cn
售书热线 0371-65379196
承印单位 郑州瑞光印务有限公司
经销单位 新华书店
纸张规格 700 毫米×1000 毫米 1/16
印　　张 18.75
字　　数 277 000
版　　次 2016 年 6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6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35.00 元

目录

第一章　长舌女人

酒过三巡之后，当着王姑江芈氏的面，商臣与太傅潘崇大谈起女人来，且讥其“肥得惨不忍睹”。

江芈氏压低声音对公子侣说道：“你爹要造反呢。造反你懂吗？造反就是要砍你爷的头。现在能救你爷的，只有咱俩了。”

令尹成大心听了江芈氏的话，不仅不调兵平叛，反而有些幸灾乐祸：好，造反好，你们熊家不是擅长窝里斗吗？这叫一报还一报。

楚成王遇到了一件揪心的事，愁得他吃饭无味，睡觉不香。

不，不应该称他楚成王。

成王乃其死后的谥号，他活得好好的，何来的谥号？还是叫他熊恽吧。

熊恽为王四十六年，灭国二十。齐桓公那么厉害的人物，九合诸侯，一匡天下，对他也忌惮三分；宋襄公欲为霸主，被他玩弄于股掌之上。自公元前七世纪下叶，泓水之战之后，他雄踞霸主之位长达六年。他之所以没被评上“春秋五霸”，一因同时代的英雄太多，如齐桓公、晋文公、秦穆公，和这些顶尖高手周旋，他的光辉给掩盖住了。二因史学家多为中原人，存在着种族歧视，不肯多给楚国名额。不给也罢，竟然把他的手下败将——比蠢猪还要蠢的宋襄公也给偷偷地塞了进去，实在让人气愤。不佞趁创作《春秋五霸》一书之机，将宋襄公划掉了，由越王勾践取而代之。不过，将勾践塞进“春秋五霸”，并非不佞首创。

闲言少叙。似熊恽如此英雄之人物，能够让他感到揪心的事，绝非一般！

这事算让您猜对了。

此事，事关太子。

太子者，国之储君也。国祚能否长久，能否发扬光大，全在储君。

楚国的储君是谁呢？

是商臣。

熊恽有几个儿子，不得而知。但至少有两个，一为商臣，一为公子职，皆为嫡出。因商臣年长之故，立为太子。

说起这个商臣，实在不敢恭维，按照楚令尹[1]斗勃的话说："蜂目豺声，其性残忍。"

至于他如何残忍，不佞仅举一例。某一日，斗勃之族兄与商臣口角，说他"蜂目豺声"，竟被商臣挖去了双目，割去了双耳。

他不只残忍，且又好色，连老爹的妃子也敢染指。

熊恽有心将他易去，改立公子职，又恐引起内乱。

何也？

商臣之为太子，已经二十余年，且不说他有一帮狐朋狗友，就是在百官之中，拥戴他将来为君的，少说也有四分之一，特别是那个潘崇，为楚之望族，既是商臣之师，又是商臣的铁杆保皇党，还是熊恽的救命恩人。要废掉商臣，首先得拿潘崇开刀，这决心委实难下。

恰在这时，熊恽之妹芈氏，由江国归来，说是要看望她的哥哥。

芈氏较之熊恽，仅仅小了一岁，二人同为嫡出，在众多姊妹之中，感情最深，芈氏自十六岁远嫁江国，立为夫人，故又称之为江芈氏。她每年总要回楚国一趟，称为省亲。在现在看来，出嫁之女每年回一趟娘家，这是再平常不过了。但在古时不行，至少说在西周和春秋时不行。周礼明文规定，出嫁之女若想省亲，有一个前提——父母至少有一人健在。熊恽的父母已经死了几十年，照理江芈

---

① 令尹：官名，类似诸侯国的相国或宰相。

氏是不能回国省亲的，但楚出自蛮夷，不受周礼之约束。

江芈氏回到楚国之后，径奔寝宫，兄妹二人相见，有聊不完的话，聊着聊着，聊到了商臣头上。熊恽不住地唉声叹气，经江芈氏再三追问，方将心中的忧愁，一一道了出来。

江芈氏劝道："王兄不必为此事犯愁。大楚得以振兴，全赖王兄之力。王兄就是楚国的太阳，中流砥柱。楚臣无不仰王兄之鼻息。小小一个太子，废与不废，还不是您一句话！潘崇这人，小妹并不陌生，他虽说救过您的命，但正因为他救过您的命，他才得以官拜大夫，又拜太傅，为辅导太子之官。借给他一个天胆，他也不敢和您作对！"

这一说，熊恽的心情立马有了好转，他轻叹一声道："御妹所言也是。但易储之事，事关社稷，不能凭寡人一句话就把商臣拿掉，得寻他一个错处。"

江芈氏笑道："这错处还不好寻吗？真寻不来，咱就捏他一个。"

熊恽道："好主意。"

扭头朝门外叫道："内侍何在？"

一宦者应声而至，躬身问道："大王有何吩咐？"

熊恽道："寡人许久未曾用酒了，筛上一壶，寡人要与御妹痛饮三樽。"

宦者倒退三步，方才转过身去。

俗话不俗："要想人不知，除非己莫为。"熊恽想要易储的事，一个月后竟然传到了商臣耳中，着实把他吓了一大跳，忙找他的老师潘崇商议："潘先生，出大事了！"

潘崇见他如此惊慌，忙道："出什么事了？"

"大王要易储呢。"

潘崇也有些慌了："汝这话是听谁说的？"

"学生妃子说的。"

"太子妃是听谁说的？"

"她的贴身宫女飞蝶儿说的。"

"飞蝶儿又是听谁说的？"潘崇紧追不舍道。

追来追去，追到飞蝶儿一个远房姑姑那里断了线，而这个远房姑姑，仅仅在王宫中做过三个月的洗衣工。

潘崇笑道："太子呀，易储事关社稷，如此大的事情，不可能让一个女佣知道，好好去读您的书吧。"

商臣倔强地说道："不，有道是'无风不起浪'。就是别人不说，我也有种预感，父王早晚非要废我不可！"

"为甚？"

"我大楚能有今日，全凭斗家的支持。而斗勃又是斗家的一号人物，官居令尹，父王倚为左膀右臂，因酒后听了学生一言，便将斗勃逼杀，酒醒后十分后悔。他虽然对学生未曾有片言相责，但学生看得出来，他是恼我的，恼得要命，这是其一。其二，公子职聪明伶俐，又生了一副英武之相，父王甚为爱之。有此二因，父王易储之事，绝非空穴来风！"

潘崇笑道："说来说去，王要易储，这只是您的感觉而已；但此事关系重大，不能单凭感觉行事，得靠实事，当务之急，是设法弄清大王是否真的生了易储之心。"

商臣道："怎么弄？我直接找他，探探他的口气？"

潘崇摇手说道："不可。"

商臣道："由您出面如何？"

"不可。"

"由父王之近臣出面如何？"

潘崇又将手摇了一摇："不可，不可也。大王生性多疑，弄不好会引火烧身。"

商臣道："诚如先生所言，为之奈何？"

潘崇略思了一会儿说道："找您江芈姑姑，您这个姑姑，与大王一母所生，感情最深，年年都要回来一次看望大王。这一次不知为甚，竟然住了一个月还没离去，又常常与大王嘀嘀咕咕，大王若有废您之意，她不会不知道。"

商臣颔首说道："先生所言甚是，我这就去找江芈姑姑。"

"且慢,如此机密之事,您江芈姑姑不会给您说的。"

"这,这……"把个商臣急得抓耳挠腮。

潘崇笑道:"您别急,臣有一计,可让江芈氏说出实情。"

商臣立马问道:"计将安出?"

潘崇道:"江芈氏虽为女流,但脾气暴躁,受不得半点委屈,只需……"他将声音压得很低,低得只能让商臣一人听见。

商臣鼓掌说道:"好计,好计!我当依计而行。"

翌日午,商臣亲自出面,将江芈氏请到太子宫,设宴相款。初时,他对江芈氏毕恭毕敬,又是献酒,又是夹菜。哪知,酒过三巡之后,商臣不再搭理江芈氏,反与几个宫女打情骂俏。这还不算,竟与潘崇大谈起女人来,说什么女人过了四十岁,连豆腐渣都不如,再活下去,只能是污人眼睛,还特别提到了江芈氏:"您看,我姑姑年轻时是多么貌美惊人,如今却肥得惨不忍睹!"

江芈氏本就肤浅而又高傲,在楚,贵为公主,在江,贵为夫人,何曾受过这等污辱?她被彻头彻尾地给激怒了,拍案而起,高声大骂道:"汝不肖如此,怪不得汝之父王要改立公子职为太子!"

商臣见套出了真情,假意谢罪,江芈氏将袖子一甩,愤然出了太子宫。

"先生,"商臣耷拉着脸说道,"看来,父王真的要易储了,您看怎么办?"

潘崇慢条斯理地问道:"子能北面而事职乎?"

商臣回曰:"吾不能以长事少也。"

潘崇又曰:"汝若不能屈首事职,逃往他国如何?"

商臣回曰:"我大楚如此强大,就是想逃往他国,谁敢收留我呀?就是有人敢收留,我也不想做一个流浪汉。"

潘崇再问曰:"汝既不能以长事少,又不愿逃亡他邦,以汝度之,公子职若是做了太子,会对汝怎么样呢?"

商臣回曰:"他恐怕要来杀我呢。"

"为什么?"

"这王位本来是我的,硬生生被他夺了去,我活着对他是一个威胁。"

“汝愿意死吗？”潘崇又道。

“我不愿意。”商臣毫不犹豫地回道。

“汝能举大事乎？”

“先生说的大事，莫不是要我杀掉父王？”

潘崇道：“正是。唯有如此，方能转祸为福。不过，大王好赖是您亲生父亲，老朽怕您下不了手。”

商臣恨声说道：“老东西心中无父子之情，杀他只当杀一头老猪，有何下不了手？”

潘崇鼓掌说道：“好！有汝这句话，我就放心了。”

二人就如何举事，密商了一个时辰。

中国有句古话，叫隔代亲，连不可一世的楚成王也未能脱离这个轨迹。他那么讨厌商臣，却对商臣的儿子公子侣甚为关爱，教他打拳，教他占顶，教他走茅厕。

何谓占顶？

占顶是一种智力游戏，只需棋子（小石子、火柴棒、坷垃蛋）若干，土地一方。占顶时在地上画一横四、竖四的棋盘，两人对阵，每人手中握棋子若干，各自在横竖线的交叉点处布子。谁先占均可，一替一子，一条线上的子可以互相顶吃。所谓顶吃，譬如甲乙双方各在同一条直线的交叉点处占一子，又该甲占子时，可以挨着自己之子再占一子，把对方顶吃了，叫顶掉。乙方可以找空步再占或不动。若乙方在顶掉处再占一子，甲方又不去把同一线上另一步占住，乙方可再占一子顶吃甲方两个子。盘上子布满后，各自去掉一个子，子少者先走，一替一步地对走下去。走步时也是同一组上的子互相顶吃，直到把对方的子顶吃完为赢。占顶时忌围观者“支着儿”。

何谓走茅厕？

走茅厕也叫憋死角。画盘为“匚”，内画两条对角线，无边线处为茅厕。两人对垒时，每人两个子，摆在自己一边的两角。谁先走均可，但第一步不能憋死

人，一替一步走，无线处不能走。直到把对方二子逼得不能走步为赢。

是时，公子侣还不满七岁，鬼精鬼精，且不说打拳，单就占顶和走茅厕而言，偶尔还能赢楚成王一盘。

公子侣有个不良习惯，无论是和爷爷占顶还是走茅厕，走着走着便睡着了。楚成王疼爱孙子，特意在自己的御榻旁设了一张小榻，供孙子睡觉。

江芈氏从太子宫出来，越想越气："这个商臣，太不像话了，我得去王兄那里告他一状，早一些把他废掉。"但当她真的见了楚成王，又犹豫起来。

和王兄怎么说？若是实话实说，王兄会怎么想？会不会怪我多嘴多舌，把他心中的秘密泄露了出去？

会，一定会的。若是实话实说岂不要被王兄骂一个狗血喷头！

不，不能说。

但她已经进了王宫，且又将王兄惊醒，一言不发地退出寝宫，似乎说不过去。

她虽说有些肤浅，脑瓜子转得却不慢，眉头一皱，计上心来。她微微一笑说道："王兄，公子侣在不在您这里？"

楚成王道："在。"

江芈氏道："他整天嚷着要吃'山药泥'，小妹知道一个去处，小妹想带他去品尝品尝。"

楚成王道："好。"

江芈氏从卧榻上将公子侣拽起来，径奔一个名叫"聚珍园"的地方。

这地方江芈氏来过，这地方不只擅长做"山药泥"，尤擅做橘瓣鱼丸。

年前，为了创作《楚成王》，不佞前去荆州考察，特意品尝了这道菜，可谓大饱口福。

为了让无缘去荆州的朋友，特别是少年朋友们，也能尝到这道名菜，不佞特将"山药泥"的原料和制作方法抄录于后，有兴趣者，不妨照单制作，自得其乐。

此菜的原料有：

山药七百五十克

蜜橘饼十五克

蜜桂花五克

麻糖片五十克

蜜冬瓜条五克

芝麻十克

熟猪油一百七十五克

白糖二百克

制作方法如下：

（一）选用粗壮肥嫩的山药洗净，蒸熟去皮，用刀平压成泥，盛入碗内。芝麻炒熟，碾碎。麻糖片、蜜橘饼、蜜冬瓜条均切成细末，放入山药碗内，加猪油二十五克、芝麻五克、白糖五十克，拌匀，放入笼屉，在旺火上蒸至发泡时取出。

（二）炒锅置中火上，下猪油一百五十克，烧至四成热，放入山药泥，加入白糖一百五十克、芝麻五克，熬炒两分钟，直到山药泥不粘铁勺，糖已起丝，起锅盛盘，撒上蜜桂花即成。

此菜色泽橙黄，柔软爽细，香甜滑口，味道不腻，表面有薄膜，看起来无热气，实则温度很高，食时防止烫唇。

打个比方，御菜就像现在的宾馆菜，虽好吃，料却重，吃得久了，岂能不腻？骤然吃一顿农家菜，既新鲜，又可口，公子侣连道好吃，差点儿把肚皮撑破。

奶孙俩吃过了"山药泥"和"橘瓣鱼丸"之后，便去划船，直划到金乌西坠，又回到了"聚珍园"。除了"山药泥"，又点了一份"散烩八宝饭"。待他们回到王宫的时候，商臣已经行动起来，将把守宫门的侍卫全部换成了太子宫的甲兵，个个都是顶盔掼甲，手执长戟，唯有那个矮胖子握了一把剑。

这些甲兵，江芈氏一个也不认识，但她仗着是大王的御妹，还像往常一样，拉着公子侣，径直往里走。众甲兵将戟一横，挡住她的去路。

她一脸愠色地斥道："干什么？我是大王御妹，汝等连我也敢拦吗？"

矮胖子回道："太子有令，没有他的命令，就是天王老子，也不得出入王



宫!"矮胖子者,吕伋也,官居千夫长,早年,曾经做过潘崇的门客[①]。

江芈氏还以为听错了,反问道:"汝说什么?"

吕伋将说过的话很不耐烦地复述了一遍。

江芈氏破口大骂道:"混账,大王还没死,这家还轮不到他太子来当。滚一边去!"

吕伋一脸讥笑地说道:"骂什么骂?大王这会儿确实没死,但离死也不会太远了。快回汝的江国去吧,也许能保住汝的一条老命。"

江芈氏这才意识到,太子要造反了。既然意识到了,就不能丢下王兄不管,当务之急,是赶紧给王兄报个信儿。

她扫了众甲兵一眼,一个个膀大腰圆,手执长戟,硬闯是闯不进去的,那只有来软的了。

她满脸赔笑道:"诸位军爷,您看,天已经黑了。老妪不只是大王的御妹,还是太子的嫡亲姑姑,就是太子在这儿,他也不会把他姑姑挡在门外,让她露宿街头的。请诸位高抬贵手,放老妪进去吧。"

吕伋使劲将头摇了摇,说道:"这不行。还是在下那句话,没有太子的命令,任何人都不得出入宫门。"

江芈氏见软的不行,冷哼一声说道:"尔等果真以为太子要造反吗?"

众甲兵你望望我,我望望你,没一个人凑腔。

江芈氏将声音抬了一抬问道:"他已贵为太子,这大楚的江山早晚都是他的,他造谁的反?他就是想造反,能把亲老子杀了?实话告诉尔等,太子虽说率甲兵围了王宫,那不叫造反,那叫清君侧。"

她将众甲兵逐个儿扫了一遍道:"清君侧尔等懂吗?清君侧就是清大王身边的坏人冯妃。一旦清了君侧,父子俩和好如初,尔等怎么办?识相的,快放本公主进去。"

你别说,楚成王的嫔妃中也真有这么一个姓冯的。这冯妃年轻貌美,很为

---

① 门客:古时指寄食于达官贵人的人。

楚成王所宠，为争夫人之位，进谗言害死了一个王妃和两位重臣。

她这么一说，甲兵们竟然信了，一个个收戟后撤，闪开了大门。

她微微一笑，低头对公子侣说道："走。"

谁知，脚还未曾挪窝，吕伋大跨两步，挡在门口："这宫你不能进。"

她一脸不解道："为什么？"

吕伋冷哼了一声说道："汝当吾等全是三岁小孩呀！什么清君侧？自从太子命吾等取代了守卫宫门的卫士那一刻起，吾等便犯下了灭门之罪，就是大王肯赦免吾等，楚法定也不会饶恕。这反，吾等是造定了！念汝为我大楚老公主，在下不便动粗，在下还是劝汝早些离开为好！"

话说到这个份儿上，江芈氏自知进宫无望，默想了一会儿，将公子侣拉到一旁，小声问道："侣娃[1]，姑奶问你一句话，你爷对你亲不亲？"

公子侣回道："亲。"

"姑奶再问你一句话，你可要实话实说，不能欺骗姑奶。"

公子侣点了点头。

"你爷亲你，还是你爹亲你？"

公子侣回道："我爷。"

"说瞎话是要遭龙抓的，你刚才说的可是真话？"

公子侣回道："是真话。"

江芈氏满面泪花，照公子侣的额头上重重地吻了一口道："好孙孙，你爷没有白疼你。"

她朝宫门口望了一眼，见那些甲兵大都在窃窃私语，并没有注意她，便压低声音说道："你爹要造反呢。造反你懂吗？造反就是要砍你爷的头。现在能救你爷的，只有咱俩了。"

公子侣哭丧着小脸说道："我这么小，又不会武功，就是想救也救不了。"

江芈氏道："你别担心，我不是让你去和那些要杀你爷的人对打，我是让你

---

① 娃：当地风俗，男孩称娃，女孩称妮。皆是一种昵称。

给你爷送个信,他自有办法平叛。姑奶问你,这信你敢不敢送?”

公子侣道:“我敢,可是……”他扭头朝宫门口望了一望说道,“他们不让我进门呀。”

江芈氏道:“你放心,我有办法叫你进去。走。”

她拉着公子侣,二次来到宫门口。吕伋皱着眉头说道:“你咋又折回来了?”

江芈氏满面赔笑道:“将军,太子既然有令,老妪也就不再难为你们了,露宿街头就露宿街头吧。可他……”

她轻轻拍了拍公子侣的头顶说道:“他还不到七岁,您也忍心让他露宿街头吗?”

“这……”吕伋犯了犹豫。

她立马变了腔儿,用威胁的口气说道:“将军,这公子侣可是太子的嫡长子呀,太子要是做了大王,他就是太子。请将军不要把事情做得太绝!”

这话把吕伋给镇住了,他满脸堆笑道:“老公主,您不要生气,末将听您的。”

江芈氏目送公子侣走进宫去,方才转身,径奔令尹成大心家。

成大心又叫成嘉,因其姓斗,又叫斗成嘉,楚之原令尹成得臣之子。闻听老公主到了,成大心亲至大门口相迎。

他朝江芈氏深深施了一礼道:“老公主大驾光临,满院生辉。请,堂上请。”

当时,达官贵人住宅的建筑是有严格规定的,它是将一组地面建筑组合成一个封闭的院落。院落前面中央为门,系面阔一间的明间。门两旁有两间小屋,各面阔一间,称为塾,门内有庭,即院子。庭后便是院落的主体建筑——堂室。所谓堂室,实际是一栋分为前后两大部分的建筑实体。堂在前,其左右有东西厢;室在后,堂大于室。堂和室同建在一个台基上,台基根据主人地位的尊卑,有高低的不同,从而台阶的数量也有多少的差异。在堂下的前方有两阶。堂和室,同为一个房顶覆盖。堂室之间隔着一堵墙,墙外属堂上,墙里属室内,堂上不住人,是达官贵人议事、行礼、交际的处所。

江芈氏心如火燎，哪还有时间登堂呀，气喘吁吁地说道：“斗令尹，出大事了，太子要造反，你快快调兵前去救驾！”

成大心骤听此言，吃了一惊。但他很快便平静下来，将头使劲摇了摇说道：“不可能，不可能！太子是有名的孝子，他能造他爹的反吗？况且，他已贵为太子，这大楚的天下迟早是他的，他造的什么反？”

江芈氏带着哭腔说道：“真的，我不骗你，他连守卫王宫的武士都换成他的甲兵了，这是我亲眼所见。”

成大心沉默了一会儿说道：“诚如老公主所言，太子真的要造反，这兵我也调不成呀！”

“为什么？”

成大心双手一摊道：“没有大王的诏书，这兵我不敢调，也调不动。况且，我虽为令尹，但真正掌兵权的是司马，您不妨去找一找斗司马。”

江芈氏欲说又休，转过身去，急匆匆地找斗司马去了。

成大心望着江芈氏匆忙的样子，扑哧一声笑了：“好，造反好，你们熊家擅长窝里斗。熊恽杀了熊艰[①]，商臣又杀熊恽，一报还一报。好，好，我得好好庆贺庆贺。”一边说一边折回室中，命膳夫炒了四个小菜，邀夫人一道欢饮。

楚国之先祖姓芈，乃颛顼帝之后，至西周，其后人鬻熊，为周文王和武王之师，遂从熊为姓。八传至熊仪，生有二子：霄敖、斗祁。熊仪继君位后，便称“若敖”，这也是楚国历史上的君王第一次有了专门的称谓。熊仪之幼子斗祁便以若敖为氏。又因封于斗邑[②]，亦称斗氏。

熊仪传霄敖，霄敖传熊眴，是为蚡冒。蚡冒卒，其弟熊通，杀蚡冒之子而自立，是为武王。武王传文王，文王传成王，成王传庄王，此为王族。斗祁生三子：斗廉、斗章、斗伯比。斗伯比传斗谷於菟。斗谷於菟传斗班，斗班传斗克黄；斗廉传成得臣，成得臣传成大心（成嘉）；斗章传斗克，为楚庄王灭族。斗越椒，一

① 熊艰：楚成王长兄。楚文王驾崩，依礼由熊艰做楚王，熊恽不服，遣刺客杀了熊艰，自立为王。
② 斗邑：地名，在今湖北省之郧西。



说为斗廉之孙，一说为斗章之孙，史无考。凡姓斗者，皆称若敖氏。在若敖氏一族中，尤以斗伯比一支，对楚国贡献最大。

斗伯比在楚武王，也就是熊通时期，为助楚武王称霸，功不可没。他历经三朝，可谓德高望重。楚文王之子楚成王尚在年幼之时，楚文王之弟子元，为非作歹，不仅觊觎王权，而且对王嫂桃花夫人极尽勾引之能事。

若敖氏家族在参与平定子元之乱后，便贡献了第二位相国斗子文，斗子文便是斗谷於菟。斗谷於菟是一个私生子，是他老父与表妹郧女所生，同时代的圣人孔子和伟大的史学家司马迁均对他赞誉有加，“若敖鬼馁”“狼子野心”“毁家纾难”等几个成语，就起源于他。

楚国在斗伯比父子的鼎力相助下，由一个蕞尔小国，发展成为一个拥有中国半壁河山的泱泱大国了。

城濮之战前，斗子文以年老之故，力推堂弟成得臣做了令尹。楚成王虽说拜成得臣当了令尹，但在内心深处对成得臣是有看法的，他性格暴躁，刚愎自用，不堪当令尹之大任。但又不忍驳斗谷於菟的面子，勉强同意。

成得臣走马上任。一上任便与楚成王发生了冲突。这冲突还得由晋文公重耳说起。

在春秋五霸中，单论人品，晋文公是比较差的一位，故而，孔子说他“谲而不正”。他流浪了十九年，在秦穆公的帮助下刚刚即了君位，便想称霸天下。特别是在他主持了一场“勤王”运动之后，更为强烈。

为了达到称霸的目的，重耳先拿楚之盟国曹、卫开刀。若照楚成王之意，“晋文公九死一生，在外流浪了十九年，备尝艰辛，通达民情，年逾六旬，方才得国，此乃天之助也，非楚所敌。不如避之”。也就是说不同意出兵抗晋。成得臣不干，夸下海口，此去，“若不能击败晋军，甘伏军法”。

既然成得臣有这么大的把握，你楚成王还有什么理由不同意？

他虽然同意成得臣出兵抗晋，但在兵力配备上做了手脚，“少与之师，唯两广、若敖之卒与申息之卒实从之”。——楚兵二广，东广在左，西广在右，故又称之为左广和右广，凡精兵俱在东广，西广之兵，不过千人；若敖之卒，实是成得



臣的私人武装，约六百人；申息之卒，乃申邑和息邑的地方武装，数目不详，但估计不会太多。如此之师，去抗击士气高昂的晋军，未曾开战，胜负已见矣！

楚军败了，败在城濮，但失败的仅仅是左、右广二军，成得臣所率领的楚之精锐——中军，并没有多大损失，可谓过中有功矣。法不当死，可楚成王非要成得臣自裁以谢三军，连晋文公都感到有些意外。此后，为了缓和王宫与若敖氏的矛盾，在斗勃自杀之后，楚成王遂拜成得臣之长子成大心为令尹。

杀父之仇。

杀父之仇呀！岂能用官爵交换？成大心虽然做了令尹，对楚成王却并不领情。他巴不得商臣造反，假商臣之手快意仇敌："哼，想让我成大心发兵平叛，没门儿！"

成大心不肯调兵救驾，斗司马呢？

斗司马也不肯。

斗司马者，斗班是也。斗班乃斗谷於菟长子，平息公子元之乱时，他一马当先。成得臣自杀后，这个令尹应该由他来干，楚成王却把这一职务给了斗勃。给了斗勃也罢，斗勃当了没有多久也自杀了，这一次可该轮到我斗班当令尹了吧？可你又把它给了成大心！这不是欺负人吗？如今用到我了，晚了！

江芈氏白跑了一趟，哭哭啼啼地返回王宫，远远地站在宫门之外，不时朝宫门里张望着。

公子侣呢？

也不知道公子侣把信送到了没有？

她把她的全部希望都寄托在公子侣身上。

第二章　大王想吃熊掌

楚成王为了拖延时间，提出要吃熊掌，引得商臣哈哈大笑："你将孩儿当成了傻蛋是不是？孩儿果真是一个傻蛋，还会来逼宫吗？"

公子侣百思不得其解，明明是父亲把爷爷杀了，可偏偏数他哭得最是伤心。

斗克对楚庄王说道："你别把自己太当回事，我若敖氏只需动一下两根小拇指头就能把你掐死。"

公子侣回到寝宫，见到楚成王的时候，商臣、潘崇正带着三十几个甲兵在逼宫呢。

铠甲哗哗作响，刀剑闪着冷光。楚成王强作镇静道："商臣，你要干什么？"

商臣直言不讳地回道："我要造反。"

楚成王斥道："你贵为太子，这江山迟早是你的，你造的什么反？"

商臣冷哼一声道："你不要骗我，你要废我而立公子职，我若不造反，这江山就落到了公子职手里。"

"胡说八道！"

"一点儿也不胡说。"

"你这话是听谁说的？"

"姑姑说的。"

楚成王朝地上啐了一口："这个长舌妇！"

就在他父子俩对话的时候，几个甲兵在屋里的横梁上吊下一根绳子，还打了一个活结，结成了一个比脸盆儿略小的圆圈儿。这圆圈儿不知是风的作用，还是有意提醒楚成王，轻轻地摆动着。

商臣以剑拄地，单腿而跪，给楚成王行了一礼说道："父王，儿要自保，没有别的办法，只有请您早些升天了。"

他见楚成王铁青着脸一言不发，忽地站了起来，用剑尖指着那个圆圈儿说道："父王，请您不要为难孩儿，请您也不要逼孩儿动粗。请，请上路吧！"

一股寒气自楚成王脊梁沟里升起，他知道，靠沉默是不行的，得求，得哄，得认个错儿，遂长叹一声道："孩儿，父王错了，父王年已六旬有余，身体一天不如一天，实在难负大任，父王这就诏告天下，禅位于你，颐养天年，你看如何？"

商臣虽说没有什么雄才大略，但父王这点儿小把戏他还是看得出来的，什么禅位于我？分明是缓兵之计，一旦放虎归山，我商臣将死无葬身之地。想到此，断然拒绝道："不行。"

略顿又道："父王这话若是在孩儿举兵之前说给孩儿，会把孩儿感动得涕泪交流，这会儿说晚了。"

"为什么？"

"孩儿自率兵踏进您寝宫那一刻起，已经犯下了弥天大罪。孩儿若是放您一马，您会放过孩儿吗？"

楚成王忙道："寡人会。"

商臣轻轻摇了摇头："您就是放了孩儿，楚法这一关孩儿也过不去。何如您早些升天，既成全了孩儿，又可与我那死去的伯父团聚，互相有个照应。"——这里的伯父，指的是楚成王的长兄熊艰。弦外之音，你既然杀了你的哥哥，我为什么不能杀你？这叫作天理报应，昭昭不爽。

当务之急，是如何保住老命，还管他什么弦外之音！

禅位不行，想办法拖延一下时间总可以吧？只要能拖上半个时辰，还怕拖不出一个救驾的大臣吗？这是楚成王的心里话，当然不会说出口来。

"商臣，你既然铁了心叫父王死，父王就是活着也没有什么意思。在父王

临死之前，有一个小小的请求，还请我儿成全。”

商臣的脸色稍微缓和了一些道：“父王有什么请求，尽管讲来，若能成全的话，孩儿一定成全。”

“你也知道，父王最爱吃熊掌，昨天，随国献来四个熊掌，为父只吃了两个，还有两个，父王想把这两个熊掌吃了再上路，行吗？”说毕一脸殷切地瞅着商臣。

商臣哈哈大笑道：“您将孩儿当作了傻蛋是不是？孩儿果真是一个傻蛋，还会来逼宫吗？”

“吾儿多心了，父王果真把你看作傻蛋，还会立你为太子吗？”

商臣收住笑，道：“您如果不把孩儿看作傻蛋，会提出吃熊掌吗？什么想吃熊掌，分明是拖延时间，孩儿不会上你这个当的！”

他扭头朝众甲兵命令道：“大王不想自己上路，请诸位帮他一把。”

话刚落音，跑过来两个甲兵，一为黑脸儿，一为红脸儿，架住楚成王胳膊，将他架到屋梁之下，硬将打好结的绳圈儿往他脖子里套，楚成王一边挣扎，一边喊道：“商臣，我可是你亲爹呀，你连你亲爹都敢杀，你还是个人吗？你是一个畜生，你不得好死，不得好死……”

不知何时，公子侣来到了屋梁之下，双手抱住红脸儿的右腿，哭着说道：“请你们放了我爷爷吧，放了他吧！”

商臣大跨两步，掐住公子侣的脖颈子，甩到南墙之上。

只听砰的一声，继之又是一声“啊”，再也没了声音。

几个甲兵偷偷扫了一眼商臣，只见他面如冷铁，盯着楚成王吼道：“你若再乱喊乱叫，我叫你死无全尸！”

楚成王不再挣扎，两行老泪夺眶而出。

楚成王那颗硕大的头颅被塞进了绳圈。

他整个身子，离地一尺有余，两只脚不停地踢腾……

他死了。



二目流血,舌头伸得老长老长。

商臣长出了一口气,向潘崇问道:“下一步怎么办?”

“一不做二不休,连公子职和江芈氏也做了。”

商臣道了声好,向黑脸和红脸甲兵吩咐道:“鳄子、狗蛋,请你二位各带十个甲兵,前去捕杀公子职和江芈氏。”

“下一步呢?”商臣又问。

潘崇朝南墙之下的公子侣扫了一眼:“童言无忌,这孩子……”

商臣也觉着自己下手过狠,毕竟是自己的亲儿子呀!他可以不要老子,但不可以不要儿子,忙大跨几步,将公子侣双手抱起,只见他一脸黑血,奄奄一息。商臣便大声说道:“耀武,快去请御医!”

耀武者,商臣之书童也。

经过御医一番抢救,公子侣慢慢苏醒过来,两只大眼忙向屋梁下寻去。是时,楚成王已被卸了下来,平躺在地上,一个甲兵在为他擦眼睛下的血,一个甲兵用力掰他的嘴,试图把露在嘴外的舌头塞进去。公子侣知道爷爷死了,不由得大哭起来。

商臣将左脚猛地一跺,右手高高扬起:“你哭,你再给老子哭一声?”

他立马将哭声打住,一脸惊悸地瞅着商臣。

商臣朝御医吩咐道:“将小王孙送去给他奶娘。”

御医应了一声“遵命”,抱起公子侣,跑出寝宫。

商臣又瞅着潘崇:“再下一步呢?”

“撞钟击鼓,召群臣上殿,以大王暴疾宣告群臣!”

“好!”

“先把成大心和斗班控制起来。”潘崇突然又改变了主意。

“为什么?”

潘崇道:“他二人握有调兵之权,若不加以控制,被他们知道了真相,岂不要起兵作乱!”

“这……还是太傅谋事周到。”商臣一脸感激地说道,“等我登了王位,我封

您为太师。西周始设,乃军队的最高统帅……"

潘崇双手抱拳道:"多谢太子,但此时还不是论功行赏的时候。"

商臣道:"好,暂不说这些,我这就遣人去召令尹和司马。"

"最好遣大王身边的人去。"

"好。"

"为防意外,太子可再遣一位亲信同去。"潘崇不紧不慢地说道。

"好。"

"还得再遣两位将军,并若干甲兵随行。"潘崇又道。

"为甚?"

"成大心和斗班,老奸巨猾,行至宫门,见阍[1]者有变,岂不生疑?若是生了疑心,他们还会进宫吗?若不进宫,必要调兵马与你作对,果真那样,麻烦可就大了!"

这一番话,把商臣惊出一身冷汗,深作一揖道:"多谢恩师提醒。"

二人又就遣谁去召成大心和斗班的事商议了一阵,这才遣楚成王的近侍穆洪和钱心各持伪造的成王密诏前去令尹和司马之府,由太子宫的白帆和蓝翔相随。

至于那两个将军,一为龙飞,乃潘崇的表弟;一为老熊,乃商臣的表弟。各自率五十名太子宫的甲兵,躲在宫门内的两侧,睁大两眼,等着成大心和斗班到来,相机而动。

成大心率先来了。

成大心是骑马来的,身后跟着穆洪、白帆和令尹府的仆役。距楚宫的大门尚有十几步,他便跳下马来,将缰绳交给随行的仆役,目不斜视,径直走进宫门。龙飞长出一口气,悄悄地带着甲兵,尾随在成大心之后。

斗班也来了。

---

① 阍:守门人。

斗班也是骑马来的。

下马，进宫，同样是目不斜视，好像和成大心有约一般。

老熊也出了一口长气，尾随其后。

商臣见成大心来了，不免有些紧张起来，说话也有些结巴："令尹大人，我父王他、他、他突然患病死了。啊，啊，啊！"一边哭，一边暗自观察成大心的反应。

成大心长叹一声道："是不是得心绞痛薨[1]的？"

商臣忙道："对，对，他正是犯心绞痛薨的。"

成大心又是一声长叹："唉，这病得在他的身上已经十几年了，老臣不止一次地劝他，叫他设法儿找名医好好治一治。他不当回事，如今——唉，我可怜的大王呀！我暴死的大王呀！啊，啊，啊……"哭得呼天抢地。

他这一哭，商臣不得不陪着哭，包括潘崇，哭得连鼻涕都流出来了。

正哭着，斗班来了。

斗班听说楚成王薨了，也加入了哭者的行列。

哭了一阵之后，成大心把眼泪一擦说道："太子，人薨不能复生，请太子节哀，还是商议后事要紧。"

他这一说，商臣立马不哭了。其他人也戛然而止，寝宫里鸦雀无声。

商臣假惺惺地说道："我虽说也是年届四旬的人了，可父王健在时，一切由父王做主，我跟着打个小旗。父王这一走，又走得这么突然，我心乱如麻，不知道这样的事该怎么办。一切仰仗令尹大人，令尹大人说该怎么办，便怎么办。"

成大心道："俗言不俗，家不可一日无主，国不可一日无君。当务之急，太子应早继大位，以安群臣之心。"

商臣弑父后，最担心的一件事便是由成大心出面讨逆，如今，他不但不讨，反提出要他早继大位，实在是出人意料，可贺可庆！商臣不由得向成大心投以

---

① 薨：国君死曰薨或崩。

感激的一瞥："谢谢您，太谢谢您了！"

但他不敢说，也不是说的时候。

潘崇见商臣只顾暗自高兴，没有接成大心的腔，忙跑前两步说道："令尹大人所言甚是。像我大楚这么大一个国家，多少大事要等着国君去决断，真的不可一日无君。请令尹大人继续说下去。"

成大心扭头对斗班说道："司马兄的意见呢？"

斗班忙不迭地回道："下官之意和令尹大人不谋而合。"

成大心又道："既然司马兄与小弟不谋而合，咱明日便拥立新王登基。"

斗班道："甚好，甚好！"

商臣假意说道："按照周礼，新王登基，必要占卜占蓍，以择吉日。"

成大心道："我荆蛮也，不受周礼约束。至于吉日嘛，大王何日登基何日便是吉日！"

潘崇、斗班齐声附和："说得好。"

翌日巳时一刻，在百官的欢呼声中，商臣头戴王冠，身着王服，坐上了大楚的王椅，是为穆王。

穆王登基后的第一道御旨，便是诏告天下，为成王发丧。

在殡葬之前，穆王亲自为成王守灵。

不只穆王，还有那些数不清道不尽的王族成员和大臣。

公子侣也来了，他是跟着奶娘来的，先在楚成王的灵前磕了九个响头，方被领到父亲的身后，跪坐在稻草席上。

哀乐浅吟，哭声一片。他百思不得其解，明明是父亲杀了爷爷，可偏偏数他哭得最是伤心，还有那个潘崇，亦是蓬头垢面，老泪纵横，好像死去的不是楚成王而是他的亲爹一般。

直到他几将弱冠之时，方才明白，这叫伪装，也叫演戏。人往往为了一个目的，自觉不觉地变成了演员。地位越尊贵，那戏演得越好。

葬过了楚成王之后，楚穆王开始论功行赏了。拜了十位将军、八位大夫，这些全是政变的有功人员。

至于潘崇，不只晋升为太师，掌环列之尹[1]，又得到了一座太子宫。

这一封，潘崇既掌军事，又掌政事，把成大心和斗班的权，一并拿了过来。

为安成大心和斗班之心，楚穆王将其封邑各扩大了三分之一。

事隔一天之后，楚穆王突然下诏，将先王之旧臣，年俸在六百石[2]以上者，俱加爵一级。

通过加官晋爵，楚国初安。

楚之先王熊通，留下了一个很苛刻的遗言，凡为我大楚之王者，三年未曾扩大版图的，举国皆讨之。

楚穆王可以弑父弑君，但他不可以违背先祖遗训。何也？弑父弑君乃暗箱操作，可以以暴疾欺骗国人。遗训是明的，国人尽知之，如何欺骗得了！

恰好这时秦、晋两国，再度大战，他便乘机讨伐江国，一举灭之。江国国君虽是他的表弟，也就是姑妈江芈氏的儿子，但这个江国，自江芈氏被杀后，愤而叛楚附晋。

又三年，在今安徽省六安市东北一带，在几个小小的封地上，一些割据的小氏族，诸如舒蓼、舒庸、舒鸠、舒龙、舒鲍、舒垄等，称之为群舒，起而叛楚。楚穆王当机立断，亲率大军镇压，叛楚势力土崩瓦解，楚国势力从淮南扩大到江淮一带。

平叛归来，有人向楚穆王说道，群舒之所以敢反叛楚国，乃是受了斗班的教唆。——这个“有人”，一说是潘崇，一说是斗越椒，一说是贾。

商臣为太子时，就对斗班不满，篡位后为了稳固王位，违心地将他的封邑扩大，却剥夺了他的统兵之权，他口中不说，心中定然恨死了我商臣，留之后患无穷。况且，他是我爹的老臣，在百官中，我老爹最器重的便是他。可当我老爹有难时，他却袖手旁观。他对我老爹尚且如此，还会忠于我吗？杀！

这一杀，便空出来一个司马的位置，照理这位置应该留给斗越椒。那斗越椒身上不仅有着王族的血脉，且在楚之武将中武艺最高、战功最大、资格最老。

---

① 环列之尹：官名，楚穆王创置，位在令尹之上。

② 石：古之计量单位。春秋时的一石稻谷，约合现在的二十七斤。

但他姓斗，是斗班的堂弟，让他做司马，楚穆王有些放心不下。思来想去，还是让贾干吧。

说起贾，读者也许陌生，但说到那个在城濮之战前，已经预言成得臣必败的那个神童，读者不会不知道吧。

那一年，贾才十三岁，成得臣经斗谷於菟力荐，得以为令尹，兼掌中军元帅，百官齐去斗谷於菟府上祝贺，贾之父吕臣因身体有恙，让贾代为一行。宴席之上，贾不发一言，斗谷於菟怪而问曰："老夫为国荐一元帅，百官皆贺，尔小子独不贺，何也？"贾回曰："百官以为可贺，愚以为可吊也。"斗谷於菟怒曰："汝谓可吊，有何说？"贾曰："愚观得臣之为人，勇于任事，而昧于决机。能进而不能退，可使佐斗，不可专任也。若以军政委之，必至偾[1]事。谚云'太刚则折'，得臣之谓也矣！举一人而败国，又何贺焉？"左右曰："此小儿狂言，不须听之。"贾大笑而出。未几，得臣奉命抗击晋军，战于城濮，大败矣。世人遂以贾为神童。

成大心本来与斗班不和，今见穆王杀了斗班，反有些兔死狐悲之感，恰在此时，贬为商公的斗宜申作乱，沿汉沂江入郢。斗宜申者，斗子西也，先王旧臣，若敖氏的核心成员之一，城濮之战前，积极追随成得臣，为楚成王所忌，城濮之战后，贬为商公，今见斗班被杀，密商于成大心，带兵作乱，为斗班报仇。成大心默许之，俟楚穆王得了消息，兵已降临郢都城下，双方大战了七天七夜，子西不支，溃退到丹阳，为乱兵所杀。

有道是，"杀敌一万，自损三千"。楚穆王虽说杀了子西，将士三损其一，国库空无一物。若照潘崇之意，此事就此打住，穆王不听，非要追查斗子西的幕后之人，这一查，查到了成大心头上，成大心惧而自缢。

这一缢，又空出一个令尹来。

令尹便是列国的宰相，也称相国，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垂涎者数不胜数。穆王私下将令尹一职许于贾，后经潘崇力劝，改任斗越椒，贾心中不乐，他不敢

---

① 偾：败坏，毁坏。

对楚穆王发作，便千方百计找斗越椒的碴儿。

偏偏这个斗越椒，是个状似熊虎，声若豺狼的野心家，刚一出生，便为其伯父斗谷於菟所厌恶。《左传》是这么说的："初，楚司马子良（斗谷於菟之弟）生子越椒。子文曰：必杀之，是子也，熊虎之状，而豺狼之声，弗杀，必灭若敖氏矣。谚曰：狼子野心。是乃狼也。其可畜乎？子良不听。子文以为大戚，及将死，聚其族，曰：'椒若执政，乃速行矣，无及于难。'且泣曰：'鬼犹求食，若敖氏之鬼，不其馁矣！'"

如此一个人物，潘崇为什么要劝楚穆王加以重用？概因斗氏一族，也就是若敖一族，势力太大。自楚武王始，斗氏一族，五世令尹，亲朋故旧遍布天下。这是其一。

其二，楚穆王自平了斗子西之乱后，患了一种莫名其妙的病——胸闷，正在批改奏章，晕倒在御案之上，约有半个时辰，方才醒来。其先祖楚武王，便是死于胸闷。既然患了这样一个不治之症，就不能不考虑身后之事。若是不以姓斗的为令尹，必然引起斗氏一族的不满，你杀了我的斗班，又杀了我的成大心，这不是存心要灭我斗家吗？兔子急了还会咬人呢，何况我五世为令尹的斗家！斗家若是作起乱来，楚无宁日矣！

拜斗越椒为令尹之后，斗氏一族暂时稳定下来。斗氏一族稳定了，楚国便稳定了。当务之急，是赶紧立一太子。若立以长，当立公子侣，可楚穆王对公子侣素无好感，特别是自谋杀楚成王之后，公子侣变成了一只呆鸟。三棒槌打不出一个屁来，三坟五典[①]，也不知教他了多少遍，连句子都念不囫囵。但对于旁门左道，他一点便通，不只弹得一手好琴，那舞也跳得出神入化。

若立以幼，在十数个王子中，论德当立公子重；论才当立公子反。二人年龄相差无几，子重十岁，子反九岁。

但若弃长而立幼，又恐生出篡逆之事。几经权衡，还是立了公子侣。

既然立了太子，就得拜太傅。太傅虽说无职无权，但他负责训导太子，也就

---

① 三坟五典：古书也。孔安国曰："伏羲、神农、黄帝之书谓之三坟，言大道也；少昊、颛顼、高辛、唐、虞之书谓之五典，言常道也。"

是未来的国君，其重要性并不亚于权倾朝野的令尹。

这太傅本来只有一个，首选之人乃王子燮。

王子燮是楚穆王的亲弟还是堂弟，史载不详。但有一点确定无疑，他和楚穆王很铁，铁得一块儿去乐园嫖娼。

楚穆王正要拜王子燮为太傅，潘崇又跳了出来："不可，不可也。大楚之望族，莫过于斗氏。为太子计，为大楚计，不如选一个姓斗的人做太子之傅，方为万全之计。"

楚穆王道："卿言是也。但寡人已经面许王子燮为太傅，当为之何？"

潘崇默想良久道："拜左右两个太傅，王子燮为左。至于右太傅，臣意拜斗克为善。"——斗克又叫斗子仪，斗伯比之侄孙，斗越椒之堂兄也，原为申县县公。公元前632年，晋与楚战于城濮，晋这一方，有秦、齐、宋等国；楚这一方，有陈、蔡、郑、许等国。楚败，斗克为秦所俘，被押回秦国。四年后，晋与秦翻脸，战于崤山，秦全军覆没，只逃得孟明视等三位元帅。为联楚抗晋，秦主动向楚示好，释放了斗克。楚成王遂拜斗克为箴尹，往来与秦楚之间。

潘崇本是楚穆王的拐棍，他的话穆王岂能不听？于是乎，王子燮与斗克分别做了太子公子侣的左、右太傅。

转眼又是三年，楚穆王驾崩，崩于胸闷。

他这一崩，公子侣顺理成章地做了楚王，是为楚庄王。是时，他还不满二十岁，一点儿心理准备也没有。

在一阵山呼万岁之后，麻烦一个跟着一个。先是王子燮，逼他清君侧，要清的对象，无外乎潘崇、耀武和老熊等人，都是参加楚穆王政变时的核心人物。这些人物，如今正掌着楚国大权，特别是潘崇，经过十几年的经营，其势力并不比若敖氏一族差多少，清得动吗？不清，王子燮便不高兴，天天在他耳畔唠叨。他之所以非逼着让楚庄王清掉潘崇，并非为楚庄王着想，他是看中了潘崇的位子和房子。潘崇作为太傅，就能做太师，掌环列之尹，得到一座太子宫，我王子燮为什么不能？

第二个跳出来的是斗克。斗克总觉着自己“联秦”有功，理应弄个令尹、司马当当。可楚穆王仅仅让他干了一个右傅。他提出来要当令尹。他是喝了酒提的，还威胁楚庄王说：“你别把自己太当回事，我若敖氏只需动一下两根小拇指头就能把你掐死。”

作为楚庄王的两个老师，在学生面前说话行事放肆了一点还有情可原。你斗越椒算老几，虽为令尹，也是一个大楚的臣子，竟敢违背大楚之法，带剑上殿！

还有那些不知名的文臣武将，每逢朝议之时，或站或坐，遇到芝麻大一点的小事，争得不可开交，甚而大打出手，竟也无人制止。

潘崇呢？身为太师，又掌环列之尹，大事小事，一个人说了算，从不向寡人奏请。

这还像一个国吗？我还是大楚之王吗？

不行，得整顿！

但怎么整顿，靠谁整顿？整顿不好，可能把自己整顿进去！

在整顿之前，我得弄清楚谁是忠臣，谁是奸臣，谁是庸臣，谁是可用之臣！

怎么弄？他们的脸上又没有贴字，若是一个一个地去问，谁会说自己是奸臣？

难呀！

他默想了十几天，终于想出一个绝好的法子。

这法子还是受了老爹的启示。明明老爹杀了爷爷，可在爷爷的灵堂里，就数他哭得最为伤心。

这叫演戏。

老爹能演，我为什么就不能演？只不过那戏的内容有所不同罢了。

第三章　老师劫了学生

每天的巳时一刻，楚庄王便准时来到后花园，背着双手，这里走走，那里瞧瞧，时不时和美女们搭讪几句，摸摸丰乳，亲个小嘴……

楚庄王一脸醉态，面前的地毯上摆了半盆酒，七八个美女混坐在他的身边，一个个袒胸露背。他左手搂着越女，右手搂着郑女，这边亲一口，那边亲一口。

美女们听了楚庄王的话，齐刷刷地跪倒在他的面前，高声哭喊道："大王，您不能走！"

楚庄王即位三个月，不出号令，一出便令国人咋舌。

选美，三个月之内，每个县每个邑[1]必须给楚王选送三十个美女，且这些美女还要排名次，排在后三名的县长和邑宰统统免官。

他不只在楚国选，还遣使带着厚币，坐着高车，去列国选。

对于选来的这些美女，楚庄王还要亲自过目。

过目时，十人一排，齐刷刷地站在楚庄王面前。楚庄王走下王座，来到这些女子面前，从第一个开始，挨着一个一个地细细察看。走到谁的面前，跟着庄王的内侍就叫谁抬起头来，让大王看她的眉眼鼻子和嘴巴，然后叫她转个身，看她的腰肢和后臀。有时还伸手抬抬她们的下巴，摸一摸腰和臀，还撩开裙子看看

① 邑：县的前身。在春秋之前，有邑无县，春秋时邑、县并存，县设县长，邑设邑宰。

腿。看过一遍之后，拐回头再看一遍，方才点着："某某、某某……"凡被他点到的，便被内侍带出大殿，来到后花园的大房子里，两人一间。

她们安顿下来后，吃点东西，喝点茶水，然后就有一些年长些的女子来逐个登记，问她们年龄、出生地，读过书没有，有什么专长，等等。这一套弄完了，然后就是对她们进行训练了，告诉她们如何服侍大王，应该注意些什么东西。

至于那些没有被大王点到的美女，也被内侍带出大殿，交给所在邑、县的长官。

察看过第一排之后，察看第二排。一天只察看三排，雷打不动。当然那些从国外选来的美女，就另当别论，什么时候来，便什么时候察看。选中的，也被带到后花园，但住的是单间。

后花园里，不只盖有供美女们住宿的小房子，还有专供美女们排练舞蹈、演习乐器、训练站立及走路姿势的大房子。这里有专门的老师和领班，在这里混上个一年半载，走出宫去，便是天下色艺双全的美女了。

每天的巳时一刻，楚庄王便很准时地来到这里，背着双手，这里走走，那里瞧瞧，时不时和美女们搭讪几句，有时还亲自唱上一曲，舞上几圈。摸摸丰乳，亲个小嘴，亦是家常便饭。兴头来了，挑上一两个或三五个，抑或十数个美女，当众脱光衣服，干起了苟且之事，且花样百出，看得美女们一个个身热心跳。

风流之后便是午宴。即使午宴，楚庄王也没闲着，左抱右搂，你喝一口渡我嘴里，我喝一口渡你嘴里。由庄王口中渡出的酒叫琼浆，由美女口中渡出的酒叫玉液，据说琼浆玉液一词便是由此而来。

每次午宴，楚庄王必"醉"。一醉便被宫人搀回寝宫酣睡。"酣睡"片刻之后，便命易容师为他易容，或化作商贾，或化作闲汉，或化作王孙公子，在嬖人伍参的陪同下潜出楚宫，或里巷，或茶肆，或郊野，一去便是半日，掌灯方归。当然，伍参每次随庄王外出，也是易了容的。

每次归来，用过晚餐，楚庄王便一头扎进御书房，阅读三坟五典及楚之典籍。另外，奏章也在他的阅读范围，但阅读之后，必由伍参送回原处。不知不觉，便是一日，几为定律。

但也有破例的时候,隔三岔五,楚庄王还要出去狩猎一次。每次狩猎,人马众多,浩浩荡荡,也不知有多少良田毁在铁蹄之下。

百官看到的仅是表象:好色、荒淫、喜欢狩猎,是一个不务正业的家伙。楚庄王要的便是这个结果。

楚庄王如此"荒淫",国人忧心如焚:我大楚自从熊通称王以来,历经武王、文王、成王三代,哪一代不是灭国数十,威震列国。就连那个弑父自立的楚穆王,在位十五年,灭江国,败陈国,在一个叫"狼渊"的地方,狠狠地教训了一通反复无常的郑国,又亲自带兵平定了群舒之乱,将楚国势力,从淮南扩展到江淮。此小子即位一年多了,除了选美之外,未出二令,致使国内的十二家族[①]到处横行,沙邑等的灾民带头造反,连群舒也蠢蠢欲动,欲要叛楚自立。楚的几个盟国,郑、许、陈、蔡也在向晋国暗送秋波。如此下去,楚国非完蛋不可!

为社稷计,一些热血男儿纷纷上书楚庄王,要他改邪归正,带领楚人,重振大楚之风。一月不到,这奏书码了三间房子。楚庄王"置之不理",依然我行我素。

造反的队伍像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大,由一个邑发展到三个邑;群舒公然宣称,脱离楚国自立。

这样一来,潘崇坐不住了,径直来到后花园门外,指名要见楚庄王。若是换作别人,伍参会毫不客气地将他挡了回去。可来者是太师,是掌环列之尹的太师,他不敢。一溜小跑来到楚庄王跟前,气喘吁吁地说道:"太师求见。"

楚庄王正搂着一个越女唱歌,很不耐烦地回道:"告诉他,寡人正忙着呢,不见!"

伍参小声说道:"他可是太师呀,大楚的军政大权都在他手里握着,就连宫中的侍卫也归他管,您不能不见。"

楚庄王想了一想道:"那就叫他进来吧。"

一内侍忙趋前说道:"大王,这后花园可是内宫,内宫是不能让臣下进的。"

---

① 十二家族:分别为若敖(斗)氏、泊氏、屈氏、劳(蔿)氏、熊氏(王族庶支)、阳氏、申叔氏、申氏、何氏、潘氏、沈氏、观氏。

楚庄王哈哈一笑道："这里比大殿不就多了一群美女吗？一个老家伙了，怕什么？"

他不怕，潘崇怕，说什么也不肯进来："伍参，请你转禀大王，老夫是以太师兼掌环列之尹的身份来见大王的，所为者公，还是请大王屈驾大殿吧！"

楚庄王听了伍参的传话，恨声说道："假正经！汝转告潘崇，想见寡人，就请进后花园，不想见，就他妈的滚蛋！"

这话，伍参不敢不传，但把最后那句话，略略做了一些修改——不想见，请走人。

潘崇默想了良久，将牙使劲一咬："进就进，这是大王让进的，何罪之有！"

在伍参的前导下，潘崇来到排练舞蹈的那间大屋里。眼前的情景，不说潘崇，连伍参也吃了一惊。大王手握酒樽，一脸醉态，面前的地毯上，摆了半盆酒、四盘下酒菜，七八个美女，混坐在他的身边，一个个袒胸露背。他左手搂着越女，右手搂着郑女，嘴朝这边亲一口，又朝那边亲一口，跟逛妓院的混混儿一模一样。潘崇气得心口发胀，却又无可奈何。因为这小子是楚国的大王，他不能不匍匐在地，行跪拜大礼，称："老臣向大王请安。"

楚庄王勉强将醉眼睁开，直愣愣地盯着潘崇："是太师吗？抬起头来，看看寡人选的这些女子好看不好看？"

没等潘崇回答，他也不准备让潘崇回答，朝怀中的越女亲了一口道："您看，这越女的脸蛋儿多嫩，一掐一股水。"

他又指了指郑女的前胸道："您看，这郑女的奶子又白又饱，那一双乳头，像新剥的鸡头……"

潘崇满脸通红，捺着性子说道："大王，自古以来，女人是祸水，您不能老和她们这么玩。"

楚庄王乜斜着眼盯着潘崇："汝说的祸水，是妲己，还是褒姒，抑或是晋献公的骊姬？若是她们，寡人宁愿让她们祸死，就是做鬼也风流！"

"你……"

"你什么你？你如果真的忠于寡人，就应该知道寡人想干什么，最好给寡

人选几个像妲己那样的美女来。”

见他说出如此混账之话，潘崇忍无可忍，忽地一下站了起来，戳手指道：“你这是什么话？你是楚国的大王，你的一言一行得对楚国负责，像你这样，朝也不上，整天沉醉于温柔乡中，楚国非完蛋不可！”

楚庄王哈哈大笑道：“完不了，完不了！有您在，有令尹和司马在，楚国完不了。”

正说着，身子一歪，瘫倒在地，手中的酒樽也掉到了地上。

他醉了。

对醉汉子还有什么道理可讲？

潘崇长长地叹了一口气，一脸愤怒地退出后花园：“这小子，无可救药，楚国非完在他的手中不可！”

回到府邸，连晚饭也不吃，往榻上一躺，独个儿生闷气。夫人亲自请他吃饭，他也不去。经再三询问，方才将后花园之行道了出来。

夫人笑道：“老爷呀，人都说您聪明绝顶，依妾看来，您是个糊涂蛋。您虽为百官之首，那是先王临时封的，大楚的历史上根本没有太师这一官职，更没有掌环列之尹这一说，真正的百官之首是令尹。如今大王不管事，您才有事可干。如果大王真的管起事来，朝政有令尹负责，军事有司马负责，您干啥？您无事可干！大王越荒淫，您越有事可干！大王越荒淫，您的权越大！遇上一个如此荒淫的大王，您应该感到高兴才是。况且，从这浑小子的话中可以看出来，他对您还是蛮信任的——‘有您在，楚国就不会完！’这话说得多好啊，快起来，妾陪您好好喝上几樽。”

经她这么一劝，潘崇豁然开朗，一跃而起。

晚饭后，潘崇遣人将令尹、司马等朝中一班大臣请到太师府，商议平叛之事。商议到鼓打三更，还没有商议出一个统一意见，潘崇将书案啪地一拍道：

“不用再议了，由本太师和斗令尹率兵车三百乘[1]，前去讨伐群舒，老熊、白帆任正副先锋；由司马率兵车一百五十乘，前去沙邑等地平叛，龙飞、耀武任正副先锋。二十日内动身，贻误军机者斩！”

因斗越椒和潘崇向来不和，根本不予配合，故而，与群舒打了半年仗，几乎是仗仗皆北。而贾这里，则是一路凯歌，三邑皆平。于是乎，潘崇便将贾的原班人马，也调了过来。

贾虽说与斗越椒不和，但打心眼里也瞧不起潘崇，楚穆王在世之时，他处处顺着潘崇，如今，楚穆王薨了，他用不着再和潘崇演戏，反和斗越椒勾结起来，共同对付潘崇。元帅和两位副帅钩心斗角，这仗还能打得赢吗？

打不赢。

前方战事正处于拉锯状态，后院突然起火。

这火是由王子燮和斗克点的。

王子燮想当太师，斗克想当令尹，楚庄王始终不表态。他俩认为，楚庄王之所以不肯表态，是因为潘崇和斗越椒活着，如果杀了潘崇和斗越椒，大王不答应也得答应。

要杀潘崇，那理由一摸一大把。他逼杀先成王，将楚国带进了黑暗的深渊，莫说杀他，就是灭族也该！

至于斗越椒，早就该死，城濮之战时，与成得臣沆瀣一气，不听成王诏令，致使楚军惨败。庄王登基，又带剑上殿，也是犯了灭族之罪。

他二人虽说该杀，但大王醉生梦死，指望他为国除奸，是万万办不到的！

他不动手，咱替他动手。这话是王子燮提出来的，斗克立马响应。

---

① 乘：兵车也。每乘有七十二个步卒、一个头领、一个御者、一个勇士，共七十五人。唯楚国为一百人。乘的具体编制为：每乘轻车一辆，甲士三人，战斗徒兵七十二人；重车一辆，后勤徒役二十五人，其中掌管炊饮者十人，守护装具兼修理革甲者五人，掌管挽马饲料兼修挽具者五人，掌管柴薪汲水兼修战车兵器者五人。这一百人按卒、两、伍三级编组。每伍五人，置内伍长一人；五伍为一两，一两二十五人，置内司马一人；四两为一卒，一卒一百人，置内卒长一人。所谓卒长，其实就是一乘之长。卒是每乘人员的最高建制单位，乘是战车的最低建制单位。

正好王子燮的儿女亲家析公[1]来拜访王子燮,闻听王子燮和斗克要清君侧,举双手赞成。

王子燮向斗克问道:“右傅手中掌握多少兵马?”

“六百。”

王子燮又问析公:“析邑可调之兵有多少?”

“三千。”

王子燮轻轻颔首道:“共是三千六百,加之我的家兵,共有五千有余,拿这五千多人马去讨伐潘崇和斗越椒,显然不够,但抄他二人的家,却是绰绰有余。”

斗克豪情满怀道:“只要把他二人的家抄了,就等于抽了他二人的大筋,再以大王的名义颁发一道王旨,将二人免职,并将他二人的罪行公布于众,他二人便成了过街的老鼠,死无葬身之地。”

析公鼓掌说道:“右傅说得极是,咱说干就干!”

王子燮道:“好! 这就干!”

将要行动的时候,析公突然说道:“咱抄了潘崇和斗越椒的家,二贼必然动怒,若是率军杀回郢都,为之奈何?”

王子燮道:“这个你不用担心。咱以大王的名义免了他二人的职,他二人就成了平民百姓。不,连百姓都不是,是大楚的罪犯! 现在的人多势利呀,谁肯跟着一个罪犯走?”

析公仍是放心不下:“他二人为官多年,不可能没有一帮心腹将士。就是没有,他二人的家兵加起来为数也不会少。”

王子燮道:“有多少? 一千、一千五,撑破天两千人。咱是多少? 咱是五千多,况且大王在我们手里,郢城的将士尽可以号令。”

析公道:“您这一说,我就放心了,我这就回析邑调兵。”

不到一个月,析邑的兵马全部调到了郢都。有这三千名甲兵做后盾,王子

---

[1] 析公:楚之邑宰,初期称“公”,故又称之“析公”。

燮和斗克各自带着自己的家兵，拿着伪造的王旨，分头去抄潘崇和斗越椒的家。

斗越椒三世高官，父为司马，自己又贵为令尹，家中的黄金白银、珠宝玉器，装了二十几箱，还有几棵珊瑚树，高达五尺有余，可谓价值连城。至于帛绢，足有两千余匹，斗克把这些东西，一一摆在大街之上，供老百姓参观，还派了几个口齿伶俐的家兵，向围观者讲述斗家的罪恶。

潘崇贵为太师，又掌环列之尹，终楚穆王一朝，为政达十五年之久，家中的“积蓄”，比斗越椒多了三倍有余。老百姓又是羡慕，又是忌恨。潘崇的家兵也趁机把潘崇的罪恶一一抖搂出来，围观者为之大愤，振臂高呼：“打倒潘太师！”这一喊，把个王子燮乐得满脸开花，连做梦都笑出声来。

两家被抄的消息，连同罢官的“王旨”一前一后传到了前线。潘、斗二人又惊又怕又恨，经过一番商议，把罢官的“王旨”，篡改为要他们火速回都，以清君侧。

若是按照王子燮和斗克的算盘来打，潘崇和斗克，见到了免官的“王旨”，立马瘫成了一摊泥，说不定还要抹脖子呢，就是不瘫，也没有几个将士跟着他们走。就是有几个将士跟他们走，有析公的三千人马在郢都城外候着，他们也是必死无疑。

谁知，潘崇和斗越椒，全不按他俩的算盘来打，先是篡改“王旨”，继之率领前线将士，以清君侧之名，浩浩荡荡杀回郢都。

这样一来，王子燮和斗克慌了，忙假借王旨将留守郢都的军队全调归析公指挥，众达两万余人。开赴沙邑，迎击潘、斗。

潘崇和斗越椒所率之军队，久经沙场，在讨伐群舒的战斗中虽说屡为群舒所败，但怪不得这支军队，乃是二帅不和所致。如今，二帅和了，不只和了，还是同舟共济，为生死而战，析公如何是他俩的对手？三战皆北。

王子燮、斗克，闻听析公战败的消息，自忖郢都难保，几经商议，决计挟持楚庄王北走商密，而后向秦国求救，借助秦国之力消灭潘、斗。

二人在谋略上不行，但在做事的果断方面，还是蛮可以的。说干就干，一点儿也不迟疑。

“走,找大王去。”

二人也不经通报,直接来到后花园。楚庄王正在排练舞蹈的大房子里和几个美女嬉戏,见两位老师进来,瞅也不瞅,继续和美女们嬉戏。

王、斗二人往楚庄王面前扑通一跪,不住地磕头。

他二人自任太傅至今,从没有这样过,把楚庄王吓了一大跳,惊问道:“您二位这是怎么了?”

王子燮答道:“大王,我们闯祸了。”

“闯了什么祸?”

王子燮吞吞吐吐地说道:“我们为了大王的天下不被篡夺,发誓铲除乱臣贼子,派人去抄了潘崇和斗越椒的家……”

“很好,有气魄。”

王子燮没有听出楚庄王话里的揶揄,继续说道:“潘崇和斗越椒公报私仇,伪造王旨,说是大王要他们清君侧,仗也不打了,带着四万多名将士从前线赶了回来。”

“兵来将挡,水来土掩。您二位既然有本事抄他们的家,就应该把他们挡回去才是!”

王子燮哭丧着脸说道:“挡不住呀,人家四万多人咱才两万多……”

他自知失口,忙将到了嘴边的话又咽回肚去。

“咱是谁呀?”

王子燮将心一横说道:“‘咱’是朝廷。咱能调之兵加上析邑的兵,才两万多人,根本不是潘、斗的对手,三战皆北。”

楚庄王“噢”了一声道:“寡人知道了。你们抄了潘崇和斗越椒的家,惹恼了人家,人家带兵回来找你们算账,你们调了两万多兵前去迎击,结果吃了败仗,没办法来找寡人,是吧?”

王子燮、斗克异口同声道:“大王英明。”

楚庄王将头使劲摇了摇说道:“你俩不必给寡人戴高帽子,寡人自己能吃几两豆腐寡人自己知道。你俩都是久经沙场的将军,是运筹帷幄的大夫,连你

俩都没有办法自救,寡人能有什么办法?寡人还急着玩呢,你俩走吧。”

王子燮和斗克交换了一下眼神说道:“大王别急,老臣还没有把话说完呢,老臣和斗右傅进宫见您,不是求您救老臣和斗右傅,乃是为救您而来。”

楚庄王一脸愕然地问道:“救我?这话寡人不懂。”

王子燮道:“实不相瞒,这次抄二贼的家,我们谎称是奉旨而为。还有,在抄家的同时,我们还伪造了一道王旨,罢了二贼的官。二贼不只恨老臣和右傅,更恨您,他们清君侧是假,弑君篡位才是真,为了大王,为了大楚之社稷,请您随老臣一起出逃,而后下旨勤王。”

“不,寡人不走。寡人受命于天,几个乱臣贼子岂奈我何?”

王子燮道:“您别酸了吧。实话告诉您,叛军已打到郢都之东门,再不走就来不及了。”

“来不及更好。反正我也不是你们的好大王,整天醉生梦死呀,荒淫无耻呀!干脆让他们把我杀了,你们再立一个好大王。”

王子燮抬高声音说道:“不管您是好是坏,但您现在还是俺们的大王,既然您是俺们的大王,做臣子的就应该保护您。还是早一些上路,免得老臣动粗。”

“不行,寡人不能跟你们走。寡人一走这些美女怎么办?寡人不能丢下她们不管。”

美女们听了楚庄王的话,齐刷刷地跪倒在他的面前,哭喊道:“大王,您不能走!”

王子燮噌的一声拔剑在手,朝众美女厉声叱道:“嚷什么嚷,再嚷我宰了你们!”

转脸对楚庄王说道:“大王,别婆婆妈妈的,再不走,就来不及了。”

楚庄王自忖,事到如今,不跟他俩走是不行了,哭丧着脸说道:“好,寡人走,寡人只给许彩儿说一句话便走。”

王子燮没有反对。

他不反对便是默许了。楚庄王朝那个年龄最小、模样最俊的小美女问道:“彩儿,樊姬是不是你的表姐?”



许彩儿语如莺啼道："是的。"

楚庄王道："明日是她的生日，寡人曾亲口许她，要送她一件像样的礼物。如今……"

他双手一摊道："寡人恐要失信呢！不，寡人项下还有一个玉佩，权且送给她吧。"一边说一边解下玉佩塞给许彩儿。塞玉佩的时候，将她的玉手使劲握了一握，疼得她差点叫出声来。

"大王，话说完了，该走了吧。"王子燮催促道。

"是该走了，不过，寡人很想知道，咱打算去哪里呀？也好有个心理准备。"

斗克抢先回道："去商密。"

"为什么要去商密？"

斗克正要回答，被王子燮拦住了："大王，赶路要紧，咱们走着说吧。"

楚庄王故意拖延时间："商密离郢都足有一千里，没有十天半月赶不到，寡人得找几件换洗的衣服。"

他把"商密"二字说得特别重。

王子燮一脸不耐烦地说道："叛军眼看就要打进城里了，叛军若是进了城，大王性命难保，还是逃命要紧，说什么衣服？快走！"他向斗克使了一个眼色，二人架起楚庄王的胳膊，出了大房子。

走出大房子的时候，楚庄王一步一回头。每一次回头，目光便落在许彩儿身上，看似恋恋不舍，其实别有深意："彩儿呀，记住，记住把玉佩早些送给你表姐。"

许彩儿使劲点了点头："请大王放心，彩儿记住了。"

王子燮和斗克对望一眼，又好气又好笑："真是一个情种！"

刚出了大房子，迎面跑来一个小伙子，神情慌张，差一点儿撞到楚庄王身上。

他愣了一愣，也不说话，转身就往回跑。

王子燮大喊一声道："伍参，你给我站住！"

他这么一叫，伍参不能再跑了，立定身子，就势朝王子燮和斗克打量了一

眼，呵呵地笑了起来："我还以为什么人绑架了大王，正要跑出去请二位太傅，原来正是太傅。"

这话听起来十分刺耳，王子燮用剑抵住他的胸口："别他妈的油腔滑调。走，跟我们走！"

"这是去哪里呀？"

"少废话。"

伍参指着楚庄王说道："您二位看，大王袒胸露怀，还跣着双足，我去给他拿几件衣服……"

王子燮朝他膝盖上踢了一脚，吼道："叫你少废话，知道不？"

伍参点头哈腰道："知道，小子知道。"

出了后花园，楚庄王发现，到处都是兵士，可那些全是王子燮和斗克的家兵。门口还停了一辆豪华的乘舆。

何为乘舆？

乘舆是天子的专车，六马驾。车轮是红色的，两毂两辖[①]；附有车厢，车的身上绘有金色的龙纹；车的横木文有老虎，虎头衔着车轭，左右是吉祥的阳筒，金丝雀站立在横木上，驾以引车的曲木镂有图画，羽毛的盖子非常华丽，树一样的大旗，有十二杆小旗，画着日月升腾的图案……

按照周礼的规定，乘舆只有天子才有资格乘坐。楚乃子爵，是无权乘坐乘舆的。但楚自熊通自立为王后，一切效法天子之制，坐上了乘舆。

楚庄王正在四处张望，两位太傅硬把他塞进了乘舆，当然，伍参也未能例外。

王子燮也挤进了乘舆，喝令御者起驾。乘舆拉着楚庄王，飞快地跑出王宫。

大街上冷冷清清，所有的店铺全关了门，除了那些巡逻的士兵之外，一个行人也没有。

乘舆奔波了两个时辰，来到了商溶。

---

① 两毂两辖：毂者，车轮中心，两窟窿可以插轴的部分；辖者，大车轴头上穿着的小铁棍，可使轮不脱落。

商溶是一个邑，邑长是一个风烛残年的老头，见大王驾到，拖着一副病身子出来迎接。

老头拿出邑中最好的东西招待楚庄王，还把自己的卧室腾出来让楚庄王住，但楚庄王还不满足，非要他找十个美女作陪。

商溶是个小邑，穷邑，不产美女，前次进献宫中的三十个美女，产自商溶的只有七个，那二十三个，是他花重金从外地买回来的。这一次又要，他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搜罗来八个，加上他的小妾和闺女，勉强凑够十个。可她们之中，最美的也赶不上楚宫中那些差的，如何入得了楚庄王之眼？

不入眼便发脾气，连酒杯都摔了。

他还不停地骂人，见谁骂谁，连两个太傅也骂，这可是从未有过的事情。

闹腾到鸡鸣，方才和衣睡下。太阳都照到屁股上了，还不肯起床，凡是去叫他的人，都被骂了出来。没奈何，二位太傅硬着头皮亲自去请，又被他骂了个狗血喷头。

"你他妈的两条老狗，尔等明明知道寡人最爱两种东西，一个是酒，一个是美女。酒还在其次，没有美女相陪，寡人吃不下饭，睡不着觉，尔等如此对待寡人，分明是想要寡人的命。既然这样，倒不如把寡人杀了算了！"

这话，他昨天夜里已经骂过了，二位太傅强忍着听他骂完，黑着脸说道："骂完了吧？若是没有骂完继续骂，若是骂完了听老臣一言，女人再重要，能比命还重要？走吧，逃命要紧。"不由分说，将他拽下床来，架到门外，塞进乘舆。

乘舆继续在驿道上奔驰，太阳将要落山的时候来到卢邑[1]附近，驿道一分为二，一条正北，一条正西，正不知走哪一条好，草丛中蹿出两位大夫，身后是数百名戴甲将士。

---

① 卢邑：地名，今之湖北省南漳县。

第四章　是谁救了大王

“你……”楚庄王劈手揪住樊姬的前领，二目瞪得吓人，“你，你知道的可真不少啊！”

王子燮感到情况不妙，一蹴而至，将门擂得山响：“开门，快开门，再不开门，我就要撞门了！”

楚庄王一天到晚和宫女们混在一起，又吃又唱又玩，还要跳什么贴面舞和铃铛舞。

楚庄王昨天夜里之所以那么胡闹，今早又赖在床上不肯起来，一来拖延时间，二来等候救星。拖延时间的目的还是为了等候救星。

其实，这救星是否前来相救，他心中并无多大把握。

那是一个女人，一个又高又大又白，模样并不算多么漂亮的女人。

因为不够漂亮，去年选美，她的家乡樊邑[①]的邑宰将她献给楚庄王时，庄王把她给淘汰了。因为她的表妹，也就是许彩儿苦苦求情，方把她留了下来，派遣到寝宫里服务。寝宫里有一间小屋，那里边摆的全是书，书架旁边有一个木墩，木墩上还有剑架，架上放着先王剑。每当楚庄王私访归来，便悄悄地来到这间小屋。

这一回又来，猛然发现屋里的灯烛早就被人点着了，书简也摆放在桌上。

---

① 樊邑：地名，也就是古之樊国，地理位置当在今之河南省南阳市附近，处在楚（国）北、郑（国）西、晋（国）南的位置上，疆域最广的时候到达襄樊。公元前650年为楚成王所灭，废国为邑。

看蜡烛的芯，是才剪过的。审视室内的四周，收拾得干干净净，茶水点心都有序地放在伸手可及的地方。

他越看越惊，这是谁干的？干这事的人一定是发现了我心中的秘密。

他正想召樊姬进来问个究竟，忽又想到，能打开这间小屋门的人，只有樊姬一人，还用问吗？一定是她干的，暂不要理她。遂从书架上抽下一本有关先武王[1]的书简，读了起来。

到了第二天夜里，一切和昨天夜里一样，但书案上多了一本书简，是写楚文王的。

楚庄王正想读关于楚文王的书，也没多想，坐下来便读，读了一会儿，忽然将简合住，这个樊姬，好像我肚中的蛔虫，我想干什么，她竟然知道，可见心机之深，得找她谈谈，莫让她坏了我的大事。当即拉动了书案下的绳子，这绳子连着伍参的寝室，那一端系着一个铃铛。

伍参正要就寝，床头的铃铛突然响了起来，知道大王召唤，忙跳下床，径奔那间小屋。

“去，去把樊姬给寡人悄悄地召来。”

“是。”

不到半盏茶的工夫，樊姬袅袅婷婷地走了进来，朝地上一跪，口呼：“奴婢向大王请安。”

“这灯是你点的？”他板着脸问道。

“是。”

“你怎么知道寡人今晚要读文王？”

“昨夜见大王已经将‘武王’读完，小女子妄加推测。”

“你识得字吗？”

---

① 武王：即楚武王，姓熊名通，弑其侄而自立，性暴好战，他见周天子软弱，恢复了王号，楚国自他手中强大起来。楚通薨后，传位于其子熊赀，是为文王。文王薨，传位于太子熊艰，是为“庄敖”。公元前671年，庄敖弟熊恽弑庄敖而自立，是为成王。

樊姬轻轻点了点头。

“你父亲是干什么的?”

“是一个亡国之君。”

楚庄王吃了一惊,立起身问道:“他是谁?”

“樊斌。”

“如此说来,你是樊国的公主?”

樊姬苦笑一声,没有接腔。

“你知道先武王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吗?”

“知道。”

“那你就讲一讲先武王吧。”

“先武王自周平王三十一年称王,在位五十一年。他在位期间,奉行铁腕政策,灭权国伐随国,挥师渡汉(水),远征申息二国,薨于征随途中,给楚国留下了一个清朗而安宁的江汉平原和一套初具规模的国家机器,楚国由此强盛起来。”

楚庄王轻轻点了点头,复又问道:“先文王呢?他又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先文王在英武方面,并不亚于先武王,后世说他‘强硬如挟雷带电,诡谲如翻云覆雨’。他虽号为文王,但对文治却不大关心,他的兴趣和精力,全部贯注在战争上。他以战争为手段实现了先武王‘观中国之政’的宏愿,灭申(国)灭邓(国),创立县制,虽说有些荒淫,但又从谏如流。亦薨于征伐途中。”

楚庄王又将头点了一点:“你知道寡人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吗?”

“大王满腹文韬武略,只是生不逢时,若是假以时日,大王一定能够光大先王业绩,称霸天下。”

“不,寡人是一个荒淫无耻的家伙,寡人是先王的不肖子孙!”

樊姬摇了摇头道:“您不是。”

“可国人都这么说。”

“那是您的演技太高明。”

“你是说我在演戏?”

“嗯。”

“寡人为什么要演戏?”

“您是在等待时机,您是在考察忠奸。”

“你……”楚庄王劈手揪住樊姬的前领,二目瞪得吓人,“你,你知道的可真不少啊!”

樊姬并不害怕,笑吟吟地说道:“再好的演员也得有观众呀,如果观众都看不懂您演的是什么戏,您不感到失望吗?”

“哼,你知道的未免也有些太多了,有时候,知道太多了不好,怕是会丢命的。”

樊姬不卑不亢道:“奴婢也知道,知道太多了不好,但奴婢更知道,一个有所作为的大王,一个讲道理的大王,不可能向一个守口如瓶的弱女子下手。”

“这……这个樊姬,进宫已有一年多了,我心中的秘密早已被她窥破,可她并没有向任何人泄露,杀之是有些不该。”

想着想着,不由得将抓她前领的手松开,但那脸仍是一副凶巴巴的样子:“寡人暂且将你这条小命留下,寡人之所作所为,不得向任何人泄露,包括许彩儿,否则的话,被杀的不只是你,还有你的全家,还有你的九族!”

樊姬使劲点了点头。

自此,楚庄王记住了这个女人,记得很深。

这事发生在半月前,当二位太傅刚刚劫持他的时候,他并没有想到樊姬。

他先是有些害怕,父王和潘崇造反的时候,把爷爷杀了。二位太傅虽然没有杀我之意,但若是真的跟他们走了,潘崇他们会不会追杀我呀?抑或是另立新君?

他更有些自责,放着好好的大王不当,偏要演什么戏,演来演去,把自己的前程给演掉了!

他在想方设法拖延时间的时候,突然看到了许彩儿,又由许彩儿想到了樊姬,双眼突然为之一亮,这个女人如此有心,也许她能救我一命。于是便有了与许彩儿那一番对话。

樊姬呀樊姬,你收到寡人的玉佩了没有?

樊姬呀樊姬,以你的聪明才智,你一定知道如何来救寡人!

当楚庄王将这两句话默念到第三十六遍的时候,奇迹来了。

这奇迹便是那两位大夫的出现。

二位大夫自报家门,一个叫戢黎,兼任卢邑的邑宰;一个叫叔麇,卢邑长官的副手。

王子燮闻报,慌忙跳下乘舆,按剑斥道:"尔等来此作甚?"

"闻听大王驾临敝邑,特来接驾。"

王子燮一脸警觉地问道:"大王驾临汝邑,汝是如何知道的?既来接驾,又带着这么多兵干什么?还一个个顶盔掼甲,全副武装!"

楚庄王害怕二大夫答不出来,如同一只米袋子从车里滚了出来,大叫道:"有吃的没有,饿死寡人了。"

二大夫忙趋前几步,倒身便拜:"老臣接驾来迟,请大王恕罪。"

楚庄王一脸不耐烦地说道:"拜什么拜,寡人问汝,有吃的没有?"

戢黎道:"已经准备好了晚膳,请大王和二位太傅移步。"

楚庄王道:"好好好,快去前边开路。"

二大夫正要移步,王子燮仗剑将他俩拦住:"别急,老夫问汝的话,汝还没有回答呢。"

戢黎故意问道:"什么话?"

"大王驾临汝邑,这消息你们二位是如何得到的?"

戢黎躬身回道:"最近卢邑四周很乱,全境加强了戒备,日夜有人守卫邑境。大王的车驾刚一进入敝邑,就被他们发现了。他们怕惊了大王,就没有吭声,火速赶回来向下官禀报。下官和麇大夫,已经在此恭候多时了,请二位太傅不必多虑。"

王子燮仍不放心,继续问道:"既是迎驾,为何又带这么多兵士?"

戢黎嘿嘿一笑道:"下官不是已经说过了吗?最近卢邑四周很乱,为了大



王的安全,不得不多带了一些兵士。"

王子燮还想问些什么,楚庄王不失时机地叫了起来:"你们为啥还不走啊,你们这不是存心要饿死寡人吗?"

他这么一叫,王子燮不好再问什么,向斗克交换了一下眼神,对戢黎和叔麇说道:"在起驾之前,老夫向二位大夫通报一下情况,潘崇和斗越椒,是先王倚重的大臣,他们见大王年少,便阴谋造反,正带着征讨群舒的大军从前线往回赶。为了免遭二贼毒手,大王欲去商密避难,一来号召勤王,二来也可向秦国借兵,以平二贼之乱。情况如此危急,老夫不得不向二位大夫多问几句,还请二位大夫见谅。"

二大夫异口同声道:"您这就见外了,太傅百般盘问下官,不还是为了大王好,下官虽然愚昧,但不至于愚昧到连这一点都看不出来。请王太傅移步,下官去前边为王驾开路。"

在戢黎和叔麇的前导下,楚庄王一行进了卢邑城。

卢邑原为卢国,虽说灭亡了大半个世纪,但城郭依然保存完好。昔年的宫殿,现在成了卢邑的邑署。

楚庄王一行来到邑署,晚膳果然安排好了。在戢黎的前导下,楚庄王穿过大厅,来到里边的一间套房,在套房服务的,是六个花枝招展的年轻女子。王子燮也跟了进来,戢黎满面赔笑道:"王太傅,这间房子太小,下官特意将您和斗太傅的晚宴安排在外边的大厅里了,由下官和叔麇作陪。"

这间房子确实有些太小,楚庄王像饿鬼托生一般,顷刻将半只烧鸡吃下肚去,噎得他把脖子伸得比鹅颈还长,和他在一起吃饭,有辱斯文。况且,这间房子只和大厅隔了一个门,里边的一举一动,看得清清楚楚,王子燮放心地走了出去。

王子燮、斗克以及他们的家将和贴身保镖,还有析公,全坐在大厅里。卢邑的兵士,也包括宫中的卫士,则被安排到大厅外边的场地上用餐。

数十个卢邑的杂役,端着饭菜往来穿梭不停,一幅和平景象。

王子燮和斗克尽管也在用餐,但时不时总要往里边那间小屋瞟上一眼。

他做梦也没想到,那间小屋还有一个暗门,可以通往其他房间。

戢黎知道。戢黎和叔麇借口去给大王敬酒,一前一后走进了那间小屋。

只听"砰"的一声,连着大厅的那间小屋的木门被重重地关上了。

王子燮感到情况不妙,一蹴而至,将小屋子的门擂得山响,一边擂一边叫:"开门,开门,快开门,再不开门,我就要撞门了!"

等他将门撞开,屋子里连个人影也没有。

此时的楚庄王,已被戢黎引到另外一间房子,桌子上摆满了山珍海味。

楚庄王一坐下来,便大咬大嚼起来,仍是一副馋相。

"酒,酒,寡人要喝酒!"楚庄王口中噙着一疙瘩牛肉,含混不清地叫着。

戢黎忙传令上酒。

酒上来后,楚庄王一手拉过一个侍女,让她们坐在腿上,喝起了琼浆玉液。二大夫看不下去,悄然退出。

却说王子燮和斗克,找了许久,方发现了暗门,用了九牛二虎之力,将暗门打开,是一间空房子,再往里追,又一扇门,空无一人。又追,再开一扇门,还是空无一人,连追了五间屋子,间间房子都是空的,这才知道上了大当,迅速退回大厅。大厅的景象也变了,大厅四门紧闭,除了他们的家将和贴身保镖,又多了一大群卢邑的兵士,足有二百余人。

叔麇仗剑登上饭桌,大声叫道:"汝等乱臣贼子,竟敢挟持大王,放下武器,可饶尔等不死!"

王子燮和斗克不傻,放下武器才是死定了。王子燮喊道:"挟持大王的乱臣贼子正是你们,还不快快放下武器!"

叔麇哈哈大笑道:"谁是乱臣贼子,你说了不算,老夫说了也不算。"

他扭头喊道:"樊姬姑娘,还不现身?"

话刚落音,在卢邑的兵士堆里,袅袅婷婷,走出一位又高又大又白的年轻女子。

王子燮的眉头皱了一个"八"字,这女子如此面熟,她是谁呢?好像在寝宫

里见过。

“诸位大夫，诸位将士，小女子乃楚宫之宫女，你们之中，有认得我的，也有不认得我的，但你们应该认识这个东西吧？”那女子一边说，一边将左手的玉佩高高举起，“这个玉佩，乃先武王传下来的，大王常常把它戴在项下，须臾不曾离身，二位老贼……”

她朝王子燮和斗克一指说道：“二位老贼劫持大王的时候，大王将它转交与小女子我，要我设法勤王。我命令你们，立即将这两个老贼拿下！”

王子燮大声喊道：“诸位将士，这小女子乃一派胡言，犹如她自己所说，大王的玉佩，须臾不曾离身，怎么会到她的手中？”

樊姬冷笑一声道：“这只玉佩，如何来到小女子手中，你比谁都清楚。你信不过玉佩，难道连它也信不过吗？”

众人举目望去，樊姬的右手握了一把宝剑，剑身上光芒四射，黄色的剑穗，熠熠生辉。

不知谁惊叫一声：“先王剑，先王剑现身了！”

樊姬将剑扬了一扬道：“这正是先王剑，专诛乱臣贼子。将士们，你们立功的时候到了，还不动手！”

话音一落，大厅里展开了格斗。王子燮这一方，尽管个个都是一顶一的武林高手，但毕竟人少，寡不敌众，不到两刻钟，全都见了阎王。

外面那些宫中卫士，早已被更外层的军队层层包围，想进进不来，想出也出不去。正焦急间，大厅的门终于开了，叔麇提着滴血的宝剑走了出来，樊姬怀抱先王剑，紧紧地跟在他的身后。

“诸位将士，”叔麇高声喊道，“王子燮和斗克犯上作乱，竟敢劫持大王，已为我等所诛。尔等虽说上了贼船，但不明真相，情有可原，一概不予追究。但自现在起，若是再执迷不悟，不听号令，杀无赦！”

卫士们异口同声道：“我等愿听大夫号令。但吾等有一不情之请，可否让吾等见一见大王？”

叔麇不敢自专，以目征询樊姬，樊姬曰：“可。”

叔麇这才前去面见大王，说明来意。

楚庄王一脸不耐烦地说道："去去去，汝没看寡人正在饮酒吗？见什么见！"

叔麇一脸沮丧地退了出来。樊姬笑道："叔大夫不必犯愁。"遂向同来的几个宫女小声嘀咕几句。这几个宫女在许彩儿的带领下冲进楚庄王用膳的地方，不由分说将楚庄王架了出来。他的眼睛闭着，嘴里还在嚼着什么东西。卫士们跪而叫曰："臣等给大王请安。"

他勉强将眼睁开，扫了众卫士一眼，并朝他们点了点头，招了招手，然后就要走，他还没有吃饱，也没喝美。

进大厅时，楚庄王望见满地尸体，看见了倒在血泊中的王子燮和斗克，停了下来，朝王子燮踢了一脚："就你那两下子还想当太师！"

他回到刚才用膳的地方，继续吃喝。那六个当地的女子很识趣，主动退了出去，空缺由架他出去的那几个宫女递补。

吃饱喝足之后，他和她们躲进了睡觉的房间，谁也不见，不知是在睡觉还是在玩花样。要这要那，总是由伍参传达。这小东西倒比大夫们更玩派头。

两位救驾的大夫失望透顶，他们几辈人都未必能碰上这么一个立大功的机会，亲手杀掉作乱的大臣，亲自救楚王于劫持中。他们先是希望大王给他们加官晋爵，见大王没有反应。继而又想到，不加官晋爵，说几句安慰的话总可以吧，也没有。

这还罢了，这个大王虽说不通情理，但毕竟是他们的大王，还得如孝子贤孙一般地伺候着，哪里也不能去，一天到晚守在门口，不好骂大王，只在喉咙管里恨声不绝。可是细想，却又有解不开的疙瘩。说大王没心没肺，他却玩了如此漂亮的一手，在被二位太傅挟持的时候，不动声色地将信送了出去。若非那个姓樊的宫女跑在挟持者的前头向他们报信，他们岂能如此轻而易举地将贼人杀掉，立此不世之功！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没等他们将事情理出来一个头绪，郢都的文武百官竞相往卢城赶来。来了

就要吃要住，忙得戢黎和叔麇团团转。

吃住倒还在其次，每一个来的人，都提出来要见大王，以表忠心。戢黎不得不向大王请示，大王一概不见。但戢黎又不敢实话实传，只得谎称大王有些不太舒服，推了一天又一天。

大老远跑来，见不着大王，大夫们如何甘心？便住在卢城里等。

卢邑是个穷邑，一下子拥来这么多人，还都是上档次的人物，不招待不行，招待不好也不行。没几天，便把邑署的一点儿积蓄吃完了。没奈何，就向老百姓摊派，弄得百姓怨声载道。

楚庄王可不管这些，他也不知道这些，一天到晚和几个宫女混在一起，又吃又喝又玩，吃还要吃好肉，喝也要喝好酒，玩起来更是花样百出，什么贴面舞、铃铛舞，等等。说起贴面舞，现在的人无不知晓。可铃铛舞，知道的人就少了。所谓铃铛舞，就是让女人们裸身，而后，在乳房上系上铜铃跳舞，一步一叮当，甚是悦耳。跳这种舞，人越多越好看，越动听，跳舞者不仅年轻漂亮，还得有一双丰乳。戢黎早些日为楚庄王选的那几个女子，本就不大漂亮，亦非丰乳，全部被庄王淘汰。这一淘汰，还得再选。戢黎忙不过来，便把这事交给叔麇办理。

楚庄王在邑署里闹腾了半个月，突然提出要狩猎。戢黎暗自高兴，把这一消息立马透给了在卢邑等候大王召见的那些文武大员。他们早早地等候在门口，见楚庄王出来，齐刷刷地跪了下去，大叫："大王，臣等不才，让大王受屈了，请大王早些还朝……"

劫后重逢，百官们以为楚庄王一定激动得不得了，谁知，他面无表情，将手一挥道："尔等请回，寡人还想在这里多住几天呢！"

语毕，也不管文武大员的感受如何，径自登上猎车[1]，打猎去了。

这些文武大员为见大王，连早饭都没吃，一个个饥肠辘辘，好不容易见到了大王，好不容易等来了表忠心的机会，岂肯轻易错过？见大王登上了猎车，忙爬了起来，跟在猎车的屁股后边，一路狂奔，终究是人不如马，狂奔了三四里之后，

---

① 猎车：专供天子、诸侯打猎所用的一种车，它的装饰与乘舆基本相同，但比乘舆要小要轻，还配置有胄、甲、弩等。

渐渐慢了下来。有几个体质弱的,只跑了一里多,便跑不动了,脸色蜡黄,上气不接下气。当然,也有坚持到底的,但不多,还全是武将和年轻人,诸如潘党、屈巫臣、摄叔、许伯、申叔时等。

打猎归来,楚庄王又在卢邑住了几天,伍参偷偷地告诉他:“卢邑是个穷邑,再住下去,老百姓吃不消,怕是要造反呢!”

楚庄王稍稍愣了一下说道:“汝看着办吧。”

有了他这句话,伍参心中有了底,当戢黎再一次把百官请求楚庄王早一些还朝的话讲给他听的时候,他很潇洒地将手一挥道:“可以。”

这可把戢黎高兴坏了,屁颠屁颠地跑了出去,一边向百官报喜,一边命叔麇准备车驾,叔麇不经意地问了一句:“大王什么时候起驾呀? 是今天,明天,还是后天? 这饭还得安排几顿?”

这一问,把戢黎给问住了,忙掉回头去找伍参,伍参一脸不耐烦地回道:“这是大王的事,我怎么知道!”

经戢黎千求万求,伍参这才答应前去请示大王。

这一请示便是三天,百官们正在大厅用餐,大王传出话来,说是这会儿便要起驾还郢。

百官们一听,纷纷扔了碗筷,顺手抓一个馒头、一块锅盔馍,抑或是一条鸡腿什么的,一边吃一边往外走。

他们在外边等了将近半个时辰,方见楚庄王一脸醉态地出来,百官们忙又跪下请示,恭请大王登舆。他“哼”了一声,算是打了招呼,在伍参和戢黎的搀扶下登上了乘舆。

正要起驾,他突然叫道:“许彩儿呢? 让许彩儿坐到寡人车上。”

伍参忙又朝后边跑,把许彩儿请了过来。

把许彩儿叫来了,他又要叫吴倩、张锦儿和李金瓶,把个乘舆塞得满满的这才上路。百官中一片叹息之声。

车驾一路而行,浩浩荡荡,走了六天,方才回到郢都。他带了那么多美女,每宿一地,还要叫当地的官员选美女侍寝,且不能少于十个。

回到郢都王宫,刚一下车,有三个大臣迎了上来,一个是太师潘崇,一个是令尹斗越椒,还有一个是司马贾。

三位大臣朝地上一跪,高声说道:“臣等征战在外,让乱臣贼子惊了圣驾,实乃臣等之过,恳请大王惩治!”

楚庄王面无表情道:“寡人的老师劫了寡人,是寡人命该如此,与尔等何干?尔等不必自责。”一边说,一边去登凉轿。

潘崇急了,大声问道:“大王,您要去哪里?”

“去内宫后花园。”

潘崇捺着性子劝道:“大王,百官们听说您安全归来,齐集在大殿上,您应该见他们一见。还有,对于那些勤王有功的将士,您应该进行封赏一番才是……”

楚庄王皱着眉头说道:“寡人蒙难归来,当务之急是休息,其他的事以后再说。”说毕,在伍参的搀扶下登上凉轿,一溜烟似的去了后花园。

后花园的美女们早就得了消息,一个个引颈以待。他一露面便飞奔而来,见了他抱头大哭。正哭着,一美女高声说道:“姐妹们,大王安全归来,咱们应该高兴,应该大笑才对,哭什么哭!”

美女们一听,这话有理,便止住了哭,拥着大王,一齐来到排练舞蹈的地方,又跳又唱。跳累了,唱累了,大家便席地而坐,与大王共饮美酒,一个个喝得酩酊大醉。

第五章　这戏还得演

莫说一般女子，就是宫女、嫔妃，能够为大王侍寝，那也是莫大的荣幸，而她——樊姬，竟然说出一个“不”字！

潘崇停樽说道：“我大楚为官的倒也不少，就是缺少一个鬻拳，鬻拳若在，大王敢不上朝吗？”

楚庄王一脸怒容地说道：“汝等给寡人守住宫门，有敢谏者，不用通报，杀！今日，先拿这个姓左的开刀！”

还是那间读书的小屋，楚庄王比平日早到了两刻，并命伍参准备了四个小菜，一壶老酒。

他刚坐下，樊姬便进来了，进来的时候，双手抱了一个镶着金边的檀香木盒子。她见楚庄王已经坐在书案后边，忙将盒子放在书案一角，倒身下拜：“奴婢没有侍奉好大王，奴婢该死。”

楚庄王满脸堆笑道：“这不怪你，是寡人来得有些早了。坐。”说毕，朝对面指了一指。

樊姬谢过恩，在楚庄王对面坐了下来。

楚庄王一脸歉意道：“寡人这一次得以脱离虎口，论功行赏，你是第一功。寡人今晚要好好敬你三樽。”

他一边说，一边去拿案上的酒壶。樊姬慌忙站起身来：“让奴婢自己来。”一把将酒壶夺了过去。



“不,这是寡人敬酒,寡人不自己斟,能算敬酒吗?把壶给我。”说这话时,二目中荡漾着亲昵。

樊姬摇头说道:“大王此话差矣!作为大王,只能给臣下赐酒,何来‘敬’字?”

“好好好,就算是寡人给你赐酒。赐酒也得有人斟呀,快把壶交给寡人。”

“大王赐酒,是被赐者的荣幸,并不需大王亲自动手。”

“那是在公开场合,自有人代劳,但今日不同,只有你我二人,这酒还是由寡人来斟吧。”

樊姬不好再说什么。

樊姬站着将酒喝下,且一连喝了三樽。

“坐,坐,咱俩再同饮三樽。”

六樽酒下肚,樊姬面如鸡冠。

“来,再同饮三樽。”

樊姬连连摇手道:“不,奴婢不敢再喝了,再喝就要出丑。”

楚庄王一脸坏笑道:“出丑好,寡人巴不得你出丑。”说毕,又为自己和樊姬各斟了一樽。

樊姬见推托不掉,勉强又喝了两樽,顷刻天旋地转,恶心欲吐。

楚庄王见她真的不能喝了,也不再勉强,笑问道:“在卢邑那天,寡人见你怀中抱着先王剑,是吗?”

“是的。”

“寡人不是让许彩儿把寡人的玉佩给了你吗?”

“是的。”

“那玉佩乃寡人至宝,整天戴在寡人项下,百官无不知晓,有了它就可以调兵,就可以号令百官,你为什么还要拿先王剑?”

“大王赦奴婢无罪,奴婢方敢言之。”

“好,寡人赦你无罪,你就大胆地说吧。”

“大王整日演戏,演的结果是,百官对大王失望极了,奴婢怕只拿您的玉

佩，镇不住他们。”

楚庄王脱口赞道：“好，汝真是一个有心的女子！哎，那只玉佩呢？”

樊姬朝书案上的檀香木盒子一指道：“那不，在盒子里装着呢。”

楚庄王拿过盒子，打将开来，里边果然有一只玉佩，自己熟得不能再熟的玉佩。

他的脸色忽然凝重起来：“你知道这只玉佩的来历吗？”

“知道。”

“它是怎么来的？”

“它来自先武王。”

“说下去。”

“先武王自立为王后，一戴上王冠便头晕，析邑燃灯寺有一个老道，时人称之为燃灯真人。某一日，燃灯真人去吴国访友，路过郢都，为先武王所知，邀至宫中，盛宴相款。先武王戴王冠头晕之事，天下传得沸沸扬扬，燃灯真人岂能不知？正因为他知道，才直截了当地问道：‘贫道听人言讲，大王一戴上王冠便头晕，果有其事乎？’先武王老老实实地回道：‘此言不虚。’真人又道：‘您知道为什么吗？’先武王回道：‘不知道。’真人道：‘恕老道直言，天无二日，国无二主。大王者，天下只有一个，那便是周天子。您虽然登了王位，却是无福享受，故而，一戴上王冠便头晕……’”

说到这里，樊姬不再往下讲了，笑靥如花道：“大王，对不起，奴婢口渴难耐，等奴婢喝一杯茶再讲行吗？”

楚庄王轻轻点了点头。

一杯茶下肚，樊姬方继续讲道：“先武王听了燃灯真人的话，满面不悦道：‘真人之意，难道要寡人去掉王号不成？’真人连连摇手道：‘非也，非也。贫道遍历天下，也曾面谒过周平王，他虽贵为天子，但风度不够，不能够威震天下。不，并不全是风度问题。自公元前770年他将王都由镐京东迁洛阳以来，王道便开始衰落，不久的将来，天下必要大乱，有道者统之。吾观大王天庭饱满，地阁方圆，两耳几将垂肩，乃大贵之相，且又一肚子文韬武略，又能善抚百姓，这中

国之南疆,怕是只有大王才能镇守得住。贫道项下,有玉佩一只,乃南阳独玉所制,伴随贫道已经九十九年了,很有灵气。贫道将它呈送大王,大王只要戴了它,再戴王冠,就不会头晕了。'先武王转怒为喜,双手抱拳道:'多谢真人。'真人从项上取下玉佩,在背面刻上了'燃灯真人'四字,方呈给先武王,先武王传之先文王,先文王传之先成王,先成王传之先穆王,先穆王又传之大王。"

楚庄王由衷地赞道:"你简直是个百事通了!"

樊姬微微一笑,没有凑腔。

楚庄王笑嘻嘻道:"寡人欲把这只玉佩转赠给你,你意下如何?"

"这不行,那玉佩乃王者的象征,岂能轻易赠人?"

"寡人不是赠你,是赠给小王子的。"

樊姬没有反应过来,一脸诧异地问道:"小王子,小王子在哪里?"

他朝她小肚子一指,嬉皮笑脸道:"就在那里边。"

樊姬的脸腾地红了,红到了耳根子:"您,您真会开玩笑。"

楚庄王立马不笑了,一脸严肃地说道:"寡人不是和你开玩笑,寡人要娶你做夫人。"

樊姬苦笑一声道:"您别拿奴婢开涮,奴婢不只貌丑,且又长大王两岁。大王宫中的美女,车载斗量,哪一个拉出来不比奴婢强,您会娶我?"

"是的,后花园的女子,确实比你漂亮,也比你年轻,但她们只是寡人的道具、寡人的玩物。寡人所娶的,乃是夫人,乃是内宫之主,不能只看长相、年龄,要看她是否贤淑,是否有才,是否有驾驭内宫的本事。以此而论,这内宫之主,非你莫属!过来,快过来,寡人把玉佩亲手给你戴上。"

樊姬将头轻轻摇了一摇道:"奴婢不配。"

"为什么?"

"此玉佩乃是先王传下来的,只有新任大王才有资格戴。"

楚庄王叹道:"你不只是一个有心的女人,你还是一个明白的女人。好,这玉佩寡人暂且收起。你过来,让寡人好好看一看。"

这一看,把她看到了楚庄王的怀里。她稍稍挣扎了两下,便不动了,听任他

摸她的手、她的脸、她的前胸。

摸了一阵之后，楚庄王有了要干那事的冲动，照她娇脸上吻了一口说道："今晚的书，寡人不想读了，走，陪寡人睡觉去。"

"不！"

莫说一般女子，就是宫女、嫔妃，能够为大王侍寝，那也是莫大的荣幸，而她，竟然说出一个"不"字。起初，楚庄王还以为自己听错了，反问一句道："汝说什么？"

樊姬也许觉着刚才的话有些过急，微微一笑说道："请大王恕罪，侍寝之事，奴婢不敢从命。"

这一次楚庄王听清楚了，一脸惊讶地瞅着樊姬："为什么？"

樊姬反问道："大王是要奴婢做夫人呢，还是做玩物？"

"当然是做夫人了。"

"夫人在内宫是什么角色？"

"内宫之主。"

"既然是内宫之主，就不该如此随便。"

楚庄王一想也是：夫人乃内宫之主，内宫全靠她来统帅，乡巴佬娶媳妇还得有三媒六证，还得择一个好日子娶过门来。作为内宫之主，拉过来便睡，确实有些太随便了！

"对不起，对不起！"楚庄王满面赔笑道，"寡人喝多了酒，寡人听汝的。明天一大早，寡人便派人将汝送回樊邑。寡人还继续演戏，一直演到不需要演的那一天，寡人便正告国人，以迎夫人之礼，将汝迎进宫中。"

樊姬深作一揖道："多谢大王。"

送走了樊姬，楚庄王继续演戏。

他一连下了两道御旨。第一道，要每个邑（县）给他再选送三个美女，但不要本国的，最好是越女、吴姬；第二道，要每个邑（县）给他贡献十件乐器，全是外国的，诸如吴国的箫、越国的弦、秦国的鼓、晋国的琴、中原的钟，等等。御旨



发过之后，各邑各县办理如何，他也不去追究。

于是，全国人都知道，大王不仅荒淫，还是一个马大哈，他的话可听可不听。

大臣们不怕大王，也见不到大王，对于朝会还是不敢轻易缺席。

朝会也叫朝仪。朝会分三种：一种是由帝王或国君出面，大会文武百官和外国使臣，称为大朝，它是一种极隆重的典礼，说是朝会，实际是一种仪式，一般不在这种场合处理国政。再一种朝会称为大朝仪，始于商朝，每五年一次。当然，也是在帝王或国君主持下进行的。商之后，历代不断增减，不只时间有了很大变化，场所也不固定，或在行宫，或在高山，或在郊野。此等大朝仪又分三种：（一）大朝，（二）节日庆贺，（三）非常之朝。还有一种叫常朝，这才是处理国政的活动。一般是十日三朝，即逢三、逢六、逢九日，俗称三、六、九朝王见驾。届时，群臣鸡鸣而起，齐集殿上，等帝王或国君进殿之后，拜揖行礼，帝王或国君则行答礼，众官就位，文东武西，开始处理政务。一般文献里讲的所谓"朝议"或"朝仪"，指的便是这后一种。

一年多来，楚庄王虽说没有上朝，但朝议照常进行，主其事者，一为潘崇，一为斗越椒。但以潘崇为主。

自从潘崇、斗越椒被抄家之后，二人不再理事，也很少开口讲话。大臣们都知道他二位心里有什么病，好像是嘴巴上长疔，噤了口，朝仪上死水一潭。如此之局面，过了一日又一日，过了一月又一月，谁也不肯打破。

大王不上朝，朝仪又形同虚设，一些官员便乘机徇私枉法。那些不肖之徒或欺压良善，或欺行霸市，或明火执仗地抢劫。就连楚之一些附庸国，诸如巴、庸、麇、百濮等国，也在蠢蠢欲动，欲要脱离楚国而自立。

贾坐不住了，邀上令尹斗越椒，敲开了潘崇的大门。

潘崇正在家里和左、齐二位大夫饮酒。闻听令尹和司马到了，忙道了一声"请"。一边说一边站了起来，向堂上走去，立于堂门之内。

连太师都站了起来，二大夫还敢坐吗？一齐站了起来，跟在潘崇身后。

斗越椒和贾拾级而上，来到堂口，口称：斗越椒、贾拜见太师大人。说毕，朝堂内一连拜了三拜。

潘崇正要答拜，贾拉了斗越椒一把，闪到一边。

这一闪有讲究，表示不敢当的意思。直到潘崇又道了一声“请”，二人方才入室，与潘崇和二大夫相见。潘崇命下人重整酒宴，款待斗越椒和贾，二大夫作陪。

三樽酒下肚，贾开口说话了：“太师大人，下官和斗令尹深夜来扰，实在有些不好意思，敬请原谅！”

潘崇忙道：“司马大人此言有些见外了。你我同朝奉君，亲如兄弟，下朝后互相走动走动，也是人之常情，何来相扰的话？喝酒，喝酒！”

贾将酒喝下之后，复又说道：“太师大人，大王一直不上朝，朝仪又形同虚设，长此下去，国将不国了。”

潘崇长叹一声，没有接腔。

“太师德高望重，又是百官之首，您得想一个办法呀！”

这军将到了潘崇头上，他不能没有一个态度，又是一声长叹道：“大王不上朝，老朽能有什么办法？”

“您可以进谏呀。”

“进谏？”潘崇苦笑一声道，“大王劫后返回郢都那一天您也在场，他听我的吗？”

“那，进谏不行，您可否还像以前一样，主持一下朝会？只要由您主持朝会，百官们也就有了主心骨。百官们有了主心骨，这大楚就有希望。”

潘崇又是一声苦笑：“司马呀，老朽一向对您十分敬重，对您，老朽不说假话，王子燮和斗克作乱的时候，抄了老朽和斗令尹的家，国人们不明真相，见老朽家里有那么多东西，心生嫉妒，老朽在他们心中的形象大不如前。故而，老朽也就不想再多管事了。”

这一下，轮到贾叹气了。

“喝酒，喝酒！”潘崇又端起了酒樽。

正喝着，潘崇的小儿子潘豹趋到潘崇身后，小声说道：“孩儿姨奶死了。”

潘崇停樽说道：“去，给她家送一百石粟、二十匹绢、五十两白银。唉，我大

楚为官的倒也不少，就是缺少一个鬻拳，鬻拳若在，大王敢不上朝吗？”

说到鬻拳，在座的都不陌生。

他是一个大夫，楚文王的重臣，也是潘崇的姨丈，潘崇得以出仕，便是他的提携。

周釐王五年，楚文王伐蔡，虏蔡哀侯归国，欲杀而烹之，以飨太庙。

鬻拳登殿谏曰：“大王欲要与齐国争霸，就得为列国多做一些善事。如今不仅不做，还要烹杀蔡侯，叫列国怎么议您？不如释而归之，以取成[1]焉。”鬻拳再三苦谏，楚文王不听，引得鬻拳愤气勃发，用左手执王之袖，右手拔佩刀加王之颈，沉声说道：“臣当与王俱死，不忍见王之失诸侯也！”

楚文王见鬻拳动了真怒，心中恐惧，连声说道：“鬻大夫快快将刀收起，寡人这就下旨，赦了蔡侯，送他归国。”

鬻拳收刀入鞘，跪而请罪曰：“王幸听臣言，楚国之福也。然以臣劫君，罪当万死。请伏斧锧[2]。”

楚文王听他这么一说，气消了大半，安慰道：“卿忠心贯日，寡人不罪也。”

鬻拳一脸固执地说道：“这不行。以臣劫君，罪之大矣。王虽赦臣，臣不敢自赦！”遂自断右足，大呼曰，“人臣无礼于君者，视此！”

楚文王大惊，命内侍收其足藏之于大府，曰：“以识寡人违谏之过！”使医人疗治鬻拳之足，虽愈不能行走。文王拜为大阍[3]，以掌城门，尊之曰太伯。

鬻拳做了大阍，兢兢业业，一干便是十三年。巴君叛楚，攻破那处，进军津地，楚文王御驾亲征，反为巴军所败，楚文王面颊中了一箭，逃回郢都，夜叩郢都之门。

鬻拳闻听大王战败而回，让人扶他上城楼，俯首故意问道：“胜败如何？”

文王回曰：“打了败仗。”

---

① 取成：结盟，也就是结为兄弟之国。

② 斧锧：斩人的刑具。

③ 大阍：阍者，宫门。大阍，官名，始置于楚，官在大夫之上。

鬻拳责曰:“自先王蚡冒以来,楚兵战无不胜。巴,小国也,大王御驾亲征,反而战败,宁不为人笑乎?容老臣不敬,这城您还是不进的好!”

楚文王又羞又气:“若照汝的意思,要寡人再去寻巴人作战,直到将巴人战败,汝才放寡人入城?”

鬻拳道:“此时怕是巴人已经归去了,您上哪里去寻?”

“既然如此,汝就该为寡人打开城门才是。”

“巴人不可寻,黄人呢?黄国近在咫尺,三年不曾向我大楚进贡,王若率军伐而克之,犹可遮一遮羞也。请大王思之。”

楚文王将牙使劲一咬,恨声说道:“算你厉害!”当即传令三军,杀向黄国。与黄军战于踖陵,文王亲自擂鼓,士卒披靡,黄军不支,一溃千里。文王克黄归来,行至湫地,箭疮复发,夜半而薨,鬻拳闻知,亲去湫地迎丧,归而葬之。

葬毕,鬻拳聚家人而言曰:“吾犯大王两次,纵然王不加诛,吾敢偷生乎?吾将从王于地下!”

家人跪而劝之,鬻拳厉声斥道:“吾死意已决,汝等不要再劝。吾死之后,请汝等将吾葬于西城门之内。吾活着为大楚守门,死之亦然。”说毕,自刎而死。

不佞写至此,不由得热泪盈眶。好一个鬻拳,好一个耿直的鬻拳,好一个刚烈的鬻拳!不佞一边流泪,一边在想,在那“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年代,一个小小的大夫,竟敢用剑逼着他的大王纠正自己的错误,甚而还将打了败仗的大王拒之城外,此等人物,只应先秦有,只应楚国有!

因鬻拳老妻之死,引出了潘崇的那一番感慨,这一番感慨又大大地激发了左、齐二位大夫的忠君爱国之心,加之俱都年轻,加之都有了几分酒意,直起身子,一脸慷慨、一脸激昂地说道:“下官不是鬻拳,下官愿意学习鬻拳,俺明日双双来一个跪谏,就跪在后宫门口,大王什么时候上朝议事,俺便什么时候起来。”

斗越椒问道:“大王若是一直不肯上朝呢?”

“那就一直跪下去。”



不知道斗越椒是出于真心，还是有心要看他俩的笑话，伸着大拇指赞道："好，好样的，我大楚有望矣！来来来，老夫敬你二位三樽。"

翌日黎明，左、齐二位大夫到朝堂上扭了一圈，当真跑到后宫门口跪了下去，大声对守卫说道："请汝转禀大王，大臣们都在朝堂，吾二人跪请大王上朝议事。"

守卫好心好意地劝道："此刻，大王正在梦中，谁敢去禀呀？就是吾等敢去禀报，大王也不会上朝。赶紧起来吧。"

二大夫已经在潘崇等人面前夸下了海口，岂能轻易罢手，高声说道："大王若不临朝，吾就跪死在这儿！"

守卫没有再劝，他俩就这么直撅撅地跪着，一直跪到太阳升起来老高了，守卫才去通报。但守卫是不能进内宫的，只能报告到门口内侍一级。内侍再报到管事那儿，管事再报给女侍头，一路报进去即使不停歇，也得三刻钟。

楚庄王正在兴致勃勃地与一群女子跳舞，接到报告，一脸不耐烦地说道："叫他们滚！"

女侍头说道："他们不走，说是您不临朝，他们就跪死在门口。"

"那就叫他们跪吧！"

楚庄王的话从里到外再一路重复，传到守卫这里，又足足三刻钟。

守卫对他们二人这种跪谏的方式，既佩服，又同情，不想把庄王的话原封不动地传给他俩，觉着那话有些伤人。不传又不行，不传他俩就这么跪着，跪到何时才是个头？于是，吞吞吐吐地说道，大王已经传话出来，他昨夜睡得有些晚，困得要命，那朝就不再上了，要吾等劝你们回去。

左、齐二人哪里肯听，梗着脖子说道："还是那句话，大王若不答应吾等临朝，吾等就跪死在这儿！"

守卫长叹一声，不复再劝，也不再通报，他也不敢通报。

太阳越升越高，越来越毒，晒得左、齐二人顺头流汗，那背也酸得直不起来，还有膝盖，生疼生疼。但他俩已经说了狠话，怎好自己起来？



跪呀跪呀，跪到午时一刻的时候，齐大夫的救星来了。男仆说，老奶奶上吐下泻，几将晕倒。

齐大夫是个没生子[1]，对老娘特亲，闻报心如火燎，一脸焦急、一脸企盼地瞅着左大夫。

左大夫也是一个孝子，长叹一声道："伯母病得如此之重，你快回去看看。"

齐大夫慌忙站了起来，走了几步，复又站住说道："老娘若有好转，我立马回来。"

左大夫点了点头。

左大夫独自一人，顶着火红的太阳，顽强地进行着他的跪谏。跪到太阳稍微偏西的时候，终于晕倒在地。

守卫慌了，立马报给内侍，内侍又报管事，一路报将下去，又是三刻钟，才报到楚庄王那里。

楚庄王已经不跳舞了，改为饮酒，左抱越女，右抱吴女，正喝得酒酣耳热，闻报，怒冲冲地说道："拖出去，别污了寡人的宫门！"

女侍头还没转过身子，他又将她叫住，冷笑一声说道："等等，寡人要亲自去看看。"

"大王起驾了，大王起驾了！"内侍一路喊来，径直来到后宫门口。

楚庄王就跟在内侍的身后。

不，内侍的身后是伍参，伍参的身后是四个带刀武士，武士的身后才是楚庄王，楚庄王的身后又是女侍，足有二十个，一个个穿得花花绿绿的。

朝会已经结束了，百官们并没有离开王宫，三五一堆，或在朝堂，或在后宫门外的某一阴凉之地，窃窃私语。直到左大夫晕倒在地，才一齐跑了过来，向他施救。

众人刚刚将左大夫救醒，楚庄王就出来了，指着左大夫大声问道："要跪死在宫门的是不是他？"

---

① 没生子：指父亲死后出生的孩子。

守卫说是的。

楚庄王高声叫道:“武士何在?”

四武士一边回答一边向前走了三步。

“汝等听着,寡人不想上朝,有敢谏者,斩! 汝等给寡人守住宫门,有敢谏者,不用通报,杀! 今日,先拿这个姓左的开刀!”

第六章　一鸣惊人

楚庄王哈哈大笑道："卿所说的这个鸟，乃是一只神鸟。三年不飞，飞必冲天；三年不鸣，一鸣惊人。"

这两招，连老于世故的潘崇也开始冒汗了。若说上一次斩杀两位进谏的大夫，乃是一时激愤所致，这一次可是有备而来！

话没说完，熊舟瘫倒在地，楚庄王一脸厌恶，朝他踢了一脚，仰首说道："武士何在？"

楚庄王下了命令，谁敢不听。四武士跑步上前，将左大夫架到二十步开外的地方，手起刀落，一颗血淋淋的人头滚落在地，项子里的血蹿出来一丈多高。

楚庄王的目光慢慢地从左大夫那里收了回来，转向了众文武，一一将他们扫了一遍，慢吞吞地说道："你们都看见了吧？谏者死。你们之中还有没有不怕死的？若是有，请站出来！"

说毕，二目又将众文武扫了一遍，扫得众文武身上发冷，他们只知道楚庄王好色、好酒、好狩猎，还是一个马大哈，想不到他如此心狠手辣，还专门跟自己的大臣过不去。

"寡人再说一遍，还有没有不怕死的？若有，请站出来！若是没有，寡人可要走了。"

话刚落音，有一人高声应道："有！"一边说一边朝楚庄王走来。

众人循声望去，原是齐大夫到了。



齐大夫回家之后，老母已经被人救转过来，其病乃是因为吃了死鼋鱼所致。

齐大夫不只是一个孝子，还是一个言而有信的真君子，见老母已无大碍，吃了两个凉馍，立马赶回王宫，正撞上左大夫被杀。当楚庄王第二次向众文武进行恫吓的时候，他愤然站了出来。

楚庄王见齐大夫敢接他的腔，连道了两声“有种，有种”。转脸向四武士说道，成全他吧！

四武士立马冲了过去，将齐大夫架到左大夫殉难的那个地方。

又是一声“咔嚓”“扑通”。

又一缕忠魂，悠悠飘向蓝天，与左大夫相会。

“还有没有不怕死的?”楚庄王厉声问道。

他一连问了三遍，直到确信，再也无人敢站出来了，方才哼了一声，扬长而去。

不到两刻钟，楚庄王一连杀了两个大夫，莫说一般朝官，就连杀人不眨眼的斗越椒也感到震惊。

潘崇所受到的震惊，丝毫不亚于斗越椒。他一遍又一遍地反问自己，你自以为是三世老臣，阅人无数，熊侣如此歹毒，你咋没有看出来呢？还有，他那些混账举动是不是装出来的？总之，你以后要当心了！

他这一当心，说话、做事，越发地谨慎了。能不说的话，一句不说；能不管的事，一件不管。

楚国越发乱了。贪官们尽情地去贪；地痞们尽情地去闹；盗贼们尽情地去偷、去抢，恶性案件一件接着一件，弄得老百姓天不黑便关了门睡觉。

单单在家睡觉，尚不算太坏的事情。老天爷也跑出来捣乱，不涝即旱，秋夏二季基本绝收，田野里到处是挖野菜的老百姓，野菜挖完了便往郢都拥，弄得郢都大街上到处都是乞讨的饥民。一来郢都的财富有限，二来郢都那些有钱人并非人人都是善人，饥民得不到吃的，便开始抢。楚都乱成了一锅粥。

内事如此，外事更糟。晋国采用威逼利诱的办法，将楚之几个盟国，诸如郑、卫、蔡、陈等，拉到自己一边，组成联军，讨伐与楚国改善了关系的齐国，迫使

齐国屈服，与之定盟于扈，推晋国为盟主。

大楚周边，一些弹丸之国，也乘机发难。为首者戎人，分兵两支：一支伐楚之西南，直捣离楚都几十里地的大林；一支伐楚之东南，打到了阳丘。楚西北的庸国起而响应，自立为西北盟主，并号令所属之部落共同叛楚。麇国人见戎人和庸人动了起来，不甘落后，勾结百濮（国），翻越荆山而攻楚。

内忧外患，把大楚压得抬不起头来。

大楚真的要完了吗？

"不，大楚完不了！"说这话的是一个中年汉子，名叫申无畏，因父荫得为大夫。

于是，有人便问："汝凭什么断定大楚完不了？"

"因为大楚有一个楚庄王。"

那人没词了，只是将嘴微微撇了一撇。

那人不是没词了，是不敢往下说了。但他心中一百个不服气，哼，马屁精，我大楚乱成这样，全是那个混账小子造成的。那混账小子若是上朝理事，大楚会乱成这样吗？

申无畏知道他肚子里想说什么，嘿嘿一笑道："您别不服气，要不了多久，也许一两天，也许三五天，你就会知道，大王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他说这话，那人不理解，也不可能理解。到了第二天朝会的时候，那人发现申无畏不见了，忙向身边的几个同僚打听，皆摇头不知。半个时辰之后，忽听有人说道："申无畏独自进宫进谏大王去了。"

那人大吃一惊："这小子，这小子难道想去找死吗？"

申无畏还没有傻到主动去找死的地步，他的心中有自己的小九九。他从楚庄王那些"混账"举动中看出了一些端倪。试想，一个只知花天酒地的家伙，还知道狩猎，还知道有人将猎得的猎物散与部属之后，脱口赞道"此仁人也"。

还有，一个只知花天酒地的人，岂敢杀人？且一杀便是俩，还是大夫一级的人物。

还有，斗克和王子燮挟持楚庄王出逃，楚庄王又没带一兵一卒，居然不动声

色地把他两个给干掉了。这是一个具有天才驾驭能力的人才干得出来的大手笔。

可见,楚庄王并不是一个混蛋,他是在等机会。此时,已经到了国家生死存亡的关头,他不可能坐视不理,永远混蛋下去!

他觉着该出头了。

出头之前,申无畏先找到潘崇。潘崇将他大大地夸奖了一番,并嘱他要小心行事。

从潘太师家中出来,他又去见了苏从。

苏从也是一个大夫,与他是孩提之交,无话不谈。苏从鼓励他说,你尽管大胆地前去进谏,若是大王不听,吾就步你后尘,酆都城中,你我还做朋友。

申无畏笑道:"你不必如此悲观。你放心,大王不会杀我的,请你温酒以待。"

说毕,申无畏径自来到后宫门口,对那四个守门的武士说道:"吾乃大楚之大夫,姓申,字无畏,要见大王。"

武士绷着脸问道:"是不是要进谏?"

"不是。"

"那汝面见大王干什么?"

"吾在大山上看到一只大鸟,挺好看的,特来奏于大王。"

"鸟?……"

"是的,鸟,一只挺大挺好看的鸟。"

四武士小声嘀咕了一阵,对申无畏说道:"请大夫稍候片刻,吾等这就转奏大王。但咱说好,见了大王,你只能说鸟,千万别提国事,要不,一旦大王发怒,吃不了叫你兜着走。"

申无畏颔首说道:"多谢提醒。"

于是,武士转报内侍,内侍又报管事,一级一级地报下去,过了将近一个时辰,从里边传出话来,请申大夫入宫见驾。

申无畏道了一声"谢大王",撩衣而进。曲曲弯弯,也不知道过了几道小

门，方才来到后花园，老远就听到乐器的响声和女人的笑声。他不敢贸然进去，双膝一屈，跪了下去，小声喊道："大夫申无畏，奉旨谒见大王。"

连喊了三遍，没人应腔，不得不将声音抬高了八度。这一抬，一位仙人般的女内侍，袅袅婷婷地从后花园里走了出来，声如莺啼道："请跟我走。"

他慌忙站起身来，跟定那女侍，又转过两道门，穿过四五道帷幔，来到楚庄王面前，倒身便拜，口称："大夫申无畏，谒见大王。"

此时，楚庄王右抱郑姬，左抱蔡女，踞坐于钟鼓之间，闻言，将头略微抬了一抬，问道："卿在什么地方看见一只大鸟？"

"在荆山。"

"它是一只什么样的鸟？"

"它身高六尺，身披五彩，止于楚之荆山三年矣。不见其飞，不闻其鸣，不知此何鸟也。"

楚庄王何等聪明，知道他在以鸟喻人，拿他开涮，故意说道："是一只呆鸟。"

申无畏将头使劲摇了一摇："不像，世上哪有这么漂亮的呆鸟？"

楚庄王哈哈大笑道："寡人跟卿开个玩笑。卿所说的这个鸟，乃是一只神鸟。三年不飞，飞必冲天；三年不鸣，一鸣惊人。卿先回去，静候佳音。"

申无畏叩头至地："大王圣明，大楚之福也。"

叩毕，兴冲冲地走出了后花园。众文武见申无畏安全归来，无不大惊，叩其如何进谏，他只笑而不答。

一晃，半个月过去了，并没见楚庄王有什么惊人之举，若非从后花园飘出来的阵阵丝弦之声，楚庄王是生是死，人们也不知道。

苏从有些急了，对申无畏说道："该我上了。"

苏从来到后花园之后，未及开口，楚庄王来了一招先发制人："大夫之来，欲饮酒乎？闻乐乎？亦有所言乎？"

苏从避而不答，伏地大哭，如丧考妣。庄王怪而问曰："大夫何哀至此？"

苏从对曰："臣一哭身死，二哭国亡也！"



楚庄王冷声问道:“汝为何要死,楚国又为甚要亡?”

苏从对曰:“臣欲进谏大王,大王必不听臣,且有杀头之祸。臣进来之时,百官的眼睛都在盯着,只见臣之入,不见臣之出,谁敢再谏?无人进谏,大王恣意而行,楚政必败。楚政若败,大王必亡。故臣一哭身死,二哭国亡也!”

楚庄王勃然色变曰:“汝这是在变着法儿向寡人进谏呢!”

“正是。”

“寡人有令,进谏者死!汝之为,岂不有所愚乎?”

“臣之愚,不及大王之愚也。”

楚庄王愈怒,拍案说道:“寡人之愚,愚在何处?言不合理,定斩不饶!”

苏从不慌不忙地回道:“大王居万乘之尊,享千里之税,士马精强,诸侯畏服,四时贡献,不绝于庭,此万世之利也。今荒于酒色,溺于音乐,不理朝政,不亲贤才,大国攻于外,小国叛于内;百姓无食,盗贼猖獗,国将不国矣。大王只顾眼前,夫以一时之乐,而弃万世之利,非甚愚而何?臣之愚,不过杀身。然大王杀臣,后世将呼臣为忠臣,与比干[①]并肩,臣不愚也。王之愚,乃至求匹夫而不可得。臣言毕于此矣。请借大王之佩剑,臣当刎颈王前,以明大王之令也!”

楚庄王苦笑一声,敞开心扉说道:“卿只知其一,不知其二。寡人并非天生贪杯好色之辈,寡人此为自有寡人的苦衷。”

“大王有何苦衷?”

“寡人幼时身体孱弱,又目睹了先祖被弑的那一幕,并无为王之心,却被糊里糊涂地推上了大王的宝座。因无心为王,即使贵为太子,也从未过问过朝中之事,忠奸不辨,贤愚不分。正因为忠奸不辨,贤愚不分,才不敢轻易发号施令。故而……”他将头摇了一摇。

苏从见楚庄王向自己敞开了心扉,甚为感动,大着胆子说道:“大王有什么苦衷,小臣不敢妄测。但大王三年不曾上朝,叫国人怎么看您?大王日日沉湎于酒色之中,叫国人怎么看您?大王一连杀了两个进谏的大臣,叫国人怎么看

---

① 比干:殷纣王的叔父,官至少师,因屡次劝谏纣王,被剖心而死。

您？国内乱成这个样子，外敌快要打到我郢都了，又叫国人怎么看您？此时，小臣说句不敬的话，若再出一两个比王子燮、斗克更有影响、更有城府，抑或握有兵权的人出来作乱，谁来保卫您呀？又有谁愿意保卫您呀？”

“这……”这一连六问，问得楚庄王惊出一身冷汗。

是啊，自己如此“荒淫”，如此“混账”，如此滥杀进谏之人，一旦国中有变，谁愿意保卫我呀？

苏从见自己的话击中了楚庄王的软肋，引起了他的共鸣，胆子越发大了，直言不讳地说道：“小臣知道大王并非贪恋酒色之人，小臣也知道大王的一切乖张之举乃是装的，意在考察百官之忠奸、贤愚。但考察忠奸、贤愚的办法很多，岂能用牺牲自己的形象、尊严为代价？况且，您装的时间也有些过长了。三年呀，人生有几个三年？大楚又有几个三年？大王啊，那鸟该鸣了，也该飞了！”

楚庄王长身而起，大声说道：“苏大夫请起，寡人明日便撞钟上朝！”

三年啊！

由于长达三年，楚庄王没有上朝理事了。一年多前，因有潘崇和斗越椒撑着，朝会还在照常进行，但大臣们很少到齐过。这一年多来，特别是楚庄王一连杀了两个进谏的大夫之后，潘崇、斗越椒不再理事，这朝就很少有人上了。骤然听到大殿上的钟声，这才是鞋里长草——慌了脚了。楚庄王端坐在龙椅之上，冷眼看着拥向大殿的百官，自卯时一刻，等到辰时一刻。楚庄王面如冷铁道：“汝等劝寡人视朝的奏书，如果集在一处，几将大殿塞满。如今，寡人视朝了，可你们，你们自己看一看，衣冠不整，拖拖拉拉，寡人硬等了你们一个时辰，到朝的十不及六，这国事还怎么议？今日之事，寡人不再追究，下一次上朝，汝等可要当心点，缺席的一律免官，迟到者责打三十军棍。散朝！”

第三日卯时一刻，楚庄王踏着鼓点来到大殿，群臣拜呼“大王万岁”。

楚庄王道了一声“众卿请起”，向百官之首潘崇问道：“潘爱卿，众卿可曾到齐？”

潘崇躬身回道：“尚缺八人。”

“哪八人？”



"工正斗金，大夫屈突、吴训、潘兴、刘泉，牙将钱虎、欢、齐禄。"

"因何而缺？"

"斗金重病在身，屈突、吴训回乡省亲未归……"

潘崇正说着，潘兴、刘泉、钱虎、欢趋进大殿，一个个满头大汗。

楚庄王高声叫道："潘太师，不能按时上朝的该当何处？"

潘崇迟疑了一下回道："依旨当责三十军棍。"

"那就依旨而行吧！"

众武士将潘兴、刘泉、钱虎、欢引到大殿一角，各自打了三十军棍。

这一打，潘崇愈发心惊，这小子，上一次一连杀了两个进谏的大夫，这一次，又当殿责打了四个迟到的大臣，下一步……

忽听楚庄王叫道："潘太师，不能如期上朝的该当何处？"

"这……"

楚庄王那双犀利而又吓人的牛瞪眼直直地盯着潘崇。

潘崇不得不答了："依旨应当免职。"

"那就请太师代寡人拟旨一道，免去斗金、屈突、吴训、齐禄的官职。"

这两招，连老于世故、玩先穆王于股掌的潘崇也开始冒汗了。若说上一次斩杀两位进谏的大夫，乃是一时激愤所致，这一次可是有备而来！我潘崇自认为在楚国干阴谋诡计无人可及，想不到这小子城府如此之深。三年来，他的种种混账举动，看起来全是装出来的，且一装便是三年，这小子太可怕了！想着想着，连脊梁沟里的冷汗也流出来了。

他还没有真正认识楚庄王，更可怕的举动还在后边。

"伍参听旨！"楚庄王面无表情地叫道。

"臣在。"

"代寡人宣旨。"

"好。"伍参趋至御案的左前方，朗声说道，"大王有旨，请百官退至殿后，听候点名。"

百官闻言，慌忙退向殿后。

伍参又道:“请当值的寺人,在殿上画出五个方格,自东而西,标上序号。”

当值寺人立马跑下殿去,用白漆画出五个方格,自东而西,分别标上一、二、三、四、五。伍参将手一招,一内侍双手捧着五张带字的黄绢趋了过来。他接过第一张黄绢,大声说道:“凡我念到名字者,请站到第一个方格里边,四个一排。听明白了吗?”

百官异口同声道:“听明白了。”

伍参按册索名:“苏从。”

“在!”苏从一边回答,一边跑向标有“一”字的方格,躬身而立。

“申无畏。”

“在。”申无畏跑步而来,站在苏从的左侧。

“戢黎。”

戢黎应声而出,站在申无畏的左侧。

“叔麇。”

叔麇应声而出,站在戢黎的左侧。

“贾。”

贾应声而出,站在苏从的后边。

继之是斗越椒、斗克黄、潘尪、屈荡、熊负羁、乐伯、屈巫臣、连尹襄老、斗旗、公子重、公子反,等等。伍参一口气念了四十五位大臣的名字。这四十五人全都站到了标有“一”的方格里边,按照伍参的话说这叫“第一方队”。在这四十五人之中,有几个很值得一提的人物,一个是斗克黄,乃前令尹斗班之子,官居箴尹,箴尹就是后世的外交大臣。还有一个是屈荡,但他在历史上的名气远没有他的儿子屈巫臣大,后边不佞还要详细介绍。再有一个是连尹襄老,大楚国一位老将,将死之时交了桃花运。再有一个是公子重,乃楚庄王的弟弟。公子反也是楚庄王的弟弟,日后做到楚国令尹。

“潘崇。”伍参念过第一张名册之后又念第二张,每念到一个人的名字,那人便跑步而出,站到标有“二”的方格里边,他们依次是潘崇、老熊、龙飞、耀武、



吕伋、白帆、李奇等，一共二十九人。按照伍参的话说，这叫"第二方队"。

"穆洪、钱心、蓝翔、斗斌、熊舟、曹健、墨白、吴岱、江波、成砚……"伍参看着第三张黄绢，一口气念了一百二十三个大臣的名字，全都站在了标有"三"的方格里边。是为"第三方队"。

"斗温、全庸、泊白庚、文昌文、赵兴金……"凡念到名字的大臣，一共三十七位，是为"第四方队"。

念过这四张名册之后，伍参不再念了，趋出大殿，领进来二十四个人，这里边青年人几占十之六七，还有不少是生面孔，他们依次为潘党、许伯、申跪、斗贲皇、摄叔、彭名、唐狡、师叔、蔡鸠居、养由基、杨窗等。

这二十四人，在伍参的安排下，亦是四人一排，站在标有"五"字的方格里边，是为"第五方队"。

"启奏大王。"伍参跪而奏曰，"百官和潘党等二十四位新选俊才已经各就各位，恭听大王御旨。"

楚庄王轻咳一声，从御案后款步而出，踱到第一方队之前。又是一声轻咳，清了清嗓子，缓缓说道："众卿听旨，凡位列第一方队的，都是大楚的忠臣、栋梁之材，每人赏银一百两，绢十匹。"

位列第一方队的匍匐在地，高呼："谢大王隆恩！"

楚庄王指了指第一方队位列前排的苏从、申无畏又道："汝二人，除了赏银和绢之外，各晋爵一级。"

苏从、申无畏再一次叩头至地："谢大王隆恩。"

楚庄王道："众卿请起。"

等苏从、申无畏等人站了起来，楚庄王指了指苏从、申无畏又道："寡人如此厚待二卿，二卿可知为甚？"

苏从、申无畏毕恭毕敬地回道："臣等愚昧，恭请大王明示。"

"三年来，寡人沉湎酒色，不理朝政，是汝二人冒死进谏，寡人才得以幡然醒悟，今日论功行赏，二人功当第一。"

二人忙道："多谢大王。"

楚庄王移目戢黎、叔麇："古圣人有言，功之大者，莫过于救驾，汝二人有救驾之功，得到的赏赐却不及苏从和申无畏，汝道为甚？"

二人亦道："臣等愚昧，请大王明示。"

楚庄王道："汝二人救驾之时，虽有风险，但不一定非死不可。他二人呢？……"

他指了指苏从、申无畏道："寡人可是有旨在先，进谏者死，且已杀了左、齐二位大夫。他俩进谏之时，压根儿就没想到生。若是没有对大楚的一腔赤诚之心，他们会这么做吗？故而，他二人虽无救驾之功，但赏在汝二人之上，汝服也不服？"

戢黎、叔麇异口同声道："臣服！"

楚庄王背着双手，踱到第五方队之前，又是轻咳一声，大声宣布道："凡位列第五队前十名的，皆为大楚之将军；十一至十六名的，为楚之大夫；余之皆为大楚之邑宰和县长。"

众人亦是匍匐在地，高呼万岁。

楚庄王指着潘党道："汝可知道，寡人为什么要拜汝为将军吗？"

潘党轻轻摇了摇头："末将不知。"

楚庄王道："寡人去云梦泽狩猎之时，草丛中突然蹿出来一只大熊，吓得军士们面无血色，汝一跃而出，力毙大熊，可有此事？"

这一番话说得潘党热泪盈眶："小事一桩，大王竟然记在心中，末将不胜感激。"

楚庄王指着许伯、申跪、斗贲皇问道："寡人因何要拜汝为将军，汝可知之？"

三人齐声说道："臣等愚昧，请大王明示。"

楚庄王道："每次狩猎，汝三人收获最大，还有他……"

他指了指唐狡道："还有这位小将。"

许伯、申跪、斗贲皇、唐狡匍匐于地："大王过奖了。"

楚庄王越过唐狡等人，来到杨窗面前，一字一顿地说道："汝并非出身望

门，又非天下勇士，寡人为甚要拜汝为大夫？”

杨窗跪而回道：“草民愚昧，请大王明示。”

楚庄王指着杨窗说道：“汝虽为教书先生，邻里若有纠纷，不找邑宰，而找汝。前年初春，邻村有一张姓兄弟，分家后共使一牛，为了使多使少及饲养问题，吵闹不休，几次对簿公堂，邑宰也无可奈何。不得已找到你，你用自己的钱买了一头牛，方使此案了结。有无此事？”

杨窗既惊又喜，频频颔首道：“确有其事。”

楚庄王背着双手，踱到第二方队之前，指着潘崇、龙飞、老熊、耀武、吕仮说道：“寡人不说，汝等也应该知道，若按汝等所犯之罪，理应千刀万剐，但汝等对先穆王一向忠心耿耿，寡人位登极尊之后，又能统兵平叛，乃可用之臣，请汝等自今之后，更加忠于大楚，再立新功。”

潘崇双腿一软，跪了下去。这一跪，众人亦跪，伏地叩首曰：“大王之言，吾等铭记在心！”

楚庄王也不说让他们平身，移目李奇说道：“自汝之后，皆为可用之臣。寡人既然说汝等为可用之臣，自有寡人的道理。譬如汝，身为邑长，敝邑之辛涛蒙冤下狱，汝欲重审此案，为辛涛仇家所知，送汝五十两银子，汝虽说收了贿银，仍能秉公而断，还辛涛一个清白。这叫什么来着？这叫贪赃不枉法。故寡人将汝列为可用之臣，汝服也不服？”

李奇叩首至地：“臣服。”

楚庄王西移三步，站到第三方队之前，沉声说道：“这一队，乃大楚之奸臣，抑或是奸佞之臣。”

此言一出，站在标有“三”字方格的大臣，一个个面如土色，纷纷跪倒在地。

楚庄王指了指穆洪等人说道：“汝等四人，不只参与了谋杀先成王之活动，又豪夺民田，多者百顷，少者也有十顷。寡人没有屈说你们四位吧？”

穆洪等叩首至地：“臣等知罪，请大王饶命。”

楚庄王冷哼一声，指着斗斌说道：“若敖氏乃王族一脉，累世公族，为大楚的振兴立下了汗马功劳，没有若敖氏，就没有大楚的今天。汝执掌王宫禁卫，却

与斗克勾勾搭搭，致使斗克、王子燮两个老贼，得以劫持寡人出都，实乃罪大恶极！”

斗斌冷汗如雨，几不成语道：“臣知罪，请大王看在先祖面上，饶臣一命。”

楚庄王又是一声冷哼，指着熊舟说道：“汝乃沙邑的邑长，理应摄一邑之政，保一邑之平安，汝却暗通匪盗，敛银一万余两。每一次断案，以送贿赂之多少而定输赢。又曾逼反了饥民，实乃大奸之人！”

话没说完，熊舟已瘫倒在地。楚庄王一脸厌恶，朝他踢了一脚，仰首叫道：“武士何在？”

第七章　天价羊肉

那"军阅"到将要结束的时候,楚庄王自任指挥,喊了声:"向右转,一二一,一二一……"前行数里之地,来到襄江边上,继续喊他的口号。

晋灵公见台下观众竟敢骂他可恶,勃然大怒,命令弹鸟的改作弹人。那弹丸如雨点一般飞向人群,众人躲避不迭。

车夫羊斟,因为没有分到羊肉,两军阵上,将战车赶到郑军阵中。元帅华元慌了,连叫停车,羊斟斥道:"嚷什么嚷,分羊肉的时候你做主,现在老子做主!"

众武士闻听大王有诏,自屏风后跑步而出,众达二百余人。

楚庄王紧锁双眉说道:"把这第三方队的全拉出去砍了!"

众武士两两一队,将这一百二十三个奸臣拖出大殿。在拖的过程中,大殿上一片哀号、求饶之声。

一杀便是一百多人,且被杀者不是邑宰、县长,便是大夫、将军。这样的杀戮,莫说在楚国的历史上,就是在整个春秋战国,乃至夏、商、周三代,也是绝无仅有的事情。不说一般官员,就连那个三世元老、阅人无数、生性好杀、在若敖氏一族中位列第一、号称天下第一勇士的斗越椒,也有些心惊,想不到这浑小子的心比我的还狠!想不到这浑小子的城府如此之深!想不到这浑小子的戏演得如此之精!三年呀,整整三年,什么沉湎酒色,什么狩猎不归,假的,全是假的!以后,对这浑小子要多多提防一些。

杀过众奸臣之后，楚庄王又向西踱了三步，站在第四方队之前，慢声细语地问道："说过了忠臣、可用之臣和奸臣之后，该说汝等了。汝等知道自己是一个什么之臣吗？"

众人一个个面如涂蜡，无一人应腔。

"汝等全是庸臣！庸臣，汝等懂吗？庸臣就是占着大楚的茅缸不拉屎，拿着大楚的俸禄不干活儿、不会干活儿，也干不成活儿。在这三种人之中，第一种尤为可恶，但罪不至死。请汝等自己将官服除下，回家颐养天年去吧！"

众庸臣伏地高呼"大王万岁"已毕，各自爬将起来，自行除去官服，屁滚尿流地滚出大殿。

望着他们这副狼狈相，楚庄王纵情大笑，在那一片肃穆的大殿，这笑声愈发响亮、刺耳，笑得众大臣毛骨悚然。

笑毕，楚庄王口敕一诏，将因跪谏而被杀的左、齐二大夫以上大夫之礼改葬，且建三贤[1]祠一座，并在郊外辟田十顷，用作祠田。

不到半个时辰，楚庄王封了六十四人，免了三十七人，斩了一百二十三人，还将不可一世的潘太师当众羞辱一番，举国为之震惊，列国更视他为魔鬼一般的人物，纷纷遣使来楚，密切关注他的一举一动。

下朝归来，潘崇越想越气，越想越怕，奶奶的，我潘崇三朝老臣，没有老夫相助你老子何以为王？你老子若是不得为王，哪有你小子的这把王椅？你却在百官面前，出老夫的丑，把老夫列为可用之臣，还杀了老夫的侄儿。是可忍，孰不可忍！倒不如反了吧。不，不能反，老夫之太师，虽位列百官之首，但不在百官的序列，当家之臣，文有令尹，武有司马。以前老夫之所以得以号令百官，那是先穆王的缘故，如今，穆王死了。何况，那斗越椒和贾，都与老夫不和，岂能听老夫调遣！唉，倒不如早些辞官归乡，免得招惹是非。

主意已决，当即拟就辞官奏折一道，上呈楚庄王，楚庄王大笔一挥，批了一个"可"字。

---

① 三贤：鬻拳及左、齐二大夫。

自此,潘崇便在楚国的历史上消失了。

他这一辞,那二十八位可用之臣坐不住了,一个个上书楚庄王,请求辞职。庄王全部恩准。所遗之职,或由他官兼任,或另选俊贤之才担任。

楚国开始变了。

它的第一个变化,自楚成王始,六十年来,没有立过夫人,这一次立了。这夫人便是樊姬,亡国之女,相貌平平,还长楚庄王两岁,而在这之前被立为夫人的,无不是天姿国色,诸如邓祁(武王夫人)、桃花夫人息妫(文王夫人)等,特别是桃花夫人,那容貌与妲己不相上下,为了她息国被灭,蔡君为虏。由此看来,这浑小子并不算真正好色!

第二个变化,各级官员尽职尽责。文官忙于理政、捕盗、断狱、劝民农桑、征收赋税、救贫扶弱,武官忙于治军、练兵。

第三个变化,武官不怕死。某一日,楚庄王来到襄邑阅兵,当地驻军为一卒之兵,卒长蘧子刘。

阅到将要结束的时候,楚庄王心血来潮,让卒长入队,自任指挥,喊了声"向左转,起步走。一二一,一二一……"前行数里之地,来到襄江边上,继续喊他的口号,那卒长连眼皮都未曾眨上一眨,便跳入了滚滚的襄江。连卒长都跳了,其他人能不跳吗?直到跳下去三排士兵之后,楚庄王方才叫停。此后,他又阅了两次兵,一次在阪高,一次在钟祥,逢河跳河,逢崖跳崖,死了一个卒长,伤了一个卒长,伤亡的士兵,多达三十六人。

楚庄王高兴了,一脸骄傲地说道:"有将士如此,寡人还怕不能横行天下吗?"

当务之急,还不是如何横行天下,而是如何解除外患。也就是说,是先打戎人,还是先打庸国和麇国?

朝议的结果,贾的意见占了上风,先打庸国。

就兵力来讲,在这些外敌之中,庸国最强,其兵多达五万。就战斗力来讲,庸国最差,其兵来自八个部落,指挥起来相当困难。



正如贾所料，楚兵一出，且又是楚庄王御驾亲征，七战七捷，打得庸军落花流水。巴、秦二国，与庸国毗邻，世为盟国，今见庸军为楚所败，立马与庸翻脸，各出兵一万而助楚，一举攻下庸之国都，庸国遂亡。从此，庸国变成了楚国的一个县，名为上庸。秦国之所以助楚，就是想讨好楚国，从而两国联手，对付晋国。

戎人、麇人和百濮，见楚国灭了庸国，知道楚庄王不是一个善茬儿，各自收拾包袱，跑回本国去了。这一跑，不但使楚转危为安，更使楚庄王声威大震，对日后楚国称霸中原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按照国学大师梁启超的话说："楚庄王即位三年，联秦巴之师灭庸，春秋一大事也。巴庸世为楚病，巴服而庸灭，楚无内忧，得以全力争中原。"

这一争，夹在两个老大之间的郑、卫、蔡、陈、宋等小弟的日子就不好过了。他们现在最重要的问题，就是到底投靠哪个老大，要知道他们万一站错了队，投靠的老大保不了自己，那就惨了。

也不知经过了多少次朝议，他们各自做出了自己的选择，郑国叛晋而投楚，卫、蔡、陈、宋等国继续留在了晋国的阵营，因为他们觉着楚庄王虽说一举灭了庸国，但毕竟是个二十几岁的年轻人，干不过已经做了二十多年霸主的晋国。况且，楚国乃是一个蛮夷之邦，跟着他混总觉得有些掉面子。楚庄王见这几个小弟不听话，便想好好教训教训他们。但一下子又抽不出那么多兵力，思来想去，决定拿陈、宋二国开刀。

就陈、宋二国而言，陈距楚较之宋要近一些。故而，第一刀便向陈国砍了过去。

砍这一刀的时候，楚庄王没有去，仅仅派了一个司马贾。

一来为了壮大军威，二来也想试一试郑国归楚的诚心如何，楚兵未发之前，楚庄王遣使使郑，让他出一百乘兵车相助，郑君满口答应。

是时，郑国之君是郑穆公，也就是他妈做梦梦见神人送她一枝兰花的那一位的儿子，因神人送了他妈一枝兰花的第二天，得幸于郑厉公，一幸而得子，取名为兰，在晋文公的鼎力相助下，才得以为君。

郑穆公因得晋助而为君，但其地近楚，见楚国灭了庸国，被迫叛晋而归楚，



但心中对晋的那份情结,未曾忘怀。今见楚令他攻打晋之盟国陈、宋,不敢不答应,但暗中将出兵的消息,报之于晋。晋又报之于宋。故而,当楚郑联军刚开到陈国境内,宋国便脚跟脚地跟了过来。

贾何等聪明,立马明白了是怎么一回事,向郑国统帅公子家不轻不重地责备道:“你们这样做,可有点不够意思!”

公子家故意装糊涂:“司马之话,在下有些不大明白。”

“汝应该明白。”

公子家使劲将头摇了一摇。

“既然这样,我就实话实说,宋国怎么知道这个时候我们要攻打陈国呢?”

公子家指天发誓道,关于这一次伐陈,郑国绝没有向宋国透露半点消息。

贾笑问道:“贵国不向宋国透露,难道也不会向晋国透露吗?贵国若是真的没有向晋国透露,试想,我们的行动相当迅速,等陈国探清我们的行踪后再去宋国搬兵,这个过程是很长的。可是我们刚刚开到陈国境内,宋国军队就跟过来了,这内中的猫腻儿还用我细说吗?”

这一番话,把公子家羞得满脸通红,无言以对。贾说这一番话的目的,是要先给郑军一个警告,莫叫他吃里爬外。及至见了公子家这一副窘态,忙安慰道:“这事已经过去了,公子不必放在心上,以后的路还长着呢。”

公子家拍着胸脯道:“请司马放心,不管路有多长,郑国跟定了大楚,永不变心。”

稳住了郑国军队,贾命他们驻扎在原地不动,并高高地将郑楚两国的旗帜竖在军营,又将楚军一分为二,一东一西,悄悄地埋伏在宋军的必经之路。宋军从晋国那里得到的情报是郑国助楚是假,让他大胆地向楚郑联军发动进攻,届时,陈国必定出城击楚,两下夹击,楚军必败无疑。谁知,公子家经贾不轻不重地教训了几句,不敢再耍滑头,再加上宋军打到自己的大营门口,不出击就会挨打,于是便和宋军交上了手。

贾见宋、郑干起来了,立马从后方杀来,两边夹攻,宋军如何抵挡得住!

陈军见宋、郑二国打了起来,赶紧开了城门,欲要出城助宋。谁知,兵出不

及三分之一，谍人还报，宋军为楚郑所败，忙收军回城，关闭了城门。

此役，贾将宋军追到宋国边境方回，所得之战利品，数不胜数，仅战车就有五百乘，这比楚、郑联军此次出征所带的战车总数尚多一百多乘。

第一个回合，楚方大胜。

宋国打了败仗，少不得要找晋盟主哭诉。是时，晋之国君，为晋灵公，乃晋文公之孙。他即位的时候才七岁，根本不会处理朝政，所以朝廷的一切大小事情都是上卿赵盾说了算。

赵盾者，先大夫赵衰之子也。

晋灵公再小，也是国君，谁敢管他呀？又不用处理政事，结果养成了追求安乐的坏习惯。现如今虽说已经二十岁了，还是很不懂事，整天跟着宠臣屠岸贾跑。屠岸贾者，屠岸夷之孙，也就是出卖大夫丕郑父和七舆大夫的那个人。后为秦穆公所杀。

屠岸贾靠阿谀奉承，取悦于晋灵公，言无不纳。他说，应该在绛城建一座大花园，晋灵公便说，他早有建一花园之心。他说，应该在花园里种上奇花异草，晋灵公便道，正合寡人之意。

这一座花园，占地一千多亩，奇花异草，数不胜数，唯桃花最盛，春间开放，灿如锦绣，名曰桃园。园中筑起三层高台，中间建起一座绛霄楼，画栋雕梁，丹楹刻桷，四围朱栏曲槛，凭栏四望，绛城尽收眼底。灵公览而乐之，不时登览，或饮酒作乐，或观戏于台，或张弓弹鸟。一日，在台上一边饮酒，一边观戏，引来二百余名百姓，聚集台下。灵公心血来潮，谓屠岸贾曰："弹鸟何如弹人，寡人与卿权作一赛，中目者为胜，中肩者负，不中者以大斗罚之。"

屠岸贾一脸媚笑道："臣早有此意。"说毕，命左右取来弹弓两个，一个呈给晋灵公，另一个留下自用。

晋灵公接弓在手，朝台下高叫道："看弹！"弓如满月，弹似流星，只听台下一声惨叫，一个状似商贾的人被打掉了半只耳朵。又一声惨叫，一个状似书生的人被打中了左胛。



围观者见晋灵公、屠岸贾用弹弓弹人，齐声惊呼：“昏君竟用弹弓弹人，太可恶了！”

这一叫，晋灵公大怒，索性教左右会放弹的，一齐放。那弹丸如雨点一般飞向人群，众人躲避不迭，有破头的，有伤额的，有弹出眼珠的，也有打落门牙的，啼哭号呼之声，耳不忍闻。又有唤爹的、叫娘的、抱头鼠窜的、推挤跌倒的，仓忙奔避之状，目不忍见。晋灵公在台上望见，投弓于地，哈哈大笑，谓屠岸贾曰：“寡人登台，游玩无数，无如今日之乐也。”自此，百姓每望见台上有人，便不敢在桃园前行走。

又有洛（阳）人，进一猛犬，名曰灵獒，简直就是条狼，身高四尺，色如红炭，能解人意。古人管体形超大，大于四尺的狗叫獒。

为养灵獒，晋灵公特意挑选了一名叫作混账的恶奴饲之，谓之獒奴，食中大夫之俸，獒奴饲犬很是用心，每日喂以羊肉数斤，犬亦听其指使。灵公废了外朝，命诸大夫皆朝于内寝。每次视朝或出游，獒奴则以细链牵犬，侍于左右，见者无不悚然。其时列国离心，万民嗟怨，赵盾等屡屡进谏，劝灵公亲贤远佞，勤政爱民，灵公不听，反有疑忌之意。

晋灵公见赵盾屡屡在他面前啰唆，正心烦哩，宋使来了。宋国因为误听了晋国的情报，才贸然出兵抗楚救陈，结果一败涂地。但他不敢指责晋国，只能以哭诉的形式告诉对方，他们提供的情况不真实，特别是那个郑国，阳奉阴违。晋灵公一听大怒，当即颁旨两道，一道命赵盾率兵车三百乘，讨伐郑国；一道遣使赴陈、蔡、卫、曹等国，命他们各出兵车一百乘，组成联军，开往郑国。宋使大喜，还报宋文公，宋亦出兵车二百乘，助晋伐郑。

郑国为了讨好晋国，才把楚、郑出兵陈、宋二国的消息透露给晋国，没料想宋军这么不经打，不仅没有得到晋国表扬，反把自己弄到与以晋为首的那些中原大国的对立面。如今，这些中原大国打过来了，单凭自己一国之力是挡不住的，没奈何，遣使向楚求救。楚庄王想也没想便答应了，仍旧由贾带队，绕过陈、蔡、卫、曹四国的军队，悄无声息地开到晋军的背后。

赵盾这一次带兵出来，并没有打算真的和郑国干上一仗，也没有想到楚军

会来得这么快。何也?

郑国夹在晋、楚两个大国之间,时而从楚,时而从晋,但自从晋文公称霸以来,基本上是从晋的,不能因为这一次的过失,就派兵讨伐人家!讨伐的结果,不仅不能使郑从晋,反使郑向楚贴得更紧。

有此二因,晋军败在了楚军手里,连老将解扬也成了楚军的俘虏。

当解扬被押到郢都之后,楚庄王笑而问道:“听说汝是晋国数一数二的勇士,为何为寡人所掳?”

“打仗不单单靠勇,还得看双方主帅的谋略。”

“如此说来,寡人之司马,在谋略上要高出贵国赵盾一筹了?”

解扬点头。

“汝倒也老实。寡人最喜欢老实人,这样吧,寡人放汝回去,汝可愿意?”

“当然愿意。”

“寡人无条件将汝释放,汝何以报寡人?”

“若谈私利,解扬愿以身家性命相报;若是两军交战,解扬只好先谢罪,还是得以刀枪相见。”

“说得好,又一个晋文公也。汝回去之后,代寡人转告对晋侯的问候。”——晋文公者,春秋之第二位霸主也。当年流落楚国之时,楚庄王祖父楚成王,以君主之礼相待,三日一小宴,十日一大宴。某一次,饮至酣处,楚成王问晋文公,汝一旦得国,以什么来报寡人?晋文公回曰,倘不得已,两军交战之时,退避三舍。正因为这个“退避三舍”,才迷惑了楚之元帅成得臣,以晋为怯,其结果为晋所败,晋文公由此登上了霸主的宝座。

楚庄王说到做到,当即将解扬释放,还赐了他一樽酒。数年后,他们果真在战场上相遇,演绎出一段历史佳话。

第二个回合,楚方又胜。

楚方一胜再胜,楚庄王当然高兴了。高兴归高兴,但他并没有忘记郑国的反复。要想使郑国死心塌地地跟着楚国走,那就得设法让它和晋国结仇,和晋

国的几个盟国结仇。而结仇的最好法子,便是战争。但要郑国伐晋,显然它不是晋国的对手。伐陈、蔡呢? 陈、蔡二国有些太小。想来想去,决计让郑国伐宋。何也?

在晋国的盟国之中,属宋最强,又最捣蛋。楚之先王,曾屡屡加兵于宋,差一点灭了其国,楚兵一走,立马又倒向晋国一边。

当楚使苏从向郑国说明了来意,郑国岂敢不听? 当即命公子家整顿器械,择日伐宋。

宋国自从在救陈(国)路上被楚、郑联军打败之后,恨郑甚于恨楚,闻听郑军来伐,宋文公怒火万丈:"奶奶的,我不打你,你倒自己送上门来,就不怕回不去吗?"立马调兵遣将,迎击郑军,双方在大棘[1]相遇。

宋之统兵元帅,乃是右师[2]华元,也就是杀死孔子祖先孔父嘉的那个华督的后代。

副帅乃是乐吕,官居司寇。掌管刑狱和纠察。

华元、乐吕受命之后,几倾全国之兵,迎战郑军。开战之前,华元决定做一个战前动员,他召集了全军,对他们在精神和物质两方面进行了激励。他首先回顾了宋、郑两国的深仇大恨,之后又给每人发了一块羊肉。

吃到羊肉,大家都很高兴。不管打仗的结果如何,至少羊肉是很真实地吃到嘴里了。吃到羊肉的固然高兴,没吃到的呢,那就不高兴了。而偏偏没有吃到羊肉的这一位,不是一般士兵,而是华元的车夫羊斟。华元本应该第一个分给他,可是他忘了。

这一忘不打紧,开战的时候,华元刚刚说了一声"擂鼓",羊斟便驾着战车向郑军冲去。大家有点发愣,元帅难道要学先轸吗? 学战术就行了,怎么连自杀也学?

先轸者,晋文公驾下元帅,城濮之战,便是他亲自指挥的,有战神之称。为

---

① 大棘:地名,在今之河南省睢县南。

② 右师:官名,春秋时,宋国设左师、右师,俱为执政官。因古人尚右,右师为上,左师为下。唯楚尚左。

晋文公之子晋襄公释放秦之三帅——孟明视、白乙丙、西乞术之事，唾晋襄公之面，而晋襄公未有片言相责，愈发内疚。当翟主白部胡率兵犯晋的时候，他奉命迎敌，在一举将白部胡的主力消灭之后，单车冲入敌阵，假手翟兵而自惩。

古时，两军开战，以击鼓为号，宋军未曾擂鼓，羊斟便驾起战车冲入郑军之中，华元慌了："哎哎哎，怎么回事？快停下来！"

羊斟头也不回道："嚷什么嚷，分羊肉的时候你做主。现在，老子做主。驾！"

公子家见华元的战车径直开进了郑之阵地，先是一愣，及至听到了华元和羊斟的对话，似乎明白了什么，高声叫道："合围华元，有捉到华元的官升三级。"

这一喊，立马有十几辆战车向华元涌去。

羊斟见状，索性跳下战车，逃之夭夭。

他这一逃，华元便乖乖地做了郑俘。

连元帅都被郑人虏了去，这仗还能打吗？正当宋军陷入一片混乱之时，郑军的战鼓响了，郑军呐喊着向宋军冲去。宋军哪里还敢迎敌，但要掉转车头是来不及了，于是纷纷跳下战车，扔掉兵器，没命一般地奔跑。

有人奋起抵抗吗？真有。乐吕便是一个，不过很快被杀掉了。

这一仗，宋国损失惨重。五百乘战车出征，只逃回去二十几乘，除了损坏的，还有四百六十多乘被郑军缴获，好在宋军跑得快，才死了一百多人，被俘两百五十人，其余都平安到家，这里边还包括羊斟。

第三仗，晋方又败。

宋文公听说华元被捉了，忙遣使去郑国交涉，愿意用一百乘战车和四百匹马换回华元。

怎么一个华元值这么多钱？因为华家在宋国的势力太大了。

不过，华元还是为宋国省下来了五十乘战车和两百匹战马，因为送到一半

的时候，华元自己逃回来了。

从郑国逃回来之后，华元一路小跑回到了都城，在门口碰上了羊斟。

"喂，那天是不是马惊了？"华元问。

"跟马没关系，跟羊有关系。"

"跟羊有什么关系？"

"你为什么不给我分羊肉？为什么别人都有，只有我没有？为什么？太瞧不起人了。"羊斟还在生气呢。说完，他跑了，有人说他跑到了齐国，也有人说他跑到了秦国。但不管怎么说，他是跑了，再也没有回来。

直到现在，华元才知道原来一切都是因为一块羊肉。

羊肉啊，大概这是世界史上代价最昂贵的一块羊肉了。

还有龟肉，因为一块龟肉导致一个国家改朝换代。可见古人是多么穷，多么贪吃，多么爱面子！

关于龟肉的故事，不佞将在下一章中讲述。这里还是先说一说楚庄王吧。

楚庄王听苏从讲了郑、宋大战的经过，哈哈大笑道："这个华元和羊斟，太会搞笑了，寡人真得好好赏一赏他们。"

"这世上会搞笑的人太多了，不止华元和羊斟。"

"还有谁？"

"赵盾。"

"说来听听！"楚庄王一脸的兴致。

自楚庄王"一鸣惊人"之后，连连向晋国挑衅，第一个回合，晋方大败。第二个回合，赵盾亲自出马，被打了个落花流水。第三个回合，因为一块羊肉，晋这一方又是一败涂地。

晋方连败三阵，便坐下来总结经验教训，他们觉着，他们之所以一败再败，是因为他们的西边有一个强秦，与楚国关系密切，既要击楚，又要防秦，分散了兵力。要想胜楚，首先得和秦国搞好关系——结为盟国。这想法不能说它不对，但要结盟，你得示之以好呀，得派人去谈呀！晋国不这么想，在秦国的附庸国中，崇国与秦国的关系最铁，我不如就拿崇国开刀，战端一起，秦国一定会去

救援，那时候卖给他们一个面子，秦国必然感激，而后再提出来结盟。

楚庄王一边饮茶一边听，听着听着，扑哧一声，笑得把茶都喷出来了。

第八章　中国第一侠

斗越椒这一次来，是憋足劲要和晋国大干一场的，听说晋军撤了，气得破口大骂。

麑犯了大愁，若杀赵盾，盾乃晋国第一忠良之臣；若不杀赵盾，君命难违。

獒奴解开灵獒项上的细链，朝赵盾指了一指，那獒疾走如飞，向赵盾追来。

晋国经过一番朝议，遣晋灵公姐夫哥、官居晋之中军副帅的赵穿，怀揣着一把如意算盘，率兵车二百乘前去攻打崇国。谁知，秦国不按规矩出牌，不仅不出兵救崇，反遣白乙丙率兵车三百乘，前去攻打晋国的焦地。这样一来，赵盾急了，一边遣使召赵穿回来，一边调兵遣将，亲自为帅，前去迎击秦军。

谁知，又一个谁知，秦军见赵盾率兵杀来，根本不和他照面，便开回了秦国。

晋国出兵攻打崇国的目的，是想和秦国和好，结果却弄巧成拙，两国的仇恨又加了一层。

赵盾作为晋国的二号人物，带着几百乘战车出来，一无所获，回去怎么向国人交代？一不做二不休，将大军开向郑国，打算好好教训一下这个出尔反尔的家伙！

郑国听说晋国打来，忙派人前往楚国求救。

郑国是自己的盟友，岂能不救？斗越椒作为若敖氏家族的掌班，又号称大楚的第一勇士，却是无仗可打。

不是他无仗可打，是楚庄王不让他打。

贾虽为司马，但他是一个文臣，对打仗并不在行。可楚庄王偏偏要他去带兵、去打仗，且一打便赢，还一连赢了两阵。

斗越椒坐不住了。

在楚，司马虽然掌管军事，但地位在令尹之下，令尹不仅掌政，还掌军。那年代，军事比政务重要，令尹的主要责任，还是领兵打仗。如今，兵不让斗越椒领了，而政务呢，又分出一部分给了潘尪、屈荡、苏从和申无畏。这令尹干着还有什么意思？故而，当斗越椒得知楚庄王要出兵救郑的消息，立马去找楚庄王，强烈要求带兵出征，楚庄王很是爽快地答应下来。

其实，斗越椒就是不要求，楚庄王也会派他去的。

楚庄王虽说把斗越椒划到了忠臣的行列，那是迫于需要。他已经决定把潘崇一脚踢开，就不能再踢斗越椒了，这是其一。其二，若敖氏一族在楚国根深蒂固，按照斗克的话说，我若敖氏只需动一下两根小拇指头，就能把你楚庄王掐死。这话虽说有些过于狂妄，但也不是没有可能。其三，楚庄王在装作荒淫期间，虽说读了不少兵书，但没有实践过，若是也将斗越椒一脚踢开，外敌入侵怎么办？自从他自己带兵打败了庸军，且是七战七捷之后，他心中有了底。但带兵打仗，不能老靠国王自己呀，得培养几个能征善战的大将，于是，便想到了真正的忠臣贾。于是，便有了贾那些骄人的战绩。

寡人自己带兵能打胜仗，文臣带兵也能打胜仗，你若敖氏一族有什么了不起？你斗越椒有什么了不起？我大楚离开你斗越椒这把夜壶照样能够尿尿。

既然能尿尿，为什么还要起用斗越椒？这里边是老鳖吹号——另有音(因)。

寡人带兵出征，灭了一个国家，吓跑了五个国家，不仅使大楚转危为安，且为以后争霸中原奠定了基础；贾两次带兵出征，败晋、败宋、败陈、败蔡、败卫、败曹，使我大楚声威大震。这一次让你斗越椒出征，你的战绩还能大得过寡人和贾吗？肯定没有我们的大。既然没有我们的大，你在军队中的威望，在国人心目中的威望，就会大大地下降，这是一因。另外，晋国君臣不和，奸佞当道，赵盾压根儿就没有想到要和我大楚真枪真刀地干上一仗。何也？他已经位列宰辅，

打赢了,只能是锦上添花。打输了呢?晋灵公会放过他吗?还有他那些政敌!楚庄王自己给自己定了一条原则:打大仗,让贾上;打小仗,让屈荡上;不打,就让斗越椒上,叫他劳而无功。这一次,他断定晋国不会和大楚真打,故而才打算派斗越椒去。

斗越椒是一武夫,肚中哪有那么多弯弯肠子?受命之后,立马催动三军,向郑国开去,梦想着也像贾那次一样,捉一个解扬级的大将回来。不,解扬的军职有些太小,应该捉一个像赵穿那样的人物。

他白跑了一趟。

赵盾不给他面子,也不给他机会。

赵盾闻听斗越椒来了,知道他是一个干家,立马传命三军:“撤!”

左右问曰:“楚前败我师,又屡败我大晋之盟国,我应该好好地和它干上一仗,以雪前耻。如今,一仗未打,相国却要班师,所为者何?”

赵盾反问道:“汝等知道楚军的统帅是谁吗?”

“斗越椒。”

“斗越椒一族,在楚国势力很大,是楚庄王的一块心病。这一次,楚庄王之所以派他前来,是想假我大晋之手,为他除去心腹之患。哼,我赵盾才没这么傻呢,咱们走!”

斗越椒这一次来,是憋足劲想要和晋国大干一场的,听说晋军撤了,气得破口大骂:“奶奶的赵盾,你是个孬种,废物,不要脸!”骂了一阵,带着大军,原路返回。

楚庄王笑了,一切都在他的预料之中。

第四仗,没有打起来。

从以上晋楚四次交手来看——这四次交手,晋楚真正过招只有一次,一次是楚上晋未上,还有一次没有打起来;此外,各自的盟友之间,交手了一次。

每次交手,晋总是处于下风,威名扫地。

即使威名扫地,赵盾也顾不了那么多了。

他是不是很怕楚国呢?

不见得。

他害怕他的后院起火。

根据谍人的报告,晋灵公虽说荒淫,但知道拉拢人。他所拉拢的对象,名叫胥克,也就是胥臣之子。胥臣和赵盾的老子赵衰,都是晋文公的铁杆,一同追随晋文公流浪,且一流浪便是十九年。到了他们的儿子,为了各自的利益,产生了芥蒂。晋灵公试图利用胥克对赵盾的不满,拉胥克入伙,共同对付赵盾。

赵盾回国之后,和胥克敞开心扉,谈了一次,谈得相当成功,胥克拍着胸脯说道:"赵大哥,你我乃是世交,你又是大晋的顶梁柱,我胥克若是干半件对不住你的事,不只对不住九泉之下的老伯,也对不住大晋!"

这一谈,赵盾放心了,仍像平日一样,致力于朝务,呕心沥血。

忽一日,晋灵公朝罢,诸大夫皆散,唯赵盾与士会尚在寝门,商议国家之事。——士会者,顺柔而多智,位列晋之六卿。

有二内侍,抬一竹笼,自内宫之小门走了出来,赵盾暗自思道:"宫中安有竹笼出外? 此必有因。"以手向二内侍招之:"过来,过来。"

内侍低头不应。盾愈发生疑,遂大声问道:"竹笼中所置何物?"

内侍不得不答了:"尔相国也,欲看时可自来看,我不敢言。"

赵盾见他话中有话,遂邀上士会,向竹笼走去,但见人手一只,微露笼外。及至掀开竹笼,却原是一个肢解过的死人。

赵盾大惊:"此死者何人? 因何而死?"

内侍又来了一个低头不应,赵盾拔剑在手,恐吓道:"汝再不言,吾先将汝的狗头砍下。而后,再去内宫查问。"

内侍这才小声回道:"死者姓蔡,乃宫中之宰夫,主公命他煮熊掌下酒,催了数次,宰夫不得不将未曾煮烂的熊掌献上。主公吃了一口,说这熊掌不熟,命人将他处死,砍成八大块,命我等弃之于野外。限我等一个时辰之内,还宫禀报,迟则处死。"

赵盾长叹一声,摆了摆手道:"汝等去吧。"



等二内侍走出了一箭之地，盾谓士会曰："主公无道，视人命如草芥。国家危亡，只在旦夕。我与子①同往，苦谏一番，何如？"

士会见赵盾邀他一同进谏，默想了片刻说道："不妥也。"

赵盾忙问其故，士会回曰："我二人若是一块儿前去进谏，主公若是不从，孰可为继？会请先行一步进谏主公，若不听，子再继之如何？"

赵盾轻轻将头点了一点。

晋灵公闻听士会来了，道了一声"请进"，内侍方才放士会进来。当士会进来之后，他却装作没有看见。士会明白是怎么一回事，很恭敬地行礼，一遍，两遍。三遍之后，晋灵公终于看到他了。笑眯眯地问道："朝早已散了，爱卿怎么还没走？"

士会直言不讳道："臣与赵盾，刚才在寝门闲聊，见从内宫里抬出了一个竹笼……"

晋灵公何等聪明，岂能不知道士会要说什么，立马将他的话截住："大夫勿言，寡人已知过矣。寡人不该肢解宰夫，寡人也不该用弹弓打人，寡人不该纵犬噬人，寡人……"他一口气将自己的劣行讲了七八条，讲得士会不好意思再谏了，叩头至地："人非圣贤，孰能无过？过而能改，社稷之福也。臣等不胜欣喜！"言毕而退，述于赵盾。

赵盾长叹一声道："但愿主公能改。"

晋灵公真的改了吗？《左传》是这么写的："犹不改。"

他既然不改，赵盾就得自己前去进谏，一次不行两次，两次不行三次，前前后后进谏不下二十次，弄得全国人都知道赵盾是个大忠臣，而晋灵公死不悔改。

屠岸贾说话了："主公，赵盾这样做，分明是在讨好国人，明显是让国人都知道您是一个昏君。哪一天赵盾不高兴了，振臂一呼，就把您从龙椅上赶了下去。不，不只是把您赶下龙椅，还叫您死无葬身之地。"

这一番话，说得晋灵公头皮发麻："如卿之意，为之奈何？"

---

① 子：古代对男子的尊称或美称。

屠岸贾做了一个杀头的动作。

晋灵公问道:“是公开杀吗？他又没有犯什么大错!”

屠岸贾道:“不是公开,是暗杀。臣有一客,名麑,一身是胆,家贫,臣常常以金帛资之,对臣甚为感激,愿效死力。只要主公同意,臣便遣他前去行刺赵盾,必能马到成功。”

晋灵公听了屠岸贾之言,深表赞许,并许诺麑若是行刺成功,就拜他一个下大夫。

屠岸贾回到家中,命厨人整置了四个菜,邀麑共进晚餐。酒足饭饱之后,方才对麑说道:“赵盾图谋不轨,主公让你扮作强盗潜入他家,把他杀了,事若成,主公就拜你为大夫。如果你死了,就让你儿子做大夫。你干不干?”

麑想也不想回道:“我干。”

他顿了顿又道:“我不在乎什么大夫不大夫,我一是感您的恩,二是为国除奸,岂能不干!”

屠岸贾朝他的肩上重重地拍了一掌:“好样的,我没有白养你!”

鼓打二更的时候,麑用黑巾蒙面,翻墙进入赵盾的家中,拐弯抹角来到赵盾的卧房。卧房的灯还亮着,灯光下有一老人,面如满月,长髯飘胸,手中拿了一把刻刀,刻了几个字,思索片刻。思索片刻之后,又接着刻。正刻着,走进来一位中年汉子,白面长身,二目炯炯有神,低声说道:“爹,天到这般时候,您怎么还不休息?”

老人微微将头抬了一抬回道:“爹在写一份奏折。”

“什么奏折?”

“劝诫主公亲贤人、远小人,改弦更张的奏折。”

“为这事,您不是已经多次劝谏过主公了吗?”

“那是口谏,主公听后忘了。老父这一次要来一个书谏。”

“这……”中年汉子欲言又止。

从他们的对话中麑听出了一些端倪,那老者一定是赵盾,中年汉子是他的长子赵朔。二更多了,赵盾还在这里刻奏折,为国事操劳,看来此人并非屠岸贾



大人说的那么坏。横竖这会儿也无法下手，我索性观察一会儿再说。

这一观察，他再也下不了手了。

“朔儿，老父这手自从烫伤之后，连拿筷子都有些吃力，你看这字，刻得歪歪扭扭，显得对主公有些不敬。这样吧，我说，你刻，重新再刻上一份。”

赵朔应了一声“是”，接刀在手。

赵盾一字一顿地说道：“主公在上，臣盾顿首泣言……”

他说一句，赵朔刻一句。刻完后，复又说道：“朔儿，你将这奏折再念上一遍，让老父听一听，看有无什么差错。”

赵朔低声读道：“主公在上，臣盾顿首泣言：我大晋立国之初，地不过百，人口也不及六万。经过历代先君数百年打拼，发展成为一个拥有人口三百多万的泱泱大国。特别是到了文、襄二公[①]，称霸中原，万国来朝，何等荣光。但到了您这一代，在位十五年，亲小人，远贤人，醉心于大兴土木，广建游园，以游猎为乐。古圣人有言，‘有道之君，以乐乐人；无道之君，以乐乐身’。主公之为，臣以为不可取也。况，主公之为，更有甚者，纵犬噬人，放弹打人，又以小过肢解宰夫，此有道之君所不为也，而主公为之。人命关天，滥杀如此，百姓内叛，诸侯外离，桀纣[②]灭亡之祸，将及其身！臣今日不言，更无人言矣。臣不忍坐视大晋之危亡，故敢直言无隐。乞主公幡然醒悟，改弦更张，毋荒游，毋嗜杀，使大晋转危为安，臣虽死不恨！……”

对于奏折中所列晋灵公之种种罪行，麑虽有耳闻，但并未放在心上，今经赵盾口中说出，一桩桩一件件触目惊心。昏君，地道的昏君，若不痛改前非，大晋非亡国不可！至于赵盾嘛，忠臣，地道的忠臣，为国为民披肝沥胆，我麑若是将他杀害，莫说对不住大晋之社稷和国人，连我自个儿也对不住。我麑行侠仗义一辈子，若是枉杀好人、忠臣，和禽兽何异？这赵盾不能杀！但我此行，乃是奉君命而为，受君命而弃之，则为不信，不忠不信，何以立于天地之间哉？

他正想着心事，卧房的灯灭了。

---

① 文、襄二公：指晋文公、晋襄公。

② 桀纣：桀指夏桀王，纣指殷纣王，乃历史上有名的昏君、亡国之君。

他便默默地退至院中。

不行，我不能就这么走掉。若杀赵盾，于心不忍；不杀赵盾，主公这一关便过不去。再说，我不杀赵盾，主公还会派别人来，赵盾早晚必是一死。不如我自己死了吧！想到此处，便大声呼曰："相国听了，我，麑也，屠岸贾之门客，奉君命而杀相国。我宁违君命，不忍杀忠臣，我今自杀，恐有后来者，相国谨防之！"

赵盾、赵朔刚刚睡下，听到呼叫声，披衣而起，未及开门，只听咚的一声，麑以头触槐而死。

赵盾默默地朝麑跪了下去，磕了三个响头，对闻声而来的门客和家丁说道："为义士选一块好地，好好地进行安葬。"

吩咐已毕，回到卧房坐下，赵朔亦坐。待到天将黎明的时候，赵盾换上朝衣朝冠，呼车右[1]提弥明备车上朝。赵朔、提弥明双双劝道："不可，不可也。主公既然生了谋害大人之心，上朝恐有他变。"

赵盾听了他二人的话，笑而对曰："三六九朝王见驾，乃为臣之礼也。我若不往，是无礼也。死生有命，汝等不必为我生忧。"

晋灵公见赵盾不仅没死，反有奏折呈上，面有羞愧之色，退而谓屠岸贾曰："这是怎么回事？"

屠岸贾点头哈腰道："我查，我查，我这就派人去查。"

麑之死，早已传得沸沸扬扬，连三岁小孩都知道了。屠岸贾未曾费吹灰之力，便将麑如何前去行刺，如何听到赵盾父子的对话，如何触槐而死，查了个一清二楚，还报晋灵公。

偷鸡不成蚀把米。

晋灵公绝对没有想到会是这样的结果，不由得将屠岸贾好生埋怨了一番。

屠岸贾满面赔笑道："主公别急，臣尚有一计，可杀赵盾，万无一失。"

"计将安出？"

"主公来日，召赵盾饮于宫中，先伏甲士于后壁，俟三樽酒之后，主公可向

---

① 车右：武官，只有大勇士方能担任。

赵盾索剑观看，盾必捧剑呈上。臣从旁喝曰：'赵盾拔剑于君前，欲行不轨，左右速来救驾！'甲士齐出，缚而斩之。外人皆谓赵盾自取诛戮。主公既杀了赵盾，又免了滥杀大臣之名，此计何如？"

晋灵公连声说道："好计，妙计！你我便依计而行。"

隔了两日，赵盾又来上朝，正欲问晋灵公看了他的奏折作何感想，灵公曰："爱卿折中所言，字字金玉，使寡人如醍醐灌顶，朝议后请爱卿留下，敬置薄宴，以劳爱卿。"

赵盾不疑有他，散朝后坦然留了下来，被屠岸贾引入后宫。车右提弥明紧随其后，将升阶，屠岸贾曰："君宴相国，余人不得登堂。"提弥明止步，立于堂下。

酒是好酒，菜也是好菜，连东海的鲍鱼都上来了。

酒过三巡，晋灵公谓赵盾曰："寡人听说爱卿所佩之剑，出自南越，削铁如泥，请解下与寡人一观。"

提弥明在堂下望见，大呼曰："臣于君前拔剑，有大逆不道之嫌，请大人勿为。"

说毕，直趋堂上，对赵盾说道："君主敬臣下酒，超过三樽便非礼了，咱们走吧。"

赵盾经提弥明这么一喝，早已醒悟过来，狠狠剜了晋灵公一眼，迈步下堂。

这一突变，晋灵公心理上毫无准备，直呆呆地盯着越走越远的赵盾。

这一走，无疑是放虎归山。屠岸贾急了，也不征求晋灵公的意见，喝令獒奴纵灵獒追逐赵盾。

獒奴解开灵獒项上的细链，朝赵盾指了一指。那獒疾走如飞，向赵盾追来。

提弥明见了，忙提刀将灵獒拦住，三下五除二，便将獒头斩下。

赵盾一看，笑了。"舍人用犬，虽猛何为？"

赵盾之语刚落，伏于后壁的甲士倾巢而出，众达三十余人。

赵盾脸色一变，知道这下麻烦了，晋灵公不仅有狗，而且有人。怎么办？跑吧！

赵盾在前面跑，提弥明在后面抵挡众甲士。一个人当然挡不住一群人，一长腿甲士越过提弥明朝赵盾追去。

提弥明欲待将这个甲士拦住，怎奈被众甲士缠住，脱不开身。

长腿甲士越跑越快，不多时便追上了赵盾。赵盾暗自说道："完了，这一下可真完了。"

忽听那甲士说道："相国莫要害怕，我来相救，非相害也。"

赵盾问曰："汝何人？又为何要救老夫？"

其人对曰："相国不记翳桑之饿人乎？"

原来，五年之前，赵盾曾于九原山打猎归来，休于翳桑之下，见有一男子卧地，盾疑为刺客，使人执之。其人饿不能起，问其姓名，曰："灵辄也。游学于卫三年，今日始归，囊空无以为食，已饿三日矣。"盾怜之，与之饭及脯，灵辄出一小筐，先藏其半而后食。盾问曰："汝藏其半何意？"灵辄对曰："家有老母，住于西门，小人出外日久，未知老母之存亡。今近不数里，倘幸而母存，愿以大人所赠之食充老母之腹。"盾叹曰："此孝子也！"取白银二十两以赠之。灵辄拜谢而去。晋宫招募甲士，灵辄得以入宫。今见恩人有难，特地上前相救。

赵盾上朝，相从之人，除了提弥明外，尚有门客和家丁数人，闻宫中有变，纷纷逃回相府，报之赵朔。朔尽起家兵，赶向宫门。恰在这时，提弥明已为甲士所杀，灵辄独自一人，与众甲士搏斗。

赵朔见老父安然无恙，方将心放下，向老父呼道："爹爹还不快快登车！"

赵盾手指灵辄道："此乃搭救老父的义士，不可弃之，请他一块儿登车。"

赵朔提戟向众甲士杀去。

众甲士见赵府人多，自知不敌，慌忙退回宫门。朔掉头招呼灵辄，早已不知去向。

登车之后赵盾谓赵朔曰："主公决意杀我，家是不能回了。"

"去哪？"

"或翟或秦，寻一托身之处可也。"

于是，父子同出西门，望西路而进。刚一出城，迎面来了一位将军，乃是赵穿，由西郊射猎归来，盾命停车。

赵穿上前见过了礼，方才问道："叔父意欲何往？"

赵盾便将这几日发生的事情，一五一十地讲说一遍。

穿曰："昏君如此无道，世人难容。叔父出逃，请莫出境，数日之内，穿有信到，再决行止。"

赵盾曰："既然如此，老叔权往首阳山，专候好音。汝凡事谨慎，莫使祸上加祸！"此"专候好音"四字，大有深意。

赵穿连道："侄儿知道。"

赵穿别了赵盾父子，回到城内，见了晋灵公，先是请罪，而后，又设法将屠岸贾支走。

屠岸贾不傻，他干什么去了呢？

他为晋灵公物色美女去了。这是赵穿的主意，这主意正合屠岸贾之心意。何也？晋灵公的确好色，但他更好，凡物色到的美女，他自个儿先睡上一宿。这一睡，把心中那份戒惕之心，全忘到爪哇国去了。

没有了屠岸贾，晋灵公变成了瞎子、聋子，废人一个，赵穿想怎么收拾他，便怎么收拾他。

赵穿带着家兵杀进了桃园，因为晋灵公正在那里休息。赵穿杀晋灵公，远比晋灵公杀赵盾简单而又直接得多，不需要一百字就可以说完。《左传》记载只有八个字："赵穿攻灵公于桃园。"

杀了小舅子，赵穿派人去请赵盾回来。

于是，赵盾回来了。

赵盾回来之后，立马率百官来到桃园，伏在灵公的尸体上，放声痛哭，哀声闻于园外。

晋国百姓听到了如此哀切的哭声，都说："相国忠爱如此，晋侯咎由自取，非相国之过也！"

当然，赵盾的这些伎俩可骗不过一些明眼人，晋太史董狐干脆就直接在史



简上书道:“秋七月乙丑,赵盾弑其君于桃园。”

赵盾闻听此事,大惊失色,连忙解释道:“太史误会我了! 主公被杀之时,我已出奔河东,去绛城二百余里,安知弑君之事乎? 而子归罪于我,不亦诬乎?”

董狐对曰:“子为相国,出亡未尝越境,返国又不讨贼,说此事非子主谋,连鬼也不会相信。”

盾问:“犹可改乎?”

狐曰:“是是非非,号为信史。吾头可断,此简不可改也。”

盾叹曰:“嗟乎! 史臣之权,乃重于卿相! 恨吾未即出境,乃受万世之恶名,悔之无及!”

赵穿自恃有功,求为正卿,盾不许。穿又气又恨,疽发于背而死。穿子赵旃,求嗣父职,盾曰:“待他日有功再说。”史臣论赵盾不私赵穿父子,皆董狐直笔所致。

第九章　问鼎中原

楚庄王可不管世人和后人怎么评价他，睡了一夜，发布了一个更加荒唐的命令——阅兵，他要在王畿进行一次大阅兵。

楚庄王劈头朝王孙满来了这么一句："寡人闻大禹铸有九鼎，三代相传，以为世宝，今在洛阳，但不知它有多大，轻重如何？"

郑灵公见子公伸手捞他碗中之肉，已有不悦，又见他愤而退席，愈发恼怒，将筷子一摔说道："难道说郑国无尺寸之刃，可斩其头耶？"

晋灵公死了。

晋灵公没有儿子，拥立新君之事便被摆上议事日程。朝议的结果，大臣们一致同意拥立公子黑臀。

公子黑臀之所以叫黑臀，是因为一生下来，两个屁股蛋儿都是黑的。他是晋文公的小儿子，晋文公将薨之时，将他派到周王室担任大夫。

公子黑臀一回国，便登基做了国君，史称晋成公。

这家伙很精，他知道赵盾厉害，国之大事小事，一概交赵盾处理，还将自己的爱女，嫁给了赵朔。

对屠岸贾，赵盾出乎意料地放了一马，这就为日后埋下了祸根，屠岸贾后来尽诛赵氏一族，而千古传颂的《赵氏孤儿》，也叫《程婴救孤》的故事也由此而来。

楚庄王闻听赵盾杀了晋灵公，拥立公子黑臀为君，年二半载，没有精力，也腾不出手来再和楚国叫阵了。加之，连续几次对外用兵，俱大获全胜，国内对楚庄王歌而颂之；各国也对他刮目相看，让他的野心越来越膨胀。忽然有一天，他在朝堂上提出了这么一个问题：

"陆浑之戎是个什么东西？"

贾赔着小心回道："它是一个小国，位于周王室西南方向的一个小国。"

"可寡人听说，它国不大，还挺捣蛋呢！"

楚庄王见没有人接腔，继续说道："多年来，它经常出兵骚扰周王室的地盘，我大楚若是出兵将它征服，就等于替周王室出了一口恶气，也等于向列国宣布，中原老大是我大楚，而不是晋国。诸位爱卿，寡人说得对不对呀？"

众文武异口同声地回道："对极了。"

"既然寡人言之有理，那就去征陆浑之戎吧。"

"怎么征？谁挂帅？"贾又赔着小心问道。

"寡人御驾亲征！你……"楚庄王指了申无畏。

"你……"楚庄王又指了指屈荡。

"还有你、你、你……"楚庄王一连又指了十二位大臣，他们依次是公子反、公子重、潘尪、连尹襄老、屈巫臣、熊负羁、乐伯、许伯、摄叔、申跪、唐狡、养由基等。

经过两个月的准备，楚军在楚庄王的亲自带领下，浩浩荡荡地北上了。

陆浑之戎闻听楚军开过来了，还是楚庄王御驾亲征，吓得屁滚尿流，一天之内派了九个使者，向楚庄王求和，惹得楚庄王哈哈大笑，胆小如此，竟敢去欺负周王室，看起来，周王室并没有什么可怕的！倒不如赦了陆浑之戎，继续北上，饮马洛水！

这一北上，来到了洛水之滨，楚庄王命令就地驻扎下来。

这里是天子脚下，是一个想起来就要磕头的地方。按周礼，诸侯军队不得出入周天子的地盘，如果万不得已，非要出入的话，必须把战旗卷起来，把刀枪剑戟和盔甲藏起来，装扮成平民百姓。

连出人都不让，楚庄王竟然要在这里驻扎下来，旗也不卷，盔甲照样穿。况且，这里不仅是周王室的地盘，还是王畿[①]。

敢在王畿驻兵的人，除了楚庄王，谁也没有这个胆。真是一个楚蛮子，真是一个胆大包天的楚蛮子！世人、史人都这么评价楚庄王。

楚庄王可不管世人和后人怎么评价他，睡了一夜，发布了一个更加荒唐的命令——阅兵，他要在王畿进行一次大阅兵。

这举动越来越离谱，阅兵应该在自己的国家阅，自有国家以来，还没有听说过有哪一个国家，跑到别人国家的地盘上去阅兵，更何况，这里不仅是天子的地盘，还是天子的王畿！

公子反有些害怕了，约上申无畏一同去见楚庄王，开门见山地说道："大王，此乃天子脚下，咱不能在这里检阅部队，想检阅，咱回国再阅。"

楚庄王满脸不屑地说道："天子脚下怎么了？正因为这里是天子脚下，寡人才要在这里检阅部队。只有在这里检阅部队，才能使周天子和各国诸侯知道我大楚拥有一支什么样的军队！"

公子反和申无畏对望了一眼，默然退出大帐。

没有人敢唱反调，就是唱楚庄王也不会听。

经过三天的准备，检阅便开始了。楚庄王在众文武的簇拥下登上了检阅台。

"我王万岁！"口号声此起彼伏，响彻云霄。

楚庄王满面红光，神采奕奕，轻轻地向他引以为傲的楚军挥动着右手。

许久，口号声才停了下来。大检阅开始了，先是战车展示，轰隆隆从这头驶到那头；然后是骑兵展示，骑兵们骑着高头大马，九九一队，从检阅台前经过，行军礼，呼口号；然后是步兵展示，兵士们扛着武器雄赳赳气昂昂地从检阅台前经过，行军礼，呼万岁；最后是战车作战、马上比武和赤手比武。

检阅进行了不到一天的时候，惊动了周天子周定王，这个楚蛮子要干什么？

---

① 畿：就是靠近国都的地方。

人家在自己眼皮底下阅兵，不，不是阅兵，是向我示威。他是在明目张胆地欺负寡人呢，不能置之不理！

怎么理，派人去制止？

楚蛮子不会听，若是听，就不会在我的眼皮底下阅兵了！

强行制止呢？比方出动军队！自己虽说拥有六军之兵，但每一军的人数，不及诸侯国的十分之一，哪里是楚蛮子的对手！——周制，天子之军六，大国三，小国一。

既然不是楚蛮子的对手，那只有忍了。况且，二先王已经为我做出了忍的榜样。

这里所说的二先王，一为周平王，一为周桓王。周平王之时，郑庄公寤生为周之上卿，但他至少有五年时间没有去洛阳了，作为宰辅，五年不朝，还算什么宰辅？故而，周平王欲以虢公忌父取而代之，庄公闻之，口出怨言，周平王有些怕了，低下高贵的头颅，命世子忽为人质，质于郑。庄公则以世子忽为人质，质于洛阳，史称“周郑交质”。这一交质，如同市贾，君臣之分，自此尽矣。

数年后，周平王驾崩，世子忽由郑归来，嗣位为王。世子忽痛父之死，未得将父王含殓，便一命呜呼，其子林嗣立，是为桓王。

桓王伤其父以质郑身死，且见郑庄公久专朝政，心生不满，夺其上卿之职，以虢公忌父代之。郑庄公又气又愤，遣大夫祭足领了一支人马，直抵周疆，托言受灾，割取周民之麦。至秋，又割其稻。这还不算，又假王命伐宋，桓王忍无可忍，乃召蔡、卫、陈三国，一同兴师伐郑，不想为郑所败。郑之大将祝聃，见桓王亲自断后，忙挽弓搭箭，一箭射去，正中周王左肩。桓王欲传檄四方，共伐郑国，为虢公忌父谏阻：“王轻举丧功，若传檄四方，是自彰其败也。诸侯除陈、卫、蔡三国之外，皆为郑党。征兵不至，徒为郑笑。”桓王默然，自此不言郑事。

连箭射左肩之事，先王尚可忍之，而今，仅仅只是在王畿上阅一阅兵，我还是忍了吧！

为防万一，周定王一边传令加强城防，以备楚人来一个突然袭击；一边派出自己这边最有本事的大臣，他的亲弟弟王孙满带着礼物去慰劳楚庄王。说是慰

劳，实是进行一番观察，探一探这个楚蛮子到底想干什么。

说到王孙满，大家不一定知道，但说到那个在崤之战以前，断定秦师必败的那个小孩，大家也许还记得。

小时候厉害，长大呢？

长大了照样厉害。

但楚庄王不知道，乍一见这位钦差大臣，也就二十几岁，其貌不扬，却端着一副天使的架子，于是便劈头来了这么一句："寡人闻大禹铸有九鼎[1]，三代相传，以为世宝，今在洛阳。但不知它有多大，轻重如何？寡人愿一闻之。"

王孙满见楚庄王张口寡人，闭口寡人，暗自骂道：汝知道"寡人"这个词是什么意思？是诸侯对下的自称，可我是天使呀，汝竟敢还称寡人，真是一个极端狂妄的家伙！

还有，九鼎代表天下，代表周王室，是你一个诸侯国应该问的吗？

王孙满越想越气，沉着脸回答了楚庄王的问题，怎样回答的？且看后来《左传》中的记载：

> 楚子问鼎之大小轻重焉。对曰："在德不在鼎。昔夏之方有德也，远方图物，贡金九牧。铸鼎象物，百物而为之备，使民知神奸。故民入川泽山林，不逢不若。魑魅魍魉，莫能逢之。用能协于上下，以承天休。桀有昏德，鼎迁于商，载祀六百。商纣暴虐，鼎迁于周。德之休明，虽小，重也。其奸回昏乱，虽大，轻也。天祚明德，有所厎止。成王定鼎于郏鄏，卜世三十，卜年七百，天所命也。周德虽衰，天命未改。鼎之轻重，未可问也。"

啥意思？简单来说，王孙满这样回答：老兄啊，鼎什么样不重要。有德，鼎再轻也重；无德，鼎再重也轻。我们当初算过命的，周朝该有三十个王，时间七百年。现在都还没到呢，您就算有想法也没用，省省吧，鼎的轻重，不是您该问

---

[1] 鼎：《说文解字》言，"三足两耳，和五味之宝器也"。翻译成白话文是，鼎是三条腿、两个耳朵的做菜的器皿。实际上，鼎有三条腿的，也有四条腿的。

的。

听了王孙满这一番话，楚庄王又是惭愧，又是敬服，但他是一个不服输的家伙，特别是在嘴巴上。默想了一会儿说道："汝年纪不大，口齿倒也伶俐。哼，不就是几个破鼎吗？有什么好得意的，告诉你，我大楚只要把矛上的铁尖折下来，就足够铸成九鼎了！"

楚庄王的话没有错。

按照现在掌握的资料来看，九鼎应该不大。何也？它是夏初的东西，夏代是否真有青铜器，不好下断语。即使有，按当时的技术估计也十分简陋，做出的器具能有多大，可想而知。春秋时楚国的青铜器产量和铸造工艺较之一千多年前的夏初，不知要超过多少倍呢，所以，庄王说只要取下矛上的铁尖就足够铸成九鼎了，并非吹牛。

王孙满见楚庄王仍然不肯服输，略略提高了一下声音说道："是的，汝如果将汝国将士矛上的铁尖折下来，也许能够铸成九鼎。但汝忘了在下前言之中至为重要的一点，鼎之大小轻重，并不重要，关键在于拥有九鼎之人是否有德。也就是说，国之得也罢，国之兴也罢，在德不在鼎！"

"德真的那么重要吗？"

王孙满重重地点了点头。

"德者何也？"

"所谓德，在内而不在外，在于己而不在于人。楚先祖鬻熊有言，择其善而听之，依其善而行之。军队可以行善，也可以作恶。行善而天下归心，作恶而天下皆是仇敌。大王，在下就只能说这么多了。"

注意，到了此时，王孙满才叫了一声大王。

这一声大王，从王孙满口中叫出，自与常人不同。要知道，楚国之爵位，仅仅是个"子"。周成王分封天下，爵分五等，公、侯、伯、子、男。子是四等国，四等国的国君偏偏要称王，与周天子平起平坐，这分明是大逆不道。可王孙满竟称他为大王，这等于承认了他的合法地位。他心中的那份美劲，比三伏天喝了一碗冰水还要舒坦。况且，他阅兵问鼎的目的，并不是要取周而代之。当时的



周王室，貌似天下之主，其实只有洛水四周弹丸之地，灭了它既得不到什么实际利益，还会将中原诸侯得罪个一干二净。若单打独斗，他楚庄王不怕任何一个对手，可是如果天下诸侯都联合起来对付他，他却是无论如何也打不过的。他阅兵问鼎的真正目的，意在显示楚有席卷中原、号令天下的实力，这一显示，连周天子都惊动了，还遣使前来慰军，还承认了他的合法地位，不能再蛮干下去了，要见好就收。

想到此，楚庄王一脸灿烂地说道："中原人有一句俗话，'听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此话不谬也。今日听了贵使一片净言，犹如醍醐灌顶。今晚寡人做东，请贵使尝一尝楚国的美食。"

这一吃，楚庄王和王孙满成了朋友。

自此以后，中国又多了两个成语，一是"问鼎中原"，二是"魑魅魍魉"①。

楚庄王得胜回朝。

凯旋的楚庄王，对斗越椒不再那么尊重，你有什么了不起，若敖氏有什么了不起？离开了你斗越椒，我问鼎中原，楚国之辉煌，能及得上寡人这一次问鼎中原吗？寡人要直接掌控军队。

除了军队，便是内政事务和外交。外交，交给斗克黄，斗克黄是斗班之子，斗伯比之孙，也是若敖一族，叫你斗越椒无话可说。

内政事务呢？过去由贾、苏从、申无畏负责，若遇重大事情，还得向斗越椒汇报。自楚庄王问鼎中原归来，他们闻到了一股味儿，这味儿对斗越椒不利，再遇什么事，也不再向斗越椒汇报了。

斗越椒身为令尹，既管不了军，也管不了政，连外交也管不住，被晾在了干枝上。直到此时，他才真正明白，楚庄王并不信任他，什么忠臣、栋梁之材，在楚庄王眼中，一文不值。"早知道这些，应该在他装作荒淫的那三年，将他废掉。"斗越椒很郁闷，也很后悔，但世上没有后悔药。他楚庄王会装荒淫，我斗越椒不

① 魑魅魍魉：原指山怪水神，后泛指妖魔鬼怪。后人有对联：魑魅魍魉四小鬼，琵琶琴瑟八大王。

会装孙子吗？装，装他三年五载，不愁找不到一个翻身的机会。

趁着斗越椒装孙子，楚国平安无事的这段时间，咱说一说郑国，说一说郑国发生的一件很无聊的事情。

郑灵公见楚庄王问鼎中原归来，忙遣使去楚国祝贺。——就在楚庄王问鼎中原的时候，郑穆公驾崩，世子夷即位，是为灵公。

楚庄王自“问鼎”归来，老在思索着王孙满那句话，国之兴衰，在德不在鼎。郑国大老远跑来向我祝贺，不能让他空着两手回去，得有一点儿表示。表示什么呢？子女玉帛，郑所余也；羽毛齿革，郑所产也。想来想去，无甚所送。恰在这时，有楚人从大湖里捕了一只大龟，重达二百余斤。楚庄王将大腿猛地一拍，北方不产这玩意儿，就是产，也没有这么大，就送它。没想到，因了这只龟，郑灵公竟惹上了杀身之祸。

郑灵公收到了楚国送来的大龟，别提有多高兴了。敢于和周天子叫阵的人，竟对郑国如此高看，还送来了如此大一个老龟！一来自己吃不完，二来也想向文武百官炫耀一番，龟炖好后，通知卿大夫们都来，大家分着吃。为了给大家一个惊喜，郑灵公吩咐：“别告诉他们干什么。”

子家和子公接到通知后结伴而来，二人一边走一边猜。“日已近午，主公突然召我等进宫，莫不是晋国人打过来了？”子家说。子家，又叫公子归生，就是挂帅打败宋军的那位，他和子公既是堂兄弟，又是好朋友。子公又叫公子宋。

子家道：“不会。晋成公新立，百业待举，岂能有暇对外用兵？”

“再么就是宋国？”子公又道。

子家说：“你咋老想着外国入侵这事？宋国因为一块羊肉为我所败，元气大伤，哪还有本事向我叫阵？”

“那……”子公的右手食指忽然翕翕自动。

子公一脸兴奋地说道：“我知道了，我知道了。主公召吾等进宫，乃是赏赐我等一些好吃的东西！”

“何以见得呢？”

“我这右手食指轻易不动，一旦动就有好吃的让我享受。你看，我这右手

食指动个不停，今午，肯定是主公宴请我等，有异味可供我等享受。”

子家举目一看，果真如此，问曰：“您的手指真的如此灵验吗？”

子公回曰：“真的如此灵验。”

他怕子家不信，举例说道：“半年前，主公遣吾使晋，食石花鱼。后又使楚，一食天鹅，一食合欢橘，指皆翕翕而动，无次不验，今日岂能不验哉？”

不多时，二人来到宫中，一股异香扑鼻而来，少不得向宫人打听，宫人便将楚人送龟，主公不肯独享，遍邀卿大夫进宫共食龟肉的话讲了一遍，二人相视而笑。拜见郑灵公的时候，余笑尚在。

郑灵公奇而问之：“卿二人今日因何如此高兴？”

子家对曰：“子公与臣入朝之时，其食指忽然翕翕而动，言‘每每如此，必得异味而尝之’。臣尚不信，待进入宫中，闻宫人言讲，今主公烹龟飨及众臣，方知此言不虚，食指有验，故笑之耳。”

郑灵公戏之曰：“验与不验，权在寡人也，岂能由汝等说了算！”

子公是个马大哈，并未听出弦外之音，子家听到了，在去宴会厅的路上，子家不无担心地问道：“虽有异味，若是主公不请你入席，你吃得到吗？”

子公笑曰：“主公既然召我来，哪有不让我入席的道理？”

子公言之不谬，他不仅应邀入席，还被安排在第一席的第二位。坐第一位的不是别人，乃子家也。

子公笑谓子家曰：“我说主公不会不让我入席，看起来你的担忧有些多余了。”

正说着，郑灵公款步而入，众文武一齐站起来行注目礼。灵公轻轻摆了摆手，示意众文武落座。不待众文武落座，郑灵公倒先坐了下去。

郑灵公独坐一席。

郑灵公目扫众卿，满面笑容地说道：“楚庄王送寡人一只大龟，重达二百余斤，寡人不敢独享，特邀众卿一道品尝。”

众卿道：“主公一食不忘臣等，臣等不知何以为报，愿主公万岁、万岁、万万岁！”



郑灵公又将手轻轻摆了一摆，众卿复又坐下。

负责御膳房的内侍，在征得郑灵公的同意后，为他上了一碗龟羹，灵公吃了两口说道："开宴！"

经内侍之口，一声接一声地传了出去，一直传到御膳房。

负责御膳的内侍忙命上龟，当众抬来那只煨有大龟的大煨罐，盛一碗便上一个客人。照理，应该先从第一席上，可他偏偏从末一席上，上到第一席一、二位的时候，只剩一碗龟羹。内侍瞅了瞅子家，又瞅了瞅子公，显出一副为难的样子。

"启奏主公，龟羹只剩一碗，还有两人未上，一为上卿子家，一为中大夫子公，到底上于何人，请主公明示。"

灵公想也不想回道："子家。子家为寡人伐宋，一举而获华元，功盖天下，子公不可比也。"

内侍忙将盛有龟羹的陶碗，端到子家面前。

子家欲言又止，子公一脸的尴尬。

郑灵公拊掌大笑曰："寡人命遍赐龟羹，而偏缺子公，是子公不当食龟，看来子公的食指并无灵异！"说毕又笑。——原来，郑灵公故意吩咐厨人，缺此一碗，欲使子公之食指不验，以为笑端。却不知子公已在子家面前说了满话，今日百官俱得赐食，己独无有，由羞变怒，径趋郑灵公面前，伸手入碗，捞起一块龟肉啖之，曰："臣已得尝矣！食指何尝不验也？"言毕，直趋而出。

郑灵公见他伸手从己碗中捞肉，已有不悦，又见他愤而退席，愈发恼怒，将筷子一摔说道："子公无礼，当众欺负寡人，难道说郑国无有尺寸之刃，可斩其头耶？"

子家见事情闹大了，忙跪下代子公求情，众卿亦跪，齐声曰："主公不必生气，子公仗着与主公乃孩提之交，方敢如此放肆，还请主公谅之。"

郑灵公恨犹未解，冷哼一声，起坐离席，众人亦散。

子家出得内宫，来到子公之府，告之曰："主公因您探碗取肉，又因您不辞而别，甚怒。您明日上朝之时，不妨当众向主公赔个礼，也就没事了。"

子公反问一句："给他赔礼？休想！吾闻，'慢人者，人亦慢之'。君先慢我，乃不自责而责我，什么玩意儿！"

子家曰："君虽慢我，但他毕竟是君。赔礼之事，还望吾弟三思。"说毕，告辞而去。

到了翌日，二人一同入朝，子公随班行礼，并无赔礼之举。倒是子家心上不安，散朝后拉子公留下，对郑灵公说道："子公惧主公责其染指之失，特来告罪。战兢不知说什么好，望主公谅之！"说这话时，子公仰首向天，一副不屑一顾的表情。

郑灵公恼了，曰："寡人恐得罪子公，子公岂惧寡人耶！"拂袖而起，转入内宫去了。

子家长叹一声，随子公出了大殿。子公邀子家来到府中，整置酒宴。三樽酒下肚，子公说道："今日之事，弟已亲见，主公怒我甚矣！怒而必诛，为自保计，不如率先起事，宰了这个昏君！"

子家掩耳曰："你别说了，就算家里养一头畜生，养得久了，还舍不得杀掉，况一国之君，敢轻言弑逆乎？"子家劝人的水平确实不高，怎么能把国君跟畜生比呢？而《左传》原文是这样写的："畜老，犹惮杀之，而况君乎？"

不劝还好些，子家这一劝，子公来劲了："你说得对啊，老畜生还舍不得杀呢，他竟把千年的老王八给煮吃了。他下得了手，我为什么下不了手？"

子家一看劝不了，赶紧告辞要走。

"我问你，你跟不跟我干？"子公问子家。

"我，我不敢。"子家嚅声说道。

"好，算你有种，你等着瞧！"子公发出威胁。

子家略一迟疑，还是走了。

子公一反常态，第二天一大早，便独自进宫，向郑灵公认罪，哭得鼻涕一把泪一把。

若论与郑灵公的私交，子家远不如子公，郑灵公见子公认了罪，心中大喜，没几日，便把吃龟之事忘了个一干二净。

子公没忘，在一次闲聊之中，吞吞吐吐地说道："主公，您觉着子家这个人怎么样？"

"怎么？他挺好的，大忠臣一个。"

"忠个屁！装的。那天为吃龟羹的事，咱俩闹了点不愉快，我一怒之下，回到家中，没多久，他便赶了过去，他说……"子公欲言又止。

"他说了些什么？"郑灵公迫不及待地问道。

"他……唉。俺俩好赖也是堂兄弟，他说了些什么，您就不必问了。"子公说毕，起身告辞。

郑灵公见子公不肯说，料定这里边有鬼，传旨一道，把子家召进宫来，阴阳怪气地问道："子家，听子公说吃龟那天，你离开这里，去了他家，有无此事？"

子家的头嗡地一下，他，他问这话是什么意思？想了良久，还是觉着应该实话实说。

"启奏主公，那一天，臣离开这里以后，确实去了子公家。但臣是去开导他的。"

"怎么开导的？"

这两天的对话，子家记忆犹新，但他不敢说，特别是子公要杀郑灵公的那句话。若是说出来，不单单是出卖了子公的问题，更给人以口实，如此大逆不道之事，你子家为什么不告发？

郑灵公见子家不回他的话，追问道："汝到底是怎么开导子公的？说来听听。"

"这……"子家终于开口了，"至于怎样开导，臣记不清了，大意是说，那天分龟羹，主公是给你闹着玩的。其实，主公给你留了一碗，你不要为此事生气。"

郑灵公绷着脸道："你怎么知道寡人给子公留了一碗？"

"这，臣是猜测，也是为了劝子公。"

郑灵公将手摆了一摆："汝走吧！"说毕，又一个拂袖而起。

子家不得不走了。

他一路走一路想，到底子公对主公说了一些什么，使他如此生气。越想弄明白这个问题，越弄不明白，索性去了子公家，一问究竟。

"我给主公说，你说主公以君戏臣，和周厉王为博得褒姒一笑烽火戏诸侯有什么两样，劝我杀了您……"

"你……你怎能这样？"把个子家气得满脸乌青。

子公反而笑了："老弟，有一句俗话，不知你是否听说过？'贼咬一口，入木三分。'我便是那咬人的贼。要么，你跟我联手杀了昏君；要么，我再去昏君那里说你的坏话，让昏君杀了你。何去何从，你自己看着办吧！"

子家的脸由青变白，又由白变红，长叹一声说道："你这是逼我大逆不道，我，我还有何话可说？有何路可走？"说毕，两行热泪，夺眶而出。

子公一脸喜悦地说道："我就知道，你不会不听我的！如此之大事，咱还是及早动手为好！"

子家一脸痛苦地点了点头。

第十章　好厉害的反贼

大军由郑而陈，走了一天之后，留守郢都的伍参飞马赶来，气喘吁吁道："大王，出大事了！"

屈巫臣受命前去和斗越椒谈判，可斗越椒不和他谈："谈什么谈，老子若是杀了昏君，这大楚的一切还能不是老子的？"

那支箭在空中划出一道漂亮的线，穿过楚庄王的车辕，又穿过鼓架，只听"咚"的一声，射在了铜钲上。

子公迫使子家就范后，寻了一个机会，把郑灵公给干掉了，郑国人便立郑灵公的弟弟公子坚为君，史称郑襄公。

郑灵公弟兄十三人，灵公是老大，襄公是老二，公子良是老三。众大臣本是要立公子良的，公子良坚辞不就，才立了公子坚。

"晋灵公被杀了，郑灵公也被杀了，这事得管一管，若是不管，下一步恐怕要杀到我熊侣头上，我就要变成'楚灵王'了。"楚庄王不由想道。

怎么管？将赵盾、赵穿和子公、子家叫过来骂一顿，或干脆把他们杀了？他们会来吗？他们会让我杀吗？即使能杀，影响也不大。要想使各国不再发生弑君之事，必须把这件事的影响搞大。要想把这件事的影响搞大，最好的办法便是出兵讨伐，毫不留情地把那些弑君之人杀掉。单凭我大楚的实力，同时向晋、郑用兵，有些不太现实，二者必择其一。

晋，大国也，在中原霸主的位置上，雄踞了二十余年，现如今虽说衰落了，但

瘦死的骆驼比马大。何况，它与我大楚之间，隔了三四个国家，弑君之事，已过去了大半年。再者，赵穿已死，上天已经严惩了乱臣贼子，再发兵伐晋，于理有些不通。

晋不能伐，那只有伐郑了。

郑国，虽说已背晋投我大楚，但在晋、楚之间，一直持观望态度，东倒吃猪头，西倒吃羊头，谁的势力大了跟谁走，特别是这个郑襄公，即位三个月了，也不来向我大楚朝拜。

前次，经贾敲打，郑不再观望。近日，听谍人奏称，郑又向晋、宋暗送秋波。听说那个华元之所以能逃归宋国，也是郑人暗中做了手脚。

如此，寡人就拿郑国开刀！当即调兵遣将，御驾亲征。

郑襄公闻听楚国前来问罪，商之公子良。子良曰："郑，小国也，非楚之对手。况，楚师前来，乃是问我'何故弑君'。楚人即使不问，我也不能让弑君之人逍遥法外。今子家虽死，子公尚在，为君计，莫如借楚人问罪之名，杀了子公，至于子家，可剖棺戮尸，尽逐族人，以谢楚人。此外，再遣一能言之士，携厚礼以慰楚军，楚军可退矣。"

郑襄公道了一声"善"，遂依言而行，致使楚庄王无话可说。

郑国不能讨了，那只有伐晋了，赵穿虽死，但还有一个赵盾。谍人还报，晋国闻听楚军伐郑，且又为着'何故弑君'而来，晋人心中恐惧，遂简索车马，筹集粮草，要与大楚决一死战呢！

晋既有备，伐之并无胜算的把握，不如弃之。

这话好说，但作为大楚之王，御驾亲征，一仗不打，就这么返回楚国，似乎说不过去。

这仗还得打。

打谁呢？

楚庄王想来想去，想到了陈国头上。

陈国的国君姓妫，是舜帝的后代。舜帝娶尧帝二女，娥皇与女英，女英生子商均。商均数传之后，传之妫满，妫满娶周武王长女太姬。周武王灭商后将妫

满封于陈，建都宛丘[1]。——因封之于陈，妫满改为陈满，谥号陈胡公。

胡公传申公，申公传相公……历经十四君，传至陈宣公。是时，中国已经进入了春秋争霸的时期，陈国多次参加齐桓公主持的诸侯会盟，可谓齐国的粉丝。齐桓公之后，楚国加快北上争霸的步伐。公元前637年，楚成王遣师伐陈，陈国被迫从楚，并跟在楚国的屁股后边围宋、攻晋。城濮之战后，晋国一跃而为中原霸主，陈国当即改换门庭，背楚而从晋。

这个陈灵公，寡人前次遣贾率师伐你，因宋国出来捣乱，让你躲过了一劫。这一次，寡人御驾亲征，看你还能不能躲过！——灵公者，宣公之玄孙，是一个荒淫无耻的家伙，不佞在后边还要提到。

"兵发陈国！"

楚庄王一声令下，三百乘战车掉头向东，轰隆隆向陈国开去。

大军走了一天之后，留守郢都的伍参飞马赶来，气喘吁吁道："大王，出大事了！"

楚庄王惊问道："出什么事了？"

"令尹造反了。"

楚庄王长身而起："苏大夫呢，司马呢？他们都在干什么？"

"他们都被令尹杀了。"

"啊！"楚庄王一屁股坐在龙椅上，许久方道，"那斗越椒为什么要造反？"

他这是明知故问。

斗越椒为什么要造反，他心如明镜一般。

自楚庄王登基那天起，他就觉着斗越椒要造反。何也？斗越椒竟敢带剑上殿！他不只是欺自己年幼，还欺楚国大法。连楚国大王和楚国大法都不放到眼里的人，会老老实实地做一个臣子吗？

这只是分析而已。此后，随着对斗氏一族，也就是若敖氏一族和对斗越椒本人了解的加深，他断定斗越椒非反不可！

---

① 宛丘：在今河南淮阳附近。

关于若敖氏一族的来历,不佞在第二章中已经向亲爱的读者做过简单的介绍。

自楚蚡冒至今,一百余年间,楚国一共产生了十一位令尹,仅斗氏一族就占了八个,他们依次是:斗祁、斗伯比、斗谷於菟(斗子文)、成得臣、成大心、斗勃、斗班、斗越椒。可以说,没有斗氏一族的鼎力相助,就不会有大楚国的今天。

可楚国大王呢?对斗氏一族,既信任又不信任。若说他们不信任吧,斗氏一族怎会出了那么多令尹?若说他们信任吧,斗氏一族的令尹之中有三位就死在楚王手中,一为斗勃,一为成得臣,一为斗班。还有一个斗克,虽不是令尹,但是楚庄王之傅,那地位比令尹相差无几。这一杀,斗氏一族便与王族之间产生了芥蒂。不,不只芥蒂,就在成得臣死后不久,斗氏一族的二掌班斗宜申公然起兵,与楚穆王叫阵,兵败而死。

古人有言,客大欺主,主大欺客。客客主主,主主客客,楚大王与斗氏一族,早晚必有一搏,这一点,楚庄王心如明镜一般,这是其一。

其二,就斗越椒本人而言,也是一个不安分的角色。说他不安分,并非不佞个人臆断。斗越椒出生之时"已有熊虎之状,豺狼之声,此灭族之相"。斗谷於菟将死之时,召族人告之曰:"越椒傲狠好杀,若为政,必有非理之望,斗氏之祖宗其不祀乎?吾死后,椒若为政,汝等必逃之,无与其祸也。"

斗越椒本就不是一个安分的人物,楚庄王又分其权,分来分去,完全将其架空,他能受得了吗?

从某种意义上说,斗越椒得以造反,是楚庄王逼的结果。

但当斗越椒真的起兵造反的时候,楚庄王又感到突然了。他连问了伍参三遍:"那斗越椒为什么要造反?"伍参方才吞吞吐吐答道:"斗越椒得以造反,源于一件很小的事情。"斗越椒有一位宠妾,叫作香槐,香槐有一表弟,叫作梦己。梦己去苏从家行窃,得一玉麒麟。苏从遣人去查,查到梦己头上,少不得遣人追捕,梦己走投无路,逃到王陵。楚法,私入王陵者斩。那追捕之人,仗着有苏从撑腰,竟然追入王陵。按法,梦己当斩,可追捕之人,没有楚王诏令,进入王陵,也应当斩。官司打到苏从那里,苏从批曰,当斩者梦己。追捕之人,奉公行事,

不仅无罪，应当嘉奖。梦已不服，其妻找到斗越椒，斗越椒又找到苏从，苏从坚持原判，二人争吵起来，越吵越凶，一怒之下，斗越椒杀了苏从。

这一杀，引出了贾。

楚庄王两次出征，留贾、伍参与苏从于郢，原本就要他三人监视斗越椒，斗越椒何等聪明，能看不出来？心中早已憋了一口恶气。如今，一怒之下杀了苏从，又惊又怕。一不做二不休，干脆反了吧。

既然要反，还留贾、伍参做什么？两条狗，两条楚庄王的狗，一并杀之，让你俩去阴曹地府监视老子吧！

于是，便以宴请为名，将贾、伍参引到斗府。斗府有一小厮，乘伍参如厕之机，暗将消息透露给他，伍参翻墙而逃。

“斗越椒手中并无兵权，他就是有通天的本领，这反造得成吗？”楚庄王一脸狐疑地问道。

“他杀了贾，不就把兵权抓过去了吗？”

“这……”

“还有，他有私兵。不只他自己有私兵，他们斗家的几个头面人物也有。此外，那些被您杀掉的奸佞之臣，被您罢去官职的庸臣，他们自己，他们的儿子，抑或是他们的亲戚朋友，不少人也有私兵……”

楚庄王眉头越锁越紧：“他一共有多少人马？”

“拥有战车六百乘。”

楚庄王脸色为之大变，要知道，他自己所带之兵，才拥有战车三百乘，而斗越椒的战车竟达六百乘！

怕也没用，当务之急，是趁斗越椒立足未稳，赶快杀回郢都平叛。

谁知，斗越椒先行一步，率兵屯于蒸野，截其归路，以逸待劳。

楚庄王走了一路，想了一路，渐渐地冷静下来。凭兵力，楚军只是叛军的二分之一。况且，斗越椒乃大楚国第一勇士，十几岁便带兵打仗，打了近三十年，可谓沙场老将，双方如果真的打了起来，鹿死谁手，尚在两可之间。这仗还是不打好。



要想不打，就得派人前去谈判。

遣谁去呢？他将随军之将军和卿大夫从脑袋里过了一遍，选中了屈巫臣。

屈巫臣乃屈荡之子，与斗越椒又是世交，文武全才，特别是他那一张嘴巴，几乎能把死人说活。

"什么条件？"屈巫臣问。

"擅杀司马和苏从，既往不咎。"楚庄王回曰。

"还有吗？"

"军政由他一人来掌，其他人不再染指。"

"还有没有？"军政原本就应该由令尹来掌，庄王此许，等于什么也没说，屈巫臣故有是问。

"赐田一千顷，户一万二千。"

略顿又道："斗越椒如果信不过寡人，咱也来一个'周郑交质'。"

屈巫臣走了。

屈巫臣信心十足地走了。

谁知，斗越椒不和他谈："谈什么谈，老子若是杀了昏君，这大楚的一切还能不是老子的？他熊侣不是很厉害吗？那咱就战场上相见吧！"

于是，斗越椒率师向北开，楚庄王率师向南开，两军在漳水边相遇了。

从兵士的数量上看，叛军占绝对优势。但从战斗力上看，楚庄王的军队又占优势。

何也？叛军多为家兵，又是由一百余支家兵拼凑而成的。

两军列阵，楚庄王扶轼而望，遥见对面阵上的斗越椒，贯弓挺戟，在本阵往来驰骤，心里还真有些打鼓："别怕，其部乃乌合之众，岂是我国军的对手！"楚庄王自己安慰自己道。

楚庄王正要命军士击鼓而进，谁承想，叛军那里的大鼓倒先响了起来。一白袍小将，手持方天画戟，向楚军杀来。

楚庄王向申无畏问道："那叛将是谁？"

"是斗越椒的儿子斗贲皇。"

“何将愿为寡人迎战斗贲皇?”

乐伯应声而出,截住斗贲皇厮杀,二人一来一往,斗了三十多个回合,不分胜负。

潘尪见乐伯战斗贲皇不下,不等楚庄王下令,便驱车出阵,杀向斗贲皇。斗越椒之从弟斗旗亦驱车而出,截住潘尪厮杀。

为了给乐伯和潘尪打气,楚庄王从军士手中夺过鼓槌,使劲擂了起来。乐伯和潘尪见了,精神陡长,愈战愈勇。

“奶奶的,你身为大王,还亲自擂鼓,是欺我姓斗的箭法不高也!殊不知,在大楚国,老子箭法第一。今日里就让汝尝一尝老子的厉害!”斗越椒一边骂,一边抽箭,力贯双臂,远远地瞄着楚庄王,“嗖”的一箭射去。那支箭在空中划出一道漂亮的线,穿过庄王的车辕,又穿过鼓架,只听“咚”的一声巨响,射在了铜钲上。

射程够远,力量够大,可惜,偏了一点。

楚庄王吃了一惊,两手一哆嗦,鼓槌差一点掉到地上。

等楚庄王抬头去看的时候,又吃了一惊,因为又来了一支箭,力道比刚才的还要大。楚庄王要躲,来不及了。只见那支箭又穿过了车辕,“噗”的一声,射穿了车盖。

射程更远,力量更大,可惜,又偏了一点。

整个楚庄王的军队都发出惊叫声,大家都很害怕,有人开始后退。楚庄王忙教回车,鸣金收兵。

斗越椒不干,打鼻子里哼了一声:“想逃,没门!”挺戟杀了过来。也是楚庄王命不该绝,右军大将公子重,左军大将公子反率军赶来,截住斗越椒,大杀一阵,叛军方退。

乐伯、潘尪闻鸣金之声,弃阵而回。

楚军退至皋浒[1]下寨,取斗越椒之箭视之,发现此箭较普通之箭长了半倍,

---

① 皋浒:在今湖北省襄县以西。



鹳翎为羽，豹齿为镞，锋利无比，左右传观，无不吐舌。至夜，楚庄王巡营，闻营中军卒，三三五五聚而议曰："斗越椒神箭可畏，难以取胜。"

楚庄王越听越是心惊，众将士怯斗越椒如此，这仗还怎么打？思了一阵，思得一个良法。晓谕三军曰："斗越椒所射之箭，名叫'透骨风'，乃戎蛮所造。先祖文王遣使拜求，戎蛮方才送我两支，作为样箭，藏于太庙。斗越椒胆大妄为，竟敢将它盗走。不就是两支箭吗？看他明天还射什么！"

此言一出，军心稍稳。但到明天怎么办？明天对阵，斗越椒再射一箭怎么办？看样子，不能和他对阵了，得以智取。楚庄王想了一阵，又想得一条好计。传命三军，三更造饭，五更出发，兵退随国，起汉东诸国之兵，共讨叛军。

申无畏得了王命之后，对公子反、公子重、潘尪、熊负羁等人说道："强敌在前，大王这一退，必为贼人所乘，大王失计矣！"

公子反等人深以为然。众将一同来到大帐，面见楚庄王，晓之退兵之失。

楚庄王笑曰："众卿不必担心，寡人传命退兵随国，乃是谬言耳。汝等只需如此如此，贼可破也。"

众将大喜，退出大帐，依计而行。

次早五更，楚军拔寨而起，径奔随国。等到斗越椒得了消息，楚军已去半舍之地。

"追！"斗越椒传令三军，向楚军猛追，走了一日一夜，行二百余里，至清河桥。楚军正在桥北烧早饭，望见叛军追来，弃其釜爨[①]，拽旗而逃。

斗越椒就釜中视之，米已全熟，哈哈大笑道："连早饭都顾不得吃，可见逃之惶也！"当即传令三军，"追，抓住了熊侣再吃早饭。"

兵士们看见了早饭，闻着熟饭的香气，可是又不能吃，还得再往前追，他们已经追了一天一夜了，又饿又累，脚下都起了泡，斗越椒已经下了死命令，不追又不行。那就追吧，但行军的速度，明显地慢了下来。

又追了一个时辰，追上了楚军的后卫。统率后卫的将军，乃是潘尪，也是一

---

① 釜爨：釜，炊器，圆口、圆底，或有两耳；爨者，灶也。

个老将，和斗越椒熟得不能再熟了。

“潘将军，在下与将军出生入死，非止一日。在下不想和将军过招，在下只想让将军让一让道，在下没齿难忘。”

潘尪故意沉默了一会儿方才说道：“在下答应您。”说毕，将车赶到路边。

斗越椒道了一声“谢谢”，驱车前行。约行六十里，来至青山，遇楚将熊负羁，负羁也是楚之老将，在斗越椒的指挥下打了不少硬仗，斗越椒对他很器重，他对斗越椒也很尊重，连伍参都觉着他二人是一党。其实不是。

“熊将军，在下连潘尪都不愿意过招，何况你呢？但在下要问你一句话，请你不要欺骗在下才是。”

熊负羁毕恭毕敬地说道：“在下不会，在下也不敢。”

“熊侣安在？”

“尚未至也。”

斗越椒闻之大喜，谓熊负羁曰：“今该熊侣死在在下手中，竟让在下赶在了他的前边。这样好不好，俟熊侣到来之后，请将军助在下一臂之力，等杀了熊侣，在下做了大王，在下封你个一字并肩王，分国而治，你看好不好？”

“好。不过……”熊负羁看了看叛军，摇了摇头说道，“您看，您看您这些将士，一个个又饥又累，一脸的疲惫，待会儿熊侣来了，那仗怎么打？依我看，你们还是先吃饭吧。”

听了这话，斗越椒很感激，他觉着熊负羁是在为他着想，熊侣既然还在后边，早晚必到，一到必有一场大战，让将士们饿着肚子，怎么去战？不如就照熊负羁说的，让将士们吃了饭，以逸待劳。想到此处，忙传令三军，埋锅造饭。

饭还不曾熟，左右两边忽然杀声震天，左路公子反，右路公子重，一齐杀了过来。路两边坡上的草里，尽是楚军的大旗和刀剑。斗越椒这才知道上了大当，瞪着一双血红的眼睛，挺戟向熊负羁杀去。

熊负羁慌忙应战，战到第五个回合的时候，公子反、公子重驱车而至，与熊负羁合战斗越椒。

斗贲皇唯恐老父有失，拍马舞戟，赶了过来。

公子反见了，忙挺刀而来，截住斗贲皇厮杀。

斗旗欲要来助斗越椒，又被申无畏和屈巫臣迎面截住。

斗越椒以一敌三，自忖难以取胜，忽然想到了他的神箭，一连三戟，将熊负羁三人逼退，取弓在手。一因距离太近，二因熊负羁三人，一退即上，根本不给他抽箭的机会。

楚军的战斗力原本就较叛军高，此战又是以逸待劳，叛军如何抵挡得住？掉头而逃者十之六七。斗越椒见了，哪还有心恋战，虚晃一戟，跳出圈外，朝斗贲皇、斗旗喊道："撤！"

叛军在前，熊负羁等人在后，并不认真追赶。何也？这是楚庄王的安排，熊负羁等人只需将叛军截回，便是大功一件。他要让叛军来到清河桥上，他要让叛军感到绝望，士气大落的时候，再向叛军发起进攻，事半功倍。

叛军正是照着楚庄王的安排，一步步地撤到清河桥，当到桥边时，不由得大吃一惊：桥已被楚军拆了。拆桥者，不是别人，乃楚庄王也。

楚庄王伪作北撤，却将楚之主力伏于桥之左右，只等斗越椒过去，便将桥梁拆断，绝其归路。

斗越椒见桥已拆，不由得大惊失色，吩咐左右测水之深浅，欲为渡河之计。只听隔河一声炮响，楚军于河畔大叫："乐伯在此，逆贼还不快快下马受缚！"

斗越椒大怒，张弓搭箭，欲射乐伯，乐伯慌忙躲到战车后边去了，引得斗越椒哈哈大笑："亏汝还是沙场老将，熊侣极为器重的栋梁之材，竟然如此脓包，在下深为熊侣耻之！"

这一番话，说得乐伯满脸通红，立马从车后转了出来，高声说道："姓斗的，在下并非怕你。战前，大王已有交代，说汝是一头疯牛，只可斗智，不可斗力。那箭，你还是留着为你殉葬去吧！"把个斗越椒气得嗷嗷乱叫，嗖的一箭，向乐伯射去。

乐伯早就防着他这一手，见他搭箭，忙用盾牌去挡。那盾牌乃干厚牛皮所做，做前还在桐油里泡了许久，一般人用剑都难以刺穿，竟被斗越椒一箭射穿，那箭头正对着乐伯的鼻子，吓得他面如死灰。一小校抢步上前，费了好大劲，才

把箭从盾牌上拽了出来，惊呼道："怪哉，怪哉！这箭怎么和前天射大王的箭一模一样？"

这声惊呼，引来了数十个围观者，一个个面现惊恐之色。斗越椒要的就是这个效果，扬弓说道："汝怕了吧？汝若是怕了，及早闪开！否则，在下虽说认识尔等，但在下手中这张弓却不认得。看箭！"

他故意将弓拽了一拽，吓得众人不是躲到车后，便是趴在地上。

斗越椒又是一阵大笑。

笑声未落，养由基从兵士中走了出来。

养由基者，乐伯之副将也，身高丈二，虎背熊腰，家居古岭北二里之养家坪[①]也。

养由基乃猎户出身，自小就会射箭，成语"百步穿杨"指的就是他。他被楚庄王发现，是一个偶然的机会。

楚庄王在未"鸣"之前，天天下午由伍参陪着私访。这一日，访至郊外一柳树林旁，见有两个汉子在那里比试拳脚，问之，一为摄叔，一为彭名。二人斗了半个时辰，彭名不敌，被摄叔摔倒在地。

"你服不服？"摄叔单手叉腰问道。

"我在拳脚上虽不如你，但在箭术上胜你一筹。"彭名不肯示弱。

摄叔冷哼一声道："那咱就比一比箭术如何？"

"好，好极了！"

围观者中，不乏好事之人，立马做了一个箭靶，竖在百步开外的地方。摄叔让彭名先射，九箭八中，面上不由得生出些许得意之色。

摄叔微微一笑，张弓搭箭，一连射了九箭，箭箭皆中靶心。抛弓向彭名问道："汝这一次可该服了吧？"

彭名红着脸道："汝的箭术较在下虽说胜了半筹，但不足为奇。在下有一表弟，名叫养由基，他双手能接四方箭，两臂能开千斤弓。某一日，月光下行走，

---

① 养家坪：今之湖北省荆门市拾桥镇老山乡古林村。

见一块非常像兕的石头，误以为兕，张弓搭箭，一箭射中石头，只有箭羽露在外边，人称神箭手。邑宰不信，召至邑署，以七甲相叠，要他去射，他一箭而贯七甲。邑宰曰：'一箭而贯七甲，只能说汝力大，但不管是狩猎还是打仗，不只要看箭的力度，更要看它的准度。'由基故意问曰：'那准度怎么看?'邑宰曰：'打靶。若是三箭皆中靶心，那才真叫本事。'由基对曰：'靶是死的，射中靶心不足为奇。'邑宰问曰：'射中什么才算为奇?'由基回曰：'射活物。'他朝落在墙头上的那只大蜻蜓一指说道：'看见不，在下一箭将它射下，还不要它死。'邑宰回曰：'果真那样，老爷我赏汝十匹细绢。'由基张弓搭箭，蜻蜓应声而落，在地上挣扎了两下，又飞了起来……"

摄叔叫道："汝不要吹了，汝也不必说了，汝只说一说汝之表弟今在何处，在下这就找他一较高低!"

"他呀，家居古岭北二里之养家坪。"

"今日天色已晚，明日在下便去养家坪找养由基比箭。"

至于第二日，摄叔是否去了养家坪，也不管他二人比箭的结果如何，但楚庄王记住了摄叔，也记住了彭名，更记住了养由基。故而，当他将"鸣"之时，遣伍参召来了摄叔、彭名和养由基。

第十一章　绝缨大会

养由基两脚站定，并不转动，箭到之时，张开大口，刚刚将箭镞咬住。

斗克黄又向儿子嘱咐道："自今之后，你也不姓斗，我也不是你爹，你的爹就是他……"斗克黄朝老管家指了指。

这位将军见蜡烛灭了，一把将许彩儿揽到怀中，又亲又摸。

养由基挺身而出，前行十数步，背着双手，站在断桥的桥墩上，抬臂朝斗越椒一指，大叫曰："斗贼，汝自夸箭术天下第一，吾当与汝一较高低，汝敢不敢？"

就在养由基挺身而出的那一刻，斗越椒已经注意到了。

他认识养由基，且也知道，他是楚庄王"一鸣"之时所选拔出来的俊秀之才，至于他因何被楚庄王选中，却是一无所知。今见他挺身而出，还一副大大咧咧的样子，又背着双手走上桥墩，心中甚为惊讶。我斗越椒的箭术，这小子就是没有亲见，也该有所耳闻，竟然如此自负，难道他的身子，乃生铁铸的不成？

"不，不会。但他如此自负，又敢在箭术上和我一较高低，定然在箭术上有自己的独到之处，还是当心一点儿好。"

"养由基，汝既然公然向我斗越椒叫阵，也算是一个汉子，我答应你。但怎么个比法，还请汝画一个道道儿出来。"

"请汝也立于桥墩之上，各射三箭，死生听命。"

"好！"斗越椒前行十数步，站到了桥墩之上，与养由基隔河相对。

因斗越椒心中有了一个当心一点儿的心理，昔日之霸气荡然无存，用近似

无赖的口气说道:“这比箭之事乃汝提出,汝得让我先射。”

“好,汝为长者,理当先射,躲闪的不算好汉。”

一个说,“汝得让我先射”;一个说,“汝为长者,理当先射”。未曾较箭,斗越椒已显败矣,至少说,他在心理上和品德上已经输给了养由基。

哼,你小子真是个孩子。咱两个相距不及一箭之地,莫说三箭,只需一箭,老子便可要了你的命。斗越椒一边想,一边弯弓发了一箭,恨不得将养由基连头带脑射下河去。

谁知,“忙者不会,会者不忙”。养由基见箭飞来,将弓梢一拨,那箭便落入河中。

他有意气斗越椒,高声叫道:“快射,快射。汝要当心,只剩两支箭了。”

斗越椒知他在气自己,也不答话,反将第二支箭搭上弓弦,觑得真切,嗖地发来。养由基见那支箭来势凶猛,忙将身子一蹲,那支箭从头上飞过。

斗越椒叫曰:“汝说躲闪的不算好汉,汝为什么要躲?”

养由基回曰:“汝还有一箭,吾今不躲。汝射过三箭之后,须吾来射,不许赖账。”

斗越椒暗道,他如果真的不躲不闪,这第三支箭岂能射他不中?大声回道:“只要汝不躲不闪,吾射过这第三支箭后,若射不中汝,汝尽管还吾三箭。”一边说,一边取出第三支箭,端端正正地射去,高声叫道:“着!”

养由基两脚站定,并不转动,箭到之时,张开大口,刚刚将箭镞咬住。斗越椒这才“鞋里边长草——荒(慌)了脚了”。要知道,那一支箭是何等的力度,他竟然用嘴噙住了,看样子,这小子的本事在我斗越椒之上。有心拔腿而逃,可又一想,我号称大楚国第一勇士,官居令尹,又有言在先,这一逃,世人怎么议我?那兵还怎么带?罢罢罢,生死有命,富贵在天,让他射吧。想到此处,强使自己镇定下来,高声说道:“吾已射过三箭,这一下该汝射了。汝若三箭射不中吾,还当吾射。”

养由基笑曰:“要三箭方射住你,便是初学了。我只一箭,管叫你命归地府。”

斗越椒乘机说道:“这可是汝说的,汝只射吾一箭,便叫吾命归地府。一箭射过之后,若还要射,便不是真丈夫了。”

养由基一脸轻蔑地说道:“汝放心,在下不会射汝第二箭的。”说毕,取箭在手,高叫一声道:“斗贼看箭!”虚把弓拽了一拽,却不曾放箭。

斗越椒听得弓弦响,只说箭来,忙将身子往左一闪。

养由基哈哈一笑曰:“箭还在手上呢,不曾上弓。咱俩讲过,‘躲闪的不算好汉’,你为何要躲?”

斗越椒一脸无赖地回道:“躲闪的不算好汉,但怕人躲闪的也不是好汉。”

养由基见他当众耍赖,十二分地将他小瞧,也懒得再理会他,又虚把弓弦拽响,越椒又往右一闪。就在他一闪之际,养由基嗖地射出一箭,斗越椒躲闪不及,这箭直贯其脑,他扑通倒在了河里。可怜好个斗越椒,号称楚国第一勇士,自幼驰骋疆场,斩敌无数,今日竟死于小将养由基一箭之下,引来楚军一片欢呼声。

叛军见斗越椒中箭而亡,慌得四散奔走。恰在此时,公子反、公子重、潘尪、熊负羁等将率兵赶到,分路追逐,杀得尸同山积,血染河红。斗旗为乱兵所杀;斗贲皇逃至晋国,晋成公用为大夫,食邑于苗,谓之苗贲皇。

斗越椒和晋国打了二十多年仗,他做梦也想不到,自己的后代成了晋国人。

因为斗越椒作乱,楚庄王大开杀戒,将斗氏宗族,也包括成氏,不论大小,尽行斩首。

斗家,楚国最大的家族就这样灭亡了。

不,还有一根须儿。

斗克黄是斗谷於菟的孙子,是时担任楚之箴尹①,斗越椒造反之前,奉命出使齐国。回国途中,确切地说,行至宋国的时候,得到了斗越椒兵败的消息,随从们纷纷劝他:“别回去了,逃命吧。”

斗克黄不听:“君,天也。君命吾出使齐国,安敢不还报乎?”遂驱车进入郢

---

① 箴尹:官名,掌外交。

都,连家都没有回,直接进宫向楚庄王复命。

楚庄王初闻斗克黄进宫,还以为自己听错了呢:“汝说什么?”

伍参一字一顿地回道:“斗克黄出使齐国归来,要面见大王复命。”

“这个斗克黄,难道不知道寡人灭了他的族?”

“知道。”

“既然知道,为何还要回来,难道他不怕死吗?”

伍参没敢接腔。

“传他进来。”

“传斗箴尹进宫见驾。”自伍参始,传斗箴尹进宫见驾的王旨,一声接一声地传了出去,直传到内朝的大门口。

斗克黄进来了,步履和平时一样,甚而连脸上也看不出丝毫的悲痛。他一直走到御案之前,行过了君臣大礼,便开始禀报出使齐国的情况。

楚庄王看似在听,其实一句也没有听进去。他所思考的乃是怎样处置斗克黄。

等斗克黄说完了,楚庄王开门见山问道:“斗克黄,汝家族的变故汝知道吗?”

“知道。”

“在哪儿知道的?”

“回国的路上。”

楚庄王抱着一种猫逗老鼠的心理问:“寡人灭了汝之斗氏家族,汝不恨寡人吗?”

“不恨。”

“为什么?”

“家族不幸,出了一个乱臣贼子,搅得大楚不得安宁。楚法,凡犯有谋反、弑君之罪的灭族。大王诛臣之族,行的乃是楚法,臣有什么可恨呢?”

楚庄王紧追不舍道:“依卿所言,寡人应当怎样处置爱卿?”

“斩首。”

“为什么？”

“臣也是斗氏一员。”

“明知道要死，为什么还要回来？”

“此因有三：一来奉大王之命出使齐国，臣不敢有始无终。二来吾祖子文（斗谷於菟）曾言，‘越椒有反相，必要灭族’。临终嘱吾父逃避他国。吾父世受楚恩，不忍出逃，终为越椒所累。今日果应吾祖之言！既不幸为逆臣之族，又不幸违先祖之训，岂敢逃死乎？”

这一番话，出自肺腑，说得让楚庄王心颤，亦让他动容。他起身走下王座，将斗克黄扶了起来：“卿死不逃刑，乃忠臣也。斗氏家族的人都像卿这样，何至于一败如此。再说，汝祖料事如神，于楚有大功焉，寡人何忍绝其之嗣！寡人考虑再三，赦卿之罪，还做卿的箴尹。抄没卿家之财产，全部返还。只是，别再叫什么克黄，叫斗生吧，言卿应死而得生也，卿看可好？”

“谢大王！”

斗生躬身而退，独自一人回到了一片废墟的家。房舍没有了，坍塌的断墙和着烧焦的木头，连成满眼的一大片。这里是个是非之地，没有人来，他斜靠在断墙上无声地哭泣。

我斗氏一族，为大楚国的发展壮大呕心沥血，可以说，没有我斗氏一族的鼎力相助，大楚国就不会有今日。大楚国发展了，大楚国兴旺了，我斗氏一族反而成了罪人。先后被你祖孙三人杀掉的我没有统计，仅仅令尹级的人物就有四人：我的父亲，我的叔祖成得臣和堂伯父成大心，还有斗越椒；大夫级的三位：斗宜申、斗克、斗旗。就说斗越椒谋反该杀，那也只能杀他一人，杀他全家。再往上追两辈，也无不可。但不该把姓斗的和姓成的全杀。这是多少人？这是一千多口人呀！尤其是我斗克黄一家，更不该杀。吾家与斗越椒素来不和，吾祖早已预言，斗越椒有反相，劝其父子良勿养之，越椒对吾这一家，恨之入骨。吾父之死，很有可能就与斗越椒有关，这事你熊侣又不是不知道，还要杀吾一家，是何道理？

再说，斗越椒谋反，理应灭其九族。这九族之内，难道不包括你熊侣吗？你

不是若敖氏的后人吗？

从斗越椒算起，上查五代，便是若敖氏。而下查两代呢？便是你楚庄王，你也在被灭之列。你为什么不灭你自己呢？

还有，你爹杀了你爷，算不算弑君？你咋不灭你爹的九族呢？

千古奇冤。

千古奇冤呀！

这千古奇冤无人可诉，也无处可诉。

他想了一阵，哭了一阵，不知不觉睡着了。大约睡到二更天的时候，被人摇醒，他举目一瞧，一老一少站在身边。老的是他的管家，小的是他儿子。不说他也明白，一定是在他家被抄的时候，老管家冒着生命危险将他的儿子保护下来。如今，听说他回来了，才趁着更深夜静之时，领着他的儿子来见他。他什么话也没有说，倒身向老管家跪了下去。老管家亦跪。他磕头，老管家也磕，二人对磕了三个头，互相搀扶着站了起来。他拉过儿子，伸出一只微微有些发颤的手，在儿子的头顶上轻轻抚摸了一阵，又俯下身子朝他小脸上亲了两口，说道："走吧，跟着老管家走吧，走得越远越好，最好是走到外国。"儿子噙着眼泪，非常懂事地点了点头。

"还有……"斗克黄又向儿子嘱咐道，"自今之后，你也不姓斗，我也不是你爹。你的爹就是他……"斗克黄朝老管家指了指。

儿子再也忍不住了，小嘴一撇，嗷的一声哭了起来。

斗克黄忙将儿子的小嘴捂住，二目警惕地朝四周扫了一遍，除断墙和烧焦的木头，什么也没有，这才将心放下："走吧，趁这会儿没人发现，你们快走吧！"

儿子不想走，老管家轻轻地拉了他一把，老泪纵横地说道："少爷，咱们走吧，再不走老爷会生气的。"

斗克黄低声斥道："这里没有少爷，记住，他就是你的儿子，叫花克。"

老管家使劲点了点头。

既然斗克黄让他的儿子姓花，不用说，老管家便是姓花了。

花管家拉起花克走了。他走一步一回头，直到看不到斗克黄，也看不到断

墙，这才背起花克，消失在夜幕中。有的说他们去了齐国；有的说他们去了越国；还有的说六十年后，他们又潜回了楚国，那时，花管家早已死了，花克已是满头银发，带着儿子、孙子和老管家的骨灰回来的。在此之前，楚国已经几易大王，庄王传之共王，共王传之康王。康王传之熊麇，熊麇在位五年，为公子围所杀，围自立为王，即楚灵王。

楚灵王初登王位，况且那王位又来得不大光彩，为了收买人心，下诏寻求忠臣之后，花克携孙子花成然进宫，自报家门，灵王见花成然仪表堂堂，又是忠门之后，且是大楚国第一忠门之后，当即拜为大夫，并命其恢复本姓，依然姓斗。那斗成然感念楚灵王之恩，为官兢兢业业，没有多久，便被擢为令尹。这事尽管在荆州传得沸沸扬扬，但史书无载，也许是善良之人不忍忠臣绝后，所编造出来的一个传说而已。

楚庄王登基之后，为什么要韬光养晦？他的最大心病便是潘崇和斗越椒，如今，潘崇走了，斗越椒死了，朝中大臣无一不仰他鼻息。他心中那个甜呀，比吃了蜂蜜还甜，“得好好庆贺一下”，于是下了诏书。

此诏一出，最忙的便是樊姬。她亲自动笔，编写了一支歌舞，叫作《凤舞》。

她之所以要编《凤舞》，源于申无畏的那一番谏话，说什么，有一只大鸟，“身披五彩，止于楚之荆山三年矣。不见其飞，不闻其鸣，不知此何鸟也。”楚庄王笑而回曰：“是一只呆鸟。”申无畏摇头否之，楚庄王又说“乃是一只神鸟”。后经樊姬考证，它既不是呆鸟，也非神鸟，乃是一只凤凰。

《凤舞》之词写出来之后，为了演员之事，樊姬发了大愁。这事，若是搁在五年之前，根本不是问题。

五年之前，楚庄王养在后花园的美女，少说也有五百人，天天以唱歌、跳舞为业，莫说演一台《凤舞》，就是十台，也不在话下。遗憾的是，楚庄王“一鸣”之后，将后花园的美女几乎全部遣散，如今只留下了许彩儿、赵桃、李香、辛贵、钱

云、史改、王换。一台歌舞以六十四人[1]计，还差五十七人。为这五十七人，樊姬连宫中的内侍都动用了，给他们放假十天，让他们务必一人带一个美女回来，好不容易凑够六十四人。但这五十七人之中，有一大半不识字，排练起来非常吃力。

谢天谢地，经过一番努力，在庆功宴举行的前夕，这台歌舞总算排了出来。

庆功宴在渐台[2]举行。到了那一天，接到邀请的都来了，渐台之上彩旗飘扬，将军和大夫们按照等级，由内侍引到各自的座位，负其事者，就是伍参。

楚庄王从大殿出来之后，凡认识的人，或以手，或以目，逐个儿打了招呼，方才入座。

入座之后，见与他同席的，没有养由基，起身问道："养由基呢？"

伍参忙跑步而来，躬身回道："他被安排在第三席。"

楚庄王一脸不悦道："寡人此次宴请众卿，有功者居上，并非以职位高低排序。"

伍参点头哈腰道："臣已知错，立马将养由基安排在第一席，次之为申无畏，再次之为潘尪、公子反、公子重、熊负羁……"

楚庄王转怒为喜，举杯说道："各位将军，各位大夫，你们大都知道，寡人三年不鸣，不是不想鸣，乃是寡人分不清忠奸。就是'一鸣'之后，由于种种原因，即使奸人，也没人敢贸然指之。五年来，寡人通过韬光养晦，不仅识出了忠奸，且将奸佞之人，一一绳之以法，寡人心中高兴，寡人敬在座诸位三樽，三樽之后，寡人还有话要说。干杯！"

他这一干，谁还敢不干，一干便是三樽。

"诸位，你们都知道寡人有个毛病，喜欢音乐和舞蹈。可是一隔五年，没有听过音乐，也没有看过一次舞蹈。我们灭了斗越椒，打下了最难打的一仗，你们高兴，寡人也高兴，寡人再敬诸位三樽，而后欣赏歌舞。"

---

① 六十四人：据周礼，天子之乐，舞八佾，八八六十四人；诸侯之乐，舞六佾，六八四十八人。楚庄王本为诸侯，却一切依照天子。

② 渐台：就是一座高台，连接着议事大厅。

说毕，又一连饮了三樽。众卿亦饮，饮过之后，便开始歌舞，第一个节目，便是《凤舞》。

编钟严肃地响了起来，一群装扮成鸟的女子缓步登台，她们穿得很少，裸背束腰走到渐台中间，在音乐声中展示着鸟儿的姿势，其中一位女子，身段特别好看，又特别柔弱，仿佛没有骨头。她不是别人，乃是樊姬的表妹，名叫许彩儿。

众美女一边舞一边歌道：

山有神鸟，五彩披身，
山有神鸟，不飞不鸣。
非是不飞，待测风云；
非是不鸣，大音希声。
大风起兮，云飞扬兮，
一飞冲天，风扫残云；
惊天一声，天下和鸣。

玄妙的音乐，优美的舞姿，将大家带进了与厮杀绝不相干的境界中。楚庄王带头鼓掌，掌声之后，又带头饮了三樽。

他这一饮，谁还不饮？这一饮，便是九樽，酒量不佳的人，已经醉了。

演过《凤舞》之后，是音乐演奏，演奏之后，又是柔术。每一个节目之后，楚庄王便提议饮上三樽。这一饮便是十五樽，醉倒者没有十之五六，也有十之三四，可楚庄王还要饮。又饮过三樽之后，他命令扮演鸟儿的美女走下来给诸位将军和大夫敬酒。

美女们正敬着，一阵风起，将蜡烛吹灭了。

这美女们，当然也包括许彩儿。许彩儿挨个儿敬酒，敬到一位将军时，正好蜡烛灭了。这位将军见蜡烛灭了，一把将许彩儿揽到怀中，他不仅亲了她的脸，还将双手插进她的前胸，摸她的双乳。许彩儿使劲挣了几下，方才挣脱，走时顺手拔掉了这位将军头盔上的红缨。她快步走到楚庄王面前，小声说道："妾敬

酒之时，一位将军对妾非礼。”

“何以见得？”

“他不仅摸了妾的脸蛋，还摸妾的双……双乳。”

其实，那时的人们，很少称自己的乳房为“双乳”，应该称作“奶子”，抑或是“妈”，“妈”便是乳房，那是楚国的方言。

楚庄王听她这么一说，不仅不怒，反而问道：“参加庆功宴的没有二百，也有一百七八，汝让寡人如何去找对汝非礼之人？”

许彩儿回道：“启奏大王，妾已将那非礼之人头盔上的红缨摘下，头盔上没有红缨之人，便是非礼之人。”一边说，一边将手中的红缨递给了楚庄王。

楚庄王接缨在手，一脸严肃地说道：“寡人知道了，去吧。”

趁楚庄王向那没有红缨之人问罪之前，不佞问一问亲爱的读者，若是换作你的妻子，抑或是你的女友，遭人非礼，你当何处？

就这个问题，不佞曾经问过十几位好友，众口一词：严查。

错了，楚庄王可不这么想，寡人召开庆功大宴，凡赴宴之人，都是寡人的功臣，既是有功之臣，大都是寡人的武将，武将酒后失德，人之常情。莫说这些武将，就是寡人见了像许彩儿这样的美女，亦为之动容。这事不宜深究。

想着想着，内侍走上台来，点燃了他桌前的蜡烛，若再点将下去，那头盔上无缨之人，岂不暴露无遗！

不能点！

楚庄王忽地站了起来：“各位将军，各位大夫，寡人今日宴请大家，乃是因为大家一齐努力，为大楚除去了一个奸佞，一个头号奸佞，大楚自此安逸矣。请众卿务要开怀痛饮，不醉者不为好汉。但话又说回来，参宴者非文即武，文者文绉绉；武者身披铠甲，头戴头盔，哪像一个欢庆的样子！寡人提议，文者放其斯文，武者取下头盔上的红缨，咱喝他个一醉方休。来，干杯！”

干过一杯之后，楚庄王方命内侍点燃蜡烛。

他举着酒樽，摇摇晃晃地走向将军和大夫们，一个个检查头上的冠缨，凡有缨者，罚酒三樽。这一罚，谁还敢戴缨呀！

“好,很好!”楚庄王逐个检查了一遍,头盔上戴着红缨者,只有一人,便罚了他三樽酒。

三樽酒罚过之后,楚庄王说话了:“诸位大夫,诸位将军,王孙满告诉寡人,若要成就霸业,‘在德不在鼎’。寡人不只希望众卿做一个杀敌的英雄!为了众卿,为了寡人,为了大楚的社稷,为了先王创下的千秋大业再铸辉煌,干杯!”

众卿举樽齐曰:“干杯!”

这场庆功宴,直喝到鼓打三更方散。楚庄王由两个内侍搀着,摇摇晃晃地回到寝宫,却见榻旁坐着樊姬和许彩儿,许彩儿也不知哭了多久,哭得一双凤眼微微有些泛红。樊姬右手拿了一条小手帕,一边劝解,一边轻轻为她拭泪。见大王进来,二人慌忙起身跪迎。

楚庄王道:“起来,快起来,此乃寝宫,不必行此大礼。”一边说一边伸手去搀。

“谁惹咱可爱的彩儿生气了?”楚庄王抚摸着许彩儿的脸蛋儿问道。

许彩儿轻轻地啜泣,没有回答。

樊姬代答道:“是大王惹咱彩儿生气了。”

她这一说,许彩儿变泣为哭,哭得一哽一哽的。

“我,寡人何时招惹彩儿了?”

“刚才。”“刚才?刚才寡人正与众卿欢宴,何曾招惹过彩儿?”楚庄王一脸的困惑。

樊姬笑责道:“您不要嘴硬,庆功宴上,彩儿奉命下场给功臣们敬酒,内中一个将军无礼,对彩儿动手动脚,彩儿已经将他头盔上的红缨拽下,交给了您,这个人不是很好查吗?您为什么不查?”

楚庄王笑回道:“这是寡人的过,寡人向彩儿赔礼。”

他真的站了起来,要向彩儿鞠躬,被彩儿和樊姬拦住了。

他二次坐了下来,一只手握着彩儿的玉腕,一只手抚弄着彩儿的秀发,一脸真诚地说道:“寡人身为大王,自己心爱的女人遭人戏侮,寡人何尝不气,何尝不想彻查?但寡人不查,自有寡人的道理。卿可知道,寡人今日宴请的这些大

夫和将军,都是平叛的英雄,大楚的功臣。没有他们,就没有大楚。他们为大楚流血流汗,寡人是诚心诚意地宴请他们,他们喝得越多,寡人越高兴。酒喝得多了,做出一些出格的事,在所难免。要不,人们会说'酒后无德'呢?再说……"

他本想说,你只在想你的贞节,贞节在血肉横飞的战争中,算个什么东西?彻查,查出来后,不杀他有违楚法。杀他呢?那可是一怒为红颜而杀了跟我出生入死的将军,岂不冷了国士的心!

这话不能说,若是说出来,又有些太伤许彩儿了,忙改口道:"再说,谁叫咱彩儿长得这么美呢,人见人爱,为了彩儿,竟然以身试法,咱们的彩儿应该感到高兴才是。哎,寡人怎么不是一个女人,寡人若是一个女人,有男人这么喜欢我,他亲我的脸,我就亲他的屁股……"

许彩儿破涕为笑,用双手使劲捶打着楚庄王的双肩:"你坏,你是天底下最坏的男人!"

楚庄王笑回道:"男人不坏,女人不爱。今晚,寡人留卿侍寝,寡人就给卿坏一个样子看看。"

他双手抱起许彩儿,将她放倒在御榻上。樊姬微微一笑,走向另一间卧室。

此事,被历史学家、小说家和剧作家命名为"绝缨大会",编成戏曲到处传唱,经久不衰,此乃后话。

却说楚庄王杀了斗越椒,又没有任命新令尹,国之大事小事,一齐堆到他的头上,弄得他连睡觉的时间都没有。

得选一个令尹了。

可选谁呢?思来想去,没有合适人选。没有也得选,这就叫瘸腿里挑将军。挑来挑去,挑到戢黎头上,可戢黎不干,他说自己才智有限,怕误了楚庄王大事,他又向楚庄王推荐了一个人,这个人叫詹何,是个哲人,带了一帮学生,住在郢都郊外。

楚庄王听了戢黎的话,忙备了一份厚礼,带着伍参,驱车来访詹何。但见那里有一座小山,山前绿树成荫,树林中有一个院落,院落周围是成片的菜园,有

许多学生打扮的年轻人在菜园里忙碌。原来他们师生自种自食。

“喂,詹何在哪里?”伍参停车问道。

那些年轻人仿佛没有听见,照样种他们的菜。伍参大怒,拔剑吼道:“汝等是聋了还是哑了?就是聋了哑了,难道不知道爷手中这把宝剑还可以杀人吗?”



第十二章　樊姬论贤

詹何虽说婉拒了楚庄王，楚庄王反而对詹何高看了一眼，用近似恳求的口气说："先生如果真的不愿出仕，那就请先生为寡人推荐一个令尹。"

第二天早朝之后，楚庄王让虞邱留下，告之樊姬之语，把个虞邱听得冷汗直流。

孙叔敖在很小的时候就出了名，这不单单因为他有一个好爹的缘故，而是他干了一件令人称道的事情。

楚庄王见伍参如此呵斥这帮学生，低声斥道："休得无礼！"说毕，跳下车来，走到菜园里，恭谨地向一年轻人问道："请问詹何先生在家吗？"

"汝是谁？"

"这个浑小子，是没有见过世面，还是明知故问？你就是不认识大王，也该认识大王的车呀，我……"伍参又想发火，被楚庄王拿眼神制止住了。

"寡人是楚王熊侣。"楚庄王毕恭毕敬地回答。

听说眼前这人便是楚国大王，年轻人并没有显得多么吃惊，不慌不忙地说道："原来是大王到了，失敬，失敬！先生在家，在下给大王带路，大王请。"

"汝等在这里种菜，先生为什么不来？"楚庄王一边走一边问。

"先生把我们这些学生编了两班，半天上课，半天劳作，一轮一班。我是二班，这会儿在院中听课的是一班。"

楚庄王在年轻人的带领下，顺着田埂，不多时便来到了那个院落。院落里

有一棵大树，树下坐了二十几个学生，正在听一位鹤发童颜的老先生讲课。不用问，这位老先生便是詹何了。

“刚才，我讲了什么叫忠臣，什么叫奸臣，这会儿该讲一讲什么叫明君，什么叫昏君了……”

“请大王在这里等候片刻，学生前去向先生禀报，也好叫他迎您一迎。”在距那棵大树尚有半箭之地之时，年轻人说道。

“别，别惊动他。寡人自登基以来，就在琢磨‘什么是忠臣，什么是奸臣，什么是明君，什么是昏君’这几个问题，总也琢磨不透，正想找人请教呢，让他讲吧。”

“那，恭敬不如从命。不过，这里距大树有些远，咱再走几步，坐到我那些同学的后边。”

“合适不?”楚庄王问。

“没有什么不合适的。”年轻人答。

“若是坐在你那些同学的后边，会不会影响先生授课?”

“不要紧。先生每次授课，附近总有一些人跑过来旁听，多时，竟达一百余人。”

楚庄王“噢”了一声道：“那好，寡人听汝的。”说毕，跟在年轻人的后边，来到了大树底下，那里有现成的石墩，伍参用袖子将石墩擦了七八遍，方请楚庄王坐下。

对于楚庄王的到来，詹何并非没有看到，旁听的人多了，他也不在意，轻咳一声，声如洪钟般地讲了起来：

“什么叫明君？以老朽的理解，有如下五个标准。其一，做明君的首先要明白，国家不是某一个人的国家，天下也不是某一个人的天下，这个某人，当然也包括君王。国家既然是天下人的国家，故而，为君为王的，要关爱天下苍生，要为天下苍生多做好事、善事。他们所喜爱的东西，君王就要不遗余力地去做，去满足他们；他们所厌恶的东西，君王就要不做，抑或抛弃。

“其二，以德治国。所谓德，不是品德，而是德政。齐相管仲，把德政具体

地分为六个方面，称为‘六兴’。哪六兴？第一兴，厚其生。开辟田野，建造住宅，研究种植，鼓励耕作，修缮房屋。第二兴，输之以财。广开财源，整顿库存，修筑道路，便利贸易。第三兴，遗之以水。疏浚积水，打通河道，修理水沟，建造桥梁。第四兴，宽其政。薄收租税，轻征捐赋，宽简刑法，赦免轻罪，宽恕小过。第五兴，匡其急。敬养老人，收养孤儿，救济鳏寡，关心疾病，吊问丧祸。第六兴，振其穷。给寒冷的人以衣服，给饥饿的人以食物，救助穷人，赈济灾民，资助赤贫。

“其三，要推行教化。教化不行，国民就不知道什么是忠，什么是奸，什么是孝，什么是不孝，什么是义，什么是不义，什么是信，什么是不信，什么是礼，什么是非礼，什么是荣，什么是耻。不知道这些，行为就没有规则，国若能治，吾不闻也。但若要推行教化，必得多多地创造财富。何也？人活在世上，要吃饭，要穿衣，要出行游玩，还得养老抚幼，没有粮食、布帛、木材、铁器、钱是不行的。要获得这些东西，就得多多地植树、垦荒、纺织、开矿、兴修水利，只有做到了这些，才能多多地创造财富。只有财富多了，才能更好地推行教化。借用管仲一句话，‘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如果连最低的生活都不能保证，谁还去顾那些礼义廉耻？

“其四，亲贤人，远小人。贤人谋的是国，是民，不知道媚上，也不想媚上，甚而为了国家和苍生不惜犯颜直谏，殷大夫比干、前大夫鬻拳是也。小人则不然，他们谋的是私，为了谋得个人私利，专拿好听的话，君王喜欢的话去说。甚而怂恿君王去干坏事。有一个成语，叫作‘助纣为虐’，讲的就是这种人，这种人往往为君王所宠爱，特别是那些昏君，不少国家，就因为他们的君王亲近小人而亡国，这种人近不得。至于如何亲贤人，管仲和齐桓公曾有过一段很有意思的对话。齐桓公问管仲，寡人身上有很多毛病，不知道妨碍不妨碍称霸？管仲问，主公都有哪些毛病？齐桓公对曰，好田猎。管仲曰，无碍也。齐桓公曰，寡人贪酒。管仲曰，无碍也。齐桓公曰，特好女色。管仲又曰，无碍也。齐桓公一脸惊奇地说道，好田猎、贪酒、好女色，乃人之大忌，何况一国之君乎？如此之事都不妨碍寡人称霸，难道还有什么可以不利于称霸吗？管仲拜而对曰，不知贤，

害霸。知贤而不用，害霸。用而不任，害霸。而复以小人参之，害霸……”

楚庄王鼓掌叫道：“好，讲得好！”

他这一叫，詹何抬起头来，以惊诧的目光盯着庄王。年轻人忙站起来说道：“先生，这一位是咱们大王。”

詹何点了点头，抱拳一揖道：“不知大王驾到，有失远迎，见谅见谅。但老朽今日在给学生授课，再有一刻钟就可以讲完。您先去老朽寒舍暂坐片刻，等老朽将课讲完，一并向您请罪。”

楚庄王道：“不要客气，课您尽管讲，寡人也不去您的宝舍。寡人干脆还坐在这里，听您讲课。”

詹何也不再谦让，继续讲课：“其五，和睦邻国，不以兵屈人。和睦邻国，这话老朽就是不讲，诸位也知道它的意思。老朽在这里重点讲一讲，不以兵屈人这句话。屈人，就是强迫人屈服，但要征服对方，不一定非要用兵，得用理、德，其次才用兵。古圣人有言，‘以德屈人者为上，以理屈人者为中，以兵屈人者为下’。齐桓公之所以能够‘九合诸侯，一匡天下’，成为中原第一霸主，雄踞霸主之位三十九年，靠的并不全是打打杀杀。有三件事，他做得非常漂亮：一救燕，二帮助鲁国平定内乱，三帮助邢国和卫国建造都城、恢复国家。特别是救燕，为救燕而灭掉了山戎的令支和孤竹，且把得来的土地和人民全部送给了燕国，把个燕庄公感动得不知说什么好，当齐桓公要离开燕国的时候，他送了一程又一程，恋恋不舍。猛抬头，已经进入齐国之境五十里了，齐桓公忙叫停车。按照周礼，国君送国君，是不可以送过界的。送过界了，那就是送人的国君自降身份了。燕庄公无所谓，齐桓公给他帮了这么大的忙，就是问齐桓公叫爹他也心甘情愿。但齐桓公觉着不妥，高声说道：‘来人，把这里以北的土地，全割让给燕国，从此这里就是齐燕的边界。’他不仅救人国，还要送人土地，送齐国自己的土地，把个燕庄公感动得涕泪交流。其实，受感动的何止燕国，闻者无不称赞齐桓公的高义，把他当作圣人来看待。继任霸主晋文公和秦穆公，在争霸的过程中，也不全凭的打打杀杀……”

楚庄王再一次鼓掌，一边鼓一边朝詹何走去。

詹何亦向他走来，欲行君臣大礼，被楚庄王拦住了。二人来到詹何客厅，分宾主而坐。二人一边喝茶一边聊天，聊天文地理，聊楚国历史、风土人情，聊列国之势和中原争霸，越聊越是投机，大有相见恨晚之意。

“詹先生，请您担任大楚之令尹。”楚庄王诚心诚意地向詹何发出了邀请。

詹何微微一笑道：“谢谢大王，大王如此高看老朽，但老朽不能从命。”

“为甚？”

“俗话说，人过七十古来稀，老朽今年已经年届七旬有三，今晚脱了鞋，明天早晨能不能穿，还在两可之间。”

楚庄王笑曰：“七十三岁能算老吗？前朝姜太公①，出山辅佐周文王之时，已经八十岁。辅过文王，又辅武王，兴兵灭商，方有大周这几百年的江山。”

詹何笑对曰：“姜太公何样人物，他不只是个兵圣，他还是个神，老朽岂敢和他相比！”

“姜太公不可比，百里奚呢？百里奚相秦之时，已年届七旬。”

“百里奚老朽也不能比，百里奚志在求仕。老朽呢？老朽志在淡泊，一提做官的事，便头皮发麻。大王如果想让老朽多活几年的话，就不要再说出仕的事。”

在楚庄王的心中，从商，没有不图冀发财的；读书，没有不愿意做官的。堂堂令尹，这岂止是官，这是百官之首，一人之下，万人之上，他竟然婉言拒之，可见，天下之人各有各的生活方式，并非人人都愿意发财、愿意做官。唉，什么是高人，这便是高人！詹何虽说婉拒了他的请求，楚庄王反而对詹何高看了一眼，用近似恳求的口气说道：“先生如果真的不愿意出仕，那就请先生为寡人推荐一个令尹。”

詹何想了一想说道：“说心里话，在老朽的朋友圈中，能够胜任令尹的还真没有。但大王硬要老朽推荐，老朽就给您推荐一个，这个人叫虞邱，乃沈邑人氏，官居沈邑宰。若论道德文章，治邦安民，是没有啥说的，但若让他运筹帷幄，

---

① 姜太公：因其祖籍吕国，故又叫吕尚。吕国，在今河南省南阳市西。

决胜千里之外，抑或是辅助大王，光大楚国，称霸天下，尚缺一些火候。”

楚庄王笑道：“只要能帮寡人治邦安民，寡人之愿足矣，何复他求！”

拜别了詹何，楚庄王回到王宫，立马颁旨一道，宣虞邱进宫。一见之下，便心生好感，此人不仅仪表堂堂，而且谈吐儒雅，又有见地，当即拜他为大楚的令尹。

虞邱走马上任之后，工作上兢兢业业，事必躬亲，赏罚严明，从不占国家一分钱便宜，世人都说他是一个好官。但上任六年有余，楚国并没有发生多大变化，治安如旧，国人的生活如旧。可楚庄王挺满足的，每日与他商议国事，往往商议到深夜，就是梦中嘴里还咕哝着什么。

樊姬看不下去了，总想寻机会劝一劝楚庄王，但每当楚庄王回来之时，她已进入了梦乡。这一日，她捧了一册书，坚持读下去。读到鼓打二更三刻之时，楚庄王方一脸疲倦地走了回来。

“大王，天到这般时候，您方才回来，让臣妾等得好苦，出什么事了？”樊姬掩卷问道。

“寡人与虞邱商议国家大事，不知不觉就聊晚了。”

樊姬哦了一声道：“虞邱，莫不是虞令尹吗？”

“正是。”

“那个人臣妾觉着像个管家婆，婆婆妈妈，大王和他有什么好谈的？”

楚庄王将脸一板说道：“休得胡言，虞令尹是一个很了不起的贤人，寡人的得力助手！”

樊姬掩嘴笑道：“虞令尹是不是大王的得力助手，只有大王知道，臣妾不敢妄断。但大王说他是一个贤者，臣妾不敢苟同。”

“卿既然不敢苟同，必有卿不敢苟同的道理，卿不妨说出来让寡人听一听。”

“臣妾有幸服侍大王，算起来当有十一年了。这期间，臣妾时常花费钱财到郑国和卫国搜求美人，进献给大王。臣妾先后进献了九人，其中比臣妾贤淑的有两人，和臣妾不相上下的有七人。臣妾不傻，臣妾岂能不知道，这么多美女



到了您的身边,会妨碍大王对臣妾的专宠,也会夺去臣妾的尊贵。可臣妾为什么还要这么做呢?说白了,您是大王,楚国的大王,臣妾不敢以私废公!"

樊姬稍微停顿了一下,一边观察楚庄王的表情,一边又接着说道:"因为臣妾知道,您是一国之君,身边需要有更多的贤德女人来照顾您的生活,臣妾不能只考虑个人的得失,而耽误了选用贤德之人辅助您和国家。"

她见楚庄王听得很专注,进一步说道:"现在,虞邱做大楚国的令尹已经六年了,除了他自己的子弟宗族亲戚之外,他从来没有推荐过贤人进来,也没有听说过他罢免过哪个不贤之人,难道贤能的忠臣就是这样吗?挡住了真正贤德之人为国尽忠的道路,就等于蒙蔽大王;知道别人贤德也不举荐,就是不忠;不知道别人的贤德,就是没有智慧。臣妾这话对与不对,还请大王明鉴!"

楚庄王频频颔首道:"汝言之有理,言之有理!"

第二天早朝之后,楚庄王让虞邱留下,告之樊姬之语,把个虞邱听得冷汗直流,免冠说道:"夫人之言,犹如醍醐灌顶,臣为令尹六年了,国不加治,狱诉不息,贤人不升,淫祸不讨,久践高位,妨群贤路,尸位素餐,贪欲无度,臣之罪大矣!臣当遍访贤才于王以赎罪。"

翌日,虞邱便挂冠而去,遍访国中。这一日,来到云梦泽期思[①],但见这里的稻子较他地为好,询之每亩的产量,答在十二石以上。而他地的稻子,一亩只有七八石。期思稻子的产量为什么这么高?因为这里有一个期思陂。陂者,池塘也。这里原本没有陂,也不种水稻,五年前来了一个贤人,带领当地百姓引期思之水以筑陂,并帮助农夫种上了水稻。这里,原先只有十几户人家,如今产水稻而且丰收了,人越聚越多,由十几户发展到二百多户。

要知道,那时的生产力很低下,种植也很粗放,种庄稼全是望天收,莫说被人称为蛮荆的大楚,就是中原列国,也不知道兴修水利,而这个人知道,且一修便成,这个人一定不简单,说不定他就是我要访的能够担当令尹大任的人。

虞邱不走了,席地而坐,向当地百姓详细地打听这个贤人的情况。

---

① 期思:地名,在今河南省固始县。

贤人乃司马贾的儿子，名叫敖。斗越椒杀了贾之后，遣人去抄贾的家，要来一个斩草除根，不想走漏了风声，敖携母而逃，一直逃到期思，隐居下来。

说到敖，大家也许不知道，但说到孙叔敖，恐怕是无人不知了。其实，敖便叫孙叔敖，是楚国第一贤相。

敖，名敖，字孙叔。在战国之前，说到某人，一般不说姓，说字和名，且把字放在名的前边。故而，敖又叫孙叔敖。

孙叔敖在很小的时候就出了名，这不单单因为他有一个好爹的缘故，而是他干了一件令人称道的事。

那一年他才十一岁，去郊外牧羊，在路边看见了一条两头蛇，心中大骇："吾闻两头蛇乃不祥之物，见者必死，吾命休矣！"哪还有心再放羊了。将羊一牵，哭着往家走，走了二十几步，忽又想道："若留此蛇，倘他人再见之，又丧其命。我横竖是死，不如把它打死，免得他人再因它而死。"

他寻了一块石头，掉回头来，把蛇砸死，在山丘边挖了一个一尺多深的坑，把蛇埋了进去，这才牵着羊回家。其母见他回来得这么早，少不得要询问原因："吾儿今日咋回来这么早?"

这一问，问得他泪如雨下，哽声说道："儿将死了，从今以后，不能再给您放羊了，也不能再孝敬您老人家了！"

其母一脸惊诧地问道："吾儿何出此言?"

"儿听人言，见两头蛇者必死，儿今日看见两头蛇了。"

"蛇今安在?"

"儿恐后人复见，已杀而埋之矣。"

老母笑曰："人有一念之善，天必佑之。汝见两头蛇，恐累后人，杀而埋之，此其善岂止一念哉？汝不会死，汝不仅不会死，还会因此而得福。"

后人为了纪念孙叔敖，将这个小山丘，取名蛇入山，今天湖北省荆州市区蛇入山公园里还塑着孙叔敖的像，是一个孩子举着石头往地上砸蛇的样子。

听了有关孙叔敖的介绍，虞邱说："好，好，我这一趟没有白跑，这个孙叔

敖,便是我要寻找的大楚令尹。"

在村人的带领下,虞邱来到孙叔敖家中,见到了孙叔敖。

他一路走一路想,一般来讲,小孩子都怕蛇,且还是两头蛇,一个十一岁的小孩竟敢把它打死,这小孩一定很勇敢,成人后应该是高高大大,一脸的刚毅,抑或是相貌堂堂,一脸的睿智。何也?没有刚毅和睿智,岂知道兴修水利,向老天爷要粮食?莫说做,连想也不敢想。

谁知他一见之下,大失所望,那孙叔敖既不高大,也不刚毅,更不睿智。论个头儿,尚不足六尺半,六尺半不是已经很高了吗?就是有"巨无霸"之称的穆铁柱又有多高?读者不免要问。

那时的一尺,仅仅相当于现在的二十四厘米,也就是现在的零点七二尺。这样一折算,孙叔敖的个子当在四点六八尺左右,连"三等残废"都够不上。

他不只矮,而且瘦,还是一个秃子。又矮又瘦又秃,一副猥琐之相。

可他是贾的后人,当地人又对他如此称赞,且那期思陂和金黄色的稻田又实实在在地存在着,不能以貌取人。聊吧,好好地和他聊上一番再说。

这一聊便是两个时辰,从如何"兴邦安民""施教于民""布政以道",一直聊到如何联弱国而抗强晋,进而争霸天下,俩人越聊越投机,大有相见恨晚之意。在聊的过程中,孙叔敖口若悬河,说到兴奋之处二目放光,和初见之时判若两人。

虞邱一脸异彩地说道:"汝便是老朽所要寻找的大楚国令尹,请汝收拾一下,明晨便随老朽去郢都谒见大王。"

孙叔敖笑对曰:"在下这副模样,若是位列朝班,岂不有煞百官风景?在下还是在这里安心种田吧。"

"不,治国平天下,要的是本领,不是相貌,先生不要自己看不起自己。"

"好,恭敬不如从命,在下听您的。"

孙叔敖的担心并非多余。虞邱回到郢都之后,立即面见楚庄王,告之期思之行。



楚庄王听说他带回来一个贤人，而且这个贤人还是大忠臣贾的儿子，当即传诏进宫。及至见了孙叔敖，比虞邱初见孙叔敖还要失望：就他这副尊容，即使贤如周公，谋比姜尚，每次往大殿上一站，且还要站在众卿之前，不说有煞风景，也叫人心情难以舒畅，这令尹说啥也不能让他来当。但人家千里迢迢跑来，不，是虞邱把人家请来的，又是贾之后，贾又是为寡人死的，不能太怠慢了人家，令尹不可做，做一个邑宰、县长还是可以的。想到此处，强装笑颜，问了孙叔敖老母的身体，又问他母子是如何逃出郢都，再问他这些年做了些什么。但绝不问他如何治国，如何安民，如何争霸天下。在问的过程中，从没正眼瞧过孙叔敖。他不想看孙叔敖这副尊容，特别是他那个秃头。

问过以上三个问题之后，楚庄王正式表态了："听虞令尹讲，先生在兴修水利方面很有一套。淮水从寿邑经过，可那里的官员不知道利用，不仅不知道利用，还眼睁睁地看着淮水在那里胡闹，那里年年受灾，年年向国家讨要赈粮。寡人想派爱卿去做那里的邑宰，请爱卿到了那里之后，好好把水患治一治，最好也像在期思一样，修一个大陂，改旱田为水田。爱卿觉着怎样？"

孙叔敖叩首说道："多谢大王，臣一切听从大王安排。"

等虞邱得了消息，孙叔敖已经出了郢都三十余里，虞邱忙驾车去追。追上之后，抱怨道："老夫千里迢迢将您请来，是想让您做令尹的，挑重担的，且大王已经许我。如今给了您一个邑宰，您竟然同意了！不行，您得跟老夫回去，老夫就是拼着和大王翻脸，也要他收回成命，另行委派。"

孙叔敖轻轻将头摇了一摇："谢谢令尹大人，您有些太高看在下了。就在下这点本事，确也难胜令尹之大任。就是在下真像您所说的那样，有那么一点本事，大王并不知道呀。就是知道，让在下去邑县磨炼磨炼，也并非坏事。"

虞邱长叹一声道："好吧，您就先去寿邑屈就吧，少则一年，多则两年，老夫一定让大王请您回来。"

两年一晃而过。

楚庄王并没有召回孙叔敖的意思，孙叔敖也没有回来的意思。



又一个一年,那便是第三年了。虞邱坐不住了,他知道,孙叔敖已经在寿邑做出了骄人的业绩,他便拽上伍参,要去寿邑看一看孙叔敖。

他为什么要拽上伍参,因为伍参是楚庄王驾前的红人,别人的话他可以不信,但伍参的话他信,非常的信。一因令尹相邀,他不好意思不去;二因斗越椒造反之时,急欲杀掉贾和伍参,伍参因得了消息,翻墙而逃,贾却死了,他觉着对不起贾,也想为贾家人出一把力,以补前过。

虞、伍二人来到寿邑,但见这里被治理得井井有条。二人视察监狱,只有两个犯人,还是从外邑来到寿邑作案的强盗;二人观每家的粮囤里堆满了金黄的稻子。问到水患,老百姓一脸喜悦地说道:早治住了。问是怎么治的,老百姓说孙叔敖来到寿邑的当年,便发动了数万人,在芍陂修筑堤堰,这些堤堰连接东西的山岭,并开凿水渠引来河水,造出了一个叫芍陂[1]的人工大湖,且设有水闸,可以调节水量,既防水患又可以灌溉农田。

闲言少叙,却说虞邱和伍参,在寿邑待了五天,耳闻目睹,既感到惊奇,又感到振奋,三年时间,孙叔敖竟把一个贫穷而又多灾的寿邑,变成了一个人人安居乐业的鱼米之乡。再看一看大楚国的其他地方,面貌依旧,每年向国家讨要赈粮的县邑,少说也有十几个。不能再这样下去了,无论如何也要说动大王,把楚国交给孙叔敖来打理!这是在离开寿邑之前夜,虞邱推心置腹地对伍参说的一句话。

楚庄王听了虞邱、伍参江南之行的观感,沉默了良久说道:“照二卿所言,孙叔敖确实是一个不可多得的人才,但作为大楚的令尹,不能只会修水利,更重要的是治国,是帮助寡人拿大主意的,是寡人的左膀右臂。孙叔敖有这本事吗?”

虞邱道:“有。”

“何以见得?”

---

① 芍陂:此塘“周一百二十里许,在寿县南八十里”。到了唐代,改为安丰塘,它是我国古代著名的四大水利工程之一。这四大水利工程,一叫安丰塘,一叫漳河渠,一叫都江堰,一叫郑国渠。而安丰塘位居四大水利工程之首,被誉为神州第一塘,位居世界塘中之冠,直到现在,还在发挥着作用。

"邑虽不大,犹如麻雀,麻雀虽小,五脏俱全。短短三年时间,他把一个邑治理得这么好,若是把他放在令尹的位置上,治好一个国家没有问题!"

"能治好一个邑,就一定能治好一个国吗?"

虞邱老老实实地回道:"这不一定。"

"既然虞爱卿知道能够治理好一个邑的,不一定能治理好一个国家,那为什么还要一口咬定,把孙叔敖放在令尹的位置上,他治好一个国家没有问题?"

虞邱反问道:"孙叔敖在期思的时候是一个什么官职?"

"什么也不是。"

"他什么也不是,竟能带领当地的百姓兴修水利,且又取得那么大的成就,若是再给他一顶令尹的大帽,岂不是如虎添翼?况且,又有您在后边掌舵,还怕他把大楚管理不好吗?"

"这……"

"请您相信老臣的眼光,老臣第一次向您举荐孙叔敖,也许有点冒昧,事过三年,老臣再次向您举荐孙叔敖,是经过深思熟虑的。您若愿意听老臣的,这是大楚之福,社稷之福;您若不听,老臣也无可奈何,但老臣这令尹,决心不再干了。老臣在走出王宫之前,有几句肺腑之言,送给大王,请大王不要怪罪。"

楚庄王满脸微笑地说道:"说吧,寡人的气量,还不至于这么小!"

"大王,有道是'聪明不过君王',何况是您!在您的心中,您并不是不知道孙叔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也并不是不知道他完全能够胜任令尹。关键是,您嫌他的尊容有些对不起国人,也有失令尹的威仪。这叫什么来着,这叫'以貌取人'。若是以貌取人,先文王就不会成为大王,先文王虽说是鸡胸驼背,可在大楚的历史上,其成就可以与先武王媲美,国内国外,有谁因他的形象而对他有些许贬抑?大王要的是治国的贤人,而不是挑选俊男靓女,假如要选漂亮潇洒的男人,哪一个小巷里不是一抓一大把?"

第十三章　螳螂捕蝉

孙叔敖见恶汉当街打死了菜农，大声喊道："诸位，我是当朝令尹孙叔敖，有擒得恶汉的，赏银三十两。"

楚庄王对虞邱说道："寡人心目中的令尹，不仅仅是一个好官，更是要帮寡人治国的，是寡人的'大拿'。'大拿'你懂吗？大拿就是帮寡人拿大主意的人。"

为讨伐晋国之事，大臣们全都反对，楚庄王故态复萌，又来了一招"敢谏者死"！此招一出，百官噤若寒蝉，唯独孙叔敖站了出来。

虞邱这一番话，击中了楚庄王的软肋，他断定楚庄王会发怒，甚而一剑杀了他也未尝不可。

谁知，楚庄王并没有发怒。

不是没有发怒，楚庄王是在克制着自己。为了克制自己，他使劲咬着嘴唇，咬得出血。

"说完了没有？"楚庄王绷着脸问。

"完了。"

"完了该寡人说了。汝对孙叔敖如此推崇，寡人依汝，寡人这就宣孙叔敖进京，封他为令尹……"

答应了，他终于答应了，大楚有望矣！虞邱喜极而泣，跪倒在地，高呼："大王圣明！"

楚庄王将手摇了一摇："卿不必如此激动，卿暂且平身，听寡人把话说完。孙叔敖既然当了令尹，卿就不能当了。好在寡人手中，尚有一顶箴尹的官帽，那就请卿委屈一下吧……"

"斗克黄呢？"虞邱试探着问。

"自他家被抄之后，他独自一人过日子，很少出门，也很少说话，说媒的倒也不少，他坚不再娶，以他这种心态，如何去做箴尹？寡人打算拜他一个大夫，也不再给他安排什么任务，让他安度晚年吧。"

虞邱欲言又止。

楚庄王继续说道："汝这一打岔，寡人差点儿把正事给忘了，寡人依汝之言，拜孙叔敖为令尹，但寡人把丑话说到前头，孙叔敖上任半年，若是没有做出明显的政绩，寡人就免他的职！"

虞邱轻轻颔首，表示同意。

"不只免他的职，还要问汝一个荐人不当之罪。"

"怎么问？"

楚庄王做了一个杀头的动作："寡人不只要杀汝，还要杀汝全家！"

虞邱咬咬牙，坚定地回道："好。"

孙叔敖一步登天，由一个小小的邑宰，一跃而为大楚的令尹，门前车水马龙，都是来为他祝贺的。詹何也来了，他身穿粗衣，头戴白帽，手中还提了一小捆冥纸，这哪里像个贺喜的样子？分明是来吊唁的。

孙叔敖一脸诧异地问道："老先生，您这是想做什么？"

"吊唁的。"

"在下府中并没可吊之事呀？"

"怎么没有？"

"什么事？"

"你做了令尹。"

孙叔敖越发诧异："这是喜事呀！"

"老朽岂不知道这是喜事？但喜事也会变呀，古智人有言，'祸福相生'。老朽还听说，爵位高的人会招人嫉妒，官大的人会招人厌恶，俸禄高的人会招人怨恨。有此三怨，汝难道不感到可怕吗？"

孙叔敖略一思索回道："古智人亦有言，'祸福唯人'。既然唯人，在下便可设法避之。"

"如何避？"

"我的爵位越高，我就越对百姓好；我的官越大，我的心就越平淡；我的俸禄越高，我就越多做一些善事。这样就不会再有'三怨'了。"

詹何颔首说道："竖子还算一个明白人。"一揖而去。

自此之后，孙叔敖闭门谢客，并将所收的贺礼，一一退还。为了节省开支，他出行的车子由花梨木改为榆木，而驾车的马也是瘦弱不堪的母马。

还有，他所穿的衣服，多为麻衣；所吃的食物，全是粗粮烙的饼、菜叶煮的汤，好不容易打次牙祭，吃的还是咸鱼干。——要知道楚国本是鱼米之乡，一个令尹吃点鲜鱼，本是极容易的事，可孙叔敖宁肯吃咸鱼干，而咸鱼干的价钱，只及鲜鱼的一半。

孙叔敖如此节俭，连他的马夫都看不过去了，劝他说："用健壮的马拉车，不仅跑得快，也是身份地位的象征，大人何苦要用母马呢？还有衣服，麻衣连像我这样的人穿着都感到有点穷酸，何况贵为令尹的您呢！您不要自己折磨自己了。"

孙叔敖笑着回答道："我听说君子穿得越好，就越恭敬；小人穿得越好，就越骄傲。我这个人没什么德行做君子，所以不敢穿好衣服啊！"

他如此节俭，一年的俸禄根本花不完，花不完的俸禄，他便拿出来救济穷人。

也许是过了几年流亡生活的缘故，他对下层人士特别关注，每当闲暇之时，总要便服上街，与小商小贩促膝谈心。

忽一日，他正在街上闲逛，一个恶汉在买菜的时候，硬是少给了菜农三个铜币，菜农当然不答应，二人发生了争执，恶汉一怒之下，将菜农打倒在地，又照菜

农胸口上踹了一脚，那菜农口喷鲜血而死。孙叔敖大声喊道："诸位商贾，我是当朝令尹孙叔敖，有人擒得恶汉的，赏银三十两。"

他这一喊，众商贾一齐上前，将恶汉拿住。那恶汉一点儿也不惊慌，大声说道："不就打死了一个卖菜的吗，大人何必如此大动干戈！走，在下这就随你去令尹府，待会儿在下的伯父来了，看你怎么向他交代？"

他这一说，孙叔敖方将恶汉仔细打量一遍，这一打量，吃了一惊：此人姓虞，乃他的恩人虞邱的亲侄儿，名叫虞芽儿。若是将他交给司败[①]，他小命难保，如何对得起恩比天高的虞箴尹？

若是将他就此放了，国法何在？他默想了一会儿，将牙一咬说道："吾宁负恩公，不负朝廷，把他押到司败那里！"

这一押，虞芽儿理所当然地被司败正法了，消息为孙叔敖的妻子所知，她对孙叔敖埋怨道："没有虞箴尹，哪有您的今天？您竟然杀了他的亲侄子，看您见了虞箴尹，如何向他交代？"

"不用交代！"他顿了顿又道，"虞箴尹既然诚心诚意将我推荐到令尹的位子上，就是想让我做一个好官，为大楚的振兴尽一点微薄之力，如今郢都如此混乱，那虞芽儿竟敢当街行凶，我若不拿他开刀，如何去惩治奸邪之徒？如何治理郢都？如何治理大楚？你放心，虞箴尹不会恨我的。"

孙叔敖说得对，虞邱听到虞芽儿被正法的消息，不仅不怒，反找到楚庄王，开门见山地问道："大王，老臣的侄儿犯法，孙叔敖将他正法了。这事不知道您听说了没有？"

楚庄王道："听说了。"

"大王作何之想？"

"爱卿作何之想？"楚庄王反问道。

"奉国法而不党，此大楚之福也。"

楚庄王一蹴而起："爱卿真的这么想吗？"

---

① 司败：专门惩治达官贵人的部门。



虞邱道："老臣岂敢欺骗大王。"

楚庄王长出了一口气，说道："听卿这么一说，寡人放心了。今午，卿不要走了，你我君臣二人，好好饮上几樽。"

三樽酒下肚，虞邱直言不讳地问道："大王觉着孙叔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他是一个好人、好官、清官、有德之官！"

虞邱将双掌啪地一拍道："如此说来，老臣也就放心了！"

"汝放心什么？"

"大王曾经言道，老臣若是荐人不当，不仅要杀老臣，还要杀老臣的全家。今日听大王这么一说，老臣放下心来，老臣不仅自己无虞，老臣全家亦无虞矣！"

楚庄王笑道："汝高兴得未免有些早了吧？汝所荐之人，乃是要做大楚的令尹。但从孙叔敖上任之后的所作所为，只能证明他是一个好人、好官、清官，一个有德之人。像这样的人，除了你，还有斗克黄，一抓一大把！寡人再说一遍，寡人心目中的令尹，不仅仅是一个好官，更是要帮助寡人治国的，是寡人的'大拿'。'大拿'你懂吗？'大拿'就是帮助寡人拿大主意的人，是寡人的左膀右臂！"

虞邱无语。

虞邱再拜而退。

虞邱出了王宫，来到孙叔敖的令尹府，将他与楚庄王的对话，一字不漏地道给了孙叔敖。孙叔敖一笑了之。

他虽说一笑了之，但心中并未放弃自己的打算，由虞芽儿当街行凶之事，他想到了楚国的法律，他觉着楚国的法律过于简单："伤人者死。但伤人有多种，因蓄意而伤，因自卫而伤，不可同日而语。"为此，他制定了《仆区》[①]。由于此法的制定，使得楚国"上下相合，世俗盛美，政缓禁止，吏无奸邪，盗贼不起"。

---

① 《仆区》：中国历史上第一部刑法。

社会治安稳定下来之后，孙叔敖开始着手整顿军制和军法。他首先对楚军进行了军制改革：在行军时，右军跟着主将的车辕所向而进退；左军打草作为歇息的准备；前军开道，以旗为标志后军，以防不测；中军斟酌谋划；后军以精兵为臀。各级军官各建其旌旗，以表明其地位与职司，并以此而行动。这样，孙叔敖将部队分为五个部分，分工明确，各司其职，组织严密，灵活作战，做到军政不必等待命令而完备，具有了更大的战斗力。

此外，孙叔敖在整顿军制和军法的同时，还改革了楚庄王亲兵的建制。他将王卒分为左右二广，每广有战车三十辆，每广又分左右两偏。右广负责早晨到中午的警卫，左广负责下午到晚上的警卫，无论何时都处于战备的状态。经过孙叔敖的改革，楚庄王的这支王卒部队被训练成了一支时刻戒备、精锐无比的特种部队。

立法也好，改革军制也罢，楚国得以强大，关键是厚其民生。为了厚其民生，他每个月总要抽出几天时间，到乡下去指导百姓种麦种稻、兴修水利。云梦通渠又称荆汉运河，这条中国历史上的第一条运河，便是在他的领导下开凿的。这条运河不仅沟通了江汉之间的航运，且可灌溉两岸的农田。据考证，这项水利工程比引漳十二渠早二百年左右，比都江堰工程早三百五十多年。

通过这条运河的开挖，加之期思陂、芍陂等水利工程的建造，楚国的农业得到了长足的发展，国民由一日两餐，变为一日三餐。

于是，虞邱便去面见楚庄王，将楚国这两年来的变化，点滴不漏地报给了他，笑问道："老臣荐人可否失当？"

楚庄王笑道："不算失当，但孙叔敖与寡人心目中的令尹相比，仍然有着一定的差距。"

"差距者何？"

"寡人有言在先，寡人心目中的令尹，乃是要帮寡人治国，是寡人的'大拿'。由上而言，孙叔敖确也是一个合格的令尹。但话又说回来，作为一个令尹，除了能做到以上几点之外，还有两条。"

"哪两条？"



“一是处理突发事件的能力，二是敢不敢匡正君王的过错！”

虞邱三揖而退，又将此话点滴不漏地道给了孙叔敖，孙叔敖又是一笑了之。

忽一日，楚庄王下令，要把“议鼻钱”改为大钱使用。

何为“议鼻钱”？

议鼻钱就是在楚国通行的贝壳状的铜币。楚庄王觉着这种钱币太轻，下令把小钱改铸为大钱。

这一改，老百姓用起来很不方便，纷纷放弃了商业经营，管理市场的官员向孙叔敖报告：“市场乱了，老百姓无人安心在那里做买卖，秩序很不稳定。”孙叔敖忙到市集上转悠了三天，也没有向楚庄王禀报，断然下令，罢去新币，恢复旧币。下令三日后，“市复如故”。楚庄王心中尽管有些不悦，但也未加指责。

又一日，楚庄王心血来潮，觉着国人所乘坐的车子太矮，一来不便于驾马，二来打起仗来，也不能做战车使用，便下令全国，一律把车的底盘加高，违者军法处置。为此，还杀了人，可收效甚微。楚庄王大怒，传旨一道：“杀，照一百个、一千个、一万个杀，看谁还敢抗拒寡人的命令！”

孙叔敖正在病榻上，听说了这道诏令，抱病进宫，向楚庄王谏道：“坐车就像穿衣，各人有各人的爱好，且是，现在的车虽说底盘低了一些，但坐起来稳当。不能因为人家的车底盘不愿加高，就割了人家的头。何况，要把车的底盘加高，还需要花钱，数目虽说不大，但作为一般人家，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治国之道，贵在以德，按照詹何的话讲，叫作‘以德治国’，既然要以德治国，就要慎用刑罚，请大王思之。”

楚庄王辩道：“寡人要国人将车的底盘加高，并非硬要统一国人的爱好，乃是为了战争着想。试想，像国人现在乘坐的这种车，一旦打起仗来，能够当作战车征用吗？”

“当然不能！但这话千万不能往外说。国人一旦知道您把车底盘加高的目的，乃是为了战争，就更不愿意加高了，甚而连车也不要了。”

他顿了顿又道：“请大王换位思考一下，若大王是一平民，省吃俭用买了一辆车，却是要等着被国家征用，您愿意买吗？”

“这……”这问题楚庄王还真没有想过呢。

“按照爱卿之意，这车底盘是无法加高了。如果不再加高，一旦打起仗来，车源从哪里来？况且，为了加高车底盘一事，寡人下了两道诏令，还发了狠话，若是半途而废，王威何在？”

孙叔敖微微一笑说道：“臣的意思并非反对加高车底盘，也并非不叫加高车底盘，更不想要大王的王威有丝毫损减，只是想改变一下做法，让国人心甘情愿地把车的底盘加高。”

楚庄王又惊又喜道：“爱卿既有让国人心甘情愿地加高车底盘的高招，还不快快讲来！”

孙叔敖没有直接回答，反将这三年的所作所为向楚庄王汇报了一遍，楚庄王尽管心烦，还得强作笑颜地听他汇报。

“大王，臣这三年所做之事，概括起来是三句话：一、厚民生，二、健全法制，三、加强军备。这是大楚得以存在的根本，但要使大楚真的振兴起来，单靠上述三点是不够的，还得推行教化。要想推行教化，不只要施之以教，还要施之以礼。礼也叫礼仪。礼仪的范围很广，如何建房、如何穿衣、如何殡葬、如何嫁娶，等等，皆有‘礼’可据。咱这里不说别的，单说建房，每座房、每个院落，乃至都邑小区的里门，统统都有门槛，大王不妨在这门槛上做做文章。”

到了此时，楚庄王方算听出了一点儿门道：“讲，继续讲。”

“大王只需命令士以上的官员把各自院落大门的门槛加高，也包括都邑小区的里门。这样一来，底盘低的车就过不去了。到了那时，不用大王命令他们，他们也会把车底盘加高。乡下的人，也包括都邑的百姓，不可能不和士以上的官员打交道，也不可能不到都邑来办事，这一打交道，这一办事，非得坐高底盘的车。何况，一旦士大夫们坐上了高底盘的车，国人会把这种车当成一种时髦，纷纷仿效……”

楚庄王猛地将双掌一拍，一脸兴奋地说道：“妙，妙，这主意太妙了。”

于是，楚庄王便按照孙叔敖的办法去办，过了不到半年，国人自动把车子的底盘加高了。楚庄王很满意，也很高兴，把虞邱召进宫来，赏他白银千两，绢五

十四，以酬其荐人之功。

通过孙叔敖的努力，当然也是楚庄王英明领导的结果，楚国富了，国人乖了，军事力量也较之以前强大得多了。这一强大，楚庄王不安分起来，他要称霸，他要把问鼎中原的事业继续下去。

要称霸就得打仗，打谁呢？郑国是他的盟国，宋国、陈国、蔡国是他的手下败将，不用再打了。卫国、曹国和邢国，在中原只能算一个中等国家，就是将他们打败，意义也不大。既然要打，就打强的。在中原列国中，以晋最强，又久居霸主之位，若是打败了他，不用召开会盟大会，我熊侣便是天下的霸主了。

楚庄王是一个果断而又有些武断的人，认准的事，说干就干，不计后果，不听谏阻。甚而故态复萌，又来了一招："有敢进谏者，死！"此招一出，百官噤若寒蝉。这百官也包括苏从和申无畏，但不包括孙叔敖。朝会将要结束的时候，孙叔敖站了起来："大王，关于讨伐晋国之事，臣想说一说自己的看法。"

楚庄王将脸一黑道："说可以，但说完之后必死，难道汝不怕死吗？"

"臣听说因害怕挨打而不敢劝说父亲过错的儿子，不是一个孝子；因害怕杀头而不敢劝谏君王的官员，不是一个忠臣。"说到这里，故意将话顿住。

楚庄王黑着脸说道："说下去。"

"关于该不该伐晋，臣暂且不说，臣想给大王讲一讲蝉和黄雀的故事。"

楚庄王没有点头，也没有摇头。

既然您没有摇头，那我就说下去。

"臣家后院，有一棵老榆树，有水桶那么粗，臣每天清晨总要去后院打拳。当然，朝会之日除外。昨晨，臣又去了，看见那棵老榆树上落了一只蝉，这蝉正要伸开翅膀去喝叶子上的露水，却不知道有一只螳螂正躲在它的后边，想抓了它当一顿大餐；螳螂正想着吃蝉，却不知道它的后面有一只黄雀，仰着头，想啄了它饱餐一顿；黄雀想吃螳螂，却不料臣的儿子孙安正拿着弹弓要打它；孙安只想着如何去打黄雀，却不知他的脚后有一条毒蛇……其结果，蝉死在了螳螂手里，螳螂死在黄雀手里，黄雀死在孙安手里，而孙安又为毒蛇所伤，险些丢了性命。这就是贪前而不顾后的结果啊！"——"螳螂捕蝉，黄雀在后"一典，便出于

此。也有人不这么认为，说是这个典故，出自《庄子·山水》。不佞的依据，来自韩婴的《韩诗外传》，并非不佞杜撰。

孙叔敖顿了顿，抬高了声音说道："大王，晋国自晋成公为君以来，亲贤人、远小人，委赵盾以国政，国为之大治，兵强而又马壮。此时若是去讨伐晋国，胜负难料，还是等一等再说吧。"

楚庄王频频颔首："卿说的极是。卿能够冒死进谏，以匡寡人之过，此乃社稷之福，寡人之福也。寡人赐卿，户三百，良田一百顷，以奖忠臣。"

孙叔敖连连摇手道："大王给予臣的俸禄，足以使臣养家糊口、丰衣足食，不敢再贪那些人口和良田。再说得明白一点，臣不想做第二只螳螂，也不想做第二只黄雀！"

就在楚庄王决定不再讨伐晋国的第二个月，边吏来报，群舒勾结吴国和越国再次反叛大楚，杀边吏、抢财物、掳妇女，陷我一县二邑。

楚庄王暗道了一声"好险"，若是不听从孙叔敖的劝告，此时已经和晋国干上了，若是侥幸打了胜仗还好；若是败了呢，那后果不堪设想！



第十四章　中原第一姬

经子蛮这一说，素娥不敢喊了，只有挣扎，挣扎，挣扎而已！面对一个壮汉，一个禽兽不如的壮汉，这一切全是徒劳。

夏御叔含泪对夏姬说道："汝有这等容颜，日后必不寂寞，但恨孩儿年幼，无人照管，恐不能独立成人……"

孔宁在向夏府的男奴女婢分配任务的时候，有条不紊，简直就像一个指挥若定的将军，夏姬又是佩服，又是感激。

楚庄王原本要伐晋的，因孙叔敖给他讲了一个故事而打消了这个念头，但心中窝了一肚子邪火，正无处发泄，闻听群舒反叛，当即调动五百乘战车，向群舒杀去。在春秋和春秋之前，战争的规模都不算大，每一次动用的兵车，双方相加，也就是三五百乘，而这一次，仅楚一方，就出动了五百乘。五百乘便是五万人。

五百乘战车，五万名将士，向群舒压来，群舒如何经受得了，一战即溃。群舒的几个头目，要么为楚所杀，要么逃奔他邦。群舒所辖之地，变成了楚国的四个县。吴、越二国，本来与群舒定盟，支持群舒反叛楚国，但他们做梦也没有想到，群舒如此不经打。不是不经打，是楚国太厉害了。楚国既然这么厉害，我招惹他作甚！

吴、越二国既然存了个不愿招惹楚国的心理，当楚国遣使前来修好的时候，表现得分外热情。于是，三方缔结盟约，互不侵犯，和睦相处，彼之敌，便是我之

敌，一方有难，两方相助，世世代代友好下去。

此约一签，楚国在江淮流域的势力方算巩固下来。楚庄王向孙叔敖问曰："卿不要寡人讨伐晋国的原因，莫不是担心群舒和吴、越二国在寡人的后方捣乱？"

"大王英明。"

"如今，群舒已平，吴、越又与寡人定盟，晋可伐乎？"

"可。"

于是，楚庄王便诏令全国，整顿器械，筹备粮草，待机伐晋。

晋国也没闲着，就在楚庄王讨伐群舒的时候，晋成公将他的一帮小兄弟召到绛都，商议如何对付楚国。在这一帮小兄弟中，除了宋国、曹国、卫国、邢国、陈国、蔡国之外，还邀请到了郑国。

郑国原本是投靠晋国，迫于楚的压力，投靠了楚。后因子家和子公弑郑灵公而立郑襄公，楚庄王兴师问罪，郑襄公万般无奈，杀了子公，又戮子家之尸，但心中对楚极为怨恨，闻听晋国召集中原各国以伐楚，欣然前往。

也是天当兴楚，中原各国刚一来到绛都，还没来得及商议如何伐楚，晋成公暴病身亡，国人拥其子据即位，是为晋景公。

连盟主都死了，这会还怎么开？与会者在庆贺过晋景公登基之后，各自回国去了。

在列国之中，跑得最快的要数陈灵公。

何也？

陈灵公这个人，也没啥大毛病，就是好色。他所心仪的对象，乃是自开天辟地以来，最为美艳的一个美女。

至于这个美女长得到底有多美，不佞就是倾尽笔墨，也无非是将一些俗不可耐的成语堆砌上去。不佞换一种说法来说，对于这个美女，不管你是君子，还是小人，不管你是老头，还是小伙子，不管你是太监，还是和尚，不管你是禁欲主义者，还是爱情至上主义者，只要你是男人，上自达官贵人、下至贩夫走卒，大自七老八十、小至十四五岁，除了同性恋，没有一个不被她迷上的！只可惜，她生

不逢时，没有遇上殷纣王，若是让她遇上了殷纣王，妲己早就躲到一边乘凉去了。

如此一个美女，让陈灵公遇上了。他不只遇上了，且又与她同榻而眠。这一眠，便是十一二年。

这个女人叫夏姬。

但她不姓夏，姓姬，是郑穆公的女儿，只因嫁了陈国司马夏御叔，才被世人称为夏姬。其实，她的真名叫素娥。

素娥的房中有两个丫鬟，一个叫荷花，一个叫菊香。

就在她十五岁那年五月底的一天，天气分外热。她命荷花收拾凉床玉枕，放至院中树下，自个儿脱了香汗衫，解去罗裙带，赤身裸体睡在床上。荷花倒也乖巧，跑过来为她打扇。菊香见了，亦跑过来为她打扇。

这一打，渐生凉意，她合着双眼，蒙蒙眬眬地睡去。

这一睡，做了一个奇梦。梦中的素娥，信步来到一座大花园，园中百花争芳，群葩竞秀。她趁着柳绿桃红，走向前去。只听得两边齐喧，步到一竹林之中，见前面有一亭子，似是仙家景况。又见中间挂一古字，远远望去，龙蛇飞舞，上写着一首诗。素娥走上前去念道：

垂阳面面草萋萋，曲掩回汀复几重；
草道无情春日鸟，花前直欲作先容。

素娥读罢，方欲出亭，忽见一男子，身穿羽毛衣，手执鹅翎大扇，飘然有仙家之气象，走进亭来，见了素娥，深深一揖道："小仙久候多时了。"

素娥慌忙还礼。

那人道："小仙久慕芳卿美容，今特来一会，幸勿见阻。"

素娥笑而不答。那人伸臂抱住素娥双肩，先亲了一个嘴，便将素娥汗衫褪去，绫裤解开，抱在床上，然后自己褪去衣服，搂住素娥。素娥半推半就，二人成就了男女之间的好事。素娥原是一个处女，初经破瓜，未免有些疼痛难忍的光

景。那人见她如此，遂从袋中取出红药一丸，叫素娥吃了。素娥吃了丸药，疼痛全无，遂问那仙："此药丸何名？"

那仙道："此名开牝丸。小仙还有一物，名紧牝丸，吞下之后，牝户再不宽放，终身只如处子。即使生子，三日后仍复如旧。"一边说一边取出数丸，递与素娥。素娥笑而用之。那仙与素娥二次共赴巫山，其中滋味难以言传。须臾，云散雨收，二人共枕而眠，素娥笑而问曰："仙长与小奴，已成夫妻之实，但小奴至今还不知道，仙长高名上姓，以后如何相会？"

那仙道："我乃一狐，在终南山修炼一千五百年成仙，道号普化真人。一生并无他好，唯好女色。我还有一术，能吸精导气，与人交媾曲尽其欢，又能采阳补阴去老还少，名'素女采战之法'。今也一并教汝。"

这一教，又是一个时辰，忽见荷花、菊香，一左一右，摇晃其身说道："公主，夜已三更，您不能老睡在院中，回屋去吧。"

素娥初听她二人之声，吓了一跳，醒来汗水如洗。仔细看时，荷花、菊香并未站在她的榻旁。暗自思道："此事有些奇怪，每夜也有神驰之时，都不像今夜分明。"又细想采战之法都能记得，此事真太奇了。正在那里胡思乱想，忽听得一声鸣啼，忙披衣而起，自回闺房。

这事暂且不提，却说陈国有个大夫，姓夏名御叔，其父公子少西，乃陈穆公之子。少西字子夏，故御叔以夏为字，又曰少西氏，官居司马。

公元前632年，陈穆公薨，传位陈共公，陈共公又传陈灵公。陈灵公即位之后，与郑交好。夏御叔虽说年已二十，但尚未婚配，不知听何人所说，郑穆公有一女，名叫素娥，其貌之美，妲己难及，便找到陈灵公，请他出面，成其百年之好。陈灵公想也没想，便答应下来，当即遣大夫孔宁，去郑求婚。郑穆公不敢自专，商于夫人张氏，张氏曰："女儿年幼，骤然叫她离开父母，有些不妥，但夏御叔乃陈穆公之后，可谓门当户对，拒之不妥。倒不如先将婚事应下，叫素娥再住二年，再行出嫁，方为妥当。"

郑穆公道："夫人言之有理。"遂出见孔宁，语之曰："婚姻之事，寡人已与夫人议定。但小女尚幼，此事虽然允下，尚乞大夫转告司马，叫他少迟二三春来



娶。"

孔宁道:"敬从上君之教。"二人又说了一些闲话,孔宁辞别回馆,不数日回到了陈国,见到夏御叔,以郑穆公之言告之。御叔大喜,留孔宁于府,设宴相款,尽欢而散。到了次日,夏御叔将美锦五十匹、白玉一双,送至郑国为聘礼。

素娥自与神仙云雨之后,容颜愈加娇美。一日,闻夏御叔前来求婚,喜不自胜。又闻说她因年幼,要再住几年方娶,未免有些怅然若失。某一日,在楼下竹林内竹床上纳凉,其兄子蛮走了进来,见素娥独自在此,趋前曰:"此处好生凉爽,哥哥陪妹妹坐上一会儿如何?"

子蛮仅比素娥大一岁,又生得一表人才,二人自小在一块儿玩耍,并无多少禁忌。素娥笑回道:"哥哥愿意陪伴小妹,小妹求之不得,坐,请坐。"一边说,一边往边上移了一移,腾出大半个竹床。

子蛮道了一声"多谢",在竹床上坐了下来,没话找话道:"妹妹,你见你婆婆家送来的彩礼没有?"

素娥乃与仙人幽会过的,不甚害羞,遂回道:"送来什么？我未看见。"

"美锦五十匹,白玉一双。"

素娥道:"礼多礼少,小妹并不在乎,关键是那夏御叔模样如何,才德如何?"

因素娥在竹林内纳凉,不疑有他,穿得十分单薄,双乳似露非露,子蛮越看越爱,哪还顾忌兄妹之情。听了她的话,挑逗道:"愚兄听说,那夏御叔与愚兄十分相似,不知贤妹爱也不爱?"

素娥那脸微微一红说道:"诚如令兄所言,小妹烧高香了。"

子蛮一把揽住素娥,强与之吻。

素娥一边推他,一边说道:"放开我,你可是我的亲哥哥呀!"

子蛮虽说不算高大,但他自幼习武,一身蛮力,素娥如何推他得动！他一边去扯素娥的下衣,一边说道:"我是你的哥哥不假,难道做哥哥的就不能和妹妹相亲相爱了吗?"

“不能!”

“若是不能,女娲兄妹为什么还要结婚？若非他兄妹二人结婚,哪来我们这些子子孙孙?”

“那是传说,当不得真。”

“哥哥今日,偏要把它当真!”

“我,我可要喊了!”

“喊吧,只要你不怕丢人!”

这一说,她不敢喊了。只有推,推,推！挣扎,挣扎,挣扎而已！面对一个壮汉,面对一个禽兽不如的壮汉,这一切全是徒劳。

子蜜得到了满足,趴在她的身上呼呼地喘。

而她,两行屈辱的泪水夺眶而出。

她哭了一夜。

哭了一夜又有什么用？子蜜用重金买通了荷花和菊香。有她二人做内线,子蜜经常到素娥的香闺中光顾。横竖不要脸了,素娥有求必应,把仙人所教之采战之术,用到子蜜身上,不到三载,子蜜力竭而死。

子蜜死了,夏御叔来了。夏御叔自与素娥订婚之后,日夜思念,好不容易挺过了三年,忙央孔宁到郑国商议迎亲之事。孔宁笑而应之,当即动身赴郑,与郑穆公一番面议,把婚期定在了三月三日。

孔宁回到陈国,家也未回,径奔司马之府,告以婚期之事。夏司马一脸感激地说道:“为弟之事,兄往返受劳,弟这心中,实在有些过意不去。”

孔宁原是戏话,随口回道:“贤弟若是真的过意不去,等素娥娶过府之后,咱二人同用罢了。”

夏司马笑回道:“若想同用,倒无不可。但在素娥娶到之前,兄先把孔嫂送来,弟先同用一次。”

二人耍笑了一会,夏司马便命上酒上菜,二人相向而坐,直喝到略有了些醉意,方才撤宴。

光阴似箭，转眼之间便是三月初三，夏司马插花披红，孔宁朝服相陪，来到郑国的午朝门外。公子去疾已在那里等候多时，见夏司马到了，忙迎至后殿，置酒相款，郑穆公亲自作陪。酒过三巡，夏司马恭请素娥上车，一路鼓乐喧天，来到馆驿，拜过天地，又入洞房。吃了合卺酒，挑开红盖头，夏司马举目一看，不由得赞叹一声道："月中嫦娥，也不过如此，我夏御叔哪世修来的福气！"

就在夏司马打量素娥的同时，素娥也在偷偷地打量他：好一个俊俏的公子，凤眼、虎鼻、面如满月，那个头足有八尺有余，心下甚是欢喜。

彼二人互生爱慕，携手入帷，共赴巫山去了。

那素娥虽说不是处子，因吃过仙人所赠之紧牝丸，并未露出破绽，把个夏司马喜欢得了不得。两人一直睡到太阳从窗口爬了进来，方才起床，梳洗已毕，辞别郑穆公，径回陈国去了。

菊香和荷花，作为媵人[①]，亦同素娥来到郑国……不，不应该再称素娥了，因为素娥已为人妻，妇随夫走，应该改称夏姬了。

那菊香在郑之时，有一情人，名叫保同，原是子蜜的书童，就在夏御叔迎娶素娥的前一天夜里，暴病身亡。也不知是水土不服，还是因为思念保同，菊香来到郑国不及一月，便病倒了，又一月，一命呜呼。毕竟主仆一场，夏姬甚是悲伤，特嘱夏司马买上等柏木棺材一口，将菊香安葬。

转眼两载有余，素娥生下一子，取名征舒，字子南。

那夏御叔本是一个好色之徒，又守着如此漂亮的女人，朝朝相狎，夜夜欢淫，又加夏姬有采战之法，精力渐渐耗散，遂一病不起了。将死之时，含泪对夏姬说道："汝有这等容颜，日后必不寂寞，但恨孩儿年幼，无人照管，恐不能独立成人。为夫有心将他托于契友孔宁，使他照管成人，汝能守则守，不能守，任汝所为便了。"

夏姬亦泣道："老爷把为妻当作什么人了？你我自吃了合卺酒以来，相亲相爱，为妻暗自发誓，你我二人，在天就做比翼鸟，在地就为连理枝，老爷一旦有

---

① 媵人：陪嫁之奴婢(仆)。

所不测，为妻绝不独生！”说毕，大哭不止。

夏御叔慌忙劝道：“贤妻，汝别哭，汝千万别哭，为夫是和汝说着玩的。为夫一旦有所不测，汝也不能死，汝若一死，征舒怎么办？”

夏姬哽咽着说道：“好，为妻不死，为妻听您的，为妻就是拉棍要饭，也要把征舒抚养成人！”

经他这么一说，夏御叔不胜欣悦，强撑着坐起来，扳住夏姬双肩，照她的粉脸上吻了两口说道：“这才是我的好素娥！”

二人又说了一阵闲话，夏御叔旧话重提：“为夫有心将征舒托于孔宁，汝可愿意？”

一来，夏姬对孔宁并无恶感；二来夏御叔将死之人，两次说到此事，夏姬不忍拒之，遂将玉首轻轻点了一点说道：“一切听从老爷主张。”

“如此说来，贤妻是答应了？”

夏姬又将玉首点了一点：“嗯。”

“那就快快遣一小厮，去请孔宁过来。”

“好。”

孔宁闻听契友有召，立马赶了过来。夏御叔便将要他照管夏征舒的话又说一遍。

孔宁拍着胸脯说道：“全国人谁不知道，你我是最好的朋友，好得就差没和着一个脑袋，你的儿就是我的儿。你放心，你一旦有所不测，我一定会帮着弟妹，把征舒抚养成人！”

这孤托过不到三天，夏御叔双腿一蹬，径奔酆都城去了。夏姬见夏御叔故去，少不得号啕大哭。后经荷花劝说，方才收住了眼泪，一面遣人购置棺材，一面遣人去报陈灵公和孔宁。

孔宁得报，暗自喜悦道：“那夏姬貌压嫦娥，我垂涎了七八年，怎奈御叔那厮，与她形影不离，未敢，也没有机会下手。这一次好了，御叔既死，征舒少不更事，我不只是夏御叔的契友，我还是他们的媒人，他夏御叔又曾榻前托孤，我何不以帮她治办丧事之名，在她府上待上几日，而后……”

他越想越是得意，换了一身素服，径奔夏府，距夏府尚有半里之地，便哭了起来。一路走，一路哭，进了大门，又哭到内室。哭得比他死了亲爹还要悲痛。

他这一哭，夏姬能不哭吗？可夏姬是真哭，试想，谁死了男人不哭？况且，男人又正当青春，二人相当恩爱。

夏姬一哭，引得荷花和一班使女也跟着哭了起来，顿时，整个内室，一片号啕之声。

孔宁暗自思道，夏御叔死了，与我何干？我这一次进府，冲的不是夏御叔，是你这个大美人儿，老哭不是办法。忙将哭声打住，向夏姬劝道："弟妹，人死不能复生，就是把你我哭死，也是无益，当务之急，乃是安排贤弟的后事，还请弟妹节哀。"

夏姬见他言之有理，也将哭声打住，抽泣着说道："小奴生于郑宫，长于郑宫，两耳不闻宫外之事。十八岁嫁到陈国之后，居于株林，几与外界隔绝，何曾遇到这种事情？加之心中悲痛，实在无力，也不知道如何筹办您贤弟的后事，还请孔大夫多多操心才是。"

"这是自然。"孔宁移目荷花，大声吩咐道，"去，把管家和那两个门客，以及府中的男奴女婢，全部给爷叫到这里来。"

荷花回答："管家不在府中。"

"他去了哪里？"

"上街购买棺材去了。"

"那就把其他人叫来吧。"

这一叫，叫来了二十几人。孔宁清了清嗓子说道："诸位，你家老爷不幸升天，诸位心中一定非常难受，老爷我也很难受。难受归难受，这后事还得办。不只要办，还要办得光光彩彩。你……"

他指了指门客甲道："你负责设置灵堂。"

"你……"他又指了指门客乙道，"你负责筹办寿衣。"

"你……"他依次指了下去，"你负责给夏司马沐浴，沐浴时要用热水，防止尸体变僵，还要请巫师为司马整容；你负责报丧，凡夏司马的亲朋好友，一个也

不能少；你负责选墓打墓；你负责给司马招魂、送魂；你负责筹办孝衣、孝布；你负责去请鼓手；你负责接待前来吊唁之人；你负责赶制灵牌和随葬品，灵牌你懂吗？灵牌就是幡儿、牌儿、盆儿、罐儿……”

不一会儿，便将叫来的众人，全都支了出去。他在向这些门客、男奴、女婢分配任务的时候，有条不紊，简直就像一个指挥若定的将军，夏姬又是敬佩，又是感激，敛衽一拜道："多谢孔大夫！"

孔宁嘻嘻一笑，忽觉不妥，忙将笑容收回，一脸诚恳地说道："在下和夏司马，情同手足，为他做一点儿事，完全应该，谢什么谢！"

在孔宁的一手操办下，夏御叔的丧事办得很顺利，也很光彩，在举行殡葬仪式的时候，连陈灵公都参加了。

春秋之制，天子死后七日而殡，七月而葬；诸侯五日而殡，五月而葬；大夫以下三日而殡，三月而葬。夏御叔也是大夫一级，故而其葬礼只能在三个月之后。三个月看长不长，这中间要举行几次繁缛复杂的丧礼，诸如招魂、送魂、饰终、小殓、大殓、奔丧，等等。还要建造工程浩大的陵墓，制作大量特制的随葬品。

所谓招魂，不用多说，招魂仪式古人称为"复"或"复魂"。是在断定人已死去时举行的。春秋之制，人初死，须活着的人持死者上衣，登屋顶，面向北叫喊死者的名或字（男名，女字），凡三呼，然后卷起，投于屋下，由人接着，盖在死者身上。招魂之后，亲属要再次观察死者鼻孔前的新絮，并摸其心脏脉搏，然后才确定死者是否真死。若真的死了，才举行送魂的仪式。

所谓送魂，就是送亡魂回归故里。招魂之后，如死者不能复生，则马上举行送魂礼仪，让亡灵顺利抵达另一世界。送魂仪式的表现形式各种各样，人们借助饯行、送别手段和运用最为丰富的想象力，为亡灵远去冥间清除一切障碍和铺"路"架"桥"。

所谓饰终，即包括楔齿、缀足、沐浴、饭含、设饰等仪式。

所谓小殓，就是为死者更衣，更衣往往在死者死去的第二天早晨举行。更



好衣后，用被子将尸体裹上，然后用带捆紧，再把布囊①套在尸体上，最后再盖上覆尸的被子。

所谓大殓，又称“入柩”“落材”，俗称“归大屋”。柩者，灵柩；材者，棺材；大屋者，即灵柩和棺材。大殓的时间是小殓的次日。也就是说在死者死去的第三天，要收尸入棺。收尸入棺也要举行仪式。

所谓奔丧，丧者，亡也。人死谓之丧。何言其丧，亡不可复得见也，不直言死。称丧者何？为孝子之心不忍言也。

出门在外的子女，“始闻亲丧”时，首先要尽哀而哭，以答告丧之人。然后问明死因，再次号啕大哭。接着穿上丧服、丧鞋，戴上丧冠，开始奔丧。

奔丧之后便是吊丧，因吊丧通常要自带纸钱，故亦称之为吊纸。

吊丧一般从大殓之后开始，在这之前要把灵堂布置一番。灵前放一张桌子，悬挂白桌衣，桌上摆供品、香炉、蜡台和长明灯等。棺材下面放一只升，内装粮食，上插一杆秤，再放上一盏碗灯。

所谓娱尸，就是在停丧期间，要举行一系列娱乐活动。亲人故去，号啕痛哭本是人之常情。但为了不让亲人悲痛过度，把丧事当作喜事办，不仅要长歌当哭，还要蹁跹起舞，甚而还要唱戏，其热闹的气氛与婚礼一般。

闲言少叙，却说夏御叔得以顺利安葬之后，按照周礼，主人得设宴酬谢参与举办丧事的有关人员，夏姬遵俗而行，宴上一个个喝得东倒西歪。照理，应该给这场丧事画上一个圆满的句号了。荷花小声对夏姬说道：“公主，若没有孔大夫相帮，老爷的丧事不可能办得这么顺利、这么光彩，对孔大夫应该与一般参与举办丧事的人有所区别，方见公主是一明理知恩之人。”

“怎么区别？”

荷花手托下巴，做思考状：“赠他金银细绢吧，孔大人府中比咱还多……”她双掌忽地一拍，“这样好不好？咱在内室另置一席，宴请一下孔大夫如何？”

“这……”夏姬想了一会儿说道，“你这主意不错。只是，公主我今非昔比，

① 囊：又称“冒”，分上下两截。

寡妇一个,若在内室宴请孔大夫,怕招人闲言呢。”

“身正不怕影子歪。自老爷去世至今,孔大夫在咱家整整住了三个月,也没有听见一句闲言,难道吃一顿饭,就吃出闲言来了吗?”

“这……汝言之有理。”夏姬终于下了决心,“好,我听你的。”

这一宴请,宴出一个“荡妇”“淫妇”,比妲己、潘金莲还要“坏”上百倍的女人。

第十五章　两个无耻汉

“你!”夏姬欲待起身走人,忽又想到,自己赤身裸体怎么走?“哎,你不会说点别的,除了你要我亲你之外,什么条件我都答应你。”

仪行父睡不下去,披衣而起,在室内踱来踱去,一边踱一边设计着勾引夏姬的方案。最终决定,还是由荷花入手。

夏姬不紧不慢地对孔宁和仪行父说道:“汝二人若是不爱我便罢,若是真的爱我,那就请各自将股肉割下来一斤,烹来我吃。”

荷花年纪不大,但也不算年轻,已经二十七岁了。早年,也就是陪夏姬来到郑国之前,子蜜书童的表弟,疯狂地追她,她不同意。来到郑国之后,也有几个男人追她,她也没有同意,直到三年前的某一夜,夏御叔乘夏姬熟睡之机占有了她,她才知道被男人抱着、搂着、亲着如此美妙,便不时地和夏御叔幽会。夏御叔之所以死得这么快,她也有一定的责任。

御叔死了,但孔宁来了。孔宁虽说整天忙于夏御叔的丧事,但并不是一点闲暇时间也没有。一有闲暇,他便想女人,可惜,这个女人是夏姬,不是荷花。但要得到夏姬,荷花是一个很重要的人物。为了讨得这个重要人物的欢心,孔宁送她一副独玉手镯,一条黄金项链,外加细绢十匹。这一送,她心甘情愿地倒在孔宁怀中。但她知道,孔宁和她好,乃是虚情,他心中所仪的,乃是她的公主,如今的主母。

她这一点破,孔宁也不好不承认,许诺,她若是与他配合,遂了他的心愿,他

就赠她一百两白银，一百两黄金。

莫说一百两黄金，就是一百两白银，对于荷花来说，也是一个天文数字。她清楚地记得，她十二岁那年，祖母死了，因无钱殡葬，父亲将她卖给了村中的张铁匠，好说歹说，张铁匠只愿意出五两银子。正在双方争执不下的时候，邑宰听说郑穆公要为夏姬挑选使女，不，她那时叫作素娥，他为了讨好穆公，便花了六两银子，将荷花买下，送入郑宫。

荷花为了贪那一百两白银、一百两黄金，甘愿助纣为虐，故而，才如此卖力地劝说夏姬单独宴请孔宁。

孔宁是有备而来。

孔宁未来之时，已将一包催情药交给了荷花，嘱咐她如此如此。

夏姬无备，待她饮了含有催情药的美酒之后，只觉着浑身燥热，面色潮红，体内如同火烧。

她含情脉脉地盯着孔宁，欲说又休。

他知道她想做什么，他等了三个月，他忙活了三个月，要的就是这个结果，不由得心中一阵窃喜，一把拉过夏姬，亲了亲道："乖乖，咱们上床去吧。"

夏姬忙将玉首点了点。

于是，他将她抱上卧榻，扯开罗衫……

第二天巳时，夏姬一觉醒来，见身边躺了一个赤身裸体的孔宁，又惊又羞又气，忙用被子遮住身子，大声叫道："孔宁，你怎么睡在这里？快滚！"

孔宁被她嚷醒，揉了揉惺忪的睡眼道："嚷什么嚷！"

"滚，你给我滚！"夏姬大声吼道。

"嘘！你如此地嚷嚷，就不怕外人听到吗？"

说得夏姬倒抽了一口凉气，是啊，我如此地嚷嚷，叫使女们听见，成什么话。唉！她长叹一声，一脸乞求地说道："我不嚷嚷，你快点走吧。"

"我不走。若要我走，你得答应我一个条件。"

"什么条件？"

"亲一亲我。"

"不,我不答应。"

"你不答应我就不走。"

"你!"夏姬欲待起身走人,忽又想到,自己赤身裸体怎么走?"唉,你不会说点别的,除了你要我亲你之外,什么条件我都答应你。"

"那,你就把你所穿之内裤,赠予在下,也不枉在下在你府中忙活了三个月。"

"这……"夏姬急于让他走,不计后果,竟将内裤送与孔宁。

孔宁得了她的内裤,屁颠屁颠地走了,夏姬长出了一口气。

她放心得有些早了,三日之后,孔宁又找上门来,非要与她困觉,她不肯。孔宁便威胁她说:"你如果不和我困觉,我就拿着你的内裤在院子里转三圈,一边转一边喊:'喂,诸位看一看这是什么?这是夏姬的内裤,是她亲手赠给我的。'"

"你……"夏姬不得不陪他又睡了一觉。

这一睡,算睡不到头了,隔三岔五,孔宁总要来株林一趟,迫使夏姬就范。

孔宁有一盟弟,叫仪行父,也是一个大夫,身材高大,鼻准丰隆,是一个玩女人的高手。某一日,二人在孔宁家吃酒,都有了几分醉意,仪行父夸口说,国都中的几个美女,都和他有一腿。

孔宁当然不服,笑问道:"夏姬算不算美女?"

"当然算。"

"在咱陈国能排第几?"

"当然是第一了。"

孔宁道:"你的眼还算没有瞎,夏姬岂止是陈国的美女,把她放在列国之中,不只列国,就是放在夏商周三朝,也没有一个美女及得上她的。"

"这倒也是。"仪行父说道。

"既然你承认夏姬是美女,是世间第一美女,你和她有一腿吗?"

仪行父使劲将头摇了一摇:"没有。"

孔宁非常自豪地说道:"可愚兄和她有一腿。"

仪行父扑哧一声笑了，戟手指道："你，就你那一副熊样，论身长不及七尺，秃头、塌鼻、母猪眼，外加一个'地包天'，夏姬能相中你吗？你还说你和她有一腿，你和老母猪有一腿还差不多！"

孔宁见他如此小瞧自己，冷笑一声，从怀中摸出一条粉红的内裤，抖了一抖说道："睁开你的狗眼好好瞧一瞧，这是什么？"

"是女人的内裤。"

"女人多了，这是哪个女人的内裤？"

仪行父将头摇了一摇。

孔宁一脸得意之色道："实话告诉你，这是夏姬的内裤，俺俩若是没有一腿，她会把她的内裤送给我吗？"

这一问，问得仪行父哑口无言，许久方道："孔兄是如何和夏姬姘上的？"

"这是秘密，我不告诉你。"

"咱俩谁跟谁呀，伸手摸住肋骨——不是外人。说吧，啊，说吧，小弟求你了！"

"你莫说求我，你就是跪下给我磕上三个响头，我也不会告诉你。"

"哼，不告诉就不告诉呗，我也懒得听。咱们喝酒，喝他个一醉方休！"

孔宁不屑一顾道："就你那蚂蚱量，还想和我拼酒哩！喝死你！来，喝。"端起酒樽一饮而尽。

仪行父也将面前的酒樽端了起来："喝就喝，哪个怕你不成！"一仰脖子，灌了下去。乘孔宁不备，吐到了袖口里。

他二人真的拼起酒来，你一樽，我一樽，顷刻将大半坛酒喝了个底儿朝天。

孔宁醉了，先是呕吐，吐了一阵之后，伏在案上昏昏欲睡。

仪行父没醉，尽管他的酒量不如孔宁，看着是在和孔宁拼酒，但他真正喝下肚去的十不及三。

"孔兄，你是不是喝醉了？"

孔宁尽管醉了，嘴巴却不服输："没，没醉！"

"没醉咱俩再喝！"



“喝就喝!”孔宁摇摇晃晃地将酒樽端了起来。

仪行父激他道:“我不和你喝。”

“为甚?”

“你是一个只会吹牛皮的家伙,我不屑和你对饮。”

孔宁瞪着一双醉眼道:“我孔宁什么时候吹牛皮了?”

“刚才。”

“刚才我怎么吹?”

“你说,你和夏姬有一腿,这话打死我也不信。”

“有内裤为证呀!”

仪行父将头使劲摇了一摇:“这内裤上又没贴字,就是贴了字,也不能证明这条内裤就是夏姬的。”

“你要我怎么做,你才相信我没有吹牛?”

“除非,除非你把你如何勾上夏姬的详细过程讲给我听,我才相信。”

“好,我说……”于是,孔宁便把他如何为夏御叔办理丧事,又如何买通荷花讲了一遍。当然,他死乞白赖地讨要内裤的事没有说。

仪行父拍了拍孔宁的肩头说道:“算你没有吹牛,夜已深了,小弟也该回去了,散吧。”

仪行父回去后,久久不能入睡。刚一入睡,便梦见了夏姬,梦见夏御叔请他饮酒,夏姬也在场,西向而坐,与夏御叔肩并着肩。乘夏御叔如厕之机,故意拿浑话挑逗夏姬,夏姬抿嘴而笑,分明对他存有好感。他便以敬酒为名,抓住夏姬玉手,夏姬只是象征性地挣了几下,便不动了,那一双纤纤如绵之手,任由他握着,握着……他得寸进尺,揽过她的玉颈,将一双热唇向夏姬的脸颊上吻去。夏御叔如厕归来,他慌忙坐回原处。

怪,明明是夏御叔进来了,怎么变成了孔宁?孔宁一进门,便直扑夏姬,又搂又亲……

“奶奶的,他孔宁如此一个熊样,就能勾上夏姬,我仪行父为什么不能?”

仪行父睡不下去了,披衣而起,在室内踱来踱去,一边踱一边设计着勾引夏

姬的方案。这方案他一连设计了十几个，但又一一推翻。唉，还是孔宁高明，还是走荷花的路子吧！

荷花不仅贪财，也有些淫荡，早在心中暗恋上了仪行父，今见仪行父寻上门来，却是为着夏姬，很有几分醋意。可转而一想，人家夏姬是谁？人家是郑国的公主、夏司马的夫人、你荷花的主母呀！你拿什么去和人家相比？倒不如趁他有事求我的时候，分他一杯羹，了却这几年的相思之苦！

荷花的模样虽说不及夏姬，但也是一个百里挑一的美人。何况，仪行父又有事求她，岂有不愿和她上床的道理！

上过床后，仪行父便和荷花详细谋划起来。

"后日是你家老爷六周年大祭，夏姬岂不要在家中宴请参加祭奠之人？届时，我也去，但我上午不去，下午去，避开夏御叔的老亲旧眷。我这一去，夏姬必要留我吃晚饭，你务要设法将催情药下到她的酒中。"

荷花摇首说道："您这法儿不行。"

"为甚？"

"您去祭奠夏司马，自有一班人负责接待，主其事者，年年都是孔大夫，今年他能不来吗？"

"他会来的。"

"他若在场，宴请您时，还用得着公主作陪吗？"

"这……"

"就是公主也到场，吃过催情药后，发作起来，有孔大夫在，她会和您上床吗？孔大夫会让她跟您上床吗？"

一连两问，问得仪行父大张着嘴无法回答。

"照汝之言，那夏姬我是搞不到手了？"良久，仪行父一脸沮丧地问道。

荷花将自己的香唇贴在仪行父的热唇上，亲了一亲说道："那不一定。只要您听话，只要您对我好，永远地对我好，得了公主之后还对我好，我就有办法让您得到公主。"

仪行父转忧为喜，抱着荷花使劲亲了几亲说道："我发誓，我永远对你好，



永远！若是变心，生儿为盗，生女为……”

荷花赶紧将他的嘴巴捂住，娇嗔道：“小奴是和您说着玩的，何必要发如此重誓！”

“我若不发重誓，显得我对你不是真心的好。这一发，你该信了吧？”

“信，我信，不发也信。”荷花频频颔首道。

“既然你知道我是真心地对你好，你就该知道我的心思。请你务必想个法子，早一些了却我的心愿。”

“小奴已经思得一法，但愿大人不要猴急才好。”

“我不猴急，你说，你快些说。”

“我家公主虽说是个女流，却有一个小小的酒瘾，每日晚餐，总要喝上一大碗酒。这几日，公主忙于老爷六周年之祭，没有心思，也没有时间风流。等过了这两日，我留个心，在孔大夫不来纠缠的时候，我便将催情药下到她的酒中，再设法儿告知您，下边的话还用小奴说吗？”

“不用了，不用了！”他一侧身，压到了荷花身上。

又过了七八天时间，酉时三刻，荷花给仪行父捎信，说是好事来了，要他火速前往株林。等他赶到之后，夏姬正在发情，赤身裸体，满面潮红，通身燥热……忽见一个身材高大的美男子走了进来，忙起身相迎。仪行父双手将她抱起，放到榻上，二人便像蛇一样地缠绵在一起。

第二天，太阳又是从窗子爬进了卧室，夏姬才从香梦中醒来，此后所发生的事情和孔宁初次占有夏姬时大同小异。

“你，你怎么睡在这里？快滚！”夏姬吼道。

仪行父比孔宁能，他没有采用无赖的方法，更没有采用威胁的手段，只是一个劲地赔罪，诉说着对她的思念。

夏姬不听他说，拥被而起，大声叫道：“荷花呢，荷花呢，你给我爬出来！”

荷花战战兢兢地走了出来，扑通一声朝夏姬跪了下去。

“你这个小蹄子，你这个吃里爬外的贱人！你说，你实话给我说，昨晚你在

我的酒中,是不是下了催情药?"

荷花将头轻轻地点了一点,算是默认了。

"六年前那一晚,你是不是也在我酒中下了催情药?"

荷花又将头点了一点。

"你!"夏姬身子前倾,向荷花的娇脸上狠狠地掴了一掌。这一掴,被子脱落下去,露出她洁白的身体。

她忙俯下身抓起被子,裹在身上。

"你这个小贱人,陷害主母,罪当斩首。你给我滚,你给我滚出去等死吧!"

她这一骂,荷花才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害怕得浑身发抖,哭着说道:"公主,奴婢错了,请您看在奴婢服侍了您十几年的分儿上,饶奴婢一条小命!"

夏姬冷哼一声,将脸扭到一边。她这一扭,荷花愈发害怕,不住地哀告,不停地磕头,磕得头破血流。

仪行父见状,又是心疼,又是自责,也跪了下去:"夏夫人,这事不能怪荷花,是我非要她这样做的,要怪罪您就怪罪我吧,是杀是剐,我仪行父任您处置。"

夏姬将脸扭了过来:"姓仪的,姑奶奶既不杀你,也不剐你,但姑奶奶很想知道,往姑奶奶酒中下催情药的点子,你是如何想出来的?"

"是,是孔大夫告诉我的。"

"哼,姑奶奶就知道是他!爬起来吧,今晚酉时三刻,你来株林一趟,姑奶奶有要事相告。"

仪行父跪着没动:"夫人,荷花年幼无知,何况,这下药之事,又是我逼她干的,您连我都饶了,索性把好事做到底,连荷花也饶了吧!"

"唉,她太让我寒心了!好吧,起来吧荷花,以后再不要干那些令我失望的事了。"夏姬说完这几句话,泪如雨下。

荷花又磕了三个响头,说道:"谢公主,奴婢向您保证,自今之后,再也不会干那些令您失望的事了。"

仪行父虽说下了一跪,但他毕竟得到了自己想要得到的东西。这可是个尤

物，天下第一美女！能够和她睡上一觉，莫说下跪，就是死了也值得。他一出株林便唱了起来：

投我以木瓜，报之以琼琚。

匪报也，永以为好也。

投我以木桃，报之以琼瑶。

匪报也，永以为好也。

投我以木李，报之以琼玖。

匪报也，永以为好也。

昨日，鏖战了大半个通宵，应该是又累又困，可他一点儿睡意也没有。一整天都在想，夏姬要我今晚去株林，说是有要事相告，什么要事呀？但从她的表情来看，不像是坏事。再者，她对荷花那么凶，我一求情，她便饶了荷花，可见，她对我还是有情的。

他巴不得天黑。酉时三刻，他踏着鼓点走进了株林，被荷花引到了堂上。

孔宁也来了，仅仅比他晚到了一泡尿的时间。

他二人你瞅瞅我，我瞅瞅你，显得有些尴尬。

荷花不说话，只管领人、斟茶，穿梭于堂室之间。

约有一盏茶工夫，方见夏姬袅袅婷婷地走了出来。荷花就跟在她的身后，手中托了一个香檀木盘子，盘中放了一把明晃晃的解腕尖刀。

夏姬出来的时候，孔宁和仪行父都站了起来，笑脸相迎。及至见了荷花手中的木盘和那把尖刀，顿生狐疑："这女人要做什么？"

"坐，请坐。"夏姬当先坐了下去。

"俗话不俗，'寡妇门前是非多'。我这半边人①，不避嫌疑地将你二位邀来，乃是商议一下再醮②之事。"

---

① 半边人：泛指死了男人的女人。

② 再醮：旧时指寡妇再嫁。

仪行父和孔宁对望了一眼，没有接腔。

“你二位知道，我是郑国人，嫁到你们陈国，举目无亲。夏御叔死时，我才二十七岁，后边的日子还长着呢，总不能让我抱着夏御叔的灵牌过一辈子。但我没有再醮，没有再醮的原因是子南太小，那时他才刚刚五岁。如今，子南已经十一岁了，能够离开娘了，我也该考虑一下下半辈子的事了。但我有一个条件，要再醮，就得找一个真正爱我的人，知冷知热，为了我，甘愿做任何事情，包括为我去死！若真是找到了这样的人，就是做妾，我也是高兴的。你二位说一说我这想法对不对？”

“对，对极了！”孔、仪二人一边回答一边点头，那头点得像鸡啄米。

“你二位都和我有过肌肤之亲，为了占有我，把下三滥用的方法都使上了。你二人拍着心口窝说句实话，到底爱不爱我？”

“爱，爱得发疯！”二人异口同声说道。

“既然爱我，愿不愿意娶我为妻为妾？”

“愿意。”

“愿不愿意为我做任何事情？”

“愿意。”

“愿不愿意为我去死？”

“愿意。”

夏姬娇笑道：“汝在来株林之前，是不是都喝过蜜了，嘴巴如此之甜！你俩如此爱我，我岂能让你俩为我去死？但我只有一个身子，不能从中劈开，一人送你们一半。这样好不好，咱们打个赌，谁胜了，我就做谁老婆。”

“怎么赌？”孔、仪二人迫不及待地问道。

“我生于君王之家，嫁与司马为妻，不管是哪一样肉，包括虎肝和熊掌，我都吃过。但从未吃过人肉。我今日特想吃一吃人肉，吃一吃爱我的人的肉是什么滋味，汝二人若是不爱我便罢，若是真的爱我，那就请各自将大腿上的肉割下来一斤，炒了端给我吃。那不……”她朝木盘子努了努嘴，“刀子就在木盘中放着。”

孔宁和仪行父，做梦也没有想到她会来这么一招。割吧，肉是自己身上长出来的，莫说割下来一斤，就是一两，岂不要把人疼死！不割吧，如此一个尤物，开天辟地以来最大的尤物，就会失之交臂！

他二人你瞅瞅我，我瞅瞅你，谁也不肯上前去拿刀子。

夏姬冷笑一声道："你们这叫真爱我吗？你们只爱你们自己，千方百计地占人便宜，别人的感受、名声、家庭你们一概不管，你俩哪里是人，分明是两只禽兽！你们给我滚，快滚！"

骂得二人满面通红，仪行父嗫嚅着说道："夫人不必动怒，不是在下不肯割肉与您吃。在下尚有一疑，等得到了您的明确回答就动手。"

夏姬冷声说道："汝有何疑？"

"正如夫人所说，夫人只有一个身子，我若和孔大夫都愿意按照您的要求割自己的肉给您吃，您嫁给谁呀？"

仪行父这么一问，孔宁赶紧帮腔："夫人，仪大夫问得对，果真那样，您嫁给谁呀？"

这问题难不住夏姬，她略一思索道："如果你二位都愿意割下一斤自己的肉让我吃。那再割一斤，直到某一个人怕了，这个人就给我滚出株林！"

"啊！"不说孔宁和仪行父，就连荷花也倒抽了一口凉气，公主平日里温文尔雅，连走路都生怕踩死蚂蚁，今日突然变得如此狠毒，如此有心计！这才叫画龙画虎难画骨，知人知面不知心！以后，我得当心点。

第十六章　君臣相戏

夏姬遂卸了礼服，露出一身淡装，如月下梨花、雪中梅蕊，别是一种雅致。

仪行父还想再说什么，夏姬顺手掂了一个花瓶，劈头朝仪行父砸去。

陈灵公把株林当成了自己的家，动不动就往株林跑，常常玩得筋疲力尽才回宫。

孔宁和仪行父被赶下堂去。

将要走出大门的时候，仪行父又折了回来。

孔宁见仪行父折回去了，忙掉头尾随。

夏姬正在堂上哭鼻子呢，她一边哭一边说道："男人没一个好东西！他想占你便宜的时候，说得连水都能点着灯；当你需要他的时候，那头缩得比老鳖还快……"

"公主，他们回来了。"荷花低声说道。

夏姬猛地将头一抬，果见仪行父和孔宁一前一后走了进来，扭头将泪一擦，冷声说道："我不是已经说过了，叫你二人快滚，自今之后不要让我再看见，否则，别怪我不客气！"

仪行父满脸赔笑道："请夫人消消气，一切都是在下的错，在下愿意重新开始，在下这会儿就割一斤肉下来，但不知夫人肯不肯原谅在下？"

夏姬语如冷铁道："割吧，我原谅你。"

仪行父取刀在手，将心一横，牙一咬，照着自己的左腿内侧割下一块血淋淋



的肉来,顺手扔到木盘之中,一脸慷慨地说道:“去,称一称看够不够一斤,不够在下再割。”

夏姬的心头猛地一颤,强自镇静下来,扭头对孔宁说道:“你呢,割不割?”

“我……”

“滚!”

孔宁自知再留无益,抱头鼠窜。

夏姬朝他逃去的方向呸地啐了一口,掉转头来,双手搀住仪行父的右臂:“您咋这么实心眼儿,我叫您割自己的肉,只是想吓一吓姓孔的,叫他知难而退。你却当真,一下子割了这么多。疼吧?”

掉头对荷花说道:“去,快把你家老爷珍藏的那包金疮药拿来。”

等金疮药拿来之后,夏姬亲手为仪行父敷药、包扎伤口。又亲自下厨为他炒了几个拿手小菜,烫了一壶酒。

她衣不解带,整整伺候了仪行父一个半月,那伤方算痊愈。

这一痊愈,便把婚事提上了议事日程。双方商定,七月初七,牛郎与织女相会这一天成亲。

消息传到孔宁耳里,他又是悔恨,又是嫉妒。奶奶的,这夏姬本是我孔宁的碗中餐,他姓仪的把我灌醉,套我的话,硬生生把夏姬从我的碗里夺了去,这口恶气,实在难以下咽,我得设法儿把他俩的事搅黄!

为了把仪行父和夏姬的婚事搅黄,他闭门不出,想了三天,那法子居然让他想了出来:“我孔宁好色,主公比我还好色。他曾几次向我打听夏姬的情况,爱慕之情溢于言表,我何不引他出马?只要他和夏姬勾上了手,仪行父还敢再娶夏姬吗?当然不敢!如此一来,我不只出了心中这口恶气,主公也会念我的好,对我另眼相看。对,就这么办!”

他当即命从人备车,径奔陈宫。见了陈灵公,说了一阵闲话,转入正题:“主公,我见到夏姬了,真是天姿国色。”

陈灵公笑问道:“比之寡人后宫的女子如何?”

“不可同日而语!”



“比之你家娘娘呢?”

“就像星星和月亮。”

“谁是星星?”

“娘娘。”

“比之息妫呢?”

“夏姬更胜一筹。”

“比之妲己呢?”

“妲己略逊一筹。”

陈灵公啊了一声:“那夏姬果真有这么美吗?”

“嗯!”

陈灵公将头轻轻摇了一摇,说道:“寡人不信,那夏姬已是三十出头的人了,又生过孩子,就是三月桃花,也该败了。”

孔宁道:“夏姬熟房中之术,容颜鲜嫩,犹如十七八岁的美女一般。”

陈灵公听他这么一说,欲火腾地蹿起老高,恨不得立马就去株林,会一会夏姬:“孔爱卿,夏姬既然这么美妙,如何才能使寡人和她一见?”

孔宁道:“夏姬所居之株林,幽雅茂密,风景如画,但今日已晚。不如到了明早,主公只说要到株林游玩,夏姬必然出来相迎。以后的事,您尽管交臣打理,臣一定办得叫主公满意。”

陈灵公道了一声“可”。

到了次日,孔宁奉了陈灵公之旨,先行一步,来到株林。

他是为传旨而来,夏姬不能不见,且还要红毯铺地,将他迎到堂上。

孔宁展开陈灵公之旨,朗声读道:“寡人久闻株林幽雅,风景如画,忙中偷暇,前来一游,请夏夫人预为接驾。”

夏姬三叩而起,双手接过御旨,恭恭敬敬地放在神龛之中。

“孔大夫请坐。”夏姬礼节性地让道。

“不用坐了,主公怕是马上就要到了,你我同去株林外边迎他一迎。”

夏姬道:“主公驾临敝地,乃素娥莫大之荣幸,岂能便装去见?”当即回到内

室，换上礼服，方才跟随孔宁，来到株林之外。却见一队人马已在那里等候，心中不觉有些忐忑。

国君出行，可不是一件小事，首先得清道，还得由仪仗队开路，当时的仪仗队，并非今天的仪仗队，乃是由宫廷侍卫组成，手执长戟，人员当在百人左右。仪仗队之后，是上卿或大夫，之后才是国君。国君乘坐的车也有讲究，叫乘舆，轮子是红色的，两个车把两个车键，金色的龙纹，附有车厢，车的横木文有老虎，虎头衔着车轭，左右是吉祥的阳筒，金丝雀站立在横木上，驾以引车的曲木镂有图画，羽毛的盖子非常华丽，树一样的大旗，有十二杆小旗，画上日月升腾的图案，由六匹马牵引，马嚼子镂了锡，金质的马扣，铣质的插翟毛工具，里面插着野鸡尾，红色的垂缨，红色的毛织品，十二根金，左边的饰物用牦牛尾制作，挂在左驯马轭上，像斗篷那么大……乘舆之后，又是侍卫，也在百人左右。如此浩大的队伍，来到株林，若是一般人家，早就惊慌失措，不知如何接待了。

夏姬乃是郑君之女，是见过大世面的人，她不慌不忙地来到陈灵公面前，拜谒致辞曰："刚刚得知主公驾临，有失迎候，还请主公见谅。"其言如新莺巧语，呖呖可听，其貌天仙不及，六宫妃嫔尽失颜色。

陈灵公忙还了一礼道："寡人闻听株林幽雅，梨花正茂，特来一观，惊扰尊府，幸无见怪！"

夏姬敛衽对道："主公玉趾下临，株林增色，贱妾备有薄酒，请主公到寒舍一坐。"

陈灵公道："既是为观花而来，咱还是先观上一番再说。至于盛馔之事，不妨移在园亭。"

夏姬道："恭敬不如从命。主公既然为观花而来，贱妾亲为前导。"

夏姬应对有序，陈灵公心上愈加喜爱，命夏姬除去礼服，引宾入园中游。夏姬遂卸了礼服，露出一身淡装，如月下梨花、雪中梅蕊，别是一种雅致。

在夏姬的前导下，陈灵公一行来至后园，却有乔松、秀柏、奇石、名葩，池沼一方，花亭几座，中间有一高轩，朱栏绣房甚是阔敞。此乃宴客之所，左右俱有回廊，轩后曲房数层，回廊周折，直通内院。园外有马厩，乃是养马之处。园西

空地一片，俱是梨花馥郁缤纷，香气袭人，正是一所好花园也。陈灵公观看了一阵，轩中筵席已备，夏姬盈盈说道："主公请入席。"

陈灵公笑而入之，乃命孔宁坐右，夏姬坐左，君臣三人开怀痛饮，直至日落，灵公装醉，宿于株林。

夏姬正欲转身回室，被孔宁拦住："主公醉成这样，汝何忍去之？"

夏姬回曰："贱妾乃一女流，在此多有不便，不去又当怎的？"

孔宁道："侍寝。"

夏姬吃了一惊，反问道："汝说什么？"

孔宁道："不瞒汝说，主公仰慕夫人已久。今以观花为名，来会夫人，还望夫人切莫负了主公之意。"

夏姬变脸说道："你这话是什么意思？"

"也没有什么意思。不过，在下很想提醒你一句，有人向主公告发，夏司马之死，与你和仪行父有关。"

"有关在何处？"

"汝与仪行父勾搭成奸，谋杀了夏司马。"

"你……"夏姬手指孔宁鼻子道，"你血口喷人！"

"这话不是在下杜撰，乃是主公亲口对在下说的。若按主公之意，要将汝和仪行父千刀万剐，是在下苦口相劝，主公方才松口。我这一次把他带到株林，就是想给你一个机会，一个自救的机会。"

夏姬冷哼一声道："你别骗我，你也别装好人！夏御叔已经死了六年，我和仪行父才好了几天？怎能和杀害夏御叔扯到一块？分明是你吃不到桃子。不，不是你吃不到桃子，是你自己不吃，反怨恨于我，教唆主公来治我。你治吧，大不了一死！"

说毕，扭头向室外走去。

"站住！"孔宁一声断喝，夏姬不由自主地将已迈出门的右脚收了回来。

"我没想到，汝竟是一个巾帼英雄呢！是的，汝不怕死，但汝想不想知道我是如何让汝死的吗？"

夏姬没有接腔,也没有回头。

“骑木驴!骑木驴你知道吧?木驴是一种专治淫妇的刑具,行刑时将犯妇脱光身子,置于木驴之上,而后由四个壮汉抬着游街。而后,再问剐刑。你固然不怕死,但你不能不要脸吧?还有,你不为你自己想想,也该为夏子南想想,你想不想知道,我是用什么刑罚去杀夏子南的吗?炮烙之刑!这个刑罚,还是和你一样漂亮的妲己发明的呢!你想不想知道,什么是炮烙之刑……”

夏姬越听越害怕,猛地转过头来,一脸泪水道:“你不要说了,我一切依你就是了!”

孔宁笑了,笑得很是得意。出门的时候,他本来是想捏一下夏姬的脸蛋,又怕陈灵公看见,改捏为拍,但不是脸蛋,是香肩:“好好地侍奉主公,主公不会亏待你,包括你的儿子。”

一夜无话。

不是无话,不佞不想把夏姬那种悲痛、那种无奈、那种生不如死、那种如羔羊一般任人宰杀的惨景现之于书。

一夜无话,天亮了还能无话吗?陈灵公一直睡到巳时三刻,方醒转过来,侧身向夏姬望去,只见她一双美目,直愣愣地盯着屋顶,那美目又红又肿,显然是哭了一夜,一脸心疼地说道:“美人,你别如此伤心,寡人不会亏待你,寡人赐你黄金一百镒,细绢一百匹,白米一百石。寡人还想将子南送到国外,等他十八岁的时候,寡人便封他为司马,来一个子承父业……”

夏姬面无表情地说:“我是一个坏女人,我的身子早已让孔宁糟蹋过了,你不应该对我这么好。”

她原以为这么一说,陈灵公一定会大怒,怪罪于孔宁。谁知,听了她的话,陈灵公并没有生气:“这个孔宁……哎,他是如何勾上你的?”

口口声声说我是你最心仪的女人,这个女人被别人糟蹋了,不说叫你和别人拼命了,至少得有一脸怒气吧?可你,连一点儿醋意也没有,这还算是一个男人吗?

她懒得回陈灵公的话,两行热泪夺眶而出。

陈灵公扳过她的香肩，一脸关切地问道："你怎么了？"

她推开他的手，一脸不耐烦地说道："我很累，不想说话，你走吧！"

陈灵公落了个没趣，悄然而起，带领原班人马，返回宫中。百官见陈灵公彻夜不归，正在发焦，一齐向前参拜、问安。孔宁拦住众人："主公昨天狩了一天猎，夜宿山中，受了点凉，朝会改在明日吧。"

等百官散去后，孔宁正欲归家，宫中传旨出来，要他去后宫陪伴主公。

陈灵公见孔宁进来，劈头问道："汝何时勾上夏姬？"

孔宁吃了一惊，但很快又镇定下来，笑回道："没影的事。"

"夏姬把一切都告诉了寡人，汝不要嘴硬！"

孔宁见陈灵公不像生气的样子，大着胆子说道："主公既然知道了，小臣也不必隐瞒，也不敢隐瞒。"遂将夏御叔如何榻前托孤，他如何为夏御叔安葬之事操劳，如何买通荷花，如何在酒中下催情药之事细细地说了一遍。

陈灵公道："如此说来，汝已经和夏姬睡了六年多了？"

孔宁轻轻颔首。

"这就是汝的不对了。汝独占先头六年有余，就不怕寡人治你的罪吗？"

孔宁对曰："譬如君有味，臣先尝之，若尝而不美，不敢荐于君也。"

陈灵公笑曰："譬如熊掌，奇味就让寡人先尝也无不妨。"说罢，自己倒先笑了起来。

孔宁亦笑。笑了一阵，孔宁一脸忧愁地说道："其味虽美，恐不能久享矣。"

"为甚？"

"实话告诉您，仪行父与夏姬也有一腿。"

"啊！"

"不止有一腿，他两人商定，于七月初七成婚。"

"啊！"

孔宁长叹一声说道："主公若仅仅为了尝鲜，这事到此为止。主公若是想久食美味，就得痛下决心。"

"什么决心？"

"阻止仪行父与夏姬的婚事。"

"怎么阻止?"

孔宁道:"至于怎么阻止,您不须过问,您只告诉小臣一句,您愿意不愿意仪行父与夏姬成婚?"

"寡人不愿意。"

"好! 有您这句话,小臣便心如明镜,至于如何操作,您就不必过问,小臣这就去找仪行父。"

陈灵公道:"好,一切听汝安排,但说一千道一万,不能让仪行父和夏姬成婚。"

"小臣知道。"

孔宁奉了君旨,底气大增,出了陈宫,径奔仪行父家中。

为了夏姬一事,二人不免有些芥蒂,但毕竟是同朝奉君,仪行父见孔宁到来,迎进堂中,一番寒暄之后,孔宁试探着问道:"仪弟,主公夜宿株林之事,弟可闻之?"

"已经听说。"

"弟作何想?"

"我想杀了你!"

孔宁哈哈一笑说道:"为什么?"

"若非你从中使坏,主公岂能夜宿株林?"

"小弟使坏倒也不假,但木已成舟,你还是认了吧!"

"怎么认?"

"放弃夏姬。"

"不行,为了夏姬,我割股肉一斤,岂可放弃?"

"股肉割去还可再生,但得罪了主公,可是杀头之罪,这头一割,绝无再生之理! 何况,与君争食,犯的不仅是杀头之罪,乃是灭族,贤弟即使不为自己,也该为九族想想!"

"这……"

"我该走了。"

孔宁一走,仪行父把自己关在家中,苦想了一天一夜,觉着孔宁言之有理,不能因为一时欢愉,而灭九族。

陈灵公走后所发生的这一切,夏姬一无所知,她睡了一天之后,遣一奴仆去请仪行父。仪行父到来之后,很是拘谨,与平日判若两人。夏姬怪而问之:"汝今日怎么了?"

仪行父苦笑一声,反问道:"我听说,主公昨日来株林了?"

"来了如何,不来又该如何?"

"唉!"仪行父长叹不语。

夏姬问曰:"你,你是不是有什么想法?"

"咱俩的事,还是放一放再说。"仪行父吞吞吐吐地说道。

夏姬长身而起,厉声问道:"你想反悔吗?你不想要我夏姬吗?"

"不是不想要,主公不让要,我若要了您,他要灭我的九族。"

"你?"夏姬复又坐下,泪流满面道,"你不是一个男人,你和孔宁是一丘之貉,你给我滚,滚!"

仪行父还想再说什么,夏姬顺手掂了一个花瓶,劈头朝仪行父砸去。虽说没有砸中,但也把仪行父吓了一跳,兔也似的逃去。

一晃便是九年,这期间,陈灵公无数次地驾幸株林,但每次做爱,夏姬好像木头人一般。

这期间,陈灵公每次驾幸株林,都是由孔宁作陪,每当陈灵公快活的时候,他便去找荷花。

荷花所心仪的人,是仪行父。仪行父为了讨好陈灵公,每当陈灵公驾幸株林的时候,他也随驾而往。经荷花周旋,孔宁与仪行父握手言和,三人同宿一榻,日夜寻欢。

外人不知道,至少陈国人不知道,陈灵公与孔宁和仪行父有事没事总往株林跑,便以为陈灵公、孔宁和仪行父同淫夏姬,编了一首流行歌曲来唱,歌曰:

株林

胡为乎株林?

从夏南!

匪适株林,

从夏南!

驾我乘马,

说于株野。

乘我乘驹,

朝食于株!

什么意思呢?大致讲解一下。

陈灵公哥三个去株林干什么?找夏南。所谓乘马,指陈灵公的车;所谓乘驹,指孔宁和仪行父的车。夏南是谁?夏姬的儿子夏征舒字子南,又叫夏南。大家不好意思直接说去找夏姬,就说成找夏南了。说三人驾着车到株林去淫乐,常常迫不及待,一大早便赶到株林吃早饭。

自从搭上了夏姬,陈灵公对自己的后宫就没有什么兴趣了。平常,动不动就往株林跑,常常玩得筋疲力尽之后才回宫。他把株林当成了自己的家,把夏姬当成了自己的老婆,把夏姬的儿子当成了自己的儿子。至于治国安邦,陈灵公根本没有兴趣。

国君如此,这个国家还有什么希望?

没有,一点希望也没有。后来,《国语》是这么记的:"单子知陈必亡。"

单子者,单襄公也。单襄公受周定王之派遣,去宋国聘问之后,借道陈国,去楚国访问。

按照周礼的规定,同等国家的宾客到达,管边防的关尹,将这个信息报告国君,国君派出特使持着符节前往迎接,边防军为宾客引路,卿出郊外慰劳,管城

门的门尹要打扫城门，太祝主持祭祀，管外交的安排驿馆，管交通的视察道路，管安保的纠察奸盗，虞人送进木材，甸人堆积柴薪，火师监督火烛，水师监督洗涤，管饮食的膳宰送上熟食，管仓库的廪人献上谷物，司马铡好草料，工师检查车辆，百官各自将供应宾客的物品送来。要是大国的宾客到达，就按照等次加一等，更加恭敬。至于天子的使臣到达，就均由各部门主管官员主持接待事宜，上卿加以监督。

单襄公作为周天子的使臣，途经陈国的时候，已经是立冬前后，只见道路上长满野草，几乎不能通行；边防哨所根本没人，连屎都已经风干了；湖泊不修堤岸，河上不架桥梁，田里乱七八糟地堆积着割下来的谷物；开垦过的田地里，庄稼像茅草一样稀疏。道路两旁没有排列成行的树木，而周朝的规矩叫作“列树以表道”，就是在道路两旁种上树以示这是道路。

他穿行荒郊野外，来到了陈国的首都，找到了陈国的“外交部”，外交部门可罗雀。单襄公一连三声长叹，自己找了一个驿馆住了下来。回到洛阳之后，单襄公谒见周定王，周定王问起陈国之行，单襄公断言：“陈国必亡！”

陈灵公可不这么看，有事无事，照样去株林鬼混。

这一日，陈灵公携同孔宁、仪行父来到株林，夏子南刚好也度假在家，就陪着三位“假父”一起喝酒。没一会儿，这哥仨就喝醉了，开始说起荤段子。夏子南还不到二十岁，又在国外受到过良好的教育，怀着一腔报国之心回到陈国还不到两年，如何看得下去，便寻了一个借口，走下堂去。

夏子南在外待了一会儿，忽然蹦出来这么一个念头，朝野风言风语，说他君臣三人有事没事总爱往株林跑，乃是为了我妈，从他们仨今日的言谈举止来看，都不像是正经东西。莫不是真的和我妈有一腿？……有道是酒后吐真言，我倒不如折回堂上，躲在屏风后边，潜听其言，也许能听出一些蛛丝马迹。

这哥儿仨不知夏子南在偷听他们讲话，见夏子南出去了，愈发肆无忌惮。讲着讲着，把话题转到夏子南身上。

“你……”陈灵公指着仪行父说，“子南身材魁伟，有些像你，莫不是你亲生的？”

仪行父笑而对曰："非也非也，我看他长得倒和主公你有几分相似，不要抵赖了，他一定是你亲生的！"

孔宁从旁插口道："非也非也，主公与仪大夫年纪轻，生他不出。他的爹极多，是个杂种，到底是谁亲生的，恐怕连夏夫人也不知道。"

三人拍掌大笑。子南听见此言，不觉羞恶之心勃然难遏。唰的一声，拔剑在手，飞起一脚，将屏风踢倒，大吼一声，向陈灵公扑去。

第十七章　大王也爱腥

四武士将夏征舒带走之后，楚庄王起身踱了一会儿，暗自思道："这娃娃不像一个坏娃娃，竟敢弑君，问他原因，又不肯说，难道其中有什么隐情？"

楚庄王倒抽了一口凉气：乖呀！这世上竟有如此绝色的女子，怪不得陈灵公、孔宁和仪行父这帮家伙千方百计都要得到她。

楚庄王明明爱上了夏姬，这个不可一世、独断专行的家伙，竟然冒出一句连自己都觉着不可思议，并使他后悔终生的话。

陈灵公见夏子南持剑向他砍来，吓得面如土色。仪行父急中生智，一把把酒桌掀翻。就在夏子南闪避的同时，陈灵公狂奔而出。他依稀记得东边马房有一短墙可越，遂往马房而走。子南紧追不舍，高声叫道："昏君，你的死期到了，逃什么逃？"一边说一边张弓搭箭，只听嗖的一声，那箭贴着陈灵公的耳根飞了过去，把个陈灵公吓得尿了一裤裆。

子南一箭未中，稳了稳神，复又射出一箭，正射在陈灵公的太阳穴上，陈灵公大叫一声，倒地而亡。

孔宁、仪行父见陈灵公向东边走，知夏子南必然追赶，遂往西边奔入射圃。子南果然只赶陈灵公，孔、仪二人遂从狗洞中爬出夏府，他们不敢回家找死，直接逃往楚国去了。

夏子南杀了陈灵公，一不做二不休，拥兵入城，只说陈灵公酒醉暴疾而亡，遗命立世子午为君，是为陈成公。陈成公明知子南杀了他的老爹，但又无力报

仇,只好隐忍。子南也怕楚庄王发兵给陈灵公报仇,就强迫陈成公去晋国朝见晋景公。他天真地认为,只要有晋国这棵大树依靠,楚庄王就不敢轻易找他的麻烦了。

他错了,楚庄王可不是一个怕事的人,别说是乳臭未干的晋景公,就是晋文公在世,他也不会放在眼里。再说,经过孙叔敖的劝阻,他虽说放弃了伐晋,但心中仍然有些耿耿于怀,正想寻一个借口,和晋干上一仗。你夏子南弑君也就算了,你居然去投靠我的宿敌晋国,我不给你点儿颜色看看,你就不知道马王爷长了几只眼!

在伐陈这件事上,有一个叫屈巫臣的人,字子灵,也就是屈荡的儿子,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屈巫臣不仅仪容秀美,且文武全才,但有一个毛病:好色。他数年前曾出使陈国,正好遇着夏姬出游,窥见其貌,心甚慕之,闻子南弑君,欲借端把夏姬弄到手中,而力劝楚庄王兴师伐陈。楚庄王遂传檄一道,至于陈国。檄曰:

> 楚王称:夏征舒弑其君,神人共愤。尔国不能讨,寡人为尔讨之,罪有专归,其余臣民静听勿扰。

陈国人见了檄文,暗自思道:楚军之来,完全是为着夏征舒一人,与我等何干?不必为他卖命,遂抱了一个隔岸观火的心理。夏征舒见民心如此,仅仅凭个人之力,是无论如何也挡不住楚军的,又惊又怕,不知如何是好。

陈国有一大夫,名叫辕颇,对夏征舒之为颇为同情,见夏征舒无了主张,献计曰:"为司马之计,唯有逃离陈国方为上策。"

夏征舒哭丧着脸问:"逃去哪儿?"

"去郑国。郑国是你外公家,现在的国君是你舅舅,他会保护你的。"

夏征舒想了一想,觉着辕大夫的话很有道理,慌忙赶回株林,把母亲请出来,满面泪水道:"楚庄王借孩儿弑君之名,亲率三军,浩浩荡荡地杀向陈国来了。国人不明真相,把楚军之来,归咎于孩儿,不愿抗击楚军,孩儿成了孤家寡

人。辕大夫劝孩儿逃奔郑国避难，孩儿也答应了。请母亲略略收拾一下，随孩儿前往郑国。”

夏姬摇首说道：“不，老娘不走。祸是老娘惹出来的，一切应由老娘承担。况且，楚庄王用兵雷厉风行，这会儿怕是快要打到国都了，你若是带上老娘，肯定跑不快，弄不好咱娘儿俩一个也别想活。夏家就你这一条根了，你还是独自逃吧，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

夏征舒是个孝子，如何肯舍下母亲独自逃生？母亲不走，他也不走，正争执不下，楚庄王带大军杀到了株林，夏征舒藏好了母亲，赤着双手走下堂来。楚军见了，一拥而上，将他绳捆索绑，押到楚庄王面前。

楚庄王身边站了一帮他的重臣，诸如公子反、公子重、虞邱、屈巫臣、连尹襄老、养由基等。夏征舒被带到之后，楚庄王未曾审问，先将他打量一番。只见夏征舒身高八尺，虽说满面凄容，却难掩其堂堂相貌，且又带着几分稚气。心下暗自想道，我以为凡弑君之人，不是面目丑恶，也是一脸凶相。而这个夏征舒，却是一个稚气未脱的娃娃！一个稚气未脱的娃娃竟敢杀人，且杀的还是一个国君，我得好好问他一问。

“是汝杀了陈灵公吗？”

“是。”

“汝为什么要杀他？若是说得有理，寡人可以从轻发落。”

“罪臣已经犯下弥天大罪，只求速死，不想多言。”

楚庄王轻叹一声：“既然这样，寡人依汝！武士何在？速将这一乱臣贼子拉出去五马分尸。”——五马分尸乃是当时最重的刑罚，专门惩治乱臣贼子。

“别。”楚庄王喊住武士道，“改为枭首。”

四武士将夏征舒带走之后，楚庄王起身踱了一会儿，暗自思道：这娃娃不像一个坏娃娃，竟敢弑君，问他原因，又不肯说，难道其中有什么隐情？有道是，“欲知山中事，须问打柴人”，我得找人问上一问。想到此，传旨一道，召辕颇大夫前来问话。

“请问辕大夫，夏征舒还是一个娃娃，因何要干出如此大逆不道的事情？”

楚庄王开门见山地问道。

辕大夫本就同情夏征舒,又见征舒被杀,又怜又悲,便将陈灵公君臣三人如何逼夏姬就范,又如何拿夏征舒开涮,一一道了出来。

楚庄王良久说道:"孔宁和仪行父之言,与卿大相径庭,夏征舒这孩子,面对死亡,不做任何辩解,寡人心甚惑之,这会儿听卿一说,方算明白,他是害怕彰母之丑。有此之心,能是一个坏孩子吗?寡人错杀了他……"他本来想问,据卿所言夏姬年已四旬,竟有如此之魅力,迷得国君不顾国家,迷得两个大夫不知廉耻,她到底长得如何?话到口边,又觉着不妥。问他作甚,我把夏姬传来一见,是美是丑,岂不一目了然?遂改口道:"孔宁、仪行父到底是什么样的人?"

"厚颜无耻的奸佞之徒!"

"寡人明白了,卿去吧。"

辕颇躬身而退。

楚庄王复又传旨一道,命夏姬上堂见驾。

伍参去而复归:"找不到夏姬。"

"就这么一个株林,就这么多房子,她能躲到哪里?找,挖地三尺也要把她揪出来。"

楚庄王下了死命令,众楚将不敢不遵,遂在株林展开了地毯式的搜捕,最后,在夹皮墙中将夏姬搜了出来。

夏姬被押上堂来。

夏姬刚刚被抓之时,既有些害怕,又有些沮丧,儿子被抓,定死无疑,儿子若不是为了救他的老娘,早就逃到郑国去了。如今儿子死了,老娘也没保住,儿子死得冤呀!唉!

走着走着,她面上的表情忽然起了变化:我虽说不是一个坏女人,但一个女人睡了除了自己的男人之外的四个男人,还能不算一个坏女人吗?当然,与哥哥睡的时候,自己年纪小,尚不懂事。但与孔宁、仪行父和陈灵公睡的时候已经二三十岁了,还能再说不懂事吗?都怪自己软弱,怪自己把儿子看得太重,如今,儿子已经死了,自己的坏名声也传出去了,即使活着又有什么意义?这么一

想，她也不再害怕，也不再沮丧，高昂着头，直直地走到楚庄王面前，敛衽一拜，盈盈说道："臣妾拜见大王。"

从她刚一出现的那一刻起，楚庄王就盯住她了，不由得倒抽了一口凉气：乖呀！这世上还真有如此绝色的女子！怪不得陈灵公、孔宁和仪行父这帮家伙千方百计都要得到她。他由陈灵公又想到了周厉王，为了博得大美人褒姒一笑，不惜玩起了烽火戏诸侯的游戏！还有他的老祖父楚文王，当年为什么要灭了人家息国抓到息妫？……我，我这是不是被她迷住了？他下意识地咬了一下自己的舌头，装作一本正经地问道："夏姬，你身为人臣之妻，却误导国君为非、勾引大夫作歹，既害了自己，又害了儿子。汝自己说，寡人该治汝一个什么罪？"

夏姬将头一昂道："大王果真想听臣妾说吗？"

"说吧。"

夏姬已将生死置之度外。

一个人，连死都不怕，还怕什么？说就说，我要当着这个不可一世的楚大王，这个貌似正人君子的楚大王和他的重臣之面，把压在心底的悲愤说出来，也算为自己，为女人们出一口恶气！

"大王说得好，为人臣之妻不该勾引大夫作歹，更不该误导国君为非。不知大王想过没有，即使小女子无耻至极，也得让国君和大夫自愿到株林来呀！凡诸侯国都有国君，莫不是所有的国君都是一个德行，有女人一误导就去无耻的？据臣妾所知，自古至今，雄才大略的国君层出不穷，总不能说凡有雄主出现的国家就没有漂亮的女子，即使有也不会去误导雄主吧？咱不说太远，咱就以大楚为例，大楚多为水乡，是个盛产美女的地方，臣妾听说，仅大王宫中的美女就有几百，为什么大王能让大楚强盛呢？强盛得连雄踞霸主之位数十年的晋国都望而生畏！"

她略略顿了一顿说道："臣妾乃半边之人，妾夫故去之时，舒儿才五岁，可谓孤儿寡母，无人可依，无势可凭。国君、重臣理应保护臣下和同僚的家眷不受欺凌，可事实并非如此，到头来却将脏水往无依无靠的小女子身上泼。我儿血气方刚，年纪轻轻以身护母，即使犯了国法，一片孝心足可感天动地。但他弑了



君，实属大逆不道，理应杀头。大王若能念他为母亲而弑君，网开一面，臣妾愿为大王做牛做马。”

楚庄王听了夏姬这一番话之后良久无语。这些话句句在理；尤其对楚国后宫好女子以及对自己的评价，似乎点明了他已经感觉到还没有意识到的问题，那就是玩是玩，干是干，他不会因为玩而误了大事，而是因为“玩”办成了大事！说得是呀，雄主身边并非没有漂亮女子，亡国之君身边未必就一定有漂亮女子。这个夏姬如果在楚国，自己也会和陈灵公一样吗？不会，绝对不会！

但她若是真的就在楚国，自己会怎么待她呢？她仅有美艳倒也罢了，她还如此通情达理，还有她的谈吐，自有一股儒雅之气。这相貌、这谈吐、这气质，无一不在樊姬之上。假如立她做了夫人，一定会成为后世传颂的贤德女子。可我已经立了樊姬，岂能轻易改立？假如把她充到后宫为妃为嫔，不知道她会不会答应？我得试她一试。

“夏夫人，汝的话使寡人耳目为之一新，也使寡人明白了弑君的真相。但正如汝刚才所言，夏征舒弑其君，尽管有一百个理由，毕竟是犯下了大逆不道之罪，论罪当灭九族，汝自是被灭之列。念及汝十数年含辛茹苦，受尽污辱，又是大国国君之女，寡人网开一面，但有一个条件，汝必须跟随寡人去大楚‘做牛做马’。不知汝可愿意？”

夏姬何等聪明，岂能不知要她“做牛做马”的含义。当即回道：“臣妾愿意。不过，臣妾有一不情之求。”

“请讲。”

“能否也放舒儿一马？”

“实在对不起，这话汝说得有些晚了。半个时辰前，寡人已经下旨，将舒儿正法了。”

“啊！”夏姬只觉得天旋地转，摇摇欲坠。在楚庄王的示意下，伍参抢步而出，将夏姬扶住。

“儿呀，我苦命的儿呀，我亲亲的儿呀！”夏姬号啕大哭，一边哭一边说道，“十数年来，娘忍辱含垢，苟活于世，全是为了你呀，你如今离娘而去，娘活着还

有什么意思！你等一等，娘这就随你而去，咱到了阴曹地府还做母子。"一边说一边就要往庭柱上碰，却被伍参拽住不放。

楚庄王劝道："夏夫人，汝要节哀。你儿拿命护汝，乃是要汝活得更好。汝若执意要死，对得起你儿子吗？"

他这一劝，夏姬不再号啕，抽泣着说道："是的，舒儿杀了昏君，确实是为了我好，我不应该死。但话又说回来，如今，男人没了，儿子也没了，剩下我孤零零一人，怎么活？"

"汝可以随寡人前去大楚再成一个新家，重新生活。"

"大王若真的可怜臣妾，诚心诚意要臣妾前去大楚，臣妾还有一个不情之请，讲出来大王千万不要拒绝才是。"

"讲吧，只要讲得有理，只要寡人办得到，寡人不会拒绝。"

"真正误导陈灵公为非者，乃孔宁和仪行父，臣妾母子落到如此地步，也是由他二人所起。臣妾恳请大王，将这两个奸佞斩首示众！"

"寡人答应汝。"

夏姬虽说不能手刃二奸，但大王已经答应杀掉二奸，总算报了大仇，伏地而拜曰："大王万岁，万万岁！"

拜毕，起身说道："臣妾这就去内室略略收拾一下，时刻听从大王召唤。"

楚庄王目送夏姬走下堂去。

目送夏姬的不只楚庄王，还有他那一班重臣，特别是公子重，连眼珠都不会转圈了。

楚庄王明明是爱上了夏姬，也很想将她纳入后宫。这个不可一世、独断专行的家伙，竟然冒出了一句连自己都觉着有些不可思议，并使他后悔终生的话："诸位爱卿，这位夏姬论貌有貌，论才有才，换个环境可能就是一个好女人。寡人后宫还真差这样的女人呢！寡人看她那样子也挺可怜的，想纳她为妃，诸卿以为如何？"

看上夏姬的，何止楚庄王？

当夏姬被押来之时，楚庄王仅仅从心底里发了一声"乖呀"，他的一班重

臣,不是二目放光,便是满嘴涎水,抑或是痴痴呆呆,如同中邪一般。唯有屈巫臣表现得还算不那么明显。

不是不明显,是在克制着自己。他力劝楚庄王伐陈,原就不是为楚国打算,也不是为了惩治乱臣贼子,乃是为了得到夏姬。他原想着楚庄王亲自带兵伐陈,灭陈不成问题,杀掉夏征舒也不成问题。夏征舒一死,撇下夏姬无依无靠,这个时候向她求婚,一求一个准。谁知,夏征舒逃回了株林。

夏征舒逃到株林并不可怕,可怕的是楚庄王也来到了株林。

楚庄王来到株林也不可怕,可怕的是楚庄王不只见到了夏姬,而且还对她一见钟情,还要纳她为妃呢!他这一纳,我屈巫臣的心不是白操了吗?我的美梦恐怕是要变成泡影了。阻止他,无论如何也得阻止他!

"大王,您不能纳夏姬为妃!"

"为什么?"

要想让楚庄王打消纳夏姬为妃的念头,必须得找一个堂而皇之的理由。于是,屈巫臣便装作为楚庄王好的样子,正色说道:"大王用兵于陈,乃是为了讨伐乱臣贼子,是为义也。若纳乱臣贼子之母,是贪其色也。伐贼为义,贪色为淫,以义始而以淫终,臣以为不可行也。"

屈巫臣见楚庄王不接腔,索性来了最狠的一招:"大王为讨贼而来,若是将夏姬纳入后宫,怎么向国人交代?怎么向列国交代?"

养由基、虞邱乍一见夏姬,也是怦然心动,但他二人坚定地站在屈巫臣一边,竭力反对楚庄王纳夏姬为妃。不过,他们反对的目的,和屈巫臣不一样,完全是为了楚庄王,为了楚庄王的名声。

楚庄王见三位重臣反对,轻叹一声道:"不纳就不纳吧。不过,寡人已当面许夏姬,要带她去楚国。卿等不是常说,'君王口中无戏言'。如此一来,岂不要寡人失信于夏姬吗?"

"大王!臣已进入中年,还没有正妻,请大王把夏姬赏给臣。这样一来,大王也就不会失信于夏姬了。"

说这话的叫公子重，他自看到夏姬的那一刻起就流口水，见楚庄王打消了要纳夏姬的念头，立马走了出来，跪在楚庄王面前。

楚庄王正要点头，没承想屈巫臣又站出来反对："大王，您千万不能答应公子重！"

公子重转头怒视屈巫臣："你怎么又跳出来捣乱了？为什么，为什么我也不能娶夏姬？"

屈巫臣道："此妇乃不祥之人，哥哥为她而败，丈夫为她而死，国君为她而被弑，儿子为她而亡，国家为她而破，真是不祥到了极点。人生在世不容易，天下美女多的是，将军何必要娶个不祥之物回家自寻死路呢？"

公子重道："既然如此，那我也不要她了。只是一件，你说大王纳不得，我亦娶不得，难道你娶了不成？"

屈巫臣连声说道："不敢，不敢。"

连尹襄老刚刚死了老婆，正想着再婚之事，今见如此一个尤物，楚庄王不敢娶，公子重也不敢娶，岂不暴殄天物，太可惜了，有心向楚庄王请求把她赐给自己，可又觉着自己不配：年届六旬、奔颅头、扫帚眉、扇风耳，还长了两个又黄又大凸在唇外的门牙。

"唉！"他长吁短叹，几次欲言又止。

楚庄王笑问道："连尹爱卿，敢不是在想夏姬吧？"

连尹襄老红着脸没有应腔。

楚庄王道："爱卿若是不怕夏姬是个不祥之物，寡人把她赐给爱卿如何？"

连尹襄老忙道："老臣不怕，老臣已经年届六旬，没有几年活头了，快乐一天是一天。"由于激动，连声音都有些发颤。

"如此说来，爱卿同意了？"

"嗯！"

"好，寡人这就把夏姬赐给汝。"

连尹襄老趋前三步，扑通一声，朝楚庄王跪了下去："谢大王。大王万岁，万岁，万万岁！"

屈巫臣费尽了心机,不但没有得到夏姬,反让一个丑老头儿得到了,心中那个气呀,无法用语言形容,可又不敢有所流露。回到军营,独个儿喝了一大壶酒,喝得连眼都睁不开了,还在自言自语:“连尹襄老,你个糟老头儿,也不撒泡尿照照自己,还要吃天鹅肉,我叫你好吃难消化!”

夏姬回到内室以后,又悲又喜,悲的是儿子没了,喜的是楚大王居然看上了自己,作为一个女人,一个半边之人,一个半老徐娘,竟然能嫁如此一位英雄,岂不是八辈子修来的福气!

谁知,前来迎娶她的,不是楚庄王,而是一个糟得不能再糟的糟老头儿!她的芳心如同被人丢进了冰窖,要多凉有多凉。

第十八章　蹊田夺牛

楚庄王将申无畏叫住,责之曰:“寡人灭了陈国,扩大了版图,连外国人都来祝贺,汝却无片言相贺,是何道理?”

唐狡苦笑了一下说道:“大王还记不记得那次绝缨大会?实话告诉大王,那个对许姬无礼之人,便是末将。”

好不容易将郑都打开一个大口子,楚军正要冲进去大杀一阵,突然听到城内哭声震天,楚庄王便动了恻隐之心,传命三军:“撤!”

夏姬见迎娶她的是一个糟老头儿,大失所望,先是号啕大哭,继之又寻死觅活。连尹襄老就守在她的身边,衣不解带,一直守了她三天三夜,后经众人相劝,她慢慢地想开了:楚大王只答应把你夏姬带到楚国,并未说要纳你夏姬为妃为嫔呀!况且,你夏姬有言在先,只要楚大王杀了孔宁和仪行父,你便愿意为他做牛做马。如今,楚大王不仅没有让你夏姬做牛做马,还让你夏姬做了连尹襄老的夫人,这已经够抬举你了,你还哭什么哭?况且,你眼前的这个老头儿,虽说丑了一点,老了一点,但他毕竟是一个大楚的将军,身经百战,为大楚立下了赫赫战功。你夏姬的名声这么不好,他还敢娶你,还这么爱你,这么疼你!若是换作别的男人,早就不耐烦了,早就把你强暴了!唉,也许这就是命吧!

她慢慢地将眼泪擦干,慢慢地站起身来,跟着连尹襄老去了楚国。

就在夏姬离开陈国的前一天,楚庄王传旨一道,把陈国变成了大楚的一个属县——陈县,并任命公子反为县长。

有公子反坐镇陈县，楚庄王很是放心地带着陈国大夫及大夫以上的官员回到了楚国。楚国的百官和各县邑长，还有它的属国和盟国，闻听楚庄王灭陈归来，纷纷前来朝贺。只要有人朝贺，便要大摆宴席，热闹了一个多月，楚庄王还陶醉在胜利的喜悦之中。

大夫申无畏回来了。

他是从蔡国回来的。

就在楚庄王将要伐陈的时候，申无畏被派到了齐、鲁、蔡等国，负责向他们通报楚国伐陈的意图。没承想，申无畏到蔡国的第二天便病倒了。这一病便是两个多月，等他从蔡国归来时，楚庄王已经先他一个月回到了楚国。按照惯例，出使归来，必须得向大王禀报出使的情况。申无畏不敢违例，第二天一大早来到了王宫，三拜九叩之后，便将出使诸国的情况，如实地向楚庄王做了禀报。禀报完后掉头就走，关于灭陈的贺言一句没有。

“喂，你给寡人站住。寡人灭了陈国，扩大了版图，连外国人都来祝贺，汝却无片言相贺，是何道理？”

申无畏站住了，慢慢将头扭了过来：“大王，您真的想知道原因吗？”

“当然。”

“小臣在告诉大王‘无片言相贺’的原因之前，想给大王讲一个故事，大王愿意听吗？”

楚庄王“扑哧”一声笑了：“讲什么故事？且还要在朝堂上讲，无非是借故事讥劝寡人。卿这一招寡人早已领教过了。不过，卿如果真有好故事，寡人还是愿意听的，讲吧。”

“从前有一个人叫张三，比较粗心，没锁牛棚的门就出去捕鱼了。结果这头牛饿得不行，跑出牛棚冲到邻居的庄稼地里吃起了庄稼。这邻居一生气，就把牛牵回自己家中，据为己有。张三好话说尽，邻居也不肯归还。不知大王如何看待这件事情？”——由这个故事，引申出来一个成语，叫“蹊田夺牛”。

楚庄王听了“蹊田夺牛”的故事，想也没想说道：“这件事那邻居做得有些过分，不就是吃了你一点庄稼吗？多少赔偿一点也就是了，怎么能把人家的牛

据为己有?"

申无畏将头点得像鸡啄米:"大王所言极是,臣下也是这么想的。可是……"他将话顿住,二目直直地盯着楚庄王。

楚庄王催促道:"讲,有什么话但讲无妨。"

"两个月前,大王派臣下出使齐国、鲁国和蔡国,向他们通报我大楚讨伐陈国的原因,乃是替天行道,讨伐夏征舒弑君之罪,却没有说要灭人家的国家。伐罪,抓住罪犯就行了;灭国,却是贪图别人的富庶。大王灭陈改县之举,和张三的那个邻居又有什么两样?大王此举,不仅使大王失信于天下,更使大王落下个贪婪的恶名,既不信又贪,谁还会尊重您呀?谁还敢和您打交道呀?大王之霸业怕是要成为泡影呢!您说臣下是该贺还是该吊?"

楚庄王确实有些武断,但他能分清好坏,也知道什么是对、什么是错,他一旦认识到自己错了,立马就会改正。这不,他听了申无畏这一番诤言,当即说道:"寡人明白了,寡人用伐罪之名而伐陈,不能以贪人之地而结束。汝说得对,寡人这就复陈之国。"

申无畏见楚庄王听从了他的谏言,赶紧跪下去叩头:"臣下祝贺大王!"

"卿祝贺寡人什么?"

"祝贺大王复了一个陈国,不只取信于国人,而且取信于诸侯,霸业为之不远矣!"

楚庄王起而说道:"说得好。"立召陈大夫辕颇,问之曰:"你家成公今在何处?"

"在晋国。"

"寡人有心复汝之国,汝有何想?"

辕颇当即跪下,磕了三个响头说道:"大王复陈,于陈有再造之恩,陈国君臣祝大王万岁、万岁、万万岁!"

楚庄王道:"汝很会说话。寡人这就放汝归国,迎回陈侯,依然为君。但有一件,且莫忘了大楚之惠,世世与楚通好。"

辕颇频频颔首。

“还有一件。”楚庄王道。

辕颇忙道:“有什么事,大王尽管诏示。”

“为了表示陈与楚永远交好,汝回去之后,转告陈成公,让他每里[1]派一家人到楚国,让他们住在一起,成立一个州。至于这个州的名字嘛,就叫夏州[2]吧!”

关于楚庄王复陈之事,后来受到了大圣人孔夫子的热烈表扬:“贤哉,楚庄王,轻千乘之国而重一言之信。”是啊,申无畏这个故事确实太重要了,一个故事换来一个国家,这真是世界上最值钱的故事了!

自此而始,陈国彻底归服了楚国,从这一年直到公元前478年陈国被灭,陈国一直是楚国的盟国,再也没有背叛过。

搞定了陈国,楚庄王下一个要拔的钉子,便是郑国了。郑襄公得以为君,乃是子家和子公的功劳,子公因为没有吃到龟肉,怀恨在心,阴结子家,杀了郑灵公而立郑襄公。这本是郑国国事,楚庄王偏要干涉,遣将伐郑。是时,子家已死,郑襄公迫于楚之压力,杀了子公。另戮子家之棺,并灭其族,楚军方退。

楚军退去之后,郑襄公越想越不是滋味,想我郑国,乃周天子同姓之国,先祖武公,乃周之卿士。自周平王十三年后,独秉周政,亦曾箭射王肩,逼得周天子与我大郑互换人质,史称“周郑交质”。到了近数十年,竟然屡受蛮楚欺凌,不只愧对先祖,也对不起国人。我得设法振兴国运,我得设法与晋国结盟。当今之势,除了晋国,无人敢和蛮楚抗衡!

于是,他一边遣使与晋结盟;一边发展生产,救贫扶弱,并在郑楚边境布满了军队。

俗谚不俗:“要想人不知,除非己莫为。”楚庄王闻听郑国与晋国结盟,十分恼火,当即传谕三军,整顿器械,于春二月某日伐郑。

“大王,古今之制,征伐多在秋天进行,您却要在春季出兵,这合适吗?”伍

---

① 里:古代居民聚居的地方,二十五家为里。

② 夏州:在今湖北省武汉市之汉阳北,之所以叫夏州,是因为夏征舒的罪是楚庄王帮忙讨回来的。取夏州之意,乃是彰显楚庄王的武功。

参一脸担忧地问道。

楚庄王道："这汝就不懂了。用兵之道，贵在随时随地而变化，若是泥古不化，寡人岂不成了第二个宋襄公了吗？"

凡学过历史的，没有不知道宋襄公的。此人乃宋国国君。齐桓公薨，霸主之位暂缺，他竟然萌生了要做霸主的念头，又是发邀请，又是搭棚子、摆音响、设礼仪，忙活了三个多月，衣裳大会①在齐国之鹿地如期举行。其结果是，霸主未当成，反做了楚成王的俘虏。后经宋之司马公子固等人全力营救，方又回到宋国。宋襄公气啊，连头都气昏了，归国后不自量力，竟要率倾国之兵，与楚一搏。双方战于泓水。开战之前，宋军列于泓水之南，楚军尚未渡河。当楚军正在渡河之时，公子固劝他击鼓击敌，宋襄公曰："半济而击，岂是仁人之军所为！"放弃了进攻楚军的大好机会。当楚军渡过泓水之后，公子固又劝他击鼓击敌，宋襄公唾其面曰："咄！汝贪一击之利，不顾万世之仁义耶。寡人堂堂之阵，岂有未成列而鼓之之理？"双方即将开战之时，宋襄公又传一旨："不重二伤，不擒二毛②。"其结果，为楚军所败，宋襄公亦身受重伤，不治而亡。后人便把宋襄公的仁义，称为蠢猪式的仁义。

伍参可能不知道宋襄公，没有凑腔。

楚庄王今日心情特好，见伍参没有凑腔，继续开导道："寡人为什么这么急着伐郑？乃因郑国投靠了晋国的缘故。就国力而言，晋国并不比我大楚差，郑、晋若是真的联起手来，我大楚怕是不敌呢！而今，晋、郑刚刚结盟，还需一个时期的磨合，这是其一。其二，晋国最强势的主政者赵盾死了，继任者郤缺虽说不如赵盾，也死了。再继者为荀林父，威望不足，难以服众。我若出兵伐郑，晋必救之，看起来是与郑战，其实真正的对手是晋。而晋又因荀林父刚刚主政，政局不稳，我若与之相战，胜算不说有十，也有七八。若等荀林父站稳了脚跟，再与之战，是胜是负，怕是难以预料了。"

听了楚庄王这一番高论，把个伍参佩服得五体投地，由衷地赞道："大王用

---

① 衣裳大会：类似今天的联合国大会，会上不能带兵器，故又称衣裳大会。

② 二毛：指头发花白者。

兵之道,就是姜太公重生,也会自叹不如!"

楚庄王得了伍参这一句话,更加坚定了伐郑的决心,于公元前597年春二月甲午日出兵伐郑。此次伐郑,最高统帅楚庄王;右军主帅公子重;左军主帅公子反,官居楚国司马;中军主帅虞邱;楚王卒"左广":御者彭名,车右屈荡;楚王卒"右广":御者许偃,车右养由基;随军文官:令尹孙叔敖、宠臣伍参、箴尹蔡鸠居;随军武将:潘尪、屈巫臣、乐伯、许伯、摄叔以及庄王之子公子谷臣等。新婚宴尔的新郎官连尹襄老主动请缨,担任伐郑的先锋官。楚军将发之时,副将唐狡自告奋勇说:"郑区区小国,无须劳师动众,属下愿自率部下百人,前行一日,为三军开路。"襄老壮其志,许之。

唐狡这个人说到做到,他率着一百多名部下,一路横扫,所向披靡,锐不可当,每下一地,则扫除营地,以待大军。楚庄王亲率大军直抵郑都,一路未遇一兵之阻、一日之滞。楚庄王心中奇怪,郑国人肯定打不过我们。不过,胜利来得也未免有些太快了吧?襄老怎么会变得这么厉害,难道真是美人夏姬给了他力量,让他老树开花,恢复了生命的第二春?

于是,楚庄王对襄老大加赞赏:"谁说老年人打仗不如年轻人?卿老当益壮,年轻人不及也!"

襄老是个好人,不愿抹杀别人的功劳,于是对楚庄王道:"大王谬奖了,此非臣之能,乃副将唐狡力战所致也。"

听他这么一说,楚庄王当即将唐狡召到中军大帐,见他英武伟岸,也就二十几岁的年纪,心中十分欢喜,问之曰:"唐将军,寡人初鸣之时,便认定汝是一位战将,但未曾重用。今听连尹襄老之言,说汝一路冲杀,为大军顺利到达郑都开辟了通道,汝的功劳不小,寡人想重重地赏汝一次,汝作何想?"

唐狡道:"大王重赏末将,末将不敢当。"

"为甚?"

"末将受君恩甚厚,理当报效,不能再要赏赐了。"

楚庄王感到奇怪:"寡人封汝为将军,只是听人言讲将军勇猛,乃是出于公义,何恩于将军?"

唐狡苦笑了一下说道："大王还记不记得那次绝缨大会？有人对许姬非礼，许姬绝其缨而告大王。实话告诉大王，那个对许姬无礼之人，便是末将。"

在场的将军和大夫都还记得那一幕，许多人只知道大王要求把盔缨取下，却不知其中竟有如此之故事，今闻唐狡之言，如梦方醒。

楚庄王亦是一声苦笑，点了点头，眼睛有些发涩，叹息一声说道："这么多年了，寡人时常琢磨王孙满的话，欲成就霸业，在德不在鼎。幸亏那次酒宴之上寡人没有忘记王孙满的话，假如当时明烛治卿之罪，就会失去卿这么一个英勇善战的大将了。卿此次立了大功，待平郑之后，寡人要重重地赏卿，不只给卿加官晋爵，连许彩儿也一并赐汝。"

唐狡谢恩而出，回到大帐，思考再三，做出了一个出人意料的决定，他竟留下了一封信，连夜遁去。信是这么写的："臣得死罪于大王，大王隐而不诛，是以舍身报之。然既已明言，不敢以罪人之身邀日后之赏，更不敢夺大王之爱。"

楚庄王看了唐狡的信，默然良久，叹道："受德则报之以功，逃赏则洁身而去，似唐狡这样的人，堪可与介子推媲美了！"——介子推者，晋国之名士，晋文公重耳未曾为君之时，在国外流浪了十九年，介子推追随了十九年。某一日行于五鹿，重耳又饥又困，栖于树下，奄奄一息，介子推割其股为羹，献于重耳，把个重耳感动得涕泪交流。十九年后重耳得以为君，大封功臣，以从亡者为首功，封了一百多个，却把介子推给漏了，邻人解张悬书宫门，为介子推鸣屈。重耳遣使来召介子推，子推却背负老母，隐于绵山。重耳为了逼出介子推，放火烧山。子推终不肯出，子母相抱，死于枯柳之下。焚林之日，乃三月五日清明之候[①]。国人思慕子推，以其死于火，不忍举火，为之冷食一月，后渐减至三日，称之为寒食节。遇节，家家插柳于门，以招子推之魂。或设野祭，焚纸钱，皆为子推故也。

却说郑国军民见楚军打来，围了郑都，仗着有晋国撑腰，并不害怕，日夜守在城上，单候楚军来攻。城下战鼓咚咚，楚军如潮水一般，架设云梯，没日没夜

---

① 候：时间单位，五天为一候。《素问·六书藏象论》："五日谓之候，三候谓之气，六气谓之时，四时谓之岁。"

地攻城；城上军民人等，同仇敌忾，没日没夜地还击，不只弓箭，连石头、开水都用上了。

十七天，整整十七天呀，楚军死伤遍地，专门有一支部队，不停地掩埋死者。

郑国的死伤虽不及楚，但也不少，郑人见楚国铁了心要攻破郑都，而晋军又不见露头，心中不免有些害怕起来。春秋时期，凡国有大事，都要进行占卜，如今楚国人打到国都来了，而且一打便是十七日，怎么办？占卜呗！这就是时人的思维逻辑，碰到了难事怎么办？占卜一下就行了。无论是对是错，这是上天的旨意，就算最后失败了，那也是天意，所以那时候的人最喜欢说的一句话就是——“天意不可违也”。

于是，郑国的太史摇摇晃晃地走出来了。太史虽为史官，但占卜也是他的职责之一，占卜的结果是投降不吉利。

“那就战斗吧。”郑襄公不再犹豫，命令每条街巷都准备一辆战车，以示决战到底，然后跑到祖庙中号哭，以示要以死来捍卫郑国。守城的将士们一听，也悲从心来，抱着武器号啕大哭。于是，整个都城哭声一片。

与此同时，楚军已经在城东北角打开了一个大口子，正要冲进去结束战斗，突然听到城内哭声震天，好不凄惨。楚庄王忽然动了恻隐之心，叹道：“唉，寡人不怕天，不怕地，就怕有人哭鼻子。算了吧，不打了。撤，全军后撤三十里下寨。”

此令一出，公子反第一个跳出来反对，继之是公子重、养由基、乐伯和连尹襄老等。

“大王，为了攻破郑都，我将士血战了十七天。十七天呀，城墙下一片红紫，那都是楚军将士的血呀！如今，好不容易打开一个缺口，您却要撤，这是为什么？这是为什么呀？”公子反越说越激动，说着说着，居然哭了起来。

楚庄王皱着眉头说道：“寡人不是说过了吗？寡人最怕有人哭鼻子，汝怎么也哭起来了？实话告汝，揍人容易，揍得人心服口服就难了！经过十七天的血战，郑国人知道了寡人的厉害，却不知道寡人乃一有德之人。所以寡人先不揍他们，让他们自行选择，到底是要乖乖地投靠寡人，还是要跟寡人顽抗到



底!”

将军和大夫听了楚庄王这一番宏论,仔细一琢磨,庄王的话并非没有道理。孙叔敖轻咳一声,站出来支持庄王,继之是虞邱等。

于是,楚军开始后撤。

郑人见楚军突然退出郑都,正南而去,还以为晋国的援兵到了,赶紧收住眼泪,商议着是不是要追击楚军。谁知,谍人来报,晋国人根本就没有发兵救郑。于是,郑人糊涂了,百思不得其解,难道,难道是祖宗显灵,吓退了楚军?对,一定是先君显灵了,要不,楚军已经攻进城来,亡郑只在旦夕之间,为什么要撤呢?

于是,他们便敲锣打鼓,来到祖庙,祭祀先祖。祭过之后,便开始演戏。

在演戏的同时,他们又组织军民,加修城垣。

楚庄王退兵之后,眼巴巴地望着郑人前来求和,望了三天,也没望到,骂了句:“裸[①]!给脸不要脸,欠揍!”率兵返回郑都,将其团团包围起来,又是没日没夜地攻城。

到了此时,郑人方才知道,楚军的撤退,并非先君显灵,乃是在“修德”。可笑,又一个宋襄公横空出世。

郑人既然不领楚庄王的情,便拼了命地死守,双方血战了三个月。这期间,郑国派了三十个使者去晋国求援,几乎是三天一个,得到的答复都是一样的:“坚持就是胜利,顶住,我们很快就会出兵去救你们。”

三个月了,郑人就是不肯投降,除了对晋国抱有幻想之外,还有一个幻想:你楚国的士兵是人不是神,你得吃饭,还得养家,要吃饭要养家,不能不种田。三月正是插秧和播种黍、稷、麻的季节,误了农事,你们难道要喝西北风不成?

他们还是不了解楚庄王,楚庄王二月出兵,就没打算让士兵们三月回楚。我种不成地,你郑国能种吗?晋国若是来救郑,那地还能种得成吗?我种不成地,我有一个好令尹孙叔敖,通过兴修水利,粮食的亩产几乎提高了一倍,今年就是颗粒不收,仓廪中的粮食足够吃一年,我怕个啥!

---

① 裸:楚地方言,专指男性阳具。

过了三月，楚军没有撤退的意思，好不容易熬到了四月底，眼看到了收麦的季节，你楚军总该走了吧？

楚军还不走。不走的原因，还是那句老话，我仓廪中的粮食足够吃一年，我怕个啥！

一晃三个月过去了，楚军的给养发生了困难。城内的景象更惨，吃的没有了，烧的没有了，老鼠都被吃光了，一些人便吃死人，甚而易子而食。守城的郑国将士摇摇晃晃，别说是战斗，即使走路都有些不稳了。终于有一天，在乐伯的亲自指挥下，楚军撞开了郑国的南门，蜂拥而入。楚庄王见状，忙传旨一道："不许掳掠，违令者斩！"

此令一出，楚军肃然，排着整齐的队列，开进了郑都。

楚庄王从南门进入郑都，一条大道直通郑宫。只见大道上立着一个人，立着一个赤裸着上身的人，一身肥嫩的白肉在阳光下十分刺眼。此人不是别人，乃是郑襄公，除了裸着上身之外，还牵着一只羊。

这叫肉袒。

肉袒的发明者是许僖公，郑襄公也给学来了。

楚庄王一看，笑了。肉袒？听说过，没见过，今天见到了。

当楚庄王走到距郑襄公五步远的地方，郑襄公跪了下去："在下不德，冒犯了大王，使大王带着怒气来到下国，这是在下的罪过。是杀是放，是生是死，全凭大王裁决。若大王能够顾念从前的友好，顾念周厉王、周宣王、郑桓公和郑武公等先君的面子，给在下一个改正错误的机会，让下国不至于灭亡，在下保证自今之后，对大王忠心不移，就像楚国的县邑长那样侍奉大王。这是在下的一点心愿，也许有些奢望，请大王不要怪罪才好。"

楚庄王很受感动，一脸温和地说道："从汝的所言来看，汝已经知道自己错了，也有改新之意。有了这两点，便可救药了，寡人这就放汝一马……"

一听说要放郑襄公一马，楚庄王身边的大夫、将军异口同声地喊道："大王，不要听他的，吃进嘴里的肥肉不能再吐出来，得到了的国家岂能随便放手？况且，为了伐郑，我们不只误了农事，还死伤了四五千名将士。大王，您不能让

这些将士的血白流呀！”

大夫和将军，见楚庄王不应腔，一齐跪了下去：“大王……”



第十九章　真个是风满楼

伍参呵呵一笑，对孙叔敖说道："晋、楚之战，大楚若败，参之肉将为晋军所食，何能及楚人之口！"

伍参的话，句句击中了楚庄王的软肋，他大吼一声说道："后队变前队，兵开荥阳，以待晋军！"

以先谷为首的那一帮主战将军，见楚使来了，都跟进了大帐，生怕荀林父和楚国讲和。

楚庄王见大夫和将军如此激动，轻叹一声说道："卿等只看见我大楚将士的鲜血，没有看到郑人的鲜血，他们死伤的人数并不比我大楚少。何况，郑襄公为了自己的国家能够如此谦卑，说明他一定能善待自己的百姓，这是郑国百姓的福气，寡人不想绝了他们的社稷！唉，说这话卿等不一定懂。可惜，申无畏不在这里，他若是在这里，让他给卿等讲一讲'蹊田夺牛'的故事，卿等就会懂了。不说了，卿等懂也罢，不懂也罢，寡人之意已决，放郑国一马，再敢谏者斩！"

他这一说，谁敢再谏呀？一个个爬了起来。

楚庄王这一番话，把个郑襄公感动得涕泪交流，磕头，磕头，再磕头，把额头都磕出血来了。

"贤公①请起，我将大军后撤三十里扎营，贤公可遣使去那里结盟。但请贤

① 公：爵位也。周成王大封诸侯之时，将诸侯按照爵位分为五等：公、侯、伯、子、男。郑国为公爵，故国君称之为公。

公千万别和上次一样，让寡人再一次失望。”

郑襄公听了楚庄王的话，立马回道：“外臣不会，也不敢。请大王安坐中军帐，明晨巳时之前，外臣将和外臣之弟公子去疾一起前去上国军营，与大王结盟。”

“好，咱一言为定。明晨见。”楚庄王起身说道。

郑襄公慌忙爬了起来，跟在楚庄王的屁股后边，一直送到十里长亭，经楚庄王一再劝阻，方折回郑都。

到了翌日巳时，郑襄公来到楚营，双方杀牛以盟。郑襄公为了表示对楚的诚意，留公子去疾为人质。

送走了郑襄公，楚庄王休兵三日之后，颁旨一道，军开郔地[①]。孙叔敖见楚庄王颁了此旨，一脸困惑地问道：“大王，班师应该南行，怎么往北走呢？”

楚庄王笑道：“寡人活了三十多年，还没见过黄河，寡人想去看一看黄河的水到底有多浑，那河到底有多宽，那水到底有多急……”

他略顿又道：“说实话，看黄河只是一个幌子，寡人是想借此机会炫耀一下国力，和郑国打了这么久，郑国终于臣服了。郑国夹在晋楚两个大国之间，它臣服谁便证明谁的势力大。寡人这一次北上，饮马黄河，就是想让晋国看一看，还有让晋的那些盟国宋、曹、卫等看一看，到底是我大楚强大还是他晋国强大！”

孙叔敖恍然大悟，由衷赞道：“大王之心智，臣等难及万一！”

能从军的，大都是年轻人，年轻人的特点是，好动、好奇、好玩、好新鲜。他们明知道家中的麦子立等着他们回去收割，还得犁地、种秋，可他们一听说要去看黄河，一个个喜笑颜开，拍手称快。

经过六天的行军，他们终于看到了黄河。

“哇！好大的河呀，浊浪排空，一泻千里，咆哮万里触龙门，黄河东去不复返！”

---

① 郔地：就是如今的黄河上的延津渡口，为城濮之战时晋军的南渡之地。

士兵们在黄河岸边奔跑、歌唱、吹口哨，美美地玩了三天，这才起程南返。刚一动身，谍人来报："晋国拜荀林父为大将，先谷为副，出车六百乘，前来救郑，已达黄河渡口。"

庄王传命就地驻扎，召集诸将曰："晋师将至，归乎？战乎？"

令尹孙叔敖率先发言："郑国已经臣服，出师的目的已经达到。何况，为伐郑，我军血战了三个月，需要好好地休整一下，何必再惹晋国这个强敌？不如全师而归。"

伍参地位虽说不高，但他自十几岁就跟着楚庄王，对楚庄王的秉性脾气了如指掌，有人说他是楚庄王肚中的蛔虫，这话并不过分。他明明知道楚庄王嘴巴里征求意见，其实心里想打，于是不顾身份地说道："令尹之言非也。郑谓我力之不及，是以从晋；若晋来而避之，真不及矣。且晋知郑之从楚，必以兵临郑，晋以救来，我亦以救往，反反复复，岂不劳民伤财？"

小小一个嬖臣，在大王与令尹商议国事的时候竟敢发言，且又直接冲撞令尹，实在有些胆大包天！若是由着孙叔敖的性子，早就将他喝退。但是，一来，在自己拜相的关键时刻，他为自己说过话；二来，伍参虽为嬖臣，对楚庄王忠心耿耿，一向未曾干过缺德之事。他便强忍住气说道："小子不可多嘴！昔岁伐陈，今岁伐郑，楚兵已劳敝矣。若战而不捷，到时就是吃了你的肉又于事何补？"

伍参微微一笑说道："令尹不必生气。令尹一向脾气甚好，为什么要生气呢？若与晋战，参不敢说百分之百就能打赢，但胜算当在十之八九……"

"那不一定！"孙叔敖寒着脸说道。

"如果打赢了呢？"

"汝说呢？"

"那就说明令尹无谋，该告老还乡了。"伍参毫不客气地说道。

"若打败了呢？"孙叔敖反问道。

"令尹说呢？"

"以汝之肉，为三军食。"

伍参呵呵一笑说道:“若是打败了,参之肉将为晋军所食,何能及楚人之口!”

楚庄王白了伍参一眼:“休得贫嘴。”

伍参吐了吐舌头,做了一个鬼脸,退到一旁。

“诸位,晋军为救郑而来,令尹主退,伍参主战,是战是退,寡人想听一听各位的意见。这样好不好,各授以笔,书字掌中,主战者写一‘战’字,主退者写一‘退’字。而后,开掌验之,再行定夺,可好?”

众大夫和诸将齐声回道:“好。”

开掌验的结果,除了孙叔敖之外,掌中写有退字的还有这四人:虞邱、连尹襄老、蔡鸠居和彭名。掌中写有战字的,除了伍参之外,尚有公子重、公子反、公子谷臣、屈荡、屈巫臣、潘党、乐伯、养由基、许伯、熊负羁、许偃等,一共二十余人,占绝对多数。楚庄王大致分析了一下,主退者大都是文臣,主战者大都是武将。

这样一来,楚庄王犯了大难,他足足思考了一刻钟,方才说道:“退吧,元帅老成持重,令尹想问题全面,元帅的意见又跟令尹不谋而合,还是退吧。”

大王拍了板,没有人再敢反对,于是,楚军继续南行。

伍参不甘心。

他敢顶撞令尹,但不敢顶撞大王,尤其当面。撤军途中,他不停地在楚庄王跟前聒噪:

“大王,您是一个天不怕地不怕的人,今日怎么怕了?”

“寡人怕过谁?”

“晋国。”

“胡说八道!”

“大王既然不害怕晋国,为什么拱手将郑国让给晋国呢?”

“谁说寡人把郑国让给晋国了?”

“我们血战了三个月,好不容易使郑国臣服。现在晋国跑来救郑,我们这么一走,他们不费吹灰之力便把郑国‘救’了。从此以后,郑国还是我们的吗?

晋国一旦‘救’了郑,下一步恐怕还要‘救’陈呢……”

“汝不要说了。实话告汝,寡人也不想走。可是,正如令尹所言,去岁伐陈,今岁又伐郑,将士太疲劳了,一旦与晋打起来,没有胜算的把握。”

“不,依小参子看来,楚晋一旦开战,赢家肯定是我们大楚。”伍参信心百倍地说道。

“为什么?”

“赵盾死了,荀林父统领中军,这个人有点软又缺少主见,根本压不住阵。副将先谷,乃先轸的孙子、先且居的儿子,祖上两代都是晋国的中军元帅,高傲得很,加之他的性格,刚愎自用,会听荀林父的吗?还有魏锜、赵旃、栾书、赵括、赵婴齐[1]之流,都是晋国功臣的后人,特别是那个魏锜,乃晋国第一高手魏犨之子,魏犨乃晋文公流亡国外之时,九名从亡人员之一,如今仅仅做了下军大夫荀首的御者,他恨死了荀林父。还有那个赵旃,乃下军元帅赵朔的从弟,也就是帮助赵盾弑君的那个赵穿的儿子,因为赵穿弑君,处境尴尬,也仅仅担当了一个副将的角色,于是,便对荀林父不满……别看晋军这一次倾巢而动,其实是一盘散沙,打起来必败无疑。这是其一。晋人知道我们是疲惫之师,根本不把我军放到眼里,存了这样的心理,必然轻敌,轻敌必败,这是其二。有此二因,我们不应该避晋,应该好好地和他们打上一仗。另外,还有一个原因,臣不敢说……”

“讲。”楚庄王道。

“楚国领军的是大王,而晋国却是荀林父,一个怯弱、没有主见,连晋军都瞧不起的名不见经传的人,大王居然避之,自古以来,行军打仗,只有臣避君,哪有君避臣的道理?大王这么一避,自今以后,谁还看得起大王呀?更不要说称霸天下了……”

楚庄王是一个心高气傲、极爱面子、喜欢争胜斗强、好做英雄的人,你伍参,竟然说他怕了晋国,且又是以君避臣,霸主的事也将泡汤,句句击中他的软肋,他如何忍受得了?只听他大吼一声道:“汝不要说了,后队变前队,兵开荥阳,

---

① 赵婴齐:赵朔之异母弟,官拜中军大夫。

以待晋军。”

伍参要的就是这个结果，大声呼唤道：“诸位将士，大王有旨，后队变前队，兵开荥阳，专候晋军！这一下可有大仗打了，楚国是否能够称霸，在此一战！”

这话传到孙叔敖、虞邱和连尹襄老耳中，三人面面相觑，要知道，楚庄王决定班师还楚，乃是遍问诸将及大夫们之后才做出来的决定，如今又反悔，看起来他是铁了心要和晋国打了，劝也无用。既然无用，那就服从吧。

于是，四百乘战车一齐掉转车头，浩浩荡荡开向荥阳。

就在楚庄王举棋不定的时候，是打是撤，在晋军中也展开了激烈的争论：

荀林父原本就不想打，若是想打，怎会磨蹭了三个多月才出兵救郑？

可先谷、魏锜、赵旃、栾书、赵括等人想打。也不一定真的想打，是故意和荀林父唱对台戏。

荀林父的父亲荀息，虽说是先献公时的老臣，但因他太拥护先献公的缘故，为晋文公重耳一党所杀。晋文公所信任和重用的全是追随晋文公流亡过的大臣和这些大臣的子孙，诸如先谷、魏锜、赵旃、赵括、赵婴齐，以及下军元帅赵朔、下军大夫赵同等。这些人众口一词，非要救郑，荀林父如何拗得过？唉，救就救吧！

兵倒是发了，但有一种遭人强奸的感觉，荀林父心中不好受啊！

有道是“兵贵神速”，中军元帅尚存了这么一个心理，那兵能速吗？晋军出发之后，就像一头老牛拉了一辆破车，晃荡了十几天，终于到达了黄河渡口。

谢天谢地，郑国降了楚国，楚军业已班师，这仗就不用打了！荀林父听到楚军班师的消息，乐得像吃了喜梅一般，当即召开随行将军和大夫的会议。

他首先通报了情况，而后说道：“诸位，我大晋这一次出兵，本来是救郑国的，谁料郑国如此不经打，竟然投降了楚国，我们再去救郑也就没有意义，咱不如撤吧。”

上军元帅士会，第一个表示拥护。

春秋之时，诸侯国拥有多少军队，有着明文规定。大国三军：上、中、下。下国二军：上、下。晋国是当然的大国了，故而拥有上、中、下三军。在这三军之

中，中军元帅为上，统领全国军队，上军元帅次之。如此说来，士会应该是这支部队的三把手了。

士会是一个老臣，在晋军中享有很高的威望，他起身说道："荀元帅所言，在下完全同意。还有一点，元帅没有明言，我军若是继续前行，那就不是救郑的问题了。那是什么呢？那是与楚国过不去。楚国为什么伐郑？是因为郑国背叛了楚国。现在郑国臣服了楚国，楚国就没有灭它，这就叫'叛而伐之，服而舍之。伐叛以刑，柔服以德'。再说，楚国从去年到今年一直在打仗，这是任何国家都受不了的，他们居然承受住了。他们之所以能够承受，是他们的国家出了一个好大王，出了一个好令尹，君臣和睦，心思一致地谋发展，如今楚国国富民强，国人知书达理，再也不是从前那个不知礼节的蛮子国家了。所以，对这样的国家，能不和他们开战就不开战，在下同意撤军。"

对于荀林父，不服气的人很多，但对于士会，所有的人都很尊重。所以，士会附和之后，众人都不再说话。眼看这仗打不成了，就在这个节骨眼上，先谷跳了出来："我反对撤军，晋国之所以称霸天下，就因为我们有强大的军队，军队显示了晋国的力量。如果我们退兵，听任郑国臣服于楚，我们有何颜面再称霸主？晋之霸主，自先君文公始，做了五代，到了我们这一代，把霸主给丢了，我们岂不成了晋国的罪人？果真这样，我们还不如去死！元帅必欲班师，小将情愿自率本部前进。"

荀林父捺着性子说道："楚王亲在军中，兵强将广，汝偏师独往，就如肉包子打狗——有去无回。"

先谷咆哮曰："我若不往，使人谓堂堂晋国，没一个敢战之人，岂不可耻？此行就是死于阵前，做鬼亦英雄！"

说完，也不管荀林父允也不允，甩袖而去。

作为晋军副帅，对元帅如此无礼，换一个人，譬如他爷先轸，抑或是他爹先且居，无论谁为元帅，早把先谷拉出去砍了。可是，荀林父尽管气得发抖，也没敢执行军法，任由先谷出了大帐，众人哄然而散，士会暗自叹了一口气。

当天下午，出大事了。

中军副帅先谷竟然率领自己那部分兵渡河去了。

渡河的不只是先谷的部队，还有赵同、赵括兄弟的部队，事为下军大夫荀首所闻。荀首是荀林父的亲弟弟，闻之大惊，忙去报告哥哥。荀林父忙赶到黄河渡口阻拦，没有人听他的。

擅自行动，按律当斩。可是，荀林父根本没有这种魄力，莫说杀掉先谷、赵括和赵同了，他甚至连杀一个普通军官以阻止渡河的胆量也没有。

眼看着先谷和二赵的部队渡过了黄河，荀林父垂头丧气地折了回去，刚好司马韩厥有事找他。他便把先谷和二赵的行为告诉了韩厥，问之曰："先谷三人如此胡闹，该当何处？"

韩厥一向与先谷和赵同兄弟相善，当然要替他三人说话："他们三人擅自行动，固然不对，可他们为什么要擅自行动，而且敢擅自行动，元帅不能说没有一点儿责任。唉，事情弄到这种地步，不如一起渡河，打赢了大家都有功，打不赢咱就共同承担责任，不知元帅意下如何？"

荀林父低头想了一会儿方道："就依司马之见吧。"

这个元帅，少见的窝囊。

于是，三军继先谷之后，也开始渡河了。

楚、晋二军各自内部经过一番激烈的斗争，都是主战派占了上风——打！

郑国呢？刚刚受了楚国的重创，差点儿亡国，应该对战争深恶痛绝了。可郑人不是这样，不仅希望晋楚开战，还希望他们大打，最好打得一方彻底趴下。

这不是有些奇怪吗？

一点儿也不奇怪。

郑国夹在楚、晋两个大国之间，两个大国都想拉拢它、奴役它，它不跟谁走，谁就会打它。只有一方将另一方彻底打趴下之后，它才会过上安生日子，但前提是必须接受胜利者的领导。

从各路谍人报来的情报来看，对于打与不打，两个大国皆分成了不同的两派。

"不行,得设法让他们打起来。"郑襄公说。

"主公既然这么说了,我就去晋国煽风。我和他们的先谷以及赵同哥儿几个都是好朋友。"大夫皇戌第一个站起来响应。

公子偃也站了起来:"主公,楚军那边我也有几个朋友,我去楚军那里煽风吧?"

"好。"郑襄公一脸兴奋地说道。

于是,皇戌便去了晋营。

于是,公子偃便去了楚营。

咱先说皇戌。皇戌出门不久便迎头撞上了先谷和二赵。忙上前去打招呼:"哎呀呀,你们可来了!郑都被楚军围了三月之久,军民同仇敌忾,重创楚军,但因寡不敌众,郑都被楚军攻破,没奈何,寡君[1]只得跟楚蛮子结盟。唉,城下之盟,城下之盟呀!寡君好赖,也是周宣王的后人,自先君桓、武二公,皆为大周卿士,丢人呀!"

皇戌说到动情之处,泪如雨下。

先谷忙安慰道:"大夫不必难受,我这不就是为汝国出气来了!"

"正是,正是。下国盼星星盼月亮,终于把你们给盼来了,在下应当高兴才是,在下不哭,在下再也不会哭了。"

皇戌擦了一把泪眼继续说道:"你们这一来,下国便有了主心骨。不过,在下说句不该说的话,那楚蛮子厉害着呢。况且,他们的大王又亲自坐镇,您好好合计一下,如果没有七八成的把握,就不要惹他们,否则,'逮不住黄鼠狼惹了一身臊'!"

好一个皇戌,连激将法都用上了,用得恰到好处。

先谷年轻气盛,经他这么一激,暴跳如雷:"汝这是长他人志气,灭我大晋威风!他楚蛮子能有多厉害?他再厉害也厉害不过老虎,老虎尚有打盹儿的时候。何况,自去岁以来,楚蛮子两番对外用兵,特别是这一次伐郑,打了三个多

① 寡君:乃外交辞令,对自己国君的谦称。

月，早已疲惫不堪，哪里是我大晋的对手？汝放心，本帅一定能够打败它。若是打不败它，把本帅的‘先’字倒着写！”

皇戌立马伸出大拇指赞道：“俗谚不俗，‘英雄出少年’。在下佩服，佩服！在下这就还报寡君。”说毕，深深地向先谷作了一揖，乐滋滋地返回郑都。

皇戌这一次使晋，非常成功。公子偃那边却不行，不行的原因在于，他所忽悠的对象不是先谷，而是楚大王。尽管他说得口吐白沫，甚而拍着胸脯表示，大楚一旦与晋开战，他们会坚定不移地站在大楚一边。

楚庄王慢吞吞地问道：“汝既然坚定地站在大楚一边，汝不妨说一说汝怎么站？是帮兵还是帮粮？帮多少？”

这一问，把公子偃问出一身冷汗。楚庄王所问，乃是两个实实在在的问题，他做不了主。就是能做主，他也不敢表态。试想，楚、晋两军若是真的打了起来，谁胜谁负还在两可之间。他若表态出兵出粮帮楚，楚一旦败了呢？晋军岂能将他轻饶！唉，这一趟差出得实在危险。

“大王，您所问的这两个问题，外臣实在做不了主。外臣这就还报寡君，由寡君定夺，您说可好？”公子偃打算溜了。

楚庄王微微一笑说道：“汝不必紧张，寡人是和汝闹着玩的。贵国有多少家底，寡人心里清楚，寡人既不要你们的兵，也不要你们的粮。寡人只希望你们不要自作聪明，两边儿乱窜。寡人还希望你们的国君多去祖庙里烧几炷香、磕几个头，为大楚祈祷。只要你们能做到这两点，也就够了。去吧。”

公子偃如遇大赦，向楚庄王拜了三拜，兔子一般地窜出大帐。

等公子偃一走，楚庄王便传旨一道，命三军出城扎营，以待晋军。

晋军见楚军有备，不敢继续前行，于敖、鄗两山之间驻扎下来，双方相隔也不过两舍[1]之地。

是夜，楚庄王召孙叔敖、虞邱进帐，商议如何打好这一仗。伍参在旁侍立，偶尔也插上一两句，孙叔敖将他狠狠地瞪了一眼。伍参装作没有看见，自顾自

① 舍：古时行军，三十里为一舍。



地说道:“大王,臣下想问您一个问题。”

“好,问吧。”楚庄王回道。

“城濮之战,我大楚与晋之兵力不相上下,为什么会败了呢?”

“败在成得臣太狂傲,而他的对手晋文公又太狡猾。”

“何以见得呢?”

“晋文公‘退避三舍’,示之以弱……”楚庄王忽有所悟,指了指伍参,含笑说道,“你这个小参子,是越来越精了。寡人明白了!”

他明白了什么呢?示之以弱,他权且当一当晋文公,而那个先谷便是成得臣。

为了示之以弱,楚庄王遣蔡鸠居前去晋营求和。

蔡鸠居不愧是一个杰出的外交家,来到晋营之后,见了荀林父,表现得很谦恭:“我们的大王幼年丧母,先君穆王又不大喜欢他,虽为太子,日子过得连一般王子都不如。勉强即了王位,先是遭人劫持,而后又遇斗越椒造反,再之后便是郑国叛楚而臣服于晋。他日子过得苦啊!国人不知道他的苦衷,反认为他窝囊,要覆他的王位,万不得已,才出兵伐郑,做个样子叫国人看看,没承想得罪了上国。请元帅看在我们大王多灾多难的分儿上,把兵撤回国去,晋楚两国结为永世之好。”

以先谷为首的那一帮主战的将军,见楚使来了,都跟进了大帐,生怕荀林父和楚国讲和。

荀林父听了蔡鸠居的话,竟不知道怎样回答才好。若是一枪不杀就这么撤军,太没面子;拒绝呢,那就等于向楚国宣战,又不是自己的本意。

士会见状,不得不站了出来,对蔡鸠居说道:“汝说贵国这一次出兵,乃是因为郑国叛楚而服晋。汝说这话就有些不对了,我大晋自先君文公登上盟主之宝座,至今已有二十余年,郑国一直唯我大晋马首是瞻,如今郑背晋而侍楚,我们讨伐它有什么错?”

说来说去,楚国没有错,晋国也没有错,有错的乃是郑国。至于撤不撤兵,士会没有直说,但从他的话中可以看出,他不同意撤兵。“我们讨伐郑国有什

么错?”既然无错,为什么要撤兵?其实,就士会的本意,是不想打,但作为外交辞令,他不能不这么说。

先谷等人不这么看,是打是和,你士会干脆直说了吧,不必绕弯!但作为一个副帅,这话如果从自己口中说出,太伤士会面子。可他,又不愿意去伤士会,面向蔡鸠居说道:“依汝之意,是想让我大晋撤兵?”

“正是。”

“汝想得倒美,平白无故地从我大晋手中抢走了一个郑国,却要我撤兵。呸,汝想得未免有些太美了吧?”

魏锜的话,比先谷说得更难听:“姓蔡的,有道是‘怕事别惹事,惹事就别怕事’,回去告诉你们那只呆鸟,既然把事儿惹出来了,就别想溜,快把自己的身子洗干净,别等老子逮住他烤吃的时候一身尿臊味!”

这不是污辱人吗?蔡鸠居正想辩解,赵同吼道:“滚,再不滚老子先把你给烤吃了!”

蔡鸠居点头哈腰道:“我走,我这就走。”灰溜溜地趋出晋军大帐。

一出晋营,蔡鸠居便哈哈大笑起来:“呆鸟,还骂俺家大王是呆鸟呢!你当俺家大王真的是想向尔等求和吗?那是示之以弱。示之以弱汝懂吗?示之以弱就是要尔等轻敌,让尔等做第二个成得臣!”

蔡鸠居笑着回到了楚军大营,笑着把出使的情况一五一十地向楚庄王做了汇报,甚至连晋国人讲话的语气和表情都照搬回来。

乐伯恼了,怒气冲冲地斥道:“笑什么笑,大楚的脸算让你丢尽了!”

蔡鸠居反问道:“将军此话从何说起?”

乐伯道:“晋国人那么骂大王,损大王,汝在做什么?汝应该和他们拼命,血溅他们的大帐!”

“汝懂个屁……”蔡鸠居正要反驳,忽见楚庄王频频以目示意,把已经涌到喉咙眼上的话又吞了回去。

楚庄王道:“乐将军,这就是卿的不对了。人家晋人千里迢迢前来救郑,郑国却被我大楚抢走了,人家得不到郑国,说几句风凉话还不应该吗?蔡箴



尹……”

楚庄王把脸转向了蔡鸠居:“先谷、魏锜、赵同虽说不愿意撤兵,可荀林父并没有说不愿意呀!还有那个士会,态度也是蛮不错的。蔡爱卿,请你再去晋营一趟,跟他们商量商量,看他们需要什么条件才肯撤军,尽量满足他。记住,去晋营后态度要恭,千万不要和他们闹翻。”

蔡鸠居道了一声“遵旨”,正要转身,楚庄王道:“让潘党跟你一块儿去。”

不到两个时辰,蔡鸠居和潘党二人一身是伤地返了回来,脸上青一块、紫一块,嘴唇肿得像猪嘴。

楚庄王大吃一惊道:“蔡爱卿,这是怎么了?”

蔡鸠居哇的一声大哭起来。

第二十章　五个二百五

乐伯对两个小兄弟说道："这仗眼看打不成了，咱哥儿仨不如去晋营闹上一闹，也叫他们知道知道楚人的厉害！"

摄叔大吼一声，跳下战车，左一戈，右一戈，一连三戈，砍倒了三个晋人，将他们的耳朵一一割下，拎在手中，跳上战车。

潘党越追越近，就在魏锜几乎绝望的时候，他猛地看到了救星，一群救星——前面出现六头麋鹿。

蔡鸠居一边哭一边说道："晋人可恶。"

楚庄王劝道："爱卿别哭，请爱卿把出使晋营的情况如实讲述一遍，寡人自有主张。"

蔡鸠居收泪说道："臣下和潘将军二次去到晋营，低声下气地对荀林父说道：'元帅，俺家大王说了，这军俺不能让你们白撤，有什么要求，可以提出来商量。'荀林父听了臣下的话，向士会说道：'士元帅，看来楚庄王是真心求和，您说一说应该怎么办？'士会回道：'若依在下之见，应该答应他。条件嘛，让郑国派一个使者过来，和我们结盟；再派一个公子，到晋国为人质。另外，每年准备两份贡品，一份送楚，一份送晋。'荀林父轻轻颔首道：'此言与本帅不谋而合。蔡箴尹，你觉得士元帅之言可行否？'臣下正想着如何回答，魏锜大吼一声道：'在下看不可行！我大晋乃天下霸主，他楚蛮子算个什么东西，竟敢和我大晋吃一样的贡品！如此一来，天下岂不是又平添了一个霸主！'潘将军见他出口



骂人，忍无可忍道：‘姓魏的，请你嘴巴放干净一些。’谁知道这一下惹恼了魏锜，他破口骂道：‘干净个鸟，老子不仅要骂你，老子还要揍你呢！’一边说一边蹿了过来，啪地给了潘将军一个耳光。先谷叫道：‘打，打死这个楚蛮子，看他还敢不敢再谈什么条件！’他这一叫，魏锜、赵同、赵括一齐蹿了过来，围着潘将军和臣下拳打脚踢。若不是士会、荀林父死命阻拦，臣下和潘将军怕是再也见不到大王了！”说毕，嘤嘤地哭了起来。

凡在楚庄王帐中的将军，听了蔡鸠居的话，无不义愤填膺：“大王，晋人如此无礼，咱还和他谈什么？打，打死这群王八羔子！”

楚庄王伸出右手，一连摆了几摆说道：“尔等不要嚷嚷。蔡箴尹这一次使晋，功劳不小，至少说他探明了晋之元帅的真实意图，他们也愿意讲和，条件也并不苛刻。至于蔡箴尹和潘将军挨揍一事，一来怪晋人太没涵养，二来也怪潘将军自己。他骂就骂呗，骂人又应不到人身上，你干吗要和他辩解，和他一般见识？换了我我也要揍你。算了，不说这些了，蔡箴尹，麻烦你独自去晋营一趟，就说士元帅提出的三个条件，寡人全部答应。”

“我……”蔡鸠居吞吞吐吐地说道，“大王，您还是换一个人去吧。”

“寡人不换，寡人就要汝去！”

“我……”

“汝是不是要抗旨？”

蔡鸠居不敢不去，耷拉着脑袋，慢腾腾地走出楚营，慢腾腾地前往晋营。正走着，突然听到身后传来轰隆隆的车轮声和战马嘶鸣声。扭头一看，见是楚军，车上坐着三员大将，一为许伯、一为乐伯、一为摄叔。

春秋之制，一乘战车为一个作战单位，由七十五人组成。唯有楚制为一百。御者坐在战车中间，左边为头领，右边是勇士。许伯是御者，当然要坐在中间了，左为乐伯、右为摄叔。这三个人在一块儿搭伙，已经有十几个年头了。三人臭味相投，其特点是武艺高、胆子大，多少还缺一些心眼，军中都称他仨为二百五。

蔡鸠居刚一出了楚军大帐，他哥儿仨便凑到了一块。乐伯首先发言：“晋

人所提的三个条件，大王全都答应下来，他晋人还有何话可说？和定了。”

摄叔道：“自城濮大战之后，晋人一直看不起我们。原本说有大王亲自坐镇，这一次一定能够大败晋军，出一出胸中的恶气，谁知，大王胆小如鼠，气死我了！”

许伯说：“我也是，气得心口疼。”

乐伯道：“我有个想法，不知你二位赞不赞成？”

“讲。”许伯、摄叔齐道。

“这仗眼看打不成了，咱哥儿仨不如去晋营闹上一闹，也叫他们知道知道楚人的厉害！”

“好。”许伯、摄叔拍手称好。

于是，这哥儿仨驾着自己的战车，悄悄地出了楚营，径奔晋营而去。

出营没多久，便赶上了蔡鸠居。乐伯命令停车，朝蔡鸠居喊道：“喂，请上车。”

蔡鸠居一脸困惑道：“三位将军这是要做什么呀？”

“我们要去向晋人挑战。”乐伯回道。

蔡鸠居啊了一声道：“就你们仨？你们难道是不想活了吗？”

“窝窝囊囊地活着，还不如战死，做鬼亦英雄！”摄叔道。

“汝等去晋营挑战，大王知道吗？”

“干吗要让他知道？”许伯道。

“汝等为什么要去晋营挑战？”

乐伯说：“我等气不忿！”

摄叔说：“我等不想活得太窝囊！”

许伯说：“我等想为楚人争口气！”

“那也不行。大王志在求和，汝等这么一搞，晋人还会和我们讲和吗？回去，我劝汝等还是早一些折回去！”蔡鸠居劝道。

摄叔到底喝了两年墨水，说了一句文绉绉的话：“‘道不同不相为谋’，别理他，咱们走。”

乐伯道："贤弟说得是。走！"

许伯啪地甩了一个响鞭，那车轮立马滚动起来。轰隆隆，轰隆隆。

蔡鸠居一边追一边喊："尔等不可鲁莽，回来，快回来。"

没有人听他的。

蔡鸠居追了一阵，累得气喘吁吁，暗自说道："这三个二百五去晋营一闹，那和还怎么谈？这晋营我是不能去了，倒不如折回大营，如实奏报大王，让大王定夺。"

他说回便回。

楚庄王听了蔡鸠居的汇报，轻叹一声说道："晋文公用'退避三舍'之计，大败我军，寡人今日想还他一个三次示弱，骄其军之志，谁知，只示弱两次，便被这三个二百五给搅黄了！不过，这样也好，倒把自己的士气给示长了。"

说毕，朝伍参命令道："传谕三军，准备迎敌。"

且不说楚庄王这里如何准备，单说这三个二百五如何向晋军单车挑战。

单车挑战，乃中国上古社会独有的一项军礼，又名"致师"，据《周礼》所记，西周时已有专职致师的官员——环人。《夏官·环人职》云："环人掌致师……扬军旅。"郑玄注谓："致师者，致其必战之志，古者将战，先使勇力之士犯敌焉……为之威武以观敌。"

这三个二百五尽管识字不多，也没有读过什么兵书，但在军中混得久了，对军礼也略知一二。

只听许伯说道："我听说单车挑战，关键是车速。车速要快，还要将对方的旌旗撞歪。"

乐伯道："我听说单车挑战，头领要用利箭射敌。到达敌营后，就代替御者执辔，让御者下车饰马整鞅，以示闲暇。"

摄叔道："我听说单车挑战，勇士要冲进敌营，杀死敌人并割下耳朵，然后再抓一个俘虏回来。"

这三人哪里是去挑战敌营，分明是在说三口相声。

真是三个二百五！

打仗靠的就是二百五，二百五越多，战斗力越强，这一定律，适应于冷兵器时代。

三个二百五一边走一边说，不知不觉来到了晋营。晋军见楚军两次前来求和，而且低声下气，以为他们真的害怕晋军，害怕打仗，所以毫无戒备。只听许伯说道："注意，晋营到了，我开始冲了。"说毕，又是一个响鞭。那车便像一个怪兽，朝着晋营横冲直撞，把晋军插在营前的几杆大旗撞得东倒西歪。

二十几个游兵见楚车冲进了大营，吃了一惊，不知如何应对。直到许伯将缰辔交给乐伯，不慌不忙地下车饰马整鞅，这才呐喊着冲了过来。面对数倍之敌，三个二百五一点儿也不惊慌，反乜斜着眼睐着他们，显然没有把这一群晋军放到眼中。

一个军官模样的晋军，被三个二百五的举动给激怒了，大声叫道："你们是什么东西，就三个人也敢来晋营撒野，是不是活得不耐烦了？"

话音未落，只听嗖的一箭向他飞来，直奔咽喉，他连哼都未来得及哼上一声，便倒在地上。那箭是乐伯射的。

与此同时，摄叔大吼一声，跳下车来，径奔晋军，左一戈、右一戈，一连三戈，砍倒了三个晋人，将他们的耳朵一一割下，拎在手中，跳上战车，大叫一声道："走！"

许伯已经整好了马鞅，忽见一晋军迎面扑来，便朝他当胸一拳，将其击倒在地，再单手将他提起，飞身上车。

他将缰辔不知怎么一抖，那车便掉头向南，冲出了晋营。

是日，晋大夫鲍葵当值，听说楚军单车前来挑战，撞旗杀人，勃然大怒，当即率领本部人马追杀过来。

"你们，从左边上；你们，从右边上；你们，跟我从中间追。"在鲍葵的指挥下，九辆战车分作三拨，一拨三辆。

乐伯三人原本凭借一时之勇前来示威，如今真的面对人数占绝对优势的晋国人，哪能不跑？

跑也不是办法，得给他们一点儿颜色瞧瞧！想到此，乐伯拈弓大喝曰："鲍

葵，你给爷听着，爷左射马，右射人，射错了是爷没本事，甘愿下马受缚！”

说毕，乃将雕弓挽满，左一箭、右一箭，一连射了十八箭。左边，有四马倒地，车遂不能动；右边逄盖[1]面门中了一箭，军士为箭所伤者十三人。左右二路追兵，俱都停了下来。

鲍葵在晋，也算一个勇士，今日亲率九倍于乐伯的战车追杀乐伯，反为乐伯所伤，这叫他如何回晋营交差、如何做人？鲍葵越想越气，遂不顾性命地追了上来。

乐伯冷笑一声，嗖的一箭，将鲍葵的车右射倒。车右就是勇士，只有勇士才能担任车右。

他正要掏箭再射，暗自叫了一声。为甚？因为箭囊之中只剩一支箭了。一支箭也要射。他拉开弓，对准了鲍葵的脸。鲍葵见乐伯的弓箭正对着自己的脑袋，竟不肯退缩，相反越追越快，简直不要命了。“我乐伯是个二百五，他鲍葵比我还二百五。我这一箭，若是射不中，必丧来将之手。”正心虚之时，恰好有一只麋鹿从车前经过，暗道，我不如射麋吧。这一转念，那麋便遭了大殃，被乐伯射杀在地。

“快停车，摄叔，去，把麋捡起来，送给鲍葵。”

摄叔跳下战车，双手托着死麋，向追到跟前的鲍葵说道：“乐伯大哥念你是一位英雄，不肯伤你性命，谨以此麋为献，请大夫不要逼人太甚！”

鲍葵见乐伯如此相爱，又怯他的利箭，暗自思道，乐伯箭法高强，百发百中，若是取我性命，易如反掌。我不能给脸不要脸！遂轻叹一声道：“楚将如此有礼，我不能无礼也。回车。”

魏锜听说鲍葵放走了乐伯，怒气冲冲地闯进大营，对荀林父和诸将说道：“我大晋的军营不是茅房，谁想进就进，想出就出！他乐伯敢单车挑战晋营，难道我大晋就没有人敢单车去挑战他楚营吗？若无，岂不被楚军耻笑！”

赵旃曰：“将军若去，小将愿与将军同车。”

---

① 逄盖：晋之偏将，亦为右路追兵头领。

魏锜道:“好,咱俩一同去楚营闹他一闹!”

“算了,别惹事了。”荀林父一口回绝。魏锜一脸的不乐,嘴里嘟嘟囔囔。荀林父也不理他,问大家:“楚军两次遣使向我求和,却又冒出来个乐伯单车挑战,大家说一说,楚军这么做到底是什么意思?”

下军元帅赵朔起身说道:“楚两次遣使向我求和,乃是出于真心。但我对其使者又打又骂,伤了人家的自尊,才有单车挑战这一说。”

赵婴齐立马附和说:“赵元帅言之有理。”

荀林父道:“既然赵元帅言之有理,我当如何对楚?”

赵朔道:“我们不妨遣一能辩之士前去楚营,责问他既然遣使求和,为什么又派人前来挑战,自相矛盾,弄清他们到底想干什么,咱再行定夺。”

荀林父道:“这个主意不错。诸位,谁愿意代本帅去楚营走上一遭?”

连问三声,无一人应腔。

荀林父移目赵朔,一脸恳求地说道:“赵元帅能否辛苦一趟?”

赵朔未及回答,魏锜说道:“楚之使者,仅仅是个箴尹,我方若是派一个下军元帅前去,似有不妥。为了大晋,小将愿意一行。”

荀林父很不想让魏锜去,但魏锜的话不是没有道理,人家仅仅来了一个箴尹,我却去了一个元帅,不对等,这是其一。其二,魏锜也是个二百五,单车挑战楚营,被我拒了。如今提出使楚,我若再不同意,有伤他的面子。若是将这个二百五真的惹恼了,他敢把天捅个窟窿。唉,就让他去吧!

“魏将军,你愿意出使楚营,本帅很高兴,你去了之后要注意礼节,该问的话一定要问,不能太直,要既温和又委婉,叫他楚军知道,我大晋位于中原,我大晋不同于楚蛮子,乃礼仪之邦,记住了吗?”

“记住了。”

魏锜前脚刚走,赵旃开始说话了:“荀元帅,魏将军这一次使楚,是不是为讲和而去?”

“正是。”

“楚人是不是一边遣使与我进和,一边又遣将前来挑战?”



“是……不,将军此问乃是何意?”荀林父有所警惕了。

“既然楚人双管齐下,我大晋为什么只下一管呢?咱们现在有使者了,还得有一个人去挑战呀,小将不才,极愿单车去楚,还请元帅恩准!”

荀林父倒抽一口凉气,又一个二百五。这个二百五比魏锜更难对付。何也?他不只是个二百五,他还有着很深的政治背景,他的母亲是大晋的公主,他的老爹是赵衰的侄儿。赵衰是谁呢?既是晋文公的把兄弟又是贤女婿,还是赵盾、赵朔、赵括、赵婴齐和赵同的老爹。不说死了的赵盾,余之兄弟都在晋军中担任着重要职务:赵朔,下军元帅;赵括、赵婴齐、赵同,都是中军大夫。

老实说,赵朔兄弟能有今日,靠的是赵盾,而赵盾又靠的是赵穿,赵穿如果不杀晋灵公,赵盾一家早就完了。而这个赵穿,便是赵旃的老爹。

盘根错节,盘根错节呀!这个赵旃可不敢得罪!

其实,荀林父已将赵旃得罪过了。赵穿因为弑君的缘故,一辈子没能干上正卿,赵旃就很替自己的父亲抱不平,他认为自己天生就应该是一个正卿。郤克死的时候,他就强烈要求当正卿,谁知道被荀林父给了郤克。赵旃很生气,他发誓要报复荀林父。

闲言少叙。却说荀林父不敢惹赵旃,见赵旃要单车去楚营挑战,和颜悦色地劝道:“依本帅看来,乐伯来我营挑战,不一定是楚庄王的本意。这样好不好?等魏锜出使回来,咱再商量。”

“元帅若是实在不想让末将挑战楚军,末将有个不情之请。”

“请讲。”荀林父道。

“末将愿随魏锜一道使楚,看一看那乐伯、摄叔和许伯是不是长了三头六臂。”

“这……”荀林父吞吞吐吐地说道,“你愿去就去吧,不过,汝此次使楚,乃是探一探楚蛮子的真实意图及其士气,且莫任性胡来。”

“末将记住了。”赵旃装作很听话的样子回道。

一出晋营,赵旃的脸就变了:“魏大哥,他姓荀的要咱俩前去楚营探一探楚蛮子的真实意图,到底是打还是和?咱为什么要听他的?咱这一次去了楚营,

要想法把楚蛮子激怒，不打也得打，打赢了，是咱俩的功劳；打输了，看主公不砍他荀林父的脑袋才怪！”

魏锜道：“我知道了。”

魏锜请求挑战楚营的时候，士会和他的副手都不在中军大帐，当他们听到荀林父同意魏锜和赵旃出使楚营的消息，慌忙来见荀林父，恰巧先谷也在场。

郤克直言不讳地说道：“荀元帅，魏、赵二人是一对捣蛋鬼，您怎么派他俩使楚呢？”

荀林父轻叹一声，没有接腔。他不是不说，是有苦难言呀！

郤克亦是一声轻叹：“这一对心怀不满的人去了，八成要惹是生非，咱们应该早做准备，不然要吃败仗的！”

先谷道：“早晚都是一战，有啥好准备的，到时跟他们干也就是了！”

士会捺着性子劝道：“还是准备一下好。如果这两个捣蛋鬼惹怒了楚军，楚军打过来，我们一点儿准备都没有，一定要吃亏。即使他们不来打我们，军队的守备也是一刻不能松懈呀！”

荀林父移目先谷：“你说呢？”

“哼，胆小如鼠！”先谷甩袖而去。

士会心中骂道：“一代战神先轸，怎么生了这么一个龟孙子！”

对于荀林父，士会不想再说什么，将头轻轻一摇，走出了中军大帐。郤克脚跟脚地跟了出来，问道：“事已至此，我们该怎么办？”

“荀林父既软又没脑袋，没治了，咱们还是自做打算吧。”士会道。

“汝去找一下巩朔、韩穿，各率本部人马，分作七队，埋伏在敖山之前，一旦楚军追来，能抵挡多久，就给我抵挡多久。”士会又道。

在赵氏兄弟中，赵朔最宽厚，赵婴齐最机灵，他见士会安排巩朔等人去敖山埋伏，便知晋军必败，忙安排自己的家丁到河边准备渡船。事实证明，他这一手比士会还要高明，逃跑时他的部下有船可渡，损失最小。

却说魏锜、赵旃二人，一心要激怒楚人，进了楚之中军大帐，见了楚庄王，略略揖了一揖，魏锜便高声说道：“大王，我家元帅说了，贵军要无条件地从郑国

撤走,否则,我大晋就不客气了!"他一开腔便是威胁。

按照周礼,使者见外国国君,应当以对本国君主的礼节来拜见,要自称"外臣",还要说自己"斗胆前来"等等。晋国乃礼仪之邦,他的使者应该是经纶满腹、彬彬有礼,而他们怎么是这个样子?

楚庄王皱着眉头问道:"汝是谁呀?"

"我,魏锜,荀首的御者。荀首你知道吗?官居下军大夫,荀大元帅的亲弟弟。"

赵旃唯恐别人把他当成哑巴,高昂着头说道:"我,赵旃,下军大夫赵同的御者。"

楚庄王扑哧一声笑了。

楚之在场的大夫和将军全都笑了。

魏、赵二人一脸愤怒道:"尔等笑什么?"

"笑什么?汝真的很想知道吗?"潘党收住笑答道。

魏、赵二人道:"说吧,在下很想知道。"

"我当多大的官呢?原来是两个大夫的御者。御者不就是车夫吗?值得这么乐?"潘党一脸讥笑道。

"你……"把个魏锜和赵旃气得说不出话来。

楚庄王将手摆了一摆,示意潘党退到一旁,方才说道:"魏锜呀,你家荀元帅果真要寡人无条件地撤兵吗?"

魏锜正在气头上,梗着脖子说道:"俺家荀元帅正是这样说的,骗你了我是个狗!"

楚庄王道:"果真这样,请你回去转告你家荀元帅,何时开战,请他划出一个道道儿来。"

"那好,末将告辞了。"魏锜说走就走,连个告辞的礼节也没有。

出了楚营,魏锜得意地笑了:"赵老弟,老哥今日的表现怎么样?"

"棒极了!"赵旃伸出大拇指由衷地赞道。

"这仗一打起来,咱哥俩就有好戏看了!"魏锜的话刚落音,忽听身后有人

高喊："魏锜休走，留下命来！"

魏锜扭头一看，吓了一跳，只见潘党带领一哨人马追了过来。

魏锜有些怯了，命令御者："快，赶快点，越快越好。"

于是，魏锜的战车在前边拼命地跑，潘党带着五乘战车在后面拼命地追。

眼看越追越近，就在魏锜几乎绝望的时候，他猛地看到了救星，一群救星。

前面，出现了六头麋鹿，魏锜弯弓搭箭，一头麋鹿应声倒地。魏锜跳下车去，一把拾起麋鹿，朝追来的潘党说道："潘将军，出门在外，吃不好喝不好，我给您献上一头麋鹿，拿回去好好补补身子。"

潘党又好气又好笑，讥之曰："彼欲学我大楚之乐伯耳，我若杀之，显得我楚人无礼。滚吧！"

魏锜道了一声"多谢"，跳上战车，绝尘而去。刚一进晋营，赵旃忽然说道："魏大哥，您去姓荀的那里复命，小弟再去楚营一趟。"

"贤弟前去何干？"

"咱俩这一次使楚，虽说把战火挑起来了。但不够潇洒，还差点儿死在潘党手中。你看人家乐伯三人向我军挑战的时候，又是撞旗，又是杀人，还抓了一个俘虏，自在从容、风度潇洒，目中何曾有过我晋军一兵一卒？这才是汉子，真英雄！何况，这一次使楚，全是你一个人在那里表演，楚人只知你是魏锜，有哪一个人知道我是赵旃？我得折回去，独个儿表演一番，也叫楚人见识见识，不只楚蛮子中有真英雄，我大晋也有。"

魏锜欲待要劝，赵旃绷着脸说道："小弟之意已决，你不必再劝。"

魏锜轻叹一声道："既然这样，你就去吧。但不知贤弟此去是否也是单车挑战？"

赵旃笑道："果真那样，楚人又该笑我依样学样了。"

"贤弟到底想干什么？"

"这是秘密，暂不奉告。"

魏锜摆了摆手："去吧，去吧，此行要多加小心。"

说毕，魏锜独个儿去了中军大帐，向荀林父诡言道："楚王讲和是假，打仗

是真，还要元帅划一个道道儿出来，何日交锋？”

荀林父问：“赵旃何在？”

魏锜回曰：“赵旃不听末将之劝，找楚军的晦气去了。”

荀林父曰：“他带多少人马？”

“末将不知。”

荀林父曰：“想来他带的人马也不会太多。此去，无疑是老虎头上蹭痒，魏将军，你暂去后营安歇，可唤荀罃[1]前来见我。”

魏锜道了一声“遵命”，回到后营。约有一盏茶工夫，荀罃来到，稽首说道：“元帅唤小将前来，有何差遣？”

荀林父道：“赵旃独去楚营，怕是凶多吉少，请汝辛苦一下，率车[2]二十辆，步卒五百，前去接应赵旃。”

荀罃道了一声“遵命”，调兵调车去了。

说完了魏锜，咱再掉过头来细说赵旃。

赵旃带着席子和酒，驱车前往楚军大营。

月明星稀，楚军营外寂静无声。赵旃把席子一铺，盔甲随手一扔，然后一屁股坐下去，先是喝酒，继之唱歌，歌乃《蜉蝣》[3]：

蜉蝣之羽，衣裳楚楚。
心之忧矣，于我归处。
蜉蝣之翼，采采衣服。
心之忧矣，于我归矣。
蜉蝣掘阅，麻衣如雪。

---

① 荀罃：晋之副将，下军大夫荀首之子、荀林父之侄。

② 车：就是所谓屯守之车，又称“苹车”，乃是战争中专用于防御的大型兵车。

③ 《蜉蝣》：此歌翻译成现在的话是这样的：蜉蝣有双好翅膀，衣裳整洁又漂亮。可恨朝生暮就死，我们归宿都一样。此后两阕，无论是赞扬蜉蝣的衣裳华丽，还是“麻衣如雪”，归根结底一句话，“可恨朝生暮就死，大家都是这下场”。

心之忧矣，于我归说。

歌声凄婉，又是深更，把楚军给惊醒了，立马跑出五个人来。

赵旃一跃而起，挥戈连杀三人。余二人见势不妙，掉头就跑。赵旃奋起直追，不到半箭之地，将其中一人擒获，跳上战车，喝道："照原路返回。"

行不及三里，身后人喊马叫："晋贼休走！"赵旃回头一瞧，见是一员英俊小将，也没放在心上，弯弓在手，一连两箭，左射小将，右射车右。只听哎呀两声，车右摔下车去，一命呜呼。小将呢，左臂受伤，面色蜡黄，御者慌忙停车。赵旃一脸得意，正想说几句风凉话，忽见身后尘土又起，仔细一瞧，不由得妈呀叫了一声："他，他竟然自驾戎车[①]追来了。这一来，情况有些不妙了。"

---

① 戎车：战车的一种，采用单辕、两轮、后面辟门的横长方形车厢，车辕前端有衡，上缚轭，用以驾马。



第二十一章　邲之战

眼看赵旃就要被楚庄王追上,前边现出一片密林,他一个飞身,跳下车来,打了一个滚,钻进密林。

荀首连发两箭,皆被连尹襄老躲了过去,咬着牙又发一箭。这一箭明明又被他躲了过去,怎么他栽倒了?

许彩儿听楚庄王讲述了唐狡的所作所为,不仅从心底里原谅了唐狡,且生出嫁他为妻的念头。

魏锜的一派谎言,楚庄王当了真,于当天夜里召集孙叔敖、虞邱、公子反、公子重前来商议备战之事。伍参光荣地列席了这次会议。

会议开到一半的时候,一小校慌忙来报:"大王,晋将赵旃坐在我大营门口,又是饮酒,又是唱歌,还杀了我三个人,掳走了一个。"

楚庄王拍案而起:"饭桶!谁今日当值?把他给寡人抓来,以正军法。"

孙叔敖劝道:"现在不是追究责任的时候,快派人去抓赵旃。"

小校道:"今日当值之将乃公子谷臣,他已经驾车追赶赵旃去了。"

楚庄王道:"谷臣太嫩,怕不是赵旃对手,寡人要亲自追赶赵贼,快快备车!"

车乃戎车。

御者居中,楚庄王居左,屈荡居右,冲出楚营,途中与公子谷臣相遇。楚庄王停车问道:"赵贼呢?"

“逃往正北去了。”

“汝为什么不追?”

御者代答道:“车右被赵贼射杀,公子的左臂亦受了箭伤。”

楚庄王瞪了一眼公子谷臣道:“离命还远着呢,娇气!”

说毕,喝令御者北追。

追了一程,楚庄王嫌车速有点慢,与御者对换一下位置,亲自执辔,一路狂追下去。

楚庄王车好,马好,驾车技术也好,眼看就要追上赵旃。赵旃依葫芦画瓢,也和御者对换了一下位置,车速倒是提高了不少,但还是不如楚庄王的车快,二者相距不到一箭之地。

赵旃一边驾车,一边苦思脱身之计,他也想射头麋鹿来保命,可惜旷野寂静,麋鹿还没有起床呢!

危急时刻,赵旃突然看到前面有一片密林。于是,他一个飞身,跳下车来,打了个滚,钻进了密林。

就在这时,楚庄王的车也到了。可堂堂一国之君,不能钻密林呀!

不要紧,车上还有屈荡。

屈荡也来了一招飞身,跳车钻进了密林。两个人边跑边斗,赵旃的剑法虽说不及屈荡,但他瘦小、年轻,加之又没有穿盔甲,不一会儿便跑得无影无踪。屈荡一脸沮丧地走出密林,还报楚庄王:“老臣无能,让赵贼走脱了。”

楚庄王安慰道:“老将军不必自责,汝什么年纪,赵贼又是什么年纪?害得汝一把年纪去钻密林,寡人心中已是过意不去了,撤。”

楚庄王刚刚下达了撤军的命令,潘党遣一小校来报:“大王,晋国人杀过来了!”

“汝说什么?”

小校又将原话重复了一遍:“晋国人杀过来了。”

其实,没这回事,但也不是一点影儿都没有的事。

荀罃奉了荀林父之命，率车二十乘和五百步卒前来接应赵旃。因车体积庞大，走起来扬起很高的尘烟，乍一看就像晋国的大部队到了。是时，潘党奉了孙叔敖之命，出营二十里巡逻，以防再发生类似赵旃在营门前唱歌的事情。

潘党正在巡逻之时，突然看到远处尘土飞扬，误以为是晋国的大部队到了，忙遣人向楚庄王和孙叔敖报告。孙叔敖也慌了，亲率三军，驰援楚庄王。

楚庄王见孙叔敖来到，问之曰："令尹何以知晋军之至，而来救寡人？"

孙叔敖对曰："潘党告臣。"

楚庄王向北看时，见尘头不高，曰："非大军也。"

孙叔敖对曰："宁使我追人，莫使人追我。三军既出，干脆杀向晋军，打他个措手不及，胜算可在十之七八矣。"

楚庄王曰："然。"当即传旨一道："直捣晋巢！"

荀罃见楚军铺天盖地压了过来，哪里还敢迎战，道了声"撤"，逃往晋营。

楚庄王二次传旨，以公子反同箴尹蔡鸠居率左军，攻晋上军；以公子重同副将工尹齐率右军，攻晋下军；自引中军"两广"之众，直捣荀林父大营。

楚军早憋了一口气。于是，鼓声如雷，车驰马骤，步卒随着车马，飞奔前行。荀林父闻到鼓声，正欲遣人出营打探，楚军满山遍野，已布满于营外。荀林父仓忙无计，传令全军出动，迎击楚军。

公元前 597 年 6 月 14 日清晨，这场决定孰为霸主的世纪之战，在五个二百五的无意之为中发生了。

楚军是有备而来，人人耀武，个个扬威，好似海啸山崩，天摧地塌。晋兵的美梦乍回，大醉方醒，还不知东南西北。"没心人遇上有心人"，怎生敌得过？一时兔奔鸟散，被楚兵砍瓜切菜，乱杀一通，杀得四分五裂，七零八碎。荀罃刚一回营，便撞上了楚将熊负羁，少不得驱车与之相战。不想左骖为熊负羁所伤，倒地而亡。荀罃亦为熊负羁所虏。

就在楚军攻入晋军大营之时，有一个叫逢伯的偏将，也就是在乐伯单车挑战之时，随着鲍葵追赶乐伯，却被乐伯射中面门的那个叫逢盖的人的老爹。这逢伯够爱国的，这一次救郑，不只自己披挂上阵，连两个儿子也带来了。这两个

儿子，一个叫逢宁，一个叫逢盖，俱是晋之勇士。

逢伯见晋军败局已定，不想把老命留在异国，抢了一辆小车，载着两个儿子，没命地北逃。正逃之间，只听一人在背后叫道："车中何人？请停一停，载吾一程。"

这声音好熟。噢，想起来了，是捣蛋鬼赵旃。他不是去楚营捣乱去了，怎么会在这里？但不管怎样，这车太小，只能容纳三人，若是载他，我父子三人必得下去一个，下去者必死，这车不能停。

他小声说道："加快车速，勿要回头。"

此人正是赵旃，在密林之中，他仗着年轻、瘦小、又没穿盔甲，躲过了屈荡的追捕，正暗自得意，却跌入一个废弃的陷阱，伤及脚踝。好不容易爬了上来，一拐一拐地往晋营赶，不想，晋营又为楚军所端，正暗自叫苦，前边出现一辆晋车。

逢宁、逢盖到底年轻，不解其父之意，觉着这人的声音挺熟，少不得回头而望。

这一望，被赵旃认了出来，高声叫道："逢君救我。"

逢宁向乃父说道："赵将军在后相呼，为之奈何？"

逢伯怒曰："这有什么好说的，赵旃乃国戚，又是赵朔之堂侄，我若拒之不载，恐要灭族呢，竖子不听老爹之言，自寻死路，赶快滚下去吧！"

到了此时，逢宁、逢盖后悔不及，但又不得不跳下车去。赵旃旋即上车，逢伯驱车回晋。逢宁、逢盖失车，遂死于乱军之中。

且不说逢伯如何逃晋，单说中军元帅荀林父，率同中军，与楚军血战一会儿败下阵来，遂与司马韩厥从后营登车，引着败残军卒，取路出右，沿河而走，弃下车马器杖无数。先谷自后赶上，额前中了一箭，鲜血淋漓，扯战袍裹之。荀林父讥之曰："敢战者亦如是乎？"

先谷无语。

行至河口，赵括亦到，诉称其兄赵婴齐，私下预备船只，先自渡河："不通我等知道，元帅应该以军法绳之。"

赵婴齐与赵括、赵同虽为同母兄弟，但他觉着赵括、赵同太为跋扈，终有一



败,故而不相往来,赵括恨之,故有此说。不想荀林父听了他的话,不仅未有惩治赵婴齐之意,反而说道:“死生之际,能够脱身,为大晋留得一卒,便是一功,行什么军法?”

说毕,掉头对先谷说道:“我兵不能复战矣!目前之计,渡河为急,请元帅速去河下召集船只。”

先谷嗫嚅而去。

河下之船,俱四散安泊,一时不能聚拢。正在那里发愁之时,沿河无数人马,纷纷来到。荀林父视之,乃是下军正副元帅——赵朔、栾书,被楚将公子重袭败,驱率残兵,亦取此路而来。两军一齐在岸,哪一个不欲渡河?荀林父南向一望,尘土又起,恐楚兵乘胜穷追,乃击鼓出令曰:“先过河的有赏。”

这个命令真是烂透了,渡河的船只本来就不够,现在荀大元帅又发出如此一道混账的命令,两军夺舟互相残杀。及至船上的人满了,后来者攀附不绝,把船挤翻了三十余艘。先谷慌忙来到船头,大声喊道:“大家听着,再有扯船扯桨的,就用刀剁他的手。”于是,那些上了船的士兵纷纷举起刀来,砍那些攀船的士兵。只见刀起手落,船沿上鲜血四溅,无数手指跳落舟中,按照冯梦龙、蔡元放二位老先生的话说:“如飞花片片,数掬不尽……岸上哭声震天,山谷俱应,天昏地暗,日月无光。”

前面还在抢舟,后面尘土又起,乃是荀首、赵同、魏锜、逢伯、鲍葵等一班败将。荀首好不容易登上一舟,不见其子荀罃,使人于岸呼之。有小卒看见荀罃被楚所获,报知荀首。

荀首大惊曰:“吾子既为楚人所捉,吾不能独回。”说毕,跳下船去,整车欲行。

荀林父阻之曰:“罃已陷楚,往亦无益。”

荀首回曰:“就是找不回罃儿,我也得掳他几员大将,换回吾儿。”

魏锜素与荀罃相善,亦愿同行。荀首甚喜,聚起荀氏家兵,尚有数百人,加之荀首平日恤民爱士,大得军心,故下军之士,在岸者无不乐从,即已在舟者,闻听下军荀大夫入楚军寻儿子,亦皆上岸相从,愿效死力。

于是，战败之军，竟然重组了一支两千余人的队伍，浩浩荡荡地杀向楚军。

楚军正在掠取遗车弃杖，不想晋军突然来到，慌忙迎战，荀首今日有点奇怪，每当发箭之时一看是利箭，就放回魏锜的箭袋里。

魏锜有些急了："哎，荀大夫，这是抠门儿的时候吗？连救儿子还舍不得用好箭，真叫人不解！"

"不是舍不得，我是要捉活的回去好换我的儿子，太锋利的箭，怕一箭射死了。"荀首解释道。

荀首乃晋军中数一数二的射手，箭无虚发，不一会儿，便射倒了五六个楚国将领，可是捉住之后发现档次不够——全是偏将，好不失望。

"荀大夫，这个行了。来迎战咱们的这人，叫连尹襄老，大将一级的人物。"魏锜到楚营出使过，认识连尹襄老。

荀首没有接腔，铆足了劲儿连发两箭，皆被襄老躲了过去，咬着牙又发一箭。这一箭明明又被他躲了过去，怎么他栽倒了？正在疑惑，只听魏锜小声说道："是楚人帮的忙，这个楚人好像叫屈巫臣，也是一位大将。"

荀首点了点头，驱车上前，还没等车停稳，便跳了下去，他要活捉连尹襄老。

可是，荀首失望了，因为连尹襄老已经死了。死就死了呗，荀首命令随行的几个小卒："把尸体拖到车上。"

几个小卒刚刚将连尹襄老的尸体拖上车，一队楚军杀了过来，要抢回连尹襄老的尸体。荀首举目一瞧，当先那辆战车十分华丽，车上的头领既年轻又英俊，左臂上裹了一块白布。直觉告诉荀首，这个小将有来头。

荀首重新上了战车，这一次，他不再射胸、射头，凡是那小将身上的要害部位，他一概不射，他射手，射那小将的右手腕。一箭过去，果然将其射中。谷臣哎呀一声，箭未及拔，魏锜冲到，将他活捉过去，置于车中。

荀首喜道："有此二物，可以赎回我的儿子了！撤。"

且不说荀首如何撤退，单说楚司马公子反，奉了楚庄王之命，来攻上军。上军元帅士会，在晋军中是最有头脑的一位，他见荀林父智不能料敌，才不能御将，不进不退，必败无疑，忙回到军中，预做准备。正当晋中军和下军溃不成军

狼狈渡河的时候，晋上军岿然不动，在敖山下列阵以待，公子反的部队攻了好几次，也未能讨得半点便宜。

楚庄王见公子反攻晋上军不下，忙命潘党率领楚之后备军，增援公子反。

士会叹道："中、下二军已败，我再硬撑着也没有什么意义。撤。"于是，他亲自领兵殿后，且战且退，加之他事先安排的七支伏兵的作用，毫发无损地退到了黄河岸边。

战争已接近尾声，读者也许要问，养由基呢？如此厉害一个人物，在这么一场大战中，怎么不见露面？不说读者，连不佞也感到遗憾。按照孙叔敖制定的军制，禁卫军采取的是轮班制，早晨到下午的时间归右广，其他时间归左广，而赵旃唱歌的时间是三更，所以出动的是屈荡率领的左广部队。可是，这一仗一直打到了第二天，到点要换班了，屈荡不同意，他说："大王乘坐左广之车开始作战，也一定要乘它结束战争。"

屈荡这么一说，楚庄王不好再说什么，仍旧乘坐左广的战车。可怜的养由基，就这样被屈荡抢了风头，在这场战争中毫无表现。好在二十二年后，养由基在鄢陵之战中射杀了魏锜，总算大大地风光了一回。

却说荀首兵转河口，荀林父之大军尚未渡尽，心甚惊慌。也是天不灭晋，赵婴齐率众渡过河后，打发空船南来接应。时天已昏黑，楚军已至邲城。伍参说道："大王，晋军现在都在渡河，无心作战，如果我们乘胜追击，一定能把他们全部赶进水中。"

"不必了，冤冤相报何时休？又何必赶尽杀绝呢？当年，城濮之战，晋文公并没有穷追不舍。"楚庄王说道。

于是，楚军收兵。

整个晚上，晋军都在渡河。

楚军清点人数，死伤极少，但是连尹襄老战死，公子谷臣被活捉，给历史留下了一个小小的遗憾。

因为楚军晚上驻扎在邲城，故而，晋楚之间的这场战争，又被称为"邲之



战”。

城濮之战，晋国大胜；邲之战，楚国大胜。自此，霸主的宝座，由晋转楚。此乃后话。

却说郑襄公得知楚师得胜，亲至楚营劳军，迎楚庄王于衡雍[1]。

郑襄公大摆宴席，以示庆贺，喝到酒酣耳热之际，潘党举樽说道："大王，此次对晋之战，乃是我大楚建国以来所遭遇的最大一场战役，也是战果最为辉煌的一次战役，请收晋尸，筑为'京观'，以彰大王之武功于万世。"

所谓"京观"，就是战胜的一方将战败一方阵亡者的尸体堆积在大路两侧，覆土夯实，形成一个个大金字塔形的土堆，用以夸耀武功。

对于这个看起来很"酷"的建议，楚庄王表示坚决反对。他说："何为武？武就是止戈。从前周武王消灭商朝之后，曾作《国颂》说：'把干戈收藏起来，把弓箭也收藏起来，我将追求美德，并把这一愿望体现在夏乐中，以求永久保有天下。'所谓武功，就是要清除残暴，消灭战争，保有天下，巩固功业，安定百姓，调谐诸国，积聚财富，只有做到这些，才能使子孙后代不忘记祖先的显赫功业。如今，寡人使两国士兵的尸骨暴露荒野，这是残暴不仁；夸耀武功使诸侯畏惧，这也是没有停止战争。既没有消除残暴，又没有停止战争，怎么能保有天下？再说，晋非有罪可讨，寡人幸而胜之，何武功可彰耶？"

说毕，楚庄王下令，将晋军阵亡者就地掩埋，并在黄河边上祭祀了河神，方奏凯而还。行至申邑，宿于申无畏家中。

邲之战，申无畏之所以未曾从军，乃是老母病重的缘故。如今，老母已经痊愈，又听说楚军打了大胜仗，特别是楚大王驾幸其家，觉着很有面子，便殷勤招待，连饭菜也是他亲自端送。可是，楚庄王无动于衷，从早上到中午都在发呆，连饭也不吃。

申无畏有些害怕了，不知道哪里得罪了大王，诚惶诚恐地问道："大王，我们打败了晋国人，报了城濮之战之大仇，再往前走上半步，我大楚就可以称霸天

---

① 衡雍：地名，在今河南省新乡市原阳县。

下了,您应当高兴才是。可是,您看大王您,是不是臣下招待不周?抑或是饭菜不合您的口味?”

楚庄王苦笑一声道:“汝多虑了。是的,我大楚这一次确实打了胜仗,而且是历史上最大的胜仗。但不知汝听说了没有,在这次大战之前,双方进行了无数次的较量。但就我大楚这一方,真正有真知灼见的只有伍参一人。但大战即将结束的时候,伍参向寡人进了一言,要寡人穷追晋军,赶尽杀绝,这不是陷寡人于不义吗?还有那个潘党,也是寡人非常器重的大将之一,在大战结束之后,竟然劝寡人收晋尸以为京观!又一个欲陷寡人于不义的人。寡人听说贤德之君有贤才相辅,就可以称王,周武王是也。中德之君有良臣相佐就可以称霸,齐桓、晋文是也。要是德才平庸之君,其臣下的才智又不及他,他就会自以为是,直至国破身亡。寡人德才平庸,而潘党等人也是坐井观天,看来寡人将要成为亡国之君了。”

略顿又道:“任何时代都有圣人,任何国家都有贤才。寡人遍观大楚之臣,除了孙叔敖可以称为贤才之外,再也没有人了。而孙叔敖这一次……唉,寡人不想多说了。总之,寡人觉着楚国的前途并不光明。”

写到这里,不佞坐不住了。不佞读的史书不算太多,也不算太少。不佞不曾见到,历史上有哪一代国君,在打了胜仗之后,特别是空前的胜仗之后,竟能反躬自省!

楚庄王敢于反躬自省,非止这一次。数年后,他见天不现妖(无水旱之灾),地不出孽(无崩震之祸),就祷告于山川说:“上天不要忘记我这个寡德的人,应给予警示。”莫说作为一国之君,就是一个平民百姓,谁不想听好听的话?谁不是闻喜则喜,闻过则怒,即使不怒,也是心中不大舒服。而他,因为无过,竟然祈祷上苍,降灾对他进行惩戒。此等之人,此等胸怀,这和古往今来的那些自诩神圣、妄夸英明、文过饰非的王侯相比,何啻霄壤?

且不说楚庄王如何反躬自省,单说晋军败退绛都,清点人马,死者八千,伤者一万一千人。晋景公大怒,下旨要斩荀林父。以士会为首,数十名将军、大夫,一齐跪下为荀林父讲情:“林父乃先朝大臣,虽有丧师之罪,乃是先谷故意

违抗军令，故有此败。主公但斩先谷，以戒将来足矣。昔楚杀成得臣而晋文公喜，秦留孟明视而襄公惧。望主公赦荀林父之罪，以图后效。”

晋景公默思良久，遂从众臣之谏，拿先谷以正军法。不只赦了荀林父，其官如旧。此周定王十年之事也。

讲过了荀林父之后，咱回过头来再说楚庄王。楚庄王在申邑休息了三日，班师回郢，万民空巷来迎。

楚庄王回到郢都的第一件事，便是设宴庆贺，论功行赏。因伍参功列第一，擢升为大夫。一个嬖人，竟然官至大夫，这在楚国历史上是不多见的。楚国之兴，兴于伍参，若非伍参的一谏再谏，邲之战也就打不起来，邲之战若是打不起来，楚庄王就不可能成为春秋之霸主。但话又说回来，若非伍参之孙伍子胥投奔吴国，楚国也不会差点儿亡国，此后楚国一蹶不振。历史啊，往往给世人开一个不可思议的玩笑！

是的，伍参应该嘉奖，应该升官。但楚庄王忘了一个人，一个重要的人物——孙叔敖。

孙叔敖见伍参升为大夫，只觉天旋地转，倒在桌子底下。楚庄王忙召御医来救。

孙叔敖，堂堂楚国之令尹，在邲之战之前，力主撤兵，而伍参主战，其结果，伍参胜了。一个令尹，却失算于一个小小的嬖臣，岂不是奇耻大辱！他虽说被抢救过来，却是无颜再列朝班，急就辞官表章一道，呈于楚庄王。楚庄王心里清楚，若论领兵打仗，运筹帷幄，决胜千里之外，孙叔敖不一定行，但他是一个治国安民的好手，自他出任令尹以来，楚国的治安，不说达到夜不闭户，路不拾遗，却是空前的好。若非他网罗人才，改革军制，军队如何会如此强大？还有，若非他开矿炼铁，重铸兵器，如何使楚国的戈矛、刀剑，位列列国第一？还有，若非他开辟荒地、大兴水利，积蓄了大量的粮食，借给他楚庄王一个天胆，他也不敢在春二月出兵伐郑，且一伐便是三个多月。继之又抗晋，既不顾苗，又不顾籽，更不说夏种了！

他说啥也不让孙叔敖辞职。

一来孙叔敖过于勤政，二来他心中郁郁寡欢，没有几日便病倒了，将死之时，嘱其子孙安曰：“老父有遗表一道，待老父死后可代为呈于大王。大王若封汝之官爵，汝可婉言拒之。汝也许听不进去，古谚曰，‘知子莫如父’。汝能吃几碗干饭，老父心中清楚，论汝之才、之智，不是做官的料，况且人又本分。大王是一个有情有义之人，见汝不肯做官，必要封汝以地。若封汝以大邑，汝当固辞。辞之不得，则可以寝丘为请。何也？此地瘠薄，达官贵人看不到眼里，不会与汝相争。如此，可保汝数世衣食无忧也。”

听了老爹的话，孙安含泪颔首。

未几，孙叔敖与世长辞。孙安取乃父遗表呈之楚庄王，楚庄王启而读之，表曰：

臣以罪废之余，蒙大王拔之相位，数年以来，愧乏大功，有负重任。今赖大王之灵，死于牖下，臣之幸矣！臣只一子，不肖，不足以玷冠裳。臣之侄薳凭，颇有才能，可任一职。晋久为霸主，虽然战败，不可轻视。兵民战斗已久，惟息兵安民为上。“人之将死，其言也善。”愿大王察之！

楚庄王读罢遗表，叹曰：“令尹死不忘国，寡人无福，天夺我良臣也！”当即驾车令尹之府，抚棺痛哭，从者莫不垂泪。次日，以公子反为令尹。召薳凭为箴尹，是为薳氏。另拜蔡鸠居为大夫。庄王面告孙安，要他守孝期满之后，立即去楚宫一趟。

孙安牢记乃父之言，守孝期满之后，不仅没去谒见庄王，反携带全家，逃到荆山脚下，砍柴种地，自谋生活去了。此乃后话。

花开两朵，再表一表许彩儿。

在后宫之中，楚庄王最喜欢的是两个人，一是樊姬，也就是樊夫人；二是许彩儿。但对于樊夫人，更多的则是敬重。

邲之战，楚庄王凯旋，第一夜，当然由樊夫人侍寝。第二夜，便该着许彩儿了。一番云雨之后，二人相拥而卧，喁喁私语。

“哎，卿知道那次绝缨大会上，对卿非礼的那个人是谁？”

“是谁？”

“唐狡，一个偏将。”

“大王既然知道那个姓唐的对臣妾无礼，大王打算怎样惩治他呀？”许彩儿问道。

“惩治个啥呀？寡人还打算将卿赐给他呢，他居然不辞而别。”

许彩儿吃了一惊：“大王为什么要把臣妾赐给唐狡？”

楚庄王便把唐狡的所作所为仔细讲了一遍，许彩儿许久无语。她不是无语，她是不想说，也不敢说。我许彩儿自十五岁进宫，侍奉了你熊侣十几年，你居然把我当成一个物件。不，连一个物件都不如，试想，谁家的物件被人损坏了，岂能不让赔偿！可我，作为你的爱妃，被人非礼，你不追究。不追究也就罢了，人家略略为你立了点功，你便要将我送给人家。唉，做女人咋这么可悲呢！

唐狡呢？

她突然又想到了唐狡，不管他的地位是高是低，也不管他的模样是俊是丑，他敢爱敢恨，为了自己喜欢的女人，就是杀头，也要吻她一口，可见是一个情种！

他不只是一个情种，还是一员骁将，一个知恩图报的骁将。他不只是一员骁将，还是一个忠义之士，难得的忠义之士！而自己差点儿把他害死。自己目前虽是大王驾前的红人，但大王身边的美女无数，多我一个不多，少我一个也不少。而唐狡尚无家室，若是能嫁给他，比整天闷在深宫里不知要强多少倍！

“喂！”许彩儿开始说话了，“大王，您真的打算把臣妾赐给唐狡吗？”

“嗯。”

“那为什么又不赐了呢？”

“唐狡跑了，寡人怎么赐？”

“只要大王诚心诚意地把臣妾赐给唐狡，臣妾可以去找他。”

“卿果真能把唐狡找回来，寡人便把卿赐给他。”

“君王口中可是无戏言呀！”

“那是自然。”楚庄王道。



“那咱拉拉钩。”许彩儿说道。

“真是小孩儿脾气，拉就拉。”楚庄王一边说，一边将右手小拇指伸给了许彩儿。

两个小拇指钩在了一起。

拉过钩后，楚庄王又将许彩儿揽在怀中，缠绵了半夜。

第二天一大早，许彩儿便踏上了寻找唐狡的征程。

第二十二章　灵堂会

许彩儿按住唐狡的扁担，一脸幽怨地说道："你太让人失望了，你既然不认识小奴，为什么知道小奴是王妃呢？"

夏姬冷哼一声："屈大夫，奴家在陈之时，并不认识大夫，大夫却把奴家说得一文不值，什么哥哥因奴而败，丈夫因奴而死……真是不祥到了极点！"

夏姬由衷地称赞楚庄王："大王是一个真男人，男人中的男人，大王的雄才大略古今罕见。大王不只会玩，还会干，三年不鸣，一鸣惊人……"

许彩儿几经周折，来到了唐狡的家乡——唐村。

村人说，唐狡回他老家去了。

唐狡原不姓唐，姓广，居住在距唐村一舍之地的广家沟。他在十二岁的时候，被过继给他的舅舅唐帅。当他从郑国潜回来的时候，舅舅已经死了，舅舅的家产亦为舅舅的几个族人抢占。他也不在乎这点儿家产，更不想和他们争个你高我低，便悄然回到了广家沟。所幸，母亲还活着。幸中又有不幸，母亲中风，卧病在床。他一边伺候老母，一边上山打柴，换几个钱养活老娘。

这一日，他砍柴归来，行至村口，见几个无赖，正围着一个美人嬉戏，正要上前劝解。内中一个无赖，指着美人说道："广大哥，这个美人说是找您的，您认识不？"

唐狡仔细一瞧，吃了一惊："怎么是她？"

许彩儿并不认识唐狡，但从那个无赖的话中，已经意识到了，眼前这条汉



子，定是唐狡无疑，忙大声说道："唐将军，您让小奴找得好苦！"

"你是……"

"我是许彩儿。"她一脸欢喜地说道。

唐狡一脸惊喜地说道："你，你怎么会到这里？"

许彩儿瞅了瞅几个无赖，欲言又止。唐狡立马对几个无赖说道："各位兄弟，此人乃愚兄的一个远房亲戚，有事相商，各位请回吧。"

那几个无赖，并不知道唐狡的根底，但知道他是大楚国的一位将军，武功又特别的高，既敬又怕，听他这么一说，嗫嚅而退。

唐狡见几个无赖已经走远，二次问道："王妃怎么会到这里？"

许彩儿反问道："在那次绝缨大会上，吻小奴的是不是你？"

"这……"唐狡无言以对。

许彩儿紧追不舍道："大王是不是亲口许汝，待平郑之后，便将小奴赐给将军？"

"这……"

"汝倒是说话呀！"许彩儿一脸殷切地盯着唐狡。

"我……"唐狡的表情，突然来了一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冷冷地说道，"汝认错人了，我不是唐狡，汝说的话，我也听不懂，告辞了。"说毕，挑起柴担欲走。

许彩儿趋前两步，按住他的扁担，一脸幽怨地说道："你太让人失望了！你既然不认得小奴，为什么知道小奴是王妃呢？"

"这……"唐狡一脸窘态。

许彩儿又道："小奴之所以千里迢迢来找你，是因为小奴觉着你是一个男人，一个真正的男人，为了自己喜欢的女人，敢于冒犯王威。可如今，你居然不肯认我，实在让人失望！"

说到此，掩面而泣。

唐狡轻叹一声道："王妃不必悲伤，您是大王最为宠爱的王妃，绝缨大会，小人饮酒过多，一时失态，多有冒犯，按律当斩。可大王法外开恩，不予追究，小

人方才捡得一命。大王之恩,小人就是死上百次,也难以报答,岂敢夺大王之爱！还请王妃谅之,谅之!”说毕,放下柴担,一连向许彩儿拜了三拜。

许彩儿道:“不是唐将军要夺大王之爱,大王跟前的美女如云,多小奴一个不多,少小奴一个不少。但若是成就了你我的姻缘,便会引来一片颂扬之声,人们会更加爱戴大王,这笔账小奴会算,大王也会算,请将军不必多虑。”

“这……”唐狡想了一想说道,“王妃此说,也许有一定道理。但王妃想没想过,您在王宫之中,衣来伸手,饭来张口,锦衣玉食,过着神仙一样的生活。但王妃若是嫁了在下,一日三餐,粗茶淡饭。这且不说,小人的老娘中风在床,不只要给她端吃端喝,还要给她擦屎接尿,作为人媳,您做得到吗?”

许彩儿一脸坚毅地说道:“小奴做得到。”

唐狡又是一声轻叹:“既然这样,小人无话可说。走,随小人去到家中,咱先以兄妹相称,住上半年之后,是去是留,皆由王妃定夺。”

许彩儿轻轻朝他啐了一口:“呸！既然以兄妹相称,还叫什么王妃！你给我记住,自今之后,你若再叫一声王妃,我便罚你头顶尿盆,在床头前跪上一夜。”

唐狡道:“谨从王……”忙改口道,“敬从小妹之教。”

许彩儿笑道:“这倒像句人话。”

且不说许彩儿如何在广家沟生活,咱回头来再说另外一个美女,一个举世无双的美女,一个连妲己、西施、王昭君、杨贵妃也要汗颜的美女——夏姬。

连尹襄老也死了。

襄老的儿子叫黑要,二十郎当岁,正当青春,且对他的后娘早已垂涎三尺,如今老爹死了,说他一点儿也不伤心,鬼也不信。但高兴大于伤心,这是不争的事实。

老爹死了,总得设一个灵堂。襄老为人耿直、热心,从军四十余年,为将二十年,战友、同僚、部下,来祭拜他的络绎不绝。每当来了人,夏姬、黑要总要出来陪着哭一场。

陪了三天之后，黑要不来陪了。不来陪的原因，乃是在客人走了之后，黑要总要对夏姬动手动脚，被夏姬掴了两个耳光，含羞而去。

第六天二更，夏姬正要安歇，来了一位贵人，平民打扮，后边跟着伍参。

这位贵人，见灵堂里空空荡荡，便走了进去，在襄老的灵牌前上了一炷香。只听见一声门响，夏姬一身素服从里间走了出来，跪倒在蒲团上，叩了一个头说道："大王，这里不是您来的地方，尤其是夜里。"

她就是不说，楚庄王也知道。

作为一国之君，来吊唁他的爱将极为正常。但应该在白天来，气气派派、大张旗鼓地来。楚庄王为什么要放在夜里？只有放在夜里，他才能无拘无束地与夏姬相见。

他为什么要见夏姬？也许是源于她的美貌，也许是源于那一次"审问"，他极想见她一见。

他正想回夏姬的话，忽听门外传来了喝叫马的声音和马叫的声音。

夏姬轻声说道："大王，请您躲到帷帐后边。"

"为什么？"楚庄王轻声问道。

"不为什么。您好歹听臣妾一次，也许会有所得。"

楚庄王拽了伍参一把，双双隐入帷帐之后。

一阵轻轻的脚步声，由门外传了进来。随之，荡进来一个人，一个三十余岁、风流倜傥的男人。

这男人来到灵堂，举目四顾。继之，又轻轻咳了一声，并没有祭拜的意思。

不是没有，他是在等人。按照周礼之丧礼，若有人前来吊唁或祭拜，丧主的家人必须出来对拜。何况，这个男人本是冲着夏姬而来，夏姬不到，他是不会祭拜的。

他见夏姬没有出来，又接着咳了三声。

夏姬终于出来了，一言不语，跪倒在蒲团上。来人这才趋到灵牌之前，点燃了一炷香，跪倒在地，双手举香至额，拜了三拜说道："襄老，小弟给您上香来了。您放心，您虽说走了，小弟自会照顾嫂子和黑要。"说毕起身，将香插到香

炉里。

在他跪拜的时候,夏姬也冲他拜了三拜。这叫对拜,也叫回拜。

上过香后,照理应该走了,可那男人并没有要走的意思,没话找话道:“嫂子,您认得我吗?”

“认得。赫赫有名的屈巫臣屈大夫,奴家岂能不认得?”夏姬回他话的时候,故意把“屈巫臣”三字说得很重。

“襄老在世的时候,在下虽说来过贵府两次,但您未曾出面,何以认识在下?”

夏姬道:“大夫干的好事,奴家刻骨铭心,岂能不认识?”

屈巫臣一脸愕然道:“嫂子此话从何说起?”

夏姬冷哼一声道:“奴家在陈之时,奴家听说,大王想纳奴家为妃,屈大夫把奴家说得一文不值。”她学着屈巫臣的腔调说道,“哥哥为她而败,丈夫为她而死,国君为她而被弑,儿子为她而亡,国家为她而破,真是不祥到了极点。”她又恢复了自己的腔调。“奴家听了这话,痛苦得差点儿上吊。自那时起,奴家便打定主意,非要见识一下这位夸夸其谈、道貌岸然的君子。故而大夫来到奴家之时,奴家在暗中偷窥了两次。如今,就是扒了你的皮,奴家也认识你的骨头!”

屈巫臣赔笑道:“嫂子不必生气。在下实话告您,在下曾奉王命出使陈国,正好遇您出游,在下对您仰慕已久。在下如果不把您说得那么坏,您早就成了大王的囊中之物,还有在下的份儿吗?在下当时那么说,正是为了今日。请夫人略略收拾一下,在下这就带您远走高飞,恩恩爱爱地度过下半生。”

楚庄王见屈巫臣道出了真相,又气又悔,正想冲出去掴屈巫臣两个耳光,忽然里面门响,出来一个五大三粗的小子。这小子楚庄王认识,他叫黑要。

黑要黑着脸,冲屈巫臣问道:“汝来做什么?”

屈巫臣回道:“祭拜襄老。”

“真的想祭拜家父,应该在白天。深更半夜前来,是何道理?”

“有谁说,祭拜亡人,非要在白天?”屈巫臣反唇相讥。

黑要将眼一瞪:“我不想和你多说,我也不欢迎你,你给我滚出去,滚!”

屈巫臣以大夫之身,不想跟这个半吊子纠缠。何况,这个黑要,五大三粗,一旦动起手来,自己不一定是他的对手,便自言自语道:“不可理喻,不可理喻!”慌忙开溜。

黑要赶走了屈巫臣,便去关门。

夏姬一脸惊慌地说道:“黑要,你要做什么?”

黑要道:“大前天夜里,你打了我一个耳光,我越想越不是滋味,你这叫假正经,你分明看不起我黑要。你越看不起我,我越想得到你。”

夏姬斥道:“你都胡说些什么!我是你娘,这里还是灵堂,你爹在看着你呢!”

“什么灵堂不灵堂,放着妈这么大一堆好肉,老爹也吃不成了。我的亲妈,亲亲的亲妈,救救孩儿吧,爹在九泉之下也会感激你的!”一边说一边扑向夏姬,双手将她拦腰箍住。

夏姬一边挣扎,一边说道:“黑要呀,不说我是你的后妈,就是一个落难的女子,你也不该乘人之危呀……”

“你不要给我讲大道理,老实说,自我见到你的那一刻起,我就想那个。”黑要一边说,一边将她放倒在地,去解她的衣服。

“别,别这样……”夏姬使劲挣扎。

楚庄王看不下去了,拽了拽伍参衣角,伍参会意,一掀垂帘蹿了出去,手里还握了一把剑。黑要倒抽一口凉气:“你,你是谁?”

伍参冷声说道:“你别问我是谁,你自己说,奸淫后娘该不该杀?”

黑要面貌虽凶,是一个中看不中用的家伙,一见一把明晃晃的宝剑指着自己,又是宫人打扮,忙跪了下去:“爷爷饶命,爷爷饶命,黑要再也不敢了。请看在我爹为国捐躯的面上,饶小人一条小命!”

伍参冷冷地说道:“你还记得你爹?你若是记得你爹,就不会干出这等缺德之事!”

黑要连连叩头道:“小人错了,小人知错!”

“滚!”伍参照他膝盖上踢了一脚。

黑要慌忙爬起,从后门跑了。

夏姬也爬了起来,整了整衣服,理了理头发。恰在这时,楚庄王从黑暗中走了出来,她忙又跪下,给楚庄王叩行大礼。

楚庄王轻叹一声道:“夫人请起。唉,事到如今,寡人方才明白,那么多人往你身上泼脏水,也包括屈巫臣,原来是各有所图呀!寡人糊涂,寡人竟然让他们给骗了。夏夫人,咱们可不可以从头开始?”

夏姬轻轻地将头摇了一摇:“不可以!”

“为什么?”

“奴家的身子不干净,跟奴家睡过的六个男人,被克死了四个……如此说来,凡与奴家有染的,都得死。”

楚庄王连连摇手道:“汝不要说了,寡人不怕。寡人只问汝,汝到底喜欢不喜欢寡人?”

“臣妾喜欢。不只喜欢,还喜欢得要死。”

楚庄王笑了:“汝喜欢寡人什么?”

“大王是一个真男人,男人中的男人,大王的雄才大略,古今罕见,大王不只会玩,还会干,三年不鸣,一鸣惊人。用了不到十五年的时间使大楚得到了腾飞,连雄踞霸主之位三十余年的晋国,也为大王所败。说句不雅的话,臣妾这一生睡过六个男人,但真正为臣妾所爱的男人,只有一个半。”

楚庄王来了兴致:“哪一个半?”

“全个儿的是夏御叔。臣妾十八岁嫁给他,直到他离臣妾而去,共同生活了七年,在这七年中,俺二人相亲相爱,形影不离。这是臣妾一生最美好的时光。仪行父也是臣妾睡过的男人。他为了得到臣妾,不惜割股啖妾,只可恨他有始无终,为了他的荣华富贵,半道上退缩了,变成了一条可憎可恨的癞皮狗。故而,他只能算作半个。但臣妾还想声明一点,一个女人当然会爱她睡过的男人,但有时,也会去爱她不曾睡过的男人,甚而爱这样的男人胜过睡过的男人。”

“夫人也是这样的一个女人吗?”

“是。”

“夫人所爱的那个未曾睡过的男人是谁?”

“是大王。”

楚庄王“啊”了一声。他虽然已经意识到夏姬所指的男人就是他,但这话从夏姬口中说出,他还是感到很受用的,既惊喜又高兴,一把将夏姬揽到怀中,先亲她的脸蛋,又亲她的热唇。夏姬先是半推半就,继之热烈地逢迎。

亲着亲着,楚庄王将她抱起,抱到帷帐后边的竹榻上。一番云雨之后,二人交颈而语。楚庄王旧话重提:“夫人,嫁给寡人吧!”

夏姬婉言相拒道:“这不可以。”

“为什么?”

“臣妾尽管不是一个坏女人,但臣妾的坏名声已经传出去了。大王若是娶了臣妾,不只会被国人耻笑,也会被列国耻笑。臣妾不想因为臣妾,而让大王的名誉受损,这是其一。其二,臣妾听说大王的樊夫人,贤德天下第一,还救过大王的驾。臣妾还听说,大王旧病复发,狩猎彻夜不归,有一次差点为大熊所伤。樊夫人为此不吃肉,甚而连妆也懒得化了,如此贤德之人,天下难寻,臣妾不配同她为伍,也不想分她之爱。其三,襄老是个老臣,感念大王赐妻之恩,年届七旬,还随大王征郑征晋,战死疆场,大王若是娶了他的遗孀,让国人怎么看?让列国怎么看?”

楚庄王心中咯噔一下。夏姬言之有理,不说别的,单就第三条,我就不能明目张胆地将她纳入后宫。

他和夏姬这是第二次见面,如果说第一次见面便喜欢上了她,那仅仅是喜欢她的美艳、谈吐和气质。这一次,则是喜欢她的心,多么好的一个女人,一个既通情达理,又处处为别人考虑的女人!我真混蛋,破陈之时,我若不征求诸将和大夫们的意见,直接将她收入宫中,谁能把我怎么样?如今,多了一个襄老,襄老是为我大楚而死的,如今连尸体都没有找到,我确实不应该收他的遗孀入宫,唉,唉……他简直把肠子都悔青了。

夏姬知道他为何叹气，但不说破。按照自己的思路继续说下去："臣妾已经想好了，等安葬过襄老之后，臣妾就回陈国去。株林之中，不仅长眠着臣妾所爱的男人，还有臣妾的儿子。"

楚庄王轻叹一声道："襄老的尸体还在晋国，夫人怎么安葬？"

"大王若能设法将襄老的尸体要回来，那是再好也不过了。如果要不回来，那只有拿他的衣服下葬了。"

楚庄王道："夫人放心，寡人一定设法将襄老的尸体弄回来。不过，寡人还是希望汝不要走，咱不能光明正大地做夫妻，咱就暗中做。"

"不行，绝对不行。有道是'要想人不知，除非己莫为'，大王的名声要紧！天不早了，大王还是早一些回去安歇吧。"

楚庄王又是一声轻叹，恋恋不舍地走了。将走之时，又向夏姬嘱咐道："夫人放心，寡人还会来的，直到夫人离开大楚。至于那个黑要，若是再敢对夫人非礼，请告诉寡人一声，寡人给夫人出气。"

回宫路上，伍参向庄王谏道："大王，屈巫臣如此之坏，干脆把他杀了。"

楚庄王苦笑一声道："杀，你凭什么杀？屈巫臣和夏夫人那一番对话，只有咱俩听见，又摆不上桌面。再说，屈巫臣文武双全，是一个不可多得的人才，其父屈荡，老当益壮，邲之战又立了大功。唉，人只看到为君为王的说一不二，威风八面，有谁知道他也有许多难言的苦衷！"

此后，楚庄王虽说没有再和夏姬幽会，但他兑现了自己的诺言，遣使去郑，再由郑国牵线搭桥，晋、楚两国的使者在郑国会面，商议交换人质之事。半年之后，连尹襄老的尸体被运回郢都，安葬在纪山脚下。

楚庄王虽说好色，但他不贪色，也有理智。在他的内心深处，美人固然重要，但称霸更重要。晋国蔫了，陈、郑二国服了，整个中原大地，大半都屈服在他楚庄王这只南天神鸟的大翼之下。他是霸主的霸主！

可楚庄王心虚，他这个"霸主"既没有通过会盟大会的确认，又没有得到周天子的任命，周天子对他熊家称王之事，特别是他的问鼎中原，恨之入骨，不可能任命他为霸主。看来，只有举行会盟大会这一条路了。于是，楚庄王便遣使



周游列国放风。这一放风，拥护者和反对者各占一半，反对最为激烈的是晋国和宋国。

晋国挑头反对，本在意料之中，但楚庄王不怕，它已经被我打趴下了。宋国呢？宋国就不该了，你连郑国都打不过，还要与我大楚作对，欠揍！

其实，郑宋之战，宋国并非打不过郑国，乃是因为一块羊肉的原因。

楚庄王有些低估了宋国，宋国之所以不愿楚国称霸，究其原因，倒不是宋国有多么牛，而是这些年楚国给宋国造成的阴影太大了。

早在公元前639年，也就是四十多年前，宋襄公见齐桓公已死，霸主之位暂缺，便产生了要当霸主的念头。经过多次协商，在盂地会盟诸侯，结果被楚成王给绑架了，还被结结实实地羞辱了一番，恼羞成怒的宋襄公想找楚人报仇，结果败于泓水，自己也重伤身亡。七年之后，楚成王受了鲁大夫臧孙辰的挑拨，出兵伐宋，将宋都围了四个月之久，宋国誓死不肯投降，后来要不是晋文公在城濮之战击败楚军，宋非亡不可。再后来，公元前617年，楚穆公又要伐宋，宋襄公之孙宋昭公亲自前往楚军驻地请罪，却在狩猎过程中，又被楚大夫申无畏着实羞辱了一番。故而，宋国对楚，恨得要命，我虽说没有能力打你，但要我拥护你当霸主，没门儿！

"你既然不拥护我当霸主，我就给你一点儿颜色瞧瞧。"楚庄王冷哼一声说道。

楚庄王尽管牛，很牛！但要讨伐一个国家，总得师出有名吧！

不佞小时候读过一个"羊和狼的故事"。故事说，小羊和狼同在一条小溪里饮水。狼想吃小羊，就说："你弄脏了我的水。"小羊辩解道："我在下游，你在上游，我怎么会弄脏了你的水？"狼说："不是你就是你爸爸。"不由分说，将小羊扑倒，美餐了一顿。

楚庄王既然生出了要讨伐宋国之心，还能找不到借口？

那借口很简单："谷臣，你去晋国一趟，商议一下会盟之事。"——谷臣刚从晋国回来，是楚庄王拿荀罃换回来的，也包括连尹襄老的尸体。

"申无畏，齐侯几次到大楚为儿子求亲，寡人没有答应，怪不礼貌的。寡人

想让汝去齐国一趟，商量一下如何行聘。”楚庄王又道。

这主意是公子反出的，为争纪南城南边那一方良田，公子反与申无畏结下了梁子，便生出这个恶毒的主意。

说心里话，楚庄王对申无畏还是蛮器重的。器重他的原因，因他是一个忠臣。当年，自己假装沉沦，是申无畏冒死而谏，他才“幡然醒悟”，三年不鸣，一鸣惊人！如今，却要申无畏出使齐国。什么出使齐国？分明是要他前去送死！他实在有所不忍。但这主意是他亲弟弟公子反出的。他也知道，公子反在公报私仇。一因，二者相较，公子反在他心目中的地位远比申无畏重要得多。二因，若不让申无畏出使齐国，如何激怒宋人？宋人不怒，宋人不杀申无畏，这宋还怎么讨？罢罢罢，为了争霸之大业，缺德也就缺德这一次了！

申无畏见楚庄王要他出使齐国，当即站起来说道：“大王，臣出使齐国不大合适。”

楚庄王冷冷地问道：“汝这话是什么意思？”

“大王不知道听没听说过厥貉之会？”

楚庄王在装浑期间，把楚国历史读得滚瓜烂熟，何况，厥貉之会距今才二十五年，距他继承王位的时间更短——六年，他如何不知道？正因为他知道，他才非要遣申无畏出使齐国。

何为厥貉之会？

厥貉是一地名。楚穆王九年，穆王见晋灵公新立，赵盾专政，诸大夫自相争斗，遂萌生了争霸之念。要争霸中原，必须征服郑国，郑国与晋国相善，又位居中原的中原，于是，楚穆王亲率兵车三百乘伐郑，郑战败求和。

就在楚穆王伐郑的同时，别遣一军，拜公子朱为大将、公子茷副之，出兵伐陈。谁知，这两位花花公子，不是陈国对手，被陈国打得落花流水，连公子茷也做了陈国的俘虏。

陈国打了胜仗，少不得要大宴有功之人。正喝到酒兴之时，谍人来报，楚已败郑，将要移师来陈。是时，陈之国君为陈穆公，闻之大惊曰：“郑尚且不敌蛮楚，我可敌乎？”经与群臣反复计议，遣使去见楚穆王，上书乞降。楚穆王准之。

传檄郑、陈二国之君，以冬十月朔，会盟于厥貉。到了会盟之期，不只郑、陈二君，连蔡君子午也来赴会。时之宋君，乃昭公也。闻楚、郑、陈、蔡四国在厥貉相会，有侵宋之意，心中恐惧，乃亲造厥貉，拜见楚穆王。他听说穆王喜欢狩猎，连猎具也带来了。穆王大喜，遂率宋、郑、陈、蔡四君猎之于宋之孟诸。陈君自请为前队开路，宋君为右阵，郑君为左阵，蔡君为后队。出发之前，穆王出令一道：凡从猎者，于凌晨驾车，车中各载之以燧，以备取火之用。

猎至将午，穆王驰入右师，赶逐群狐，狐入深窟。穆王回顾宋君："请取燧熏之。"

孟诸，乃宋国之地。宋君觉着在自己的地盘上打猎，也就没有当回事，让他准备的燧忘了带。这本是小事一桩，谁知，申无畏抓住不放，奏之穆王："此次狩猎，既然以军队的编制和形式，就不能无视大王的命令。宋君有令不遵，理当加刑。但古人有言，'刑不上大夫'，何况是君？请治其仆。"

楚穆王本来就对宋不满，也想借此给他一点儿颜色瞧瞧，当即应道："大夫之言是也。"

有了楚穆王这句话，申无畏便将宋之御者叫到跟前，打了二十皮鞭。这不是明目张胆地欺负人吗？把宋君气得面白如纸，几次欲要发作，又忍住了，心道："不能发作，坚决不能发作，若一发作，我宋国可能就完了！"宋君在心中，一遍又一遍地警告自己。

由楚使齐，宋国乃必经之路，申无畏自忖，若经过宋，宋人必要向他报复，小命休矣！但看楚庄王之意，是铁了心要他前去送死。唉，都怪自己当年年轻气盛，干出如此不德之事！这才是种瓜得瓜，种豆得豆，自己酿的苦酒自己喝。

"大王当真必欲使臣使齐，请给臣一个假道文书。"

依春秋之礼，诸侯国使臣去某一国，如果从另外的国家经过，不但要有目的国的文书，从哪一个国家过，还必须给这一国家一封函，以示对人家的尊重，这个函就叫"假道文书"，经过多少国家，就得有多少封假道文书。申无畏这个要求并不过分。

楚庄王不想给他开，若是一开，宋人可能不会杀他。宋人不杀申无畏，上哪

里去找伐宋的借口？“申无畏，你是不是害怕经过宋国时，宋人不让你过？”

“不是让不让过的问题，臣下曾奉先王之命羞辱过宋君，宋人对臣下恨之入骨，若是再没有假道文书，他们一定会杀了臣下！”

“把你使齐的文书上的名字换一换，叫作申舟，不就得了。”

“换得了名字，换不了脸，臣下这张脸，宋人认识。”

楚庄王有些火了：“汝的胆量未免有些太小了吧！连宋人的靠山晋国都败给了我大楚，借他宋人一个天胆，也不敢杀汝。汝若真的被他们杀了，寡人当御驾亲征，破灭其国，为子复仇！”

申无畏不敢再说什么，躬身而退。

第二十三章　易子而食

这个祖母级的周姬，为了拉宝贝孙子和她上床，百般向孙子示好。奶孙俩联手，杀了宋昭公，孙子如愿以偿地当了国君。

这是一场艰苦的持久战，战了将近九个月，宋都早已绝粮，不得不掘鼠罗雀以为食，进而发展到易子而食，拾骸骨而为爨。

公子反正在梦中，忽觉得有人在晃他的肩膀，他慢悠悠地睁开双目，只见一个壮汉，手持明晃晃的匕首，站在他的榻头。

申无畏终于明白了，楚庄王之所以非要遣他使齐，就是因为他得罪过宋人。正因为他得罪过宋人，才让他做钓饵，去钓宋国这条蠢鱼。看来，不去是不可能了。

他想了一夜，第二天早朝后，申无畏带上爱子申犀去见楚庄王。

“大王，臣下这一去必死无疑。为了大楚社稷，臣下死而无憾。但臣下割舍不下的是申犀，他的才智虽说不及臣下，也相差无几。请大王看在臣下为国捐躯的分儿上，给他个一官半职。”

楚庄王笑了一笑道：“没那么严重吧！如果真的发生了如汝所说的那样的事，寡人一定让申犀袭汝之职。”

“还有复仇之事。”申无畏强调说。

“这一点汝不用担心。”楚庄王回道。

申无畏再也没有话可说了。第二天一大早，带上使齐的文书，出了郢都。

申犀送了一程又一程，足有两舍之地，在申无畏的一再劝说下，方停脚而泣："爹爹保重！"

申无畏红着眼圈说："老爹真没有想到大王会如此薄情寡义。老爹这一去必死无疑。老爹死后，你一定要恳请大王为老爹报仇。"

申无畏别了儿子，非止一日，来到宋国边关。关吏索要假道文书，申无畏老老实实地回道："奉楚王之命，但有使齐文书，没有假道文书。"关吏遂将申无畏留住，飞报宋文公："楚使申舟，奉命使齐，由我境路过，却无假道文书。现已被我等羁留，是杀是放，请主公定夺。"

宋文公乃当年参加厥貉之会的那个宋昭公的庶弟。

听了关吏的话，宋文公许久无话。刚好华元进宫奏事，便愤愤地对宋文公说道："熊侣这小子，和他老子一样，从不把我宋国放到眼中。他老子在世之时，鞭打我先君的御者。如今，遣使从我大宋路过，又不开假道文书，这不是欺我大宋软弱吗？说不定使齐是假，欺我大宋才是真。这个人要杀！"这个华元，便是因为分羊肉不均，被车夫羊斟拉入郑军之营，被郑军活捉的那一位。

宋文公听了华元之言，不无担心地说道："杀了楚使，楚国岂能善罢甘休！楚若出兵伐我，该当何处？"

华元道："古人有言，真正的汉子'宁愿站着死，不愿跪着生'。受辱之耻，甚于伐国。兵来将挡，水来土掩，怕它作甚！"

说毕，也不管宋文公同意不同意，传令一道，将申舟押进大殿。

申无畏被押到之后，在场的大夫、将军，全部怪叫起来："好小子，原来是你！什么申舟，分明是申无畏，扒了皮老子也认得你的骨头。"这些大夫和将军，大都参加过厥貉之会，故有的是怒。

华元把话说得更为难听："什么申无畏，明明有畏嘛！若是无畏，为什么连名字都改了？孬种，地道的孬种！汝若真是一个汉子，请把当年羞辱我先君的派头拿出来！"一边说，一边将申无畏的下颌往上抬了一抬。

申无畏知道活不成了，站着是死，跪着也是死，同样是死，不如站着，于是嘿

嘿冷笑一声道:“我是有些孬,我申无畏再孬,能孬过你吗?你怂恿公子鲍奸祖母、弑先君,这算什么德行?”

公子鲍者,宋文公是也。长得高高大大,一表人才,有美男子之称,被他的庶祖母周姬看中。周姬者,宋襄公的夫人,周襄王的姐姐,宋成公的母亲,宋昭公的奶奶。周姬年纪不大就成了祖母级的人物,不过,并非公子鲍的亲祖母。

这个祖母为了拉宝贝孙子上床,百般向他示好。孙子想当国君,她便竭力成全。数年之后,奶孙俩联手,杀了宋昭公,公子鲍得以为君,是为文公。说老实话,在宋文公谋杀先君的过程中,华元并未合谋。但赵穿杀晋灵公之时,相国赵盾并不知晓,可董狐直笔写道:“赵盾弑其君。”何也?你赵盾逃亡未曾出境,返国又不讨逆,你说你不曾弑君,鬼也不信。

华元更糟,作为宋国执政,相当于晋之相国。公子鲍弑君之时,他就在宋都,却没动。照董狐的逻辑,申无畏说他怂恿公子鲍弑君,并不为过!

申无畏这么一骂,不说华元,连宋文公的脸上也挂不住,咆哮道:“把他的舌头给寡人割下来!”

当即冲上去三四个侍卫,卡住申无畏的喉咙,迫使他将舌头伸了出来,嚓的一声,将他的舌头割了下来,疼得申无畏满头大汗,想骂又骂不出声,舞动着双手,一蹿老高,似要和宋文公拼命。

宋文公大声命令道:“把他的双手剁了!”

剁过了双手,又剁双脚,活活地将申无畏疼死。

申无畏的随从见他被杀,狼狈地逃回楚国,将这个不幸的消息报告给了楚庄王。

楚庄王正在吃饭,一听说申无畏被杀,吐哺而起,光着脚就往外走,侍从追到院中才帮他穿上鞋子,追到寝宫门外才给他系上佩剑。成语“剑及履及”,典出于此。

当日,楚庄王便召集百官,商议伐宋之事。

“诸位爱卿,申大夫奉寡人之命出使齐国,行至宋国,为宋国所杀。这不是往我大楚头上撒尿吗?汝等说怎么办?”

"讨伐它!"众口一词。

"好。寡人这就拜令尹公子反为大将,司马屈荡副之,申犀为军正,筹集兵车七百乘,九月朔[①]发兵,直捣宋都。"

七百乘战车,便是七万人马。七万人马压向宋国,宋国如何经受得了!宋军一退再退,于十月朔,退至宋都睢阳。

楚军虽将睢阳城团团围住,并不急于攻打,赶造一种叫作楼车的攻城器械,其高与睢阳城平,可以滑动行走。

有了这种楼车,攻城就容易多了,害得宋军日夜防范,疲于奔命。宋文公有些慌了,商之华元:"为之奈何?"

华元曰:"遣使赴晋,搬取救兵。"

晋景公接到宋国的求救文书之后,欲发兵救之。大夫郤克谏之曰:"前此,荀元帅率车六百乘而败于邲城,此天助楚也,往救未必有功。"

晋景公曰:"当今唯宋与晋亲,若不救,则失宋矣。"

郤克曰:"楚距宋少说也有一千五百里,粮运不继,必不能久。今遣一使往宋,只说,'晋已起大军来救',让他坚守。不过数日,楚军必去,是我无敌楚之劳,而有救宋之功也。"

晋景公颔首说道:"卿言是也。"问之群臣,"孰能为寡人使宋?"

连问三声,解扬应道:"臣下愿为主公一行。"

这个解扬,是晋国大夫,当年曾被贾抓住过,后来又放了。

解扬奉旨之后,微服去宋,行至宋郊被楚之游兵捉住,献与楚庄王。

楚庄王举目一瞧,此人好生面熟,他是谁呢?再仔细一瞧,果然认得,随口问道:"汝不是晋国解扬吗,来此作甚?"

解扬见楚庄王将他认了出来,自忖瞒他不住,便道:"在下奉了寡君之命,前来告诉宋军,让他尽管坚守,晋军马上就到。"

楚庄王道:"原来汝是跑来和我大楚作对的!当初北林之役,汝为我将贾

---

① 朔:夏历每月初一日。

所擒，寡人没有杀你，今番又自投罗网，汝说该不该杀？”

解扬倒也坦荡：“晋楚为仇，已非一日，今日外臣为宋而来，又为大王所获，想杀便杀，又何说乎？”

楚庄王曰：“汝既然奉了晋君之命前来使宋，必有文书在身，请取出让寡人一观。”

解扬道了一声“好”，遂从夹衣之内取出有字之帛一张，呈给楚庄王。

楚庄王默读一遍说道：“宋城破在旦夕，汝能反书中之言，说汝国中有事，‘急切不能相救，恐误你国之事，特遣我口传相报’。如此，则宋人绝望，必然出降，省得两国人民屠戮之惨。事成之日，当封汝为右令尹，留在楚国。”

他见解扬低头不应，度他是有些怕了，威胁道：“汝若不从寡人之言，将你五马分尸！”

解扬暗自思道，我若照熊侣所说的去做，岂不有背为臣之道？为国不忠乎！若是不允，小命非丧在你熊侣之手。死，我倒也不惧，可我死了之后，谁来传达寡君之命？罢罢罢，我假装允他，先向宋人传达了寡君之命再说。

想到此，解扬慢慢抬起头来，佯说道：“好，外臣听大王的。”

楚庄王大喜，当即让兵士押着解扬登上楼车向城里喊话。

“喂，城里听着，我是晋大夫解扬，奉寡君之命前来送信。晋军已发，不日即到，请你们务必坚持下去。在下被楚军抓住了，楚王命在下欺骗你们，说晋军不来了，要你们投降，你们千万别上他的当！”

楚兵做梦也没料到他会来这一手，赶紧将他扯了下去，拖进楚庄王大帐。楚庄王拍着桌子吼道：“汝真行啊，当面一套，背后一套，无信者岂有如汝者？汝自己寻死，怪不得寡人。武士何在？将他推出大帐，五马分尸！”

解扬并不害怕，徐声答道：“大王之言，外臣不敢苟同，大王说外臣无信，这信，看您怎么看。臣若有信于楚，必然失信于晋。假使大楚有臣而背大王之言，以取媚于外国，大王怎么看？大王所说的信，难道非要臣下取信于外国吗？果真如是，您就把外臣杀了吧，好叫楚人知道，楚国之信，在外而不在内！”

楚庄王长叹了一声说道：“忠臣不怕死，你就是一个，寡人不想杀你，去

吧。”

解扬捡了一条命，既有些意外，更有些感动。走时，趴下给楚庄王磕了三个响头，心悦诚服地说道：“大王，外臣服了您了！外臣到此时方才明白，大楚为什么能在您的手中得到腾飞！”

楚庄王听了这话，感到很受用。这个解扬，我抓了你两次，你也没有屈服。就连杀你，你还是没有屈服。放了你两次，你才屈服。看起来，要征服一个人，远比杀掉一个人要难。王孙满呀王孙满，你的话对极了！

宋人因解扬之告，精神为之陡长，守志愈坚。楚军攻了数十次，那城岿然不动。公子反见一时半会儿攻它不下，便在城外筑了一座土山，比宋都还高，山上还建有小型城堡，既可在上面观察城内情况，又可在里边开会指挥战斗，还可以在里边睡觉。他坐在里面视城内的情况而发布命令，有时猛攻，有时缓攻，有时不攻。攻与不攻，如何攻，全视城内情况而定。城内松懈了，他就猛攻一阵子，让他们不得安逸；等对方都上城防守时，变为缓攻或停下来。如此一来，把宋人搞得疲于奔命。

这是一场艰苦的持久战，战争从九月份算起，一直打到来年五月，打了近九个月。

九个月时间，城里的粮食即使堆满了仓库，也早已吃光了。何况，城里的粮草并不充裕，不得不掘鼠罗雀以为食。雀吃完了，便易子而食，拾骸骨为爨。

楚军的情况虽说比城内好得多，但为了节省粮食，改为一天两食，还只让吃个半饱。就这，军中的粮食也快吃光了。七天，仅仅只剩七天的军粮了。

楚庄王听了军吏的禀报，默想了许久，登上土山，瞭望了一阵，见宋人虽说饿得东倒西歪，但守城的决心未变，连七十岁的老翁，十几岁的娃娃，或持刀，或持棒，甚而手拿石头，在城头上坚守。他轻叹一声道：“想不到宋人如此顽强！”他又想起了王孙满那句话——“在德不在鼎”！“撤吧。”他自言自语地说道。

他这个“撤”字刚一出口，有一个小将扑通跪了下去。楚庄王举目一瞧，乃是军正申犀。只听申犀说道：“大王，臣父出使齐国，明知非死不可，但也不忍负大王之命。大王也曾面许，臣父若为宋人所杀，一定起兵，破灭宋国，为臣父

报仇。可臣父已经死了,难道大王忍心去负一个亡人吗?”

楚庄王无言以对,一脸的惭色。公子反内心深处,不希望撤兵,但又不敢硬谏,听申犀这么一说,就坡下驴道:“大王,您知道宋国为什么不肯降我?”

楚庄王摇了摇头。

“宋之不降,是觉着楚与宋相距太远,粮草不继,不能久持。若使士兵在城外筑室耕地,示以长久之计,宋人岂能不惧!”

楚庄王眼睛为之一亮:“此计甚善。”乃令军士沿城一带起建营房。十二人为一组,四个人攻城,四个人建房,四个人耕地,十天一换。于是,楚军一边攻城,一边开始了另一种日子。

此种情况被宋人打听到了,也看到了,心中大惊:看样子,他们是在和我们耗呢! 该死的晋军,到底来不来也?

谍人报曰:“晋军不会来,晋人压根儿就在欺骗我们!”

这个消息不知怎的传了出去,宋人动摇了,宋人哭泣了,宋人崩溃了。这一崩溃,华元慌了,他明显地感到国人已经不像从前那样对他尊重,何止是尊重不尊重的问题,是一脸的怨恨。当初,若非他竭力主张杀申无畏,何至于落到如此境地!

唉,解铃还须系铃人。他决定铤而走险了。

“主公,看来,楚军要和我们耗下去了。晋人呢? 晋人根本没有出兵相救的意思,我们被他耍了! 为了主公,为了大宋,臣下决计去楚营一趟,面见公子反,劫之以和,或许可侥幸成事也。”

宋文公听了他的话,很是感动了一阵。但感动归感动,这次行动是否能够成功,他心中无数,不无担心地说道:“这样做行吗? 一来,公子反宿在土山之上,汝如何进去? 二来,即使进去了人家会不会答应退兵? 弄不好,白丢了汝一条性命。”

华元道:“臣下观察楚军的情况已非一日,连公子反左右将士的姓名和换班的时间,都已了然在胸。何况,战争已进行了九个月,楚军早已疲惫,更不会想到,我宋人自顾不暇,还会去劫他的元帅! 您放心,臣下这一次前去,定然能

够成功。”

宋文公长叹一声道：“汝这么一说，寡人心中好受多了。但此行关系社稷存亡，汝要倍加小心。”

华元向宋文公拜了三拜：“主公保重，臣下这就回去略做准备，请主公静候佳音。”

宋文公道：“别急，寡人设宴为汝饯行。”说是宴，仅仅半盘花生米、一盘霉咸豆，外加两碗白开水而已。

宴毕，谯楼已打三更。华元在前，宋文公和众大夫在后，默默无语，仿佛送英雄上刑场一般。

这个华元，才能一般，个人品质也是一般，宋文公与祖母通奸，而又弑君自立，他也装聋作哑。大棘之战，因他分肉不均，为郑人所获，逃归后不只不知道惩罚羊斟，还傻呵呵地问羊斟道：“那天是不是马受惊了？”羊斟直言不讳地回道：“跟马没关系，跟羊有关系。”这一次他力劝宋君杀申无畏，又为楚之伐宋制造了一个借口。如此一个庸人，但当国家面临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竟能不顾生死地缒下城去，潜入土山之城堡。

公子反正在梦中，忽觉有人在晃他的肩膀，他慢悠悠地睁开双目，见一壮汉，手持明晃晃的匕首，站在他的榻头，大惊曰：“汝是何人？”

华元低声回道：“在下乃宋国右师华元。”

公子反吓了一大跳，欲要起身，被华元按住了肩膀，公子反惶声问道：“汝要做什么？”

华元道：“在下不想做什么，奉主公之命，特地前来求和。元帅若见从，当世从盟好；若是不允，元与元帅，当同归于尽矣！”言毕，将那匕首晃了两晃。

公子反忙道：“有事好商量，不必动粗。”

华元收了匕首，谢曰：“死罪勿怪！情势已急，不得不如此也！”

公子反见他收了匕首，神色从容了许多，问之曰：“请右师实话告诉我，宋都之情形如何？”

“已经易子而食，捡死人骨头当柴烧了。”



公子反惊曰:“宋之困敝,何至于此乎？吾闻,军事虚者实之,实者虚之,子奈何以实情告我?”

华元曰:“在下觉着您是个君子,君子矜人之厄,小人利人之危,华元是以实话告汝。”

公子反轻叹一声道:“汝既然把话说到这个份儿上,我也不必瞒汝,我军只有三日之粮,若过三日,城不下,亦将班师。筑室耕田之令,乃是恐吓贵国耳!贵国若无求和之意,倒也罢了。若有,明日,我当奏之大王,退兵一舍,请尔君臣前去与我结盟。”

华元曰:“元帅之言,敝国之福,敢不从乎!”

二人就其他事情谈了许多。夜已四更,华元将行,公子反送他令箭一支,曰:“有此,汝可以自由出入吾营矣。”

华元再拜而去,直至城下,一个暗号,城上便放下篮子,把他扯了上去。华元连夜回复宋文公,欢欢喜喜,专等明日消息。

第二天早晨,公子反面见楚庄王,告之昨夜之事。庄王曰:“宋既穷困如此,我当攻之。”

公子反却道:“攻宋无有不可,但我已实言告宋,我军只有三日之粮。”

此言一出,楚庄王勃然大怒:“子何以实情告敌?”

公子反道:“弱弱之宋,尚有不欺人的臣子,我们堂堂大楚国,反而不及他们吗？故而,臣不敢隐也!”

楚庄王半天作声不得,好一会儿,方才说道:“汝言是也。”当即传令,退兵一舍。

申犀闻听大王传令退兵,不敢再谏,捶胸大哭。楚庄王使人慰之曰:“子勿悲,终当成汝之孝。”

楚军退兵一舍之后,刚刚安营扎寨完毕,华元来到楚之大帐,一进门便给楚庄王叩头,楚庄王忙道:“请起,赐座。”

华元不敢坐,从怀中掏出书信一封,双手过顶,呈于楚庄王。楚庄王看了看,乃是宋文公的信,表示愿意拥立楚为霸主,且世世与楚国修好。

楚庄王笑而问曰："寡人有一事不明，执政可否以实言相告？"

华元对曰："何事不明？还请大王明示。"

"公子反已经实话告汝，我大楚营中只有三天之粮了，汝等为什么不死守到底？"

华元对曰："公子反元帅以诚待人，外臣岂能不顾信誉而变卦！再说，城内比城外更严重，易子而食，拾骨而爨，再打下去，即使守住一座空城，又有什么意义？"

楚庄王曰："子言是也。"遂命公子反随华元入城，与宋文公歃血为盟。宋文公又遣华元送申无畏之棺于楚营，并留在楚营里当人质。申无畏之棺送到楚营之后，军中哭声一片。有个人哭倒在棺材之前，这个人就是申犀。楚庄王失信，这是申无畏生前就料定了的，做儿子的也没有办法扭转乾坤，只有痛哭而已。楚庄王装作不知，凯歌而返。

回到郢都之后，楚庄王传令两道，第一道是厚葬申无畏，第二道是拜申犀为大夫。

楚庄王自伐陈开始，经过一系列的征伐，陈国破了，蔡国怕了，郑国蔫了，晋国败了，宋国彻底趴下了，该是举行会盟的时候了。于是，楚庄王便传檄各国，于来年三月，在郢都相会。相会就是会盟，不过，楚庄王很谦虚，不说"会盟"二字。

届时，郑、蔡、陈、许、齐、宋、鲁、卫、曹等国之君，联袂而至，甚而连秦国、吴国、越国也来了。

会盟在郢都城南新修的一个四丈多高的土台子上举行，上边摆了二十余张桌子。楚庄王根本不提会盟的事，只是一个劲地劝大家喝酒，喝了两天之后，众人坐不住了。于是，由郑、陈、宋三君提议，签一个盟约什么的，请楚庄王出任盟主。

楚庄王巴不得这样，可他忽然想起了王孙满的那句名言："在德不在鼎。"既然各国都来了，已经把我认作了霸主，何必再走形式？

他微微一笑道："承蒙诸位抬爱，我之德薄，不敢妄做盟主。"

诸侯们见他如此谦虚，愈加敬服，众口一词，非要推他做盟主不可。

楚庄王见诸侯们诚心诚意地推他，便不再拒绝，站起来说道："将将之台，窅窅其谋，我言而不当，诸侯伐之。"这，就是楚庄王的称霸宣言。

啥意思？翻译成白话文是："高高的楼台做证，我们在这里畅谈国家大事，今后我要是有说得不对的地方，请各位批评我、指责我！"

送走了各路诸侯，楚庄王越想越是得意，既当了霸主，又当得不动声色。喝酒，我自个儿要好好庆贺一番。小参子，你来陪我喝。他二人你一樽，我一樽，不知不觉，已喝下去大半坛子，都有了八分醉意，楚庄王忽然提出要看戏，伍参忙去安排。

战国和战国之前，各诸侯国国君的宫中，不仅养了一批舞女和歌女，还养了许多供国君取笑和娱乐的人物，楚国也不例外。

在这些供楚庄王取笑和娱乐的人物之中，有一个叫孟的侏儒，特别会搞笑，演啥像啥，因他属于优级的人物，故又叫优孟。

某一日，优孟去街上闲逛，路过柴市，见一个卖柴人很像孙安，便走上前问道："汝是孙安吗？"

卖柴人回道："在下正是孙安。"

"汝乃堂堂前令尹孙叔敖的儿子，怎么在这里卖柴？"

孙安长叹一声道："说了也不怕你笑话，父亲为相数年，无一钱而入私门。就连他的俸禄，也大都散给了贫困子弟，家中连一百文的积蓄都没有，我上有老母，下有三个儿女，不卖柴何以为生？"

优孟听了他的回答，鼻子发酸，良久方道："上天不负好人，你等着，大王不久就会召见你。"

为了使楚庄王召见孙安，回到王宫之后，优孟立马拜见了楚庄王，几次试探着把话题往孙叔敖身上引，可楚庄王好像不记得大楚国还曾经有过孙叔敖这样一个人似的，无动于衷。优孟并不气馁，琢磨了几天，终于琢磨出了一个打动楚庄王的法子。

这个法子便是演戏。

优孟置了一套孙叔敖平时穿的衣服和帽子，并习其生前的言语举动。模拟三日，模拟得惟妙惟肖，宛如孙叔敖之再生也。其后，又挑选了一位酷似楚庄王的优人，扮演楚庄王，还一连排练了九场。

这一日，他二人又在排练，伍参来了，传达楚大王之命。二人急急忙忙，来到楚庄王面前，编钟一敲，便演了起来。

先是那个演楚庄王的优人登场，说了一番思念孙叔敖的台词："唉，寡人之所以能够称霸天下，多亏了令尹孙叔敖！他制定法律，改革军制，大兴水利，鼓励民众上山采矿，妻不衣帛、马不食粟，还把自己的俸禄散给了贫困子弟，治楚三年，楚国大变——道不拾遗，夜不闭户，而盗贼自食……"

楚庄王的眼圈儿有些湿润，伍参忙掏出帛巾去擦，被他拒绝了。

"楚庄王"念完台词，便走了下去，优孟慢悠悠地走上台来：又矮、又瘦、又秃，一副猥琐之相。楚庄王一见，忘记了这是在演戏，一跃而起："孙叔①无恙乎？寡人连做梦都在思念爱卿，请爱卿仍来辅助寡人！"

优孟见楚庄王当了真，忙道："大王啊，这是在演戏，令尹已经死了。"

---

① 孙叔：乃是楚庄王对孙叔敖的敬称。

第二十四章　曲高和寡

楚庄王自从得了“绕梁”之后，整天吟歌弹琴，陶醉在悠扬的古乐之中，竟然一连七天不去上朝。

优孟正话反说，大王的宝马让人养死了，大王仅仅下旨处死马夫，这未免有些太轻，应该灭他九族。

就要不要纳夏姬入宫这件事，樊夫人闭门想了三天。如此一个不祥的女人，不能让她来做王妃。

楚庄王听优孟这么一说，轻叹一声道：“没有孙叔相辅，大楚就不会有今天，寡人思孙叔不得见，就是汝是个假的，也请立就令尹之位，以慰寡人相思之苦。”

优孟对曰：“大王果真用我，老奴求之不得。但老奴家中，尚有老妻，颇能通达世情，容老奴回去与老妻商议商议，再来回禀大王。”

楚庄王道：“汝速去速去，寡人就在这里等汝回话。”

优孟再拜而去。

少顷，复又登场，楚庄王起身问道：“汝之老妻何说？”

优孟一脸沮丧地说道：“老妻不同意。”

“为什么？”

优孟对曰：“老妻有一村歌劝臣，臣请歌于大王，不知大王愿不愿听？”

“唱吧。”楚庄王道。

优孟轻咳两声，清了清嗓子，振喉而歌曰：

贪吏不可为而可为，
廉吏可为而不可为。
廉吏可为者，高且洁；
而不可为者，衣食缺。
君不见楚之令尹孙叔敖，
死前生殖无分毫，
一朝身没家凌替，
子孙丐食栖蓬蒿。
劝君莫学孙叔敖，
大王不念前功劳！

楚庄王一边听优孟的歌，一边流泪，等他唱完，已经是泪流满面，哽咽着说道："孙叔的功劳，寡人怎么敢忘呢？优孟，你说孙叔之'子孙丐食栖蓬蒿'，可是真的？"

"是真的。前不久老奴偶经柴市，见令尹之子孙安正在那里卖柴呢。"

"请汝速去把孙安接进宫来，寡人急欲一见。"

不到一个时辰，孙安跟着优孟来到了楚庄王面前，但见他脚穿草鞋，一身破衣，一脸饥色。楚庄王不由得鼻子一酸，问他："子怎么穷困成这样？"

优孟从旁答曰："不穷困，不见前令尹之贤。"

"说得对，说得对啊！"楚庄王一脸感慨地说道。

"哎，寡人好像记得，汝父刚死之时，寡人嘱汝，要汝孝满之后，来见寡人，汝怎么一直没有露面？"

孙安对曰："臣父将逝之时，已经断定，臣下若是面见大王，大王必然封臣下以官。但他又不要臣下做官，故而避而不见。"

楚庄王道："汝不愿做官也可，寡人可以赐田呀。"

孙安对曰:“大王倘念先父尺寸之功,非要给封的话,请封寝丘之地。”

楚庄王曰:“寝丘乃瘠恶之地,汝要那个地方干什么?”

“先父有遗命于臣,非此地不敢受也!”

楚庄王想了想说道:“诚如此,那就将寝丘之地封汝。”世人以寝丘地薄,无人来争,孙安得以平安地度过一世,并将此地一代又一代地传了下去。此乃孙叔敖的先见之明。

优孟经常用演戏的形式规劝楚庄王改正错误,“优孟衣冠”这句成语就是从这些故事来的,后人比喻假装古人或模仿他人。也用来作为戏剧表演艺术家的雅称。优孟死后,楚庄王十分痛惜,封他为“老郎神”。后来,戏剧界尊他为戏剧表演的祖师。[1]

郢都会盟之后,楚庄王如愿以偿地当上了霸主,几辈人梦寐以求的理想,在他手中实现了,他能不高兴吗?

他一高兴便想起了狩猎,可樊夫人不答应,又来了一个既不梳妆,又不食肉。

狩猎不行,我弹琴怎样?

恰在这时,宋国执政华元,不知从哪里弄了一把古琴,献给楚庄王。

华元说:“大王,这把古琴名为‘绕梁’,它可是一把世间少有的古琴啊!”

楚庄王问曰:“请道其详。”

华元呷了一口茶,将那“绕梁”的来历,娓娓道来。

西周初年,晋国著名女歌手韩娥前去齐国省亲,路过雁门时断了钱粮,无奈之下,只得去弹琴卖艺求食。她弹奏的琴声凄婉悠扬,如孤雁长鸣,在广屋中回旋不绝,观者如云。韩娥走了三天,其琴声仍在屋梁之间萦绕回荡,不绝于耳。因此,后人就把她弹奏的那把古琴称为“绕梁”。

---

① 今湖北省沙市便有一座老郎庙。新中国成立前,每年农历三月初十和七月二十七,当地艺人都要到老郎庙去瞻拜或演戏,纪念优孟的生辰和忌辰。

楚庄王听华元这么一说，把古琴抱了起来，正反上下反反复复地打量：只见它黝黑锃亮，包浆厚实，很有些古色古香。轻轻拨动琴弦，琴音悠扬绵长，不禁满心欢喜。当即赏给华元黄金百镒[①]。

楚庄王自从得到“绕梁”之后，整天吟歌弹琴，陶醉在悠扬的古乐之中，竟然一连七天不去上朝。

樊夫人看在眼里，急在心里，终于想了一招：哭谏。古往今来，男人越坚强，越怕眼泪，特别是女人的眼泪。

于是，她寻了一个机会，穿一身孝服去见楚庄王。见面便放声大哭，庄王大惊曰：“是谁死了？”

樊夫人哭回道：“谁也没死。”

楚庄王面带愠色道：“谁也没死，你哭的什么？”

樊夫人回道：“虽说没有死人，但发生了一件比死人还要严重的事情。”

“请讲。”

“大王听说过妹喜吗？”

“听说过。”

“妹喜有一把古琴，与‘绕梁’不相上下，夏桀爱之，二人一天到晚缠绵在一起，一个弹一个唱，招来了杀身之祸。”

略停片刻，樊夫人又接着说道：“纣王也因迷恋靡靡之音，而失去了江山。如今，大王如此喜爱‘绕梁’，沉湎在音乐中七日不去上朝。大王若是继续沉沦下去，大楚国还能保得住吗？臣妾这是在为大楚国哭，亦是为大王哭呢！”说毕又哭。

她这一哭，仿佛兜头给楚庄王泼了一盆冷水，使楚庄王冷静下来，陷入了沉思。是的，自己如此喜欢“绕梁”，沉湎在靡靡之音之中，把国家大事抛到九霄云外，国岂能不衰？岂能不亡？我怕是要做第二个夏桀呢！

他越想越是心惊，大叫一声道：“来人啊！”

---

① 镒：古之重量单位，一说一镒为二十两，也有说二十四两的。



侍臣疾趋而至:“大王有何吩咐?”

“去,去把铜如意拿来,我要把这琴给砸了!”

侍臣站着没动。

“去呀,快去呀!”楚庄王催促道。

“大王,您是在说气话吧?这琴可是一个宝呀,万两黄金怕是也难以买到。”

“寡人不是说气话,快去。”

侍臣只得去了。

楚庄王接过铜如意,猛地向“绕梁”砸去。只听咚咚几声,“绕梁”碎为数片。

从此,天下无数人羡慕的名琴“绕梁”绝响了。

从此,楚庄王照常上朝、吃饭、睡觉、上朝。

这生活未免有些太枯燥了。

特别是他大病了一场之后,对于上朝、吃饭、睡觉、上朝这一套,越发感到厌倦,很想换一种活法。至少说应当有一些业余生活什么的!

狩猎不行、弹琴不行,养马呢?要知道,他是一个马上大王。凡马上大王,没有不爱马的。

于是,他爱上了马。

于是,便有人投其所好,给他送来了许多的马,什么“屈产之马”“西戎之汗血”,统统云集在王厩之中。“汗血”者,宝马也。产之于西戎。[①] 内中有一屈产之马,年齿一岁,通身雪白,额上有一绺红毛,最为庄王所爱,取名“雪儿”,又名“一点红”。庄王左选右选,选中了一个叫宝驹的老马夫,专门饲养雪儿,年俸与大夫相当。至于马的料钱,每一月为五十两白银。楚庄王还特别关照,这马要吃精选的米豆,还要饮之以琼浆玉液。马再好,毕竟是一畜生,享不得如此之福,没多久便病死了。楚庄王大怒,下旨将马夫处死。

---

① 西戎:泛指散居于秦国西方的戎族,其地出产一种马,通身血红,行走如飞,故称汗血马,又称天马。

这且不说，又下旨一道，要厚葬雪儿。如何厚葬？说了也不怕你吐舌头，用上等的檀香木棺材葬之。

优孟正在家中休假，听说了这件事，忙跑进宫来，一脸悲伤地问道："大王，老奴听说，雪儿死了。"

"嗯。"楚庄王一脸的凄容。

"听说大王想把它厚葬？"

"嗯。"

"以上等的檀木做棺材？"

"嗯。"

优孟摇了摇头："如此一匹宝马，仅仅用檀木棺材下葬，岂不有些薄待了它？"

"以卿之见，应当用什么棺材？"

"金棺。"

楚庄王略略吃了一惊："这得花多少钱呀？"

优孟道："大王如此喜爱雪儿，还在乎钱吗？"

"这倒也是。"

"还有，仅仅用金棺下葬雪儿，似乎还有点对不住雪儿。"

"依卿之言，如何做才能对得住雪儿？"

"得举行一个葬礼。"优孟一本正经地说道。

"寡人也觉着应该。"

"这个葬礼一定要搞得隆重一些。"优孟又道。

"怎么个隆重法儿？"

"诏令凡在郢都的大夫、将军以上的官员，全部参加……"

"这……"楚庄王迟疑片刻说道，"这有些不妥吧？"

"这有什么不妥？用于雪儿的费用，远比用于一个大夫、一个将军的要多。"

"这……也可。"

"令尹、司马,要亲自为雪儿拉灵……"优孟见庄王又要插言,忙摆了摆手道,"大王,您别急,您等老奴把话说完。大王仅仅下旨将马夫处死,这样处罚有些太轻,应该把他拉到雪儿的灵前,当场斩首,血祭雪儿。还要将他的妻子儿女,用来殉葬,还要灭他的九族,还……"

"这……这样做是不是有些太离谱了。为了一匹马而杀人,岂止一个,还是九族!为了一匹马让令尹和司马拉灵,诚如卿言,让国人和列国怎么看待寡人?"

"怎么看待?无非是说大王贵畜而贱人!这一辈子不说了,下一辈子一定要投胎为马,还要投胎到楚国来做马!"

"你……"把个楚庄王气得说不出话来。

"大王不必生气,本来就是这样嘛!马毕竟是个畜生,大王却把它看得比人还要金贵,这'人'还不是一般的人,还是大夫。马,本来是吃草的,大王非要叫它吃米豆,精选的米豆,还要饮之以琼浆玉液,它能不得病吗?马死了,又因马而杀人。大王如此看重您的马,您难道要马来给您种地、给您纺织、给您盖房、给您打仗、给您治国平天下吗?"

一席话,说得楚庄王幡然醒悟:"寡人错了。诚如爱卿所言,此事寡人该当何处?"

"立即赦了马夫。"

"好。"

"以人腹为棺,'厚葬'雪儿。"

楚庄王一脸不解道:"何以'以人腹为棺'?"

优孟道:"用一口大鼎,把雪儿煮了,遍享左广、右广和宫中之人。"

"好,就这么办。"

于是,楚庄王吩咐御膳房,将雪儿剥皮下鼎,煮熟后分为三份,一份送左广,一份送右广,一份留在宫中自食,引来一片欢呼之声。

楚庄王虽说听了优孟的谏言,但自分赐了雪儿之后,再也不到王厩里去了。实在闷了,看看闲书,偶尔也到郊外走走,但除了伍参之外,很少带人。朝中,乃

至列国,无论发生什么样的事情,都难以激起他过去那样的激情。

樊夫人有些慌了,偷偷去找詹何,她知道詹何在大王心中的分量,想请他出面开导大王。

你道詹何怎么说?

“大王的寿命怕是不会太久了,您就让他安静几天吧!”

樊夫人吃了一惊:“此言何说也?”

“生命与目标同在,山顶已经登上去了,看看那边的风景,跟这边的一样,就再也没有激情了。况且,大王天分很高,眼界很高,高得常人难以企及。曲高和寡,世人虽多,能与他值得一谈的,少之又少,他感到孤独无依。一个人,一旦孤独无依,离死也就不会太远了。”

“诚如詹先生所言,就没有挽救的法子了?”

詹何默思良久:“法子倒有一个,只能是饮鸩止渴,不能治本。”

樊夫人道:“饮鸩止渴也行,只要能让他多活一天,我便感激不尽!”

“大王心中之目标,乃是称霸天下,他已经达到了。还有一个愿望,您也许知道,也许不知道,大王想纳一个女子为妃。”

“谁?”樊夫人有些紧张了。

“夏姬。”

樊夫人啊了一声:“不可能。”

“夫人先别这么武断。夫人只需回去问一问伍参,便一切都知道了。只有这个女人出面,也许能够激起大王的激情。”

樊夫人谢过詹何,回到王宫,所做的第一件事,便是秘密召见伍参。伍参起初还不想说,经樊夫人厉声呵斥,方将大王如何破陈,如何要纳夏姬,如何被屈巫臣、养由基、虞邱等人劝阻,又如何私会夏姬,一一如实道来。

樊夫人将手轻轻一挥:“汝去吧。”

伍参离去后,就要不要纳夏姬入宫这件事,樊夫人闭门想了三天。如此一个不祥的女人,如此一个臭名昭著的女人,若是做了王妃,叫国人和列国如何看待大王?大王是楚国的大王,是列国的大王,大王是一个神,大王是神圣的,不

能让她玷污了。

于是，她便将这事压在心中，对于楚庄王的饮食住行，更加关注，亲自安排。甚而，派遣了十六路人马，到国外为楚庄王选妃。谁知，选来之后，楚庄王一个也不愿见。

不见也罢，他病倒了，是因为风寒引起，不停地咳嗽，一咳嗽便咯血，御医说这叫痨病。痨病，按现在的话说，叫肺结核。凡得了痨病，最忌房事。

既然忌房事，就更不能让夏姬入宫了。

三个月，三个月并不算很长。楚庄王瘦得皮包骨头，连坐起来都有些困难。他自知在世的日子不会太久了，命伍参通知公子反，让他速来见驾。

前不久，公子反也病了，病得很厉害。如今，刚刚好一些，闻听大王有诏，慌忙赶进宫来。

楚庄王刚刚睡去，他轻轻地将帷帐撩开，见楚庄王仰躺在座上，骨瘦如柴，面色蜡黄，无声无息。这就是我们的大王吗？这就是那个带领我们南征北战、叱咤风云的大王吗？

公子反心如刀绞，站了许久，不见大王醒来，低声抽泣起来。

他这一抽泣，倒把楚庄王哭醒了，庄王苦笑一声道："哭什么哭，寡人还活着，等寡人驾崩了再哭也不为迟。"

他这一说，公子反反倒放声大哭起来。

"好好好，别哭了。寡人有重要的事情和汝说。"

公子反这才将哭止住。

楚庄王盯着伍参说道："小参子，去，去把夫人和太子审找来。"

是时，樊夫人正领着太子审在门外徘徊，闻诏，慌忙走了进来。

楚庄王瞅了瞅公子反，又瞅了瞅夫人和太子审，说道："寡人的日子不会太多了，寡人有几句心腹话想说给你仨听一听。咳咳咳……

"寡人一生，戎马倥偬，南征北战，'并国二十六，开国三千里'，问鼎中原，称霸中原，也确实够风光了，寡人这一生没有白活。寡人就是这会儿死了，也死得值！咳咳咳……

“可寡人不是什么神鸟，寡人是一个人，一个七分正气、三分诡诈的人，为了将大权收回自己手中，寡人装了三年混蛋。为了装混蛋，寡人杀了许多不该杀的人，诸如左、齐二位大夫。咳咳咳……

“斗越椒固然该杀，可斗家无罪，斗家为大楚国的振兴，几辈人呕心沥血，寡人却灭了他的族。咳咳咳……

“申无畏对寡人忠心耿耿，为了大楚，冒死而谏寡人，寡人仅仅为了寻找一个伐宋的借口，就把他送入虎口。咳咳咳……

“还有一件事，汝等可能不知道。寡人在装混蛋期间，在云梦泽狩猎，射中了一只科雉，申公子倍不由分说冲上来夺了过去。于是，有人便向他发难，大王的猎物你也敢抢，你不想活了？一拥而上，将他打了一个半死，寡人还说打得好。两个多月后，子倍死了。有人向寡人进谏，说是子倍为寡人而死。寡人不信，那人说古书上说，射中科雉的人活不过三个月，所以子倍才去抢那只科雉。寡人将信将疑，命人去找那本古书，果然上边有这条记载。寡人原打算要重赏子倍家人的，忙起来给忘了。直到前天伍参向寡人提起，寡人才记起来，命人去寻子倍的家人，却因饥饿而死绝了。唉，寡人寡恩呀。咳咳咳……

“寡人讲了这么多，是想告诉世人，‘人非圣贤，孰能无过’！寡人驾崩之后，少不得要由太子继位。太子想怎么干便怎么干，不要老生活在寡人的阴影之中！至于称霸之事，不要看得那么重，能称则称，不能称，就不要勉强。一切从国人和大楚国的利益出发！咳咳咳……咳……”一口痰卡在喉中，憋得他满脸通红。樊夫人忙用手去抠，用嘴去吸，忙了半刻钟，方把痰弄出来。

“咳咳咳……”楚庄王气若游丝道，“有一个女人，寡人曾经许诺过她……咳咳咳……”又一口浓痰卡在喉管。樊夫人抢救了半天，也没抢救过来，急得她“哇”的一声，大哭起来。

她这一哭，太子审、公子反、伍参也跟着哭了起来。寝宫中一片号啕之声。

楚庄王二十岁登基，四十五岁驾崩，在位二十五年。谥号曰“庄”，是为庄王。

之所以为“庄”，来源于《逸周书·谥法解》：“兵法亟曰庄，游幸克服曰庄，胜敌忘强曰庄，屡征杀伐曰庄。”

尾　　声

楚庄王断气之前，提到一个女人。公子反不知，太子审更不知，但伍参和樊夫人知道，这个女人就是夏姬。樊夫人心中酸酸的，如此一个女人，如此一个令楚庄王念念不忘的女人，我得见她一见。

于是，便遣了一个内侍，前去约见夏姬。内侍还报曰："夏姬不在楚国。"

"去了哪里?"

"陈国。"

夏姬确实去了陈国。她是在安葬了连尹襄老之后才去的。

夏姬，这个美艳的夏姬，这个比妲己还要美艳的夏姬，不只樊夫人想见，楚庄王更想见，他曾面许这个女人，我一定会来看你，可惜他死了！

死了也不要紧，古哲人有言，一个人如果有什么未了的心愿，即使死了，灵魂也不会散。

楚庄王便是一个这样的人。你看，他已经死去两个月了，灵魂还在楚、陈二国的上空游荡，寻寻觅觅。

还有一个男人，对夏姬的痴情比楚庄王还重。

这个人就是楚大夫屈巫臣。

屈巫臣见夏姬回了陈国，正想找一个借口前往陈国相会，楚庄王死了。

古制，国君驾崩，必要讣告于列国。屈巫臣自告奋勇，愿意使陈，太子审满口答应。不，此时，太子审已经登上了大位，是为楚共王，不能再叫他太子审了。

且不说陈国接到讣告后，如何备礼去吊楚庄王，单说屈巫臣面见陈成公之

后，来到了株林。

是时，夏姬虽说四旬有余，仍是那么美艳。屈巫臣见了夏姬，一言不发，跪了下去。

夏姬忙道："屈大夫，这是作甚？快快请起。"

屈巫臣道："我这是向您求婚。"

"我是一个坏女人，一个不祥的女人，这话可是你亲口说的！"夏姬黑着脸，旧话重提。

屈巫臣又将那一晚的话说了一遍："我若不把你说成一个坏女人，你早被楚庄王和公子重娶了去，我还能得到你吗？"

"这……"夏姬无语。

"嫁给我吧！"屈巫臣一脸深情地说道。

夏姬反问道："汝如果真的娶了我，楚人会怎么对你，你想过了没有？"

屈巫臣想也不想地回道："抄家。"

夏姬道："那可是你几代人的积蓄呀！"

"家财乃身外之物，生不带来，死不带去。"

"还有呢？"夏姬问。

"杀在下全家。"

"你不怕吗？"夏姬又问。

"在下已经将儿子带出来了。"

"可你还有老爹，还有老妻？"夏姬问。

"老爹已经在半年前仙去了。至于老妻嘛，有了您，她还值得一提吗？"

夏姬的心猛地一动，那是感动，说："楚法很酷，不只杀你全家，恐怕还要灭族呢！"

屈巫臣道："老妻、女儿都不说了，还能顾得了族人吗？"

"这……"夏姬又是一声轻叹，"小女子没有把你看错，你尽管心术不正，但你为了得到你心仪的女人，竟然置家人和族人的性命而不顾，你是一个痴情汉子，是一个真男人，至少说是女人心目中的真男人，我愿意嫁给你！但陈为楚之

属国,小奴若是嫁了你,楚国前来兴师问罪怎么办?"

"夫人不必多虑,在下已经想好了。夫人若是与在下喜结连理,在下这就带夫人前去晋国。"

"这……如此甚好。"

公子重闻听屈巫臣携带夏姬去了晋国,恍然大悟。这小子,当初千方百计阻止大王和我娶夏姬,原来是他想娶夏姬呀! 当即面见楚共王,要他备厚礼使晋,换回屈巫臣。

楚共王年纪不大,却很老练,说了一番很是耐人寻味的话:"不要那样干,屈巫臣为自己打算固然不对,但他为先王打算却是忠诚的。如果他的出逃对晋国有利,送礼也无用。如果他的出逃对晋国无利,也就用不着我们送礼了。"

公子重见一计未成,又生二计,直接面见公子反。

公子反恨透了屈巫臣。

正因为他恨透了屈巫臣,公子重才找他商议。

公子反之所以恨屈巫臣,这事还得从楚庄王二十年说起。

楚庄王二十年,楚庄王讨宋归来,路经申邑。申邑原为一诸侯国,该诸侯国为楚文王所灭,改国为邑。楚庄王在灭申的同时,把与申国相邻的吕国也灭掉了,又来了一个改国为邑。该二邑南傍淯水,北依伏牛(山),气候温和,四季分明,土地还特别肥沃,是一个一脚能踩出油的好地方。公子反早就对这个地方垂涎三尺,厚着脸皮对楚庄王说道:"大王,我昨夜做了一个梦,梦见先父了,先父说我是淯水里的一个大老鳖托生的,却不知去祭祀淯水神,怕是淯水神要怪罪呢! 故而,我斗胆请求大王,把申、吕二邑中靠近淯水的那一方土地赐给小弟,小弟好在那里为淯水神立祠、祭祀。"

楚庄王见公子反说得如此神乎,也不好拒绝,点头同意了。正当公子反欲要约见申、吕二邑的邑宰,进行交割的时候,屈巫臣站了出来:"大王,申、吕二邑的土地您不能封给私人。"

"为什么?"楚庄王问。

"我大楚之所以敢出来争霸,就因为我拥有了申、吕这两块热土。这地方地肥,素有粮仓之誉,这里不单单人口密集,更重要的是这里的人勇而多智,是个既出良将又出勇士的好地方。我们不管是争霸天下,还是抵御北方,兵源和钱粮,主要靠这两个邑提供。大王如果把这两个邑封给了私人,这对国家来说不能不是一个很大的损失!"

楚庄王越想越觉着屈巫臣言之有理,便收回了赐地的诏书。

已经到手的肥鸭突然给屈巫臣弄飞了,你说公子反能不恨他?当然恨,恨得要命,今见公子重找他商量报复屈巫臣之事,一拍即合:"二哥,这事不用你动手,小弟一人便把这活儿给做了。"

"怎么做?"公子重问。

"抄他的家,灭他的族!"公子反咬牙切齿地说道。

公子重照着公子反的左肩重重地拍了一拍说道:"好,一切拜托了。"

是时,屈巫臣已带着夏姬和儿子来到了晋国。晋景公正恨着楚国,见屈巫臣来投,高兴得眉开眼笑,即日拜为中大夫,其子屈狐庸为将军,赐邢地为之采邑,又赐其广宅一座,男奴女婢各三十个。

屈巫臣乃去屈姓以巫为姓,名臣。又因他曾经官拜申公,晋人便称为申公巫臣。自此,申公巫臣安居于晋。当灭族的噩耗传来之时,他正搂着夏姬睡觉呢。

噩耗来自他在楚国的一个老奴。就在公子反带着家兵前来屈家,逢人便杀的时候,这老奴奉了屈夫人的命令,前去夫人的娘家送寿礼,侥幸逃过了这一劫。经过二十几天的奔波,方才来到了晋国。

巫臣在娶夏姬之前,关于后果的问题,他已经想过数十遍。他知道他一旦娶了夏姬,公子重、公子反两兄弟一定会报复他,但顶多将他的家抄了而已。他绝对没有想到会杀他的全家,更不会想到会灭他的族。要知道,楚国的刑法虽说有些残酷,但灭族之法,轻易是不会用的,要用,只会用于那些乱臣贼子。我屈巫臣虽说夺了你公子重之爱,顶多算争风吃醋,罪不至死,更不至于灭族了。何况,我屈巫臣的家族,除了我和我的老爹,还有一个大夫、一个将军和九个内

卒长,势力如此强大,你公子重敢灭我的族吗?

巫臣在陈国之时,夏姬问娶她的后果之时,他答说要灭族,只不过是想哄一哄夏姬而已,叫她知道我屈巫臣是多么爱她,连灭族都不怕!

谁知,如此一句戏言,竟然变成了现实!把个巫臣气得浑身发抖,当即修书一封,送达公子反和公子重。书云:"尔等如此歹毒,世所罕见,我一定使尔等疲于道路以死!"

第二天早朝之后,巫臣留了下来,向晋景公说道:"主公即位以来,不只兵败于楚,连霸主的宝座也让楚人抢了去。这两口恶气,主公打算咽下去吗?"

晋景公叹曰:"楚强我弱,不咽又该怎么办?"

"楚之强,强在有一个强悍的大王熊侣,还有一个贤相孙叔敖,如今,这两个人都死了,它还怎么强?"

"诚如爱卿所言,寡人该当何处?"

"把咱的军队分为三拨,一个军为一拨,轮番儿伐郑。我若伐郑,楚必救之,岂不要疲于奔命!"

"这个主意不错。不过,我若分拨儿伐郑,楚国也分拨儿救郑,为之奈何?"

"这个主公不必担心,臣下还有一计,让楚国分身乏术。"

"请讲。"

"吴国与楚国毗邻,又在它的南方,若能帮它训练一支精干的军队,再让这支军队在楚的后方捣乱,也来一个轮番儿出征,楚人受得住吗?分得了身吗?"

"可吴人会听我们的吗?"

"只要主公答应让臣下出使吴国,臣下便有把握让它一切听我大晋的。"

晋景公把御案"啪"地一拍道:"寡人听你的!"

巫臣谢恩而出,回家略一收拾,带上儿子狐庸,并三十辆战车去了吴国。凭着三寸不烂之舌,他把吴国国王寿梦哄得团团转,主动请他帮助训练军队。于是,巫臣便利用自己带到吴国的那些战车,为吴国训练士卒,教他们坐车、驾车、射箭、行军布阵。临走的时候,把战车送给了吴国。甚而,连自己的儿子也留了下来,狐庸很会来事,官至吴国的相国。

吴国本来就有比较强大的水军和步兵，现在巫臣又帮它建立了车兵部队，真是如虎添翼，更助长了寿梦的野心。就在巫臣出使吴国的第二年，吴国开始不断地向楚国攻击。公子反和公子重刚刚打退吴军，又要到郑国去抵御晋军。刚一到郑国，吴军又打来了。在这一年内，公子反和公子重出兵竟达十一次之多，几乎一月一次，真个是“疲于奔命”。奔来奔去，郑国叛楚而从晋；楚之东方之属国，尽为吴国所有。公子反又气又恼，死在讨伐吴国的路上。一年之后，公子重亦死在军营之中，不过，这一次不是抗吴，而是抗晋。

他二人死与不死，对楚国影响不大。关键是经吴国这么一捣乱，楚国江河日下，数十年后，吴人攻破楚之郢都，差一点儿把楚国给灭了。有人说楚败给了伍子胥，依不佞说，楚是败给了屈巫臣。而屈巫臣叛楚、治楚，又是因夏姬而起。

就在巫臣使吴期间，发生了一件比天还要大的事情——夏姬撞柱而亡。

其实，她并不想死，她是被晋景公逼死的。

晋景公并不十分好色，喝了几樽酒，忽然心血来潮，由二内侍作陪，微服来到巫臣家中，想目睹一下夏姬到底长得有多美。

夏姬闻听国君到了，忙迎至堂上，置酒相款。

此时的夏姬，少说也有四十六岁，却宛如二十岁的处子，面似海棠春月，目若星朗秋波，翠黛初舒杨柳，朱唇半吐樱桃，窈窕轻柔，风姿仙雅。怪不得谁见谁爱，谁见谁迷！晋景公呆呆地看了一阵，暗道了一声“罢了”，猛舒双臂，将夏姬拉入怀中，要干那事。夏姬拼命挣扎，把晋景公的手背也给抓破了。

晋景公大怒，拔剑在手，高声骂道：“你这个臭女人，坏得只差和狗去睡了，装什么正经！你识相的话，这会儿就把裤子脱了。若是胆敢说出来半个不字，寡人立马杀了你！”

不知怎的，夏姬突然变得坚强起来，将玉首猛地一昂，义正词严地说道：“是的，我自己也知道我不是一个好女人。我这一生睡过几个男人，但他们有的本身就是我的男人，有的是我所爱，有的是迫于无奈，有的是采用下三烂的办法才得到的我。我虽说不爱巫臣，但巫臣为了得到我，致使一百多个亲人和族人为楚人所杀，我不能背叛他！你杀吧，要杀你就早点儿杀，想占我的便宜，没



门!”

晋景公冷哼一声道:“假正经,你如果真的那么正经,你就自己去死,何须等寡人动手!”

“好,我就死给你看!”

“死吧,死了寡人给你立贞节牌坊。”

到了此时,夏姬就是不想死,也得装出一副要死的样子,恨声说道:“好,我就死给你看。”说毕,一头向庭柱上撞去。

这一撞,一个绝世美女,一个历史对其极为不公的美女,侧身倒在地上,一股怨气自她的香躯中冲天而起,化作一个人形,那人形越来越清晰,竟是夏姬。

恰在此时,楚庄王的阴魂也寻到了绛都,见了夏姬又惊又喜:“夏姬,你让寡人找得好苦!”

夏姬先是一惊,待她看清了来人的面目之后,不由得发出一声欢叫,张开双臂,朝楚庄王扑去。

附:主要参考书目

《楚王》　映　泉

《聪明绝顶的南天神鸟——春秋时代的杨过,无敌霸主楚庄王》　江湖闲乐生

《历史的心智:乱世中的人性与命运》　冯立鳌

《东周列国志》　冯梦龙　蔡元放

《史记》　司马迁

《左传》　左丘明

《说春秋》　贾志刚

《先秦凶猛》　潇　水

《楚国往事》　冯知明

《株林野史》　无名氏

《楚国异人传》　龚子耶

《荆楚故事》　钟扬波